3 1761 11926906 6

海洋文藝

雙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七四年六月

編輯：海洋文藝編輯部
出版：海洋文藝社
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
THE OCEAN LITERARY PRESS
NO. 3, ON NING LANE,
SAI YING PUN,
HONG KONG
發行：利源書報社
香港西營盤
印刷：大新印
香港北角英皇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per
PL3119
.H6
H33
v.1:no.2
(1974:June)
CANADA_HK

假日林村　（油畫）　　吳　海作

編後話

相對來說，這一期青壯年人的作品能夠領有較大的比數，其中有幾位青年作者還是對我們作首次的動員，所以顯得版面上格外熱鬧，也透露了一點萌蘖茁長的新鮮氣息。相信香港和海外，還有不少青壯年人的寫作潛力未經鋤掘，我們希望今後能夠繼續去發現以及把他們動員起來。

編完回顧一下，覺得這一期的散文似乎比上期稍稍充實了一點，輯入的篇數較多，其中如吳令湄的「貓鼠之什」、葉靈鳳的「記憶的花束」、一葉的「官祿坳村內外」、古杏的「百合花」等等，又都是妍倩可讀之作。

小說仍舊保持十來篇。賡繼我刊一貫以來要求反映當地社會現實的步伐穩步而行。中如：阮朗的「蛇牙」，針對蘇諜幾乎是全球性的成爲過街老鼠到處受逐的情況，揭露了他們在港所作同類罪惡活動中的「蛇牙」的卑鄙可恥面貌；張雨的「幸運之神」和秦西寧的「老胡」，分別寫出了這裏白領階級一般的求住之難和謀職之苦；蕭銅的「晦暗」揭開當地某一陰暗角落裏若干人物零落可悲的生活橫斷面；林苓的「大將軍」寫某些不知自愛的青年人在惡劣社會風氣影響下慘酷的下場；葉間的「急」，提出目下某些醫療機構在體制上工作上存在的若干問題；黎江年的「在巴士裏」使用風趣筆觸透過一個小小情節指出生活在這個社會裏的人，隨時都可能遭遇到不愉快事態的突襲。……

高翔的「西洋文學縱談」繼上期談狄更斯之後，本期又向本世紀前推一步，談到了蕭伯納和他的作品。它和陶融的「舉重若輕的詩人」並爲本期中推出的兩篇評論文章。另有葵堂的讀書隨筆「『魯迅日記』天時篇」，也是值得加以介紹的。

本期新闢了一個專欄「雙月茶座」，讓大家茶餘分談一點有關文藝各方面的大小問題。本期先來發言的有弓滿雪、井觀、魯赫等幾位。

「青年之頁」本期有一些小小的嘗試：選載了一幅青年人的畫作，和一篇讀者對該欄的「讀後感」。如果它們是受歡迎的，我們今後即將繼續組織發表。

夏炎冰的小說「經紀張」、謝君誼的小說「銀好的世界」收到較遲，迫得要留在下期發表。下期可以預告的稿件還有：過千帆的「推大板車的少年」、杜漸翻譯艾伯特·馬爾茲的小說「餐館奇遇」、倪長遊的「重拾的溫情」、汪浩瀚的「艇村」、陳不諱的「八訪惡鄰」等等。

讀後感兩則

——讀了第一期的「青年之頁」

懷焰

看看社會

綠了。小的嫩芽，大的樹木。青年們的作品瀰漫了青春。

「小小偷」是一篇宿舍生活的素描，下筆較活，文字輕鬆，人物刻劃也較生動，讀來有點趣味。

內容方面，我感到，作者反映這個社會的大學生的精神狀態，略嫌不足。

假如能身在校園，放眼世界，關心社會，將會有更爲大衆喜聞樂見的題材。

朋友，不要被書本障住視野。

「買夢的人」的「醒」，不就能看到了社會之一角了嗎？

詩的凝煉

來了。海島的熱潮，勞動的汗珠，生活的浪花，在這裏滙集在一起，成爲一股小小的詩流。

「迢遙的懷念」第一、二小節寫得頗有感情，作者的熱血衝擊着我們。可惜，在第三、四小節，沒有把故鄉的今日很好地概括。因此，就不夠完整、深刻。

星馬青年所作的「被玷汚的靈魂」「野花」「老人」，都有一個通病：像散文的分行。

我想，遇到一些可以下筆的人和事，是否簡單地記取他或它的表面，就能夠成爲好作品呢？不！只有通過深入的了解、體驗、分析、精選和加工，才能寫出內容與形式統一地完美的作品來。

一點閃着光亮，一滴凝着心血的小詩，歡迎您。

「我不要！快把白丸拿給我！」

「我不許你吃毒品，我叫警察來抓你。」

他捉住我的手，要求我：「不！不要叫警察，我害怕！」

「那麼你答應我？」

「好。」他說：「我答應。」

我放工回家已看不見他了。我等到晚上，他也不回來。我於是到飯攤去吃飯。

「你們看，他來了。」我聽到孩子們在嘲笑，趕着一個飄飄然行來的男人。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他。我想：他一定又去偷人家的錢，買毒品吃了。這種吸毒鬼，死也不改過。我一怒之下，把他拉回去，關在房子裏，一拳又一拳的，打到他的身上。他痛得哭叫起來，却死也不還手。我想：就是把他打死也不是辦法。因此，我停下手來，不打他了。

「以後你別吸毒了！」我大聲說，他沒有說出半句話，却目瞪口呆的望着我。

「你聽到沒有？」我再說一遍。

「……」他點點頭。

他很可憐，我很悲憫他。他沒有父母、親人，我只是他的鄰居，親眼看着他從小孩長大成人，但我恨透他，爲什麼他要自作自受，自找苦吃呢？也許是受到壞人誘惑、欺騙，他才會變成這個樣子的吧！

幾天來，他稍爲出去找些雜活做做。

我非常高興，以爲他改掉壞習慣了，開始勸他看書，認識生活，了解社會，知道一點國際時勢。不過，他總是很懶。

又一天的晚上，我下班，看見他頭破血流倒在門口掙扎，我匆忙把他扶入屋子裏，替他包紮傷口，問他：

「你的頭爲什麼破了？」

「……」他不開口。

「你說！」我很兇了。

他嚇了一跳，害怕我會打他，吶吶的說：「我偷人家的東西，被一個老板打傷了。」

「你——你死不改過——」我氣憤極了，臭罵道：「你死好了。」

「……」他忍受着痛苦。

他生來就壞的嗎？是社會，是家庭，是朋友的責任？我問我自己，爲什麼他會變成這個樣子呢？

心煩

（新加坡）黃英國

在冷風中吃着這原盅蒸熟的臘味飯，那種美味，我又怎能形容其萬一？再看看那竹筷、陶碗，樸素、結實，洋溢着鄉村風味。特別是那碗子上還畫着幾片荷葉，一朵紅蓮，雖是粗製白描，也甚悅目。好食、愛美，原是天性啊，也難怪年幼的我，在飽食之餘，不捨得像別人一樣，把它棄在車座底下。我把它捧在懷裏，想着回去以後，可以用來玩「媽媽煮飯」，不必再去取用飯碗，給家人責罵啦！怎知到了廣州，下車時人擠，跌在地上打破了，當時還着着實實的哭過一場，引得那位梳着兩條辮子，檢查行李的大姊姊笑得臉兒紅紅的。

多少年了，想起這件事，依舊齒頰留香，夢寐難忘。

勒馬洲的黃昏，好美的金色黃昏，我仍依稀聞到由深圳站飄過來的四溢濃香。……

他變了！他什麼也不管，國際石油的漲價，社會的鈔票不值錢，似乎都與他無關。他滿腦子只有麻醉品，不是烟、酒，就是大麻、興奮劑。然後就是賭錢、睡覺，或者在街上看女人。我們都咒罵他變了。

昨天，我還在街上看見他躺着睡覺，可能是喝醉酒了。眞可憐，一個大好青年爲什麼變成這樣呢？

我把他扶回家去。

他醒了，我問他：「你要不要做工？」

夕陽勒馬憶當年

（新加坡）石　君

去年，我到香港一遊，勾留數日，引起了陣陣熱切的緬懷……

那裏是九龍新界上水的勒馬洲的一個黃昏。

雖然是冬天，北風起兮，但陽光依然明亮，夕陽尤其美好。

我站在勒馬洲的小丘上，這一百來呎的小丘，草木稀疏，小亭寂靜，夕陽透過松樹梢，照着亭子，把我的藍色大衣也照成了金黃。

往山坡下望去，那一片片稻田，養魚塘，都閃着金光。深圳河靜靜地流着，越過了它，便是一片大平原，水紅、金黃色的大平原，平原盡處，極目是連綿迷濛的灰藍色遠山。是白雲山？越秀山？西樵山？……夕陽無限美好，它從山後透過松樹梢，照耀着勒馬洲。

對着勒馬洲，看着深圳河，我想起離河不遠的深圳墟，那熱鬧的市集，繁忙的販賣情形，擁擠的人羣，更想起廣九路上的深圳站。

有一年初冬，當時年紀還小，我和先妣乘着海船，冒着風浪，橫渡七洲洋到香港，然後由羅湖過橋，轉乘廣九路火車回鄉探親，回憶中在深圳站上車不久，有幾位村民在車廂外叫賣臘味飯。這廣東的臘味飯，米香、臘肉香、蝦米香、冬菰香、還有幾條芹菜葱花的香，熱騰騰地由車窗送入車內，乘客們都爭着購買。

「你慢慢吃，碗筷都算了錢，不必還啦！」賣飯的叔嬸話還沒說完，火車已鳴笛北上。

由於時間短促，搶購不到臘味飯的，便大聲示憾。

植樹

金矛（澳門）

朋友家的園子裡植有一棵英雄樹——木棉，不知怎的，一顆種子掉進園牆的石縫中去，長出了一棵人一般高的樹苗來。朋友怕它會把園牆擠塌，把它挖了出來，送給了我，建議我把它栽到學校的校園裡去。

這正好，學校裡就是缺少了這一類的樹，於是花點工夫學學別人植樹。

我選中了一塊自認是理想的地方，挖了一個不很深的洞，插進了樹苗，填上泥土。滿以爲這就行了，但只輕輕的一碰，它就像剛學走路的孩子一樣倒下去。唔！「根底」還未牢固呢。我再添上一些土，堆得高高的。可還未安心，生怕大雨會把泥土沖掉，又搬來石塊把它圍起來。很快，一棵幼嫩的樹苗就牢牢豎起來了。

它象徵着新的生命的關始。

這時候，陽光正照着新植的木棉，我彷彿看見它已擠開了身旁的障礙，把挺拔的身軀高聳地插向雲端，火紅的花點點的滿佈在枝幹上，正迎着朝陽盛開……。又彷彿看見：種子結出了棉絮，無數的雪花，飛舞在校園的空間……

木棉呵，我願跟你一起長大。

小女孩（木炭速寫）　文健尹

歌唱

（馬來西亞）林眉星

雙眸一迴
就以雙手合起 作
不是祈禱的祈禱

迴聲在四壁內
一連一漪的轉呀轉
鋼琴有時幾個聲調一個音
滲透在一支正徘徊的歌中

羨慕那唇
沒有節拍沒有規律

欣賞那音
充滿藝術充滿喜悅

是歌唱
一漣漣一漪漪的盪了開去
盪了開去

次、二次、三次……他都失敗了。

雨更大地下着。雨水從盲人的耳後、鼻尖和髮端滴下，他的身軀戰慄起來了！他周圍的人們呢？換上一批又一批了。還是沒有人關心他，給以援手。他（她）們的神色是那麼冷漠、那麼無情呀！

走過去吧！一個聲音這樣鼓動我，責備我。但隨即被另一個聲音所反駁：過去幹嗎？人人都不理。一次、二次、三次我都提不起勇氣……正猶疑間，一個工人模樣的青年在對面經過，手持雨傘。他看看盲人，然後看看周圍的人。突然間，他伸出了一隻堅定的手，握着盲人的手，走了過來。

他們走過巴士站，走過我的面前。在雨簾濛糊中，我望着他們遠去的背影，越走越大……我頓時羞愧地低下了頭！

一天的黃昏

清雲

黃昏，我帶着一身的疲倦從工廠大厦裏走出。向彩虹道上，夾雜在人流中魚貫而行。天是那麼的陰沉，沒有一點夕陽的餘暉。看這天氣，待會兒準會下雨的，我想。幸好自己備有雨傘，要不然下起雨來該不知怎樣狼狽！我下意識地看看周圍的人羣：有雨具的優悠而行，沒雨具的急急而走，相映成趣呢。

沿着彩虹道一直前行，到巴士站了，我停下候車。車站周圍，已滿滿的站了一大羣人：男女老幼都有，而尤以年青女工爲多。大家都心急如焚，因爲，大雨快要來了！突然，一滴雨點跌落我的面頰，跟着是無數滴。我急忙打開雨傘；很多人也同時打開。沒雨傘的呢？拿報紙遮，拿手帕擋，或雙手掩頭。使我奇怪的是，他（她）們並不要求有雨傘的「保護」他（她）們，有雨傘的也不招待這些「客人」。可不是嗎？雖看見我手持傘子，也沒有人走到我的傘下暫避；而我也不敢招呼他（她）們說：你來，你來吧！這將會被視作有什麼企圖，或心懷不軌之類！人們說：相逢如陌路。何況我們是眞正的陌路呢？

話說回來，呆站在這裏已十五分鐘了，可還是搭不上車。那些「巴士」要不是「飛站」，就是擠迫得上不去。唉，只有看看雨景吧！你看對面馬路的人們，在大雨的襲擊下，正想橫過這邊，一架接一架的車輛却風馳電掣而來，走避不及的，都被污水濺了一身。

對面的人羣中，忽然出現一個失明人，想橫過馬路。他沒有傘，衣服被雨水濕透了，頭髮也濕了，活像一隻「落湯鷄」。他急於要過馬路。他的竹杖正在探索動靜，他的耳朵在留心傾聽。因爲雨聲的關係，他顯得很費力的樣子。在他身旁附近的人呢？他（她）們沒有注意他，沒有注意他是一個盲人，被雨水濕透，現在急於要過馬路。

漸漸，車輛開始稀疏了。人們於是迅速走過。但那盲人因爲緩慢的關係，來不及跨出第一步又被後來的車羣迅速湧上。他失敗了！但他毫不灰心，還是很努力的傾聽、探索。一

又說不出來。

給她抹去了眼淚，收拾了書本筆盒。我們陪着她走出校門，三個人默默無言的走着。

走着走着，心裏很不舒服。說道：

「升上會考班後，整天不是忙着這科測驗，就是那科默書。時間上應付不來，精神也感到痛苦。老師們每教一個新課程，證一條數，都是爲了要會考，要考試，這才迫使我們把課本上的東西不分皂白全部塞入腦袋裏去。眞不明白，難道我們是爲了要會考，才讀書才求學問的嗎？難道不能讓我們從容一點，踏實一點去讀書嗎？爲甚麼要我們都接受這種塡鴨式的方法求學呢？爲甚麼……？」

我住了口，美婷又在掉眼淚了，望望貞，她也不能回答我，她只好勉强的掀掀嘴巴，露出一個比哭還使人難受的笑容來，遂即默默的低下頭。我嘆了一大口氣，彷彿這樣會好過一點似的。

踏入這學期以來，校長和老師們忙着爲我們多方搜集歷年會考的資料，給我們派發講義參考，與及不斷的要我們多多注意一些他們認爲「相信」，「或者」，「可能」會出的題目給我們，要我們好好唸熟它們，將來走出試場「好好看看」的，也好爲學校爭取校譽。就是這麼一回事。也許這就是他們辦學的目的了。

儘管對這種近乎迫脅的求學方式不滿，但我們對某一些老師也並沒有什麼太多的埋怨，誠然，這些老師的心情也不會太好過的。怨只怨我們生在這樣的社會，遇上這樣的教育制度，無可奈何的要去抵受此種不務實際的心理壓抑與精神折磨。

身當人生黃金時代的幸幸學子，一個個被摧殘至失去了活潑，失去了歡樂，埋頭埋腦於未必眞正有用於世的書本裏。瞬時間，每一個都好像「老」了很多似的。肩上不知不覺都被放上一副沉重的担子，然後老師執着長鞭，不停鞭策着你：努力呀，死讀死記呀，好好爭取優良的成績，替學校爭個光榮呀。一切想的很遠到，就是不理你應付得來不來，自己心中有沒有如此「死嚟」的意願。

想想我們這羣不幸的可憐蟲，心裏不禁起了一陣陣的悲哀。難道所有同學，就都像一頭頭無助的羔羊，長此一羣又一羣地等待着被操縱、被宰割，無法自救，無法反抗的嗎？

頭埋腦的。我怕會把她累壞了。」媽說。

「那也沒法子呀，不這樣又不行。雖然看着實在不忍，可總不能叫她不去衝過這一關呀。」是爸的話。

「你可看到她好像消瘦了？——」

「消瘦一下也難免，你不必太担憂吧，我們不是買了好些種類的補丸維他命嗎。」

「唉，看她讀到深更半夜的，想叫她早點休息不要那麼辛苦，可話又出不了口。」

「說不定這樣也能使她琢磨出一個美好的前途來。難爲一點也要了。」

偶然聽了父母私下的對話，不禁淌下幾顆熱淚。父母的心，總就是這樣給人以溫暖。

「喂，家燕，怎樣了？在想甚麼？成績好嗎？大概你會不成問題的。可我就傷亡慘重了。地理的等高線又寫不出其分水嶺及河川，填圖又把山脈都調亂了。」慧明直向我叫喊。

「我還不是一樣，甚麼巴拿馬運河區，哎，我差點記不起甚麼來了。」鄰班的谷少芬說道。

「我儘管胡亂的填寫着，對不對那要碰碰彩了。」麗顏也插嘴進來。

「唉，瞧你們，對考試這麼緊張，我才不呢。」錦培口裏吃着三文治，一邊牙擦擦的說。

「那好，你一定是考得很理想了吧？」

「還用說嗎，錦培若不是有問必答，有答必中，他才不敢這麼驕人呢。」

「家燕，少芬你們也不必這麼話中有骨了。我的底子你們又不是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亞Sir若能手下留情，滿堂紅的情形，大概可能不會出現的。那又何苦這麼急得直頓足，直訴苦呢。」

已夠鐘了，所有的同學都交卷了，我回望課室，看到同學美婷呆坐在座位上，我拉着貞走回課室，見到她正在哭泣着，問她爲甚麼，只得到令人心酸的哭泣聲。貞看了我一眼，問道：

「何必呢，假如是爲了考試成績不理想而太傷心的話，那才犯不着。下次努力點好了。」

「我哭是爲了自己付出的精神努力沒有用處，白費了。」

「怎會呢？你成績一向不錯嘛。」

「是不是試題難，你答不出來。」

「不，大概是這幾天來缺乏睡眠吧，我一拿到試卷，提起筆，眼前盡是一片黑暗，混亂，頭昏腦脹的，寫不下去。」

我無言的把手按在她的肩上，看着她傷心的抽泣着，想對她說些甚麼

同學們陸續的交卷了，大概他們都認爲容易作答，所以並不如我一樣需要有較多時間去斟酌研究吧。眼看他們離開了試場，我精神開始不集中，思維飄泛起來了，想起昨天考完了英文，下午及晚上都在忙着溫習一大堆的區域地理——中國、日本、印度、泰國、馬來西亞……。除了這些之外，還研究及練習一下等高線圖，亞 Sir 說這佔卷的分數四分一，得好好看看。唉，要考的範圍這麼廣，對於次日考試成績分數能拿到多少，感到有點惶恐，又區域地理、又自然地理，亞 Sir 說，若有可能的話，還要略略看看人文地理。天啊！我只能應付等高線及區域地理，這些屬於卷一的，至於其他，恕無能爲力了。時間的指針正對着凌晨二點半，自然地理還只有看了一點點，不曉得已打了多少個呵欠，只感到腦袋塡得滿滿的，眼皮累得快睜不開。什麼時候合上書本筆記，熄燈上床可記不上來了。

思潮被監堂亞 Sir 提醒着只有十分鐘的聲音所中斷了，我急急的再把試卷看一看，就拿出去交了。看看試卷上不錯是塡得七七八八了，問題也答得「似模似樣」，但我心知肚明。算了，其實應該怪自己才對，誰叫自己昨天晚上不學人家引錐刺股，要是能讀晚一點，也許就不至這麼狼狽了。可是，再讀下去，不就要讀到天明了嗎？

出到外面走廊，那裏習慣的已擠滿交了卷的同學，他們有的在聊着閒天，有的在談論着試題，更多的則在吐苦水。不過怎樣都好啦，今天考的是最後一科，明天開始放假了。

我倚在門邊，閤上眼睛，數天來在奮鬥努力中苦苦支持着，似乎並未覺累，現在一旦考完了，精神一鬆馳，體力好像就急劇地崩潰了下來一樣。

我莫明其妙的有一想法，覺得自己彷彿是打了一場仗回來。

我的鄰班兼好友貞見我考完出來了，就關心的問我考得怎樣了。我苦笑着，沒有回答。考得好與否，只要我盡了能力，那也無話可說。其實打從這學期開始，我已經一改以前的陋習，去努力讀書了。私下裏當然也希望得到更好的成績，可是一直總感到有一種莫明的壓力，緊緊的壓在心田，喘不過氣來。

幾天來，連續不斷的考試，每日忙着溫書，夜夜都要遲眠早起，精神很差，加上體質弱，因此感到勉强支持得很辛苦。父母看在眼內，痛在心裏，他們也驚異於我的轉變，雖然此一轉變本可使他們高興。

「哎！你看亞燕這一學期來，埋

程，我就沒這份幸運了。」

「怎會呢？你家庭又不是供不起你。」

「你又不是不清楚我家庭既封建又古老，父母說女子讀到中學也就算了。何必再繼續進修，浪費時間金錢，反正將來還是嫁給人。更使人氣惱的是，他們說，讀完了書，畢業了，乾脆找一主好人家結婚吧，也好了却他們的一項心事……！」

「唉呀！可卿，那怎行，不行不行。」

「唔，家燕，你總算肯開金口啦，你別担心，我看呀，可卿知道該怎樣做的了。對不？可卿？」

「這個當然，我才不這樣做呢。對了，家燕，你那方面又怎樣了？」

「我？那要看看考試成績如何才能決定。成績不錯的話，我會考慮繼續進修的，要不然，便只有投身到社會中去了。」

「我說最優遊的還是我們班的「肥肥」——謝玉屏。你看她呀，完全不把考試當作一回事，滿不在乎的。就算將來要出國讀書，也不能就把當前的學業放在一邊不理吧。」

「素玲，這叫做人各有志嘛。」

誠然，有些人具有特別的情形，因此很幸運的沒有被考試的威脅所嚇住，但是這畢竟是極少數的。想起我們班的盧志威——男生中最喜歡搗亂的。他曾向我私下透露他的心情——亦就是他的恐慌。他告訴我，恐怕成績會不好。在此種時候，我才能看到他內心最眞的一面，但是我除了鼓勵他幾句，還能對他做些什麼？

第二次鐘聲又響了，是考自然地理，一共是二張紙，把會答的通通填上試卷去，可試卷望上去還是空的多過填滿的。這還不打緊，看看佔分數最多的大題目——問答題，噢！老天，甚麼造山運動啦，大陸冰原啦，冰川侵蝕啦，還有計算標準時、地方時等，以及四季之成因啦，地下水……。心裏不禁暗暗叫苦，怪責亞 Sir 這麼大作弄，盡出些這樣的題目。

室外氣溫是攝氏十幾度，身上穿着學校外套，可我臉頰發燙，手心分泌着汗兒。環視整個課室，沒有一絲聲音，靜得可怕的，充其量也只是各人筆下發出的「沙沙」聲及監堂亞 Sir 來回走動的步聲而已。我擰一擰頭，沒法子，只能盡自己所能，胡亂的把試卷紙填寫滿了。當然字體是儘量寫大一點，這樣亞 Sir 打開試卷也會看得順眼一點吧？

時間不斷的溜走，我揮動筆桿，把答問題當作作文章一樣的，東拉西扯。但願能夠「作」得近譜一點，不太離題萬丈就好了。

心？可我有什麼辦法？」亞 Sir 說完，搖搖頭的走開了。

緊張嗎？焦急嗎？這是另一回事，總之，考試已到來了。

一早回到學校，進入課室，依着編號坐到位子上，把考試證放在桌面上，看到證上貼着的照片——一副可憐兮兮的模樣兒。想起拍此照時，照相師叫我笑笑，但一想到是爲了考試及會考之用而拍攝的，老是笑不出來。哎！還在瞎想些甚麼，抓起筆記本看看也好嘛。

看看同學們各坐好位子，手執書本，口中琅琅有聲的唸着。平時的活潑俏皮都沒有了，代之的是凝重與沉默，這大概就是考試的威力吧。是可喜？還是可悲？

上課的鐘響了，課室一片寧靜，鐘聲顯得特別刺耳。監考的亞 Sir 進來了，銳利的眼睛環視整個課室一周，然後開始派卷。

一拿到試卷，不由分說，迫不及待的就把考題上那些自己熟知或勉强懂得的答案先填上去了。時間寶貴，可要爭取啊。

今天考的是地理，這一堂派出的卷上，考題出自地理卷一，是區域地理以及等高線圖。還好，勉勉强强還算答得不太使人失望。想想下一堂考的是地理卷二，也就是自然地理，可眞要命呢。

小息時間，往日同學們都一窩蜂的下去樓下商店買零食，爭先恐後，弄到水洩不通，我吵你叫的。但是今天大家都逗留在課室裏，靜靜的翻閱着書本筆記。鄰班的同學素玲、可卿把我拉扯着到學校附近的球場去聊天。據她們說是開「三人小組討論會」。嘿，還有名堂呢。

「你們兩個怎麼搞的，下一堂還要考試呢，不好好再溫習溫習，開甚麼小組，又甚麼討論會呢？哦？書都背熟了嗎？」

「家燕，你別老是提着考試可好？就要給你悶死了。這不好嗎？讓神經鬆弛一下嘛。說不定等下子會考個一百零一分呢。」素玲咭咭的笑起來，眞不明白，她怎還會有這份心情開玩笑。

「家燕，來，別老皺起眉頭。讓我們談論一下將來的問題吧。」

「對了，可卿，你提起這問題倒好，你道我父母對這問題怎樣看法。他們要我無論如何得把試考好，會考的『沙紙』也要考個好好看看的回來，以便爲他們爭光一番。於是乎我才能繼續學業。你們看，原來辛苦讀書主要是爲這個。」

「素玲，你考得好還能再繼續課

■試場內外■

思嘉

「各位同學，由下星期起，逢星期四的一堂經務，改由李先生上物理，請各同學留意。」班長宣佈着，班裏立時響起一陣陣低微的聲響。算了，改就改吧，又不是第一趟。

這一段時間，我們學校的教學程序好像是比較混亂一點。在時間表上，課程要互相適應配合。

「王先生，有件事想和你商量商量。是這樣的，我想向你借星期三的堂用，可以嗎？」

「這，好吧，反正我的課比較有彈性，能作伸縮。怎樣，趕課？想借到甚麼時候呀？」

「沒法啦。只有一直借到過年左右了。」

「是了，過幾天考試了，還要利用時間給他們複習、測驗。」

「可不是嗎？學生忙，老師不也忙嗎。爲了考試，不忙點也眞不行啊。」

「亞 Sir，一千個拜託，一萬個多謝。請你透露一點『貼士』吧。」下了堂，守住門口，不知是誰這樣說，跟着大家都附和起來。

「亞 Sir，世界歷史本子這麼厚，範圍這麼廣，能不能稍爲劃一個界限給我們，也好讓大家不必這麼無從讀起嘛。」班長說。

「其實也沒什麼『貼士』可言，總的來說，就是平時要你們特別留意的，就讀熟幾遍吧。辛苦一點也沒法，挨過了這一年就好鬆一口氣了。唉！回想我們當初這個年紀，那裏有讀書也要這麼辛苦的事呢。不是不體諒你們，而是無能爲力。我自己的兒女明年也要分別參加升中試及會考，眼看他們苦讀的情形，不能不有點痛

新加坡河

劉（新加坡）吟

新加坡河，
你打從什麼時候，
張着烏黑的臉，
唱着低沉的歌？

每天，像長龍般的汽車，
傲慢的跨過你的身子；
每天，樹幹似的鐵手臂，
不停息的伸向你的胸懷；
每天，疲乏的船工，
把汗水灑在你的身上。
是這些，
喚起你的憂傷，
牽動你的愁腸？

或許你惦掛那枯黃的小孩，
掉在你懷裏，被冲向大海；
或許你深記那一聲慘叫，
——重貨壓死一個「咕哩」；
或許你懷念那流落兩岸的老人，
是他們最先來到你的身旁；
又或許你看到許多伸長的手，
懷着希望而來又失望的回去。

是這些麼？
是這些使你憤怒？
是這些使你感嘆？
是這些使你不安？

你就張着烏黑的臉，
哼着低沉的歌，
一月，兩月……
一年，兩年……

啊，新加坡河，
什麼時候，你張着笑臉，
爲我們唱一首，
輕快的歌！

童，却得不到他們應有的歡樂，也沒有笑臉。

認

哥哥有一個兩歲還不到的小女兒，樣貌長得十分逗人喜愛，她已學會了走路，雖然走起路來還是搖搖晃晃的；還學會了講些簡單的話，嘴巴整天不停地叨着。

她自從學會了講話以後，對大人們誰該稱呼什麼，只要告訴過她，她就不會忘記，很少稱呼錯的；對她所擁有的玩具或屋內的某些物品，只要聽大人們說過一兩次，她就能一件一件地把它們的名稱說出來。

然而，有時她也會在辨認東西時，惹出一些笑話來的。比如說，她的玩具中，有一個小膠球，她知道這個滾圓滾圓的東西叫做球。因此曾經把別的也是滾圓的東西都誤認爲球。有一次，她媽媽買回來一袋橙，她就嚷着說：「給我球玩！給我球玩！」家裏的人聽見了，都禁不住笑了起來。又有一次，她爸爸買回來一個大西瓜，她看見了，也把西瓜當成球，嚷着要給她。看到她這種天眞模樣的家人，又再次給惹得笑了起來。

不過，當她認識了這是橙和西瓜以後，她就得懂得拿來和球做個分別，知道不是凡屬滾圓的東西都是球了。

筆

兩個小兄妹，大的快滿四歲，已在識字班唸書了；小的才剛滿兩周歲，還沒有進學校唸書。已在唸書的哥哥，每天放學回來，吃過飯，就拿着鉛筆在本子上做功課，寫得很有興致。而妹妹呢，雖然沒有上學校，却也向媽媽要了一枝鉛筆，整天學着哥哥在寫字。哥哥的年紀還小，當然不懂得教她，她便靜靜地自己在紙上畫，要不就是纏着媽媽教。我曾拿她寫過「字」的紙來看，什麼也沒有看出來，上面只是一些不規則的彎彎曲曲的綫條而已，那大概是「娃娃文」吧。但是我絕沒有半點嗤笑她的意思，非但沒有，我還感到，從那些「娃娃文」中，透露出不少孩子的天眞和智慧。

聽小女孩的媽媽說，現在鉛筆竟成了她的寵愛之物。我想，對於她來說，有趣好玩的玩具多着，爲什麼她却特別喜歡那一枝極普通的鉛筆呢？這裏面不是很有意思的嗎？

笑（外二章）

童希言

只要有歡樂的地方就有笑，歡樂和笑是一對孿生兄弟；只要有兒童的地方就有笑，笑是兒童們的親密朋友。

遊樂場裏，公園中，兒童們在快樂地玩耍嬉戲，他們都有着一張甜蜜的笑臉，笑聲總是不絕；只要有兒童的地方，那裏就會充滿着蓬勃的生氣，洋溢着春天的氣息。

春天的花園裏，姹紫嫣紅，彩色繽紛，千百朵花兒在盛放，它們都彷彿以笑臉迎人，給人們報以春天的消息。花樹叢中，一個個穿着得花花綠綠的兒童，在穿插、在追逐，他們用自己身上的顏色，裝飾着春天，點綴着花園，他們也像春天開放的花朵一樣。

有兩個孩子，在花叢中追逐，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前面的被後面的追上了，兩個便抱作一團，同時發出了歡樂的笑聲。聽他們的笑聲，是那樣清脆；看他們的笑臉，是那麼甜蜜，就像果園裏熟透了的蘋果一樣惹人喜愛。

兒童們的笑臉是可愛的，這不僅因爲它是歡樂的流露，而且因爲他們是人類的花朵。可是，有些地方的兒

漁夫小唱

（新加坡）自映

千朵帆影千朵花
一葉扁舟四海家
漁火點點送日落
金鷗飛處迎朝霞

雙槳擊碎百尺浪
漩渦暗流一篙紮
綁緊八臂橫行蟹
活捕利嘴食人鯊

水惡風險出生死
破屋何年翻磚瓦
有朝一日換天地
四海揚波笑哈哈

他有時又會認爲這是大學生的無能，經不起考驗。文憑實在只是一張唸過大學的證明，而不應是生活票劵。當文憑上貼什麼相片，塡什麼名字變得無意義的時候，「畢業生」，還能說明什麼問題？人已成爲文憑的附屬品了。

一個畢業班的同學拖着緩慢的步伐，就在他身旁坐下。

「要戴方帽子喇！」

「但願這樣！」

「可想到要做什麼？」

「你說會有什麼可做？」

「你是讀理科的……。」

「讀理科不過是可以教理科吧了！」

「不，這是科學的世紀！」

「不，這是香港的特殊社會！」

於是他只能唯唯諾諾了。但心裏知道對方的心情。

準學士看了他一眼：「我也明白，很多人在進來時都帶着很大的理想，但你漸漸會化的。……」

一陣沉默，只聽到球場上的吆喝。他迴視那校舍，樹，那湧進課室的人，那土黃的液體，沉澱着一些殘餘的泡沫，而，上課鐘聲響了。

身在吵耳的結他聲中。在幽暗如磷火般的紅燈下，不可辨的人影在擺動。他也曾生硬地向陌生的女孩子邀舞，在舞池中擠着。他想，這就是舞會了，但並不迷人啊！

記起他第一次參加校際會議，挾着那蓋了印的文件夾，掛上姓名咭，坐在已放了名牌，有翻譯系統的位子上，循着會議規則來討論一件有重大意義的問題。向各院校代表發表意見，那是多麼興奮的時刻。這是某某會長，他是某某幹事，這一連串的名字，一張張友善而具代表性的面孔，使他一時也紛亂了；然而發言的人並不如那名字所代表的那麼有勁，結論又是那末多枝節，也沒得到應有的重視。

一個校方的辦事人員昂着步走過，他又記起那些博士的袍子，在開學禮時，緩緩地從走廊拖上禮臺。袍子閃耀的色光，象徵着那世間的智慧。第二次見到袍子的時候是在考試，他才明白原來大學的考試是有傳統的，什麼寫了論文便畢業不過是外間人的想像，或者只是極少數的特殊例子吧了。每年有考試，考試以外有測驗，每當他遇到自己戰戰兢兢地「咪」書過關的時候，他感到失望，很懷疑自己是否只身在高級中學。大學教學的歷程漸使他認識考試，他也能體會巴黎學潮者的心情。

一陣小鳥般的笑聲，響自林蔭下，幾條迷你裙在絲草上浮動，他瞟了一眼，在輕視之餘也很「羨慕」她們，最少她們對世界、人生、社會無牽掛，因而也用不着忙於認識它。她們以談笑，逛公司，PART-TIME（兼職，指課餘工作）把課餘的時間謀殺了。她們也算女性的幸運兒，大學學位，善交際，漂亮，整天笑嘻嘻的，將來可以仔細選一個好丈夫。也就是那麼的一生了。人如果把社會的担子減輕些，人會較快樂，但這個世界也因此不大快樂。

他想，人們營營役役地，都要湧到這僅有的大學位子來，爲的是出路。一次在餐廳內聽幾個唸最有出路的一系的準畢業生談體會：他們所學的一套比社會要用的一套爲高，他們要幹的是大事業，社會只能提供較少事業的機會，結果出路便如轉輪盤，有人身居要職，大多數人去當官，做私校教員。當然教員是神聖的，也是社會所必需；然而如果經過重重考試，考出一小批戴方帽子的，出來從事教學，竭力教育出可以進大學的學生，讓他們畢業後又可以從事教育。這是一個可悲的循環。難道大學只是一個模，把人製成一個個模型？他想跳出這圈子，但……。

校門之內

心元

他才走出課室，便到餐廳來，要了一杯咖啡，懶洋洋地躺在椅子上；雖然只是上抄筆記的一課，却要他大清早從老遠經過一小時有多的路趕回來。現在，他呷着那微溫的液體，凝視那黃色的泡沫，他的聯想禁不住湧流而來，他想年來的大學生活，他的世界……。

他也不知道怎地會進了來，他只是隨着大夥兒辦手續，只是出於對一種理想的憧憬。而當他處身在這校門之內，一切都顯得陌生和友善。他眞實地接觸它，也對自己的理想作着考驗。

他還記得那熱鬧而認眞的學生會會員大會，有人雄辯滔滔地把議案發揮，他也在角落裏遲疑地舉手，高着嗓子，紅着脖子地提出意見，雖然這些意見多是反對派的點綴。

他參加過學校的聖誕舞會，他處

親施捨。他也憎恨坐在那兒，把他的父親看得一清二楚。他有點羞愧，因爲他知道他們對這個愛社交的、樂觀的、奢侈的、難以控制而又奸狡的老人，都有着避之則吉的心理。他憎自己有這麼奇特的一種感覺：覺得自己是卑鄙的、懦弱的、不誠實的。

父親四處張望的眼睛回來了，集中在他兒子緊張地皺着眉頭的面孔上。慢慢地，父親臉上作夢似的表情消失了；秋天的滿月不再遐想着那緋紅色的旅程。臉的表皮之下，很顯著地出現了那副小面孔，像一集狐狸，從泥洞裏往外張望。他粗暴地前俯在桌上，手中多了一枝有着銀蓋的筆，準備在紙上很快地紀錄。

「籌錢？」老人尖銳地問：「爲什麼不早點告訴我你能籌到錢？怎樣去籌？在那兒籌？什麼時候？」

築路工人

汪浩瀚

他的臉上，身上
掛着一顆顆汗珠
像熟了的葡萄
搖搖欲墜
暴起的青筋，血管
像糾纏着的籐蔓
細縛着他的全身
烈日之下
暴雨之下
他像一塊肉
又燒又烤
又炊又炖
煮溶的柏油的熱氣
和泥塵一起
從他粗重的呼吸之中
吸入他的肺裏
他的肺
像一塊焦了的牛扒
他不斷彎腰，伸直
伸直，彎腰
直至痛楚
使他感到就快斷爲兩截
路築好了
平坦而寬闊
但他要走的路
却使他舉步艱難

來，都進來與我握手。他們說：『祝你好運』。」

老人把頭轉過去，並把眼中一滴眼淚抹掉。一線同情的曙光使兒子有點心蕩神移，他覺得一個太陽在升起。

「你知道——」父親不安地說，對天花板拋去了一個眼光，好像要讓那蒼蠅也留意他要說的話——「你知道，」他說：「世界上很多事物都是錯誤的，我自己也犯了錯，你未來前我正在想，你知道我錯在那裏？你知道我在那兒犯了錯？」

兒子的心震慄了一下，驚覺地難爲情起來。看在上帝份上，他想喊出來，不要！不要再次提起這些事，不要在我面前羞辱你自己。不要再說眞話了，不要强迫我們說我們知道：知道這麼些年來你的泥足深陷，知道你的說話其實並不可靠，知道你曾經詐騙的，是我們也認識的人。

「金錢就是我的煩惱，」老人說：「我常覺得我需要金錢，但它教訓了我。我不再要金錢了，絕對不了！如我活着，我再也不要看見一塊銅元；不要看見也不要聽見。假如你現在拿一千鎊給我，我只會嘲笑你。我們常欺騙自己；我們其實並不需要金錢。現在我只希望能到海邊一間小茅屋住下來，」老人說：「我覺得我需要空氣、陽光、生命。」

兒子驚駭得很。

「這樣你一樣需要金錢，」兒子有點激怒地說：「需要很多的金錢。」

「不要說我需要金錢，」老人激烈地說：「別這樣說。今天晚上，當我走出這個地方，我將走向自由。我不會惦念着金錢，你永不能知道它將從何處來的；你可能見到一些東西，碰到一個人——怎知道不可能？以色列的子民有爲金錢而担憂嗎？沒有，他們去了，食物却自天而降。我也要這樣做。」

兒子有話要說，但父親制止了他。

「金錢，」父親說：「不是必要的。」

現在，父親的臉向着兒子，發出滿月似的圓亮光芒。

「我來這裏的原因是這個，」兒子偽促而冷淡地說：「我並不富有，我們都不富有。事實上，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我們都自身難保，沒有什麼辦法。我希望我能做點什麼，但我做不到。但……」開始說話時的自信沒有了，他有點口吃，胆怯地縮起眼睛——「但想到你——你知道——缺乏了最起碼的必需品，我的意思是……如果是……坦白地說，現鈔，我會想辦法去籌一點的。」

他面紅了。他憎恨承認自己的貧窮，他憎恨向他的父

嗎，老朋友？我不能忍受蒼蠅，它們來得不乾不淨。阻你一會兒。」

老人從抽屜裏取出一個撣子。

「對不起，打擾了你的說話。蒼蠅在房間裏，我坐得不安。」他帶着歉意說。他倆站立着聆聽。辦公室裏分明有個蒼蠅在作垂死的嗡嗡，秋天的陽光燿得它沒有力量再找出路。

「請把門打開，可以嗎？」老人難爲情地說：「我憎恨它們。」

兒子打開門，蒼蠅可見了，老人打下去，它飛高了些。

「就在那兒了。」老人說，一面踏上椅子。他再打過去，蒼蠅飛低時兒子也幫忙着打。老人再踏到桌上，踉倀在上面的，是憎厭和恐懼，是歉意和軟弱。

「對不起，」他望着天花板再次說。

「讓門開着或打開窗子，它便會飛走的。」兒子說。

「你或許覺得我這是個怪癖，」老人有點不好意思：「我不喜歡蒼蠅。呀，它又來了。」

他們仍不成功，只能束手站在那裏，呆看着天花板，看那個蒼蠅繞着電燈線在嗡嗡打轉。

「我不喜歡它們。」老人說。

桌子被他身體的重量弄得吱吱作響。蒼蠅飛到天花板上，不動了。老人再一次用撣子作無效的拍打。

「小心，」兒子道：「站穩了。」

老人往下望。突然他看來既疲倦又衰老，他的身體鬆弛地垂下，一面顯出了軟弱。

「扶我一把，朋友。」老人抖着聲音。他的手沉重地壓在兒子的肩膀上，兒子可以感覺到他父親身體的無助。

「靠着我。」

沉重地，緩慢地，老人謹愼地從桌子移至椅上。「等一等。」老人說。喘過一口氣後，他才從椅子上下來。

「你沒事吧？」兒子問。

「沒事，沒事，」老人喘息着：「只是那蒼蠅。你知道嗎，你頭頂比我想像中還要禿呢，像我手掌般大的那麼一塊，我剛才看見的，嚇了我好一跳呢，你一定要想法子治治它。你的牙齒怎樣，有沒有毛病？牙齒可能與禿頂有點關係。愛麗斯沒告訴你你有多禿嗎！」

「你最近幹得太多了，你在担憂，」兒子帶着懊悔，溫和而同情地說：「坐下吧，近來苦了你了。」

「不，沒有，」老人沉重地呼吸，羞怯地說：「少許吧。每個人都十分仁慈，他們進來與我握手，職員們也進

常虧待自己，我們都是。想頭大點吧。」

「但，」兒子仍然在微笑，但笑得鋒利。他十分憤怒：「家中出現你這麼一個已夠受了。你想頭一直很大的，大得垮了。」

他不是想說這麼一句的，因爲他其實沒有足夠的勇氣，可是他的自尊被觸犯了。

「我的意思是，」恐慌之中，兒子連忙掩飾：「我不像你……我……」

「你說什麼？」老人說：「別那樣說。」收藏起的小面孔重現，驚慌地。「別那樣說話，別用那個字眼。那不對的。你不要錯估了我。」老人驕傲地說。

兒子要說些什麼，但父親阻止了他。

「你知不知道，」他表層的面孔再次佔優勢，越益脹大。「在這裏——葵爾街——有着城市中最古老的房子，國家最大的商行？今早我與希金斯先生同來，你記得希金斯嗎？他也在償債呢，是的。摩爾，摩爾甚麼也沒有了，不錯他的司機還在，但用的不過是他太太的錢。看到貿易報上的貝爾特曼嗎？虧欠了二十五萬。皮理士頓他們又能維持多久了？」

大面孔微笑，掩蓋了小面孔。老人說，每天早上火車中的人，差不多全都是破產者。上千的人完蛋了。上千？是上萬才對。城市的許多大人物都破產了。

他只是個小人物，與大人物同時破產，令他感到自豪，令他感到富有。

「你要知道，朋友，」他嚴肅地說：「世界不斷在變，得跟着時代跑。」

兒子不作聲。十一月的陽光透過結霜的窗戶，幾線陽光把窗框及窗枝微弱地映現在父親頸後的牆上。一點光線照在白髮下的棕色臉上。頭髮極短，耳朵便向外突出，父親的頭嵌在牆上窗枝的反映中（兒子不禁想像），就像一個囚犯困在監牢裏。兒子驚動了，產生了一個疑問：是眞的嗎？他們說父親是個騙子，假造了帳簿。那麼那個男人又是怎樣的呢？那個從布明罕來，穿着雨衣，在會議中口不擇言的矮小男人呢？

「房間裏有個蒼蠅。」老人忽然說，一面站起來，仰望空中。「很抱歉要打斷你正想說的話，但我聽見蒼蠅的聲音，我一定要把它弄走。」

「蒼蠅？」兒子聆聽着問道。

「是的，你聽不到嗎？很奇怪的，機器停止了，就什麼也能聽得到。好一段時間後我才習慣了這種靜默。看見

「你聽我說：有一點你要清楚，」父親說，溫暖的聲調轉得呆滯而帶着怨恨，鼻孔顫動着，眼睛也變得冷酷。轉換了一副面孔，也像轉換成另一個人。兒子第一次發覺，像所有面孔闊大的人一樣，他的父親有着兩副面孔。臉的表層像一抹柔軟溫和的膩，密封於表層之內的，是一副較小的面孔——稚嫩、狡滑、驚慌而又冷酷。現在這副內裏的面孔轉成青白，血管隱現在兩頰及鼻子上。乾涸帶紫色的薄唇在動，在說話。兒子本能地挪開一點身體，躲避着這副面孔。

「你聽着，」兒子挪後時父親却把身體挨近桌子，舉起了右手的拳頭，像拿着一把鎚子，準備將自己的生命拍賣。「我六十五了，我不知道我能再活多久，可是讓我把這說明白：如果我不是樂觀的，我早不在了，多活一分鐘我也嫌活得太久了。」他停頓下來，瞪着兒子轉往一旁的眼睛，務求使兒子感受到自己話中的全部意義。「我曾辛勤地工作，」他往下說：「三十年來，我從不名一文而至創下了這番事業。你不會知道的，你那時只是小孩子；很多次了，從北部來後，我在這辦公室裏過夜，爲的就是第二天能早點開工。」說這些話時他堅決而老練，像個四十歲的人。現在他又和緩下來，回復本來的年紀；响亮的聲音降爲微弱的哼聲，厚大的鼻子嗡動着。「我不是說我永遠是對的，每個人一生中總會出錯的。我現在一個錢也沒有了，一個錢也沒有了。在我這年紀要從頭再來是極之不易的。再活下去爲了什麼？沒有什麼令我不捨的。孩子，如果我不樂觀我立刻便去了，完了算了。」父親忽然微笑起來，表層的面孔綻開了一重重勝利的笑意，小面孔被淹沒在內。放在背心上的手似乎也在微笑，他的外套在微笑，他的雙腿在微笑，甚至他皮鞋上的發亮處也在微笑。然後他皺眉了。

「你的頭開始禿了。」他說：「你這個年紀不應該掉頭髮的。我希望你不會認爲我在批評你，你年紀大了，不用我管了，但你知道你的頭髮……你理理它吧。如果你每天用油把它擦擦，用雙手，大拇指和食指，會好一點的。我時常想着你，但我不希望你認爲我是在教訓你，因爲並不是的，所以不要以爲這是教訓，但我時常在想，你所需要的，我們都需要的——我在說你，其實也在說我自己——我們都需要的，是一些念頭：偉大的念頭。我們日夜怔忡，只因缺乏一些更大和更好的念頭。我們應有野心。以你爲例吧，你是一個講師，我就不會滿足於對着大學城的一小羣人講話了，我要對着全世界講話。你知道嗎，你時

有了。賣去的，賣得的價錢頗不錯呢——我剛才說甚麼來着？」他困惑地望着兒子。「哦，椅子。我正在說，他們怎樣也得留下一張枱及一把椅子給我吧。我正準備弄杯茶喝喝，但……對不起，」他再次道歉，「我只有一個茶杯。東西都給賣掉償債了，差不多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在樓上工頭住的房間裏找到這杯子及一個茶盞。自然，他也走了，所有的人手都走了。剛才我再到各處張望一下——把房間鎖後今天便要把鎖匙交出——剛好發現了這杯子。啊，已經弄好了，你要喝嗎？」

「不了，謝謝，」兒子很有耐心地聽着父親說話。「我已用過茶了。」

「你喝過了？來吧，再喝一杯怎樣？」

「眞的不用了，謝謝，」兒子道：「你喝吧。」

「好吧，」父親道，一面把茶倒進茶杯，然後把杯子移近他那柔軟而紅潤的面龐。喝的時候眨着眼睛。「我眞過意不去。這是可怕的，我眞難受啊——我這兒喝着茶，你却要站在那兒望着我喝……但你又說你喝過了……怎樣，你最近怎麼樣了，好嗎？愛麗斯怎麼樣，好點了嗎？孩子們呢？你知道，我常惦記着你——你看上去有點担憂。小財不出，大財不進，你最近一定是財源廣進了，我倒也希望自己如此呢！」

「我還過得去，」兒子說，一面用微笑來掩飾內心的氣悶。「我沒有什麼担憂啊，我只是有點担心你。這——」他用頭示意着空空如也的陳列室，以及日曆和廢紙簍也沒有一個的辦公室——「這……」最有技巧的，最能表示同情的是哪個字眼？——「這眞是不幸。」他說。

「不幸？」老人嚴厲地問道。

「我的意思是，」兒子有點口吃：「我聽說債主們開了會議，知道這是你最後的一天——我想我應該來一下，我……看看你怎樣。」

「你眞有心，老朋友，」老人興頭來了：「很有心。我們已清理好一切。他們今天來搬走了大部分的機器。我正在上鎖，準備交出工廠。上鎖倒也挺麻煩的，鎖匙多得要命，纍累的。這樣的一個地方，你想有多少條鎖匙？告訴你你也不會相信呢！」

「一定是很令人担心的。」兒子微笑着說。

「担心？你老是在用這個字眼。我一點兒也不担心。一切都很好。」父親說，挑戰似地在微笑：「我覺得一切都很好；我知道一切都好。」

「唔，你一向是個樂天派。」兒子微笑道。

紛，都消失了。被牽涉於糾紛之間的恐懼也消失了。現在他却爲他父親的情況而難過——生命中的三十年就這樣完結了，我一定要見他，一定要幫助他。雖然如此，他還是十分熟悉他父親的脾性的，因此他寧願早點下車，讓父親以爲他是步行而來的。

工廠外招牌上的商號，新近被粉飾過。辦公室進口處的銅牌也擦得雪亮。他看見了不禁有點意外。他按了按辦公室窗外的鈴，等了好一陣子，才聽見空房內傳來脚步聲。一個影子，出現在結了霜的窗後。

「是哈路呀，父親。」他說。門開了。

「哈囉，朋友。你有心了，哈路。」老人有點害羞地說，一面垂下了充滿喜悅的藍眼睛，後退着讓兒子進來。

「我當然是要來的。」兒子說，也有點害羞。但父親此時已恢復了自信心，他扶着兒子的手臂，帶領他走過空無一物的工作間。

「面目全非了，是嗎？你上次來時是什麼日子？」父親問道。

機器未被抬走時，這是一間機器房。從另一個門進去的房間，曾一度是陳列室。兒子還記得，就是在這裏，他看見頭髮依然烏黑的父親，用一種他從未聽見過的、快速而懇懃的語調，向顧客們說話。現在能看見的，只是白磚牆上架子留下的條紋，以及橱櫃留在地板上的痕跡。房間是寬敞而光猛的，但再沒有了機器的震動和人聲；什麼聲音也沒有，只有他倆脚步在地板上發出的回音。宣佈破產只有一個月，這商行却早已成爲一個幻影了。

父子倆繼續走向寫字間的玻璃門。他們個子都不高。父親穿着一套上好畢挺的海藍西裝。他强健而粗壯，面上常帶着一個頑皮的笑容。剪短的白頭髮之下，可看到被太陽晒棕的膚色。他看上去簡單、整齊而開朗，有點像個雪人。身旁的兒子肩膀微拱，衣着並不光鮮，頭部開始禿，但頭髮却實在需要修整一下了；一副急切而敏銳的模樣。

「進來吧，教授。」父親說。這是一句家庭式的玩笑。他看不起他的兒子，因爲他的兒子並不是甚麼教授，只是一個收入微薄的，省立大學裏的講師。

「進來吧。」他再說。重複是他上了年紀後的習慣，聲調中沒有了以往那種不耐煩。「進來我的辦公室裏吧——如果你仍能稱它爲『辦公室』的話，」他抱歉地說：「這曾經是我的房間，你還記得嗎？這曾經是我的辦公室。坐下吧，我們還剩下一椅子。寫字枱沒有了，對，沒

譯文

油膏裏的蒼蠅

(英)V·S·彼列特察特
錦清譯

是一個十一月的下午，平坦而泥色的雲層覆蓋着城市。在一座座的古老建築物之中，新的辦公廳大廈顯得很突出，像一些令人提心吊胆的新墓碑。稀疏的車輛及行人，在街頭慢慢出現，再慢慢地消失，不像在走路，而更像在走着一條內心的歷程。在往火車總站的路上，失業的人們及一兩個乞丐，經過寂靜的公共建築物，一步步地挨往兩百碼以外的購物區。

一輛計程車在一個地下火車站進口處旁停了下來，一名三十五歲的男子付過車資後，走進一條橫街。

不能讓計程車送至門前，他想，要不然老頭子又會奇怪我怎麼會有多餘的錢了。

他正要去見他的父親。今天是他父親在工廠的最後一天。也是三十年來，從白手興家至事業興隆，卻在謠言、閒散、吵鬧、指控中破產——三十年的心血付諸東流的一天。

忽然之間，一度令他心煩的因金錢問題引起的家庭糾

甦

（新加坡）蔡　欣

也曾孤獨
也曾彷徨
也曾傚哲人痴想
坐老整個
長長的黃昏

回首茫茫——
一任日曆上凋落
葉葉空白
我呵
竟如枯樹企立

日日仰望
灰色的穹廬
徒讓生命裏無數個惱人的花季
默默列隊過去

（理想塵封
青春絃痙
朝氣霉銹
意志像風箏斷綫
直撞入絕望的深淵……）

曾幾何時　枝梢
終冒出一星綠色的火種
向我宣示：又要燎原了
我的心遂激動如春雷
戰鬥的鼓聲
再度震山撼岳　狂捲而來
於是奮臂
再作一次衝刺

此後
仍有苦旱煞我
仍有狂飆拔我
仍有暴雨射我
而希望的露滴早凝就一彎虹橋
橫越過浩劫瀰佈的長空

並且欣見彼岸萬里晴明
碧天如洗
漫山遍野喧鬧着
纍纍豐收的消息

的本錢，相反是更沉淪下去了。

這是個世界，有那麼多的人在求生，在掙扎，大部份時候是不由自主，隨波逐流，在她們的夢境中，也許是可以看到一點光彩希望的，可是一到現實，都給粉碎了。於是她們就在打牌、閑談，出賣肉體，吃、睡中打滾，至於外面是什麼世界，那是一萬八千里外的事情了。

我就曾在所謂「社會衛生署」外面看見過那麼多的女孩子，被壯漢推出車外，推上醫院去，然後又被推進車內，推到那昏昏沉沉的世界中來。

生活，對於這麼多人來說，不知道有什麼意義。

這麼多人，或許都在摸索着試圖尋求較適合自己的生存，可是大都感覺到黯淡，惶悚，無望。

更多的人，也許也在追求生活，追求健康的生活。

這個世界，或許是大家所共有，可是却絕然有着分野。夜，就是最好的體現場合：歡笑混和血淚，欺騙被欺騙，出賣被出賣，侮辱被侮辱，交織打滾，越是夜深，越是熾熱。……

在這一片灰黯朦朧之中，我冷冷地觀察，冷冷地想，從而得出熱熱地期望。

新的終將代替了舊的。新的一代，不正在成長麼！新的世界，不也正在醞釀中麼！你不妨從人們的談吐，人們的行動，打探一下：當中夾雜着對於新事物的認識與迎迓。目前或者所見還不多，或者還只是一個開始，但發展是必定有的，可能還會來得很快。

無論怎樣，新舊正在交替，過去沒有的，今天有了，過去有的，也正在更鞏固。舊的固然在剝落，而逐漸失去力量，新的正在滋長，生機旺盛。

這隱隱的變化，或許不易覺察，正像地火在運行。腐枝枯葉終究要折落。我站在學校門前，看着那棵不知名的樹木，只不過幾天時分，那滿樹的枯枝，忽然已經爲綠葉所替代，再過了幾天，黃黃的小花飄落在我的手中，我握着它，感到心裏的溫暖與希望。

我繼續走我的街道。

我走過的街道，熟悉又陌生，但也是陌生又熟悉。

這個在這種舊樓住了數十年的老人，在她臨死的前夕，她倒是常常在詛咒生命。

看來她不會想到，她的長頭髮的孫子、孫女，就在她死後第二天的晚上，在新居裏開着舞會。沒有一個爲她的死而難過，相反的是埋怨她的死，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老婆婆的小店在她死後的第五天，給封閉了。那幾天裏，收買的、拾破爛的，搬東西的，拆樓的，都往裏面鑽，希望可以找出一點東西來，或者可以變換點錢。

站立在已經搬空的店子內，這個我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我忽然覺得熟悉又陌生。

這小店無疑將會有新的變化，或者新的一間將會構築起來，到時候又是另一番景象，人們或將忘記它過去的歷史了。

是的，一切都隱隱在變，我走過的街道熟悉又陌生。今天也許還站滿人、住滿人的地方，明天突然會是瓦礫一片。人們不一定喜歡這一種變遷。但不管這個，現在只要還能擠一擠，她們就先擠下去再說。或許他們首先要遭遇的就是搬遷不易，想找個較寬舒的地方住，那是不可能的了。

我轉個彎，走進那雖是白天，却使人覺得黑漆的長街去。

那個站在文具店裏的店員仍然是無精打采，那電視公司的門前仍然攢聚着幾個閑人，那長街邊沒花沒樹的「小公園」內內外外，有乞丐，賣東西的，吃着零食的小女孩，還有一直走來走去喊着使人聽不懂的話的瘋子，閑着無事做的看客……

然後，走出長街，橫過馬路。吧女、舞女、妓女、應召女郎、外國水兵，既熟悉，又陌生，既像在哪裏看過，却是毫無深刻印象。

別處的地方在變，這段馬路的變遷却不容易被人覺察。

那送茶水的小女孩，仍是一拐一拐捧着盤子四處走，那店門口，樓梯邊仍是有那麼多的中年女人，在等着拉客。那酒吧門前，小不免出現幾個「媽媽生」，身體比較健壯的帶街，或者喝得醉醺醺的阿尊阿積。

酒吧門口，那身體矮小的夫婦，外貌奇特，索性在走廊邊搭起了床，也不理會有風雨吹襲，就借着給人擦皮鞋爲生，連面孔都黑灰得可以。

兩年前偶然在酒店內碰見的一個年青女子，兩年後仍然看到了她，她並沒有積蓄到一點什麼足以變換自己生活

作，跟着孩子團團轉。

於是他們在這忙亂之中享受了天倫之樂，或者愛向鄰居訴說孩子調皮難教之苦之類的話。

於是，教育孩子，代替了母親原來的工作，……這大概就是人生的一部份。

我沒有想怎樣去强調母親們對於孩子的偉大，然而却不否認這一存在的事實。

我走過陋巷窮街，天台人家、舊樓木屋，唐樓、大廈，……母親與孩子成了不可分割的聯名詞。

於是往往腦海中就浮現着這難忘的一幕：母親背着孩子，手裏拖着孩子，後面還跟着孩子，一步一步的往那黑暗得可以的樓梯爬上去，對於這種重壓，由下面看上去，就像母親拖着一車重物，在斜坡上迤邐而行，喘着粗氣。

到她們的家裏去，我常有這樣的經驗：空氣污濁，室內昏暗，雜物滿地。

舊，一切陳舊的傢具，床褥，都跟四際的老牆壁一樣，燻黑了。

有時候走在這樣的樓梯，眞的有點心驚肉跳，沒有扶手，梯級崩裂，牆灰剝落，蠶地裏有人從梯角暗處轉了出來，或者有時候，沒有了燈光，只好摸摸索索騰挪上去，碰上了黑影，踩着在地上的東西，……那時候，眞的嚇破了胆。

我記不起自己究竟走過多少次這樣的地方，只記得總是團團轉，總是在這樣的地方轉來轉去。

有時候轉得眩暈了，也就佩服起住在這些地方的這麼多的人，他們天天要走八、九層樓的樓梯級，走幾次，大概他們是習慣了，不覺得什麼，尤其是習慣在昏暗的梯間行走。

或者突然會有一天，他們接到了拆遷的命令，獲得了一點兒的補償，於是他們又到別處去，同樓中人，各自分飛。

生活給他們的兩個字就是「頂」和「捱」。天天勞碌，他們的生命活力都差點給榨乾了。像那舊樓下電器店的老婆婆的面色一樣乾癟。

我再去拜訪那離別了多年的老婆婆，她坐在老店子內的舊木床上，搖搖頭說，「小伙子，我幾乎認不得你了，你還結實，好好工作吧。」

她知道自己患了不輕的病，却不知道患的是什麼病，最有可能知道她患什麼病的是醫生，可她沒有「機會」同醫生相見。過了幾天，老婆婆於是逝世了。

走過的街道熟悉又陌生

子秋

一切都從夢中突然轉化爲現實，清清楚楚。街道，被我踏過的道路，給我一次次的感慨，一幕幕的人生重演，一切是朦朦朧朧，於是偶然之間，我又有了新的感想……

踏過舊居，我已經不認得它的面貌，幾間半新半舊的店子，代替了昔日的破木門，只有那一間噴着烟霧的洗衣店，依然是熱氣騰騰，衝人鼻子。

我沒有踏進這間曾經同我熟絡過一些時候的店子裏去，因爲店內的工友我幾乎沒有一個認得了。

十年的變化就是這樣。路上碰見了七年前的舊同學，原來已經是當了父親的人了，看他手裏抱一個，拖一個，儼然還是一個「多產」的父親。

他笑笑，要我給講我的近況。我只好說，我眞像生活在一個小說樣的社會裏，看到了各色各樣的人，聽到了各色各樣的事。總之生活就像綜合的小說，它是千變萬化，辛酸苦辣，有悲有樂，有幸有不幸。

有時候的確很亂，我眞想了解一些人在怎樣生活？他們想怎樣生活？

我看着自己的朋友，戀愛、結婚，第一個娃娃誕生了，看着他長大，走路，直至上學去。父母們彷彿在這兒找到了一點什麼寄托。

然後，或者很快，第二個孩子又來了，第三個孩子，……孩子成了他們生活的中心，做母親的放下了自己的工

吸毒者

如果給我看一張一個吸毒者的眼睛的相片，我一定很快就辨認出了這一雙眼睛是屬於那類人所有的。因爲我可以察覺，那眼睛裏的寂寞、空虛和疲乏。

這是一種表現了無望的眼睛。

警察

如果你眞正深入了解一個警察，你就會知道我正要說的或想要說的有關警察的話是句句眞實的。

我關於警察的意見，首先是：他們一文不值。他們和這世界上的許多人一樣裝腔作勢。在這混帳的世界上，有許多的人在生活裏造作、欺騙和說謊。

正如我所想告訴你的，警察裝作很勇敢，他們其實並不勇敢，他們虛弱，連我們最窮的人都比他們要强。警察是名聲很著的，但請聽我說，他們出名是因爲他們善於裝腔作勢。比方說，當他們來到下段東區時，面對一羣敢於拼命的人，他們的表現就如我之所說一樣，樣子很懦弱。但當他們到了別的比較客氣的貧民區時，我敢打賭他們又在裝腔作勢了。又開始表現得很勇猛了。但是這些狗（原諒我用這個字。因爲我很生氣！）那樣做是因爲他們要錢，和在一些富人區所貪婪取得的一樣，他們要的就是錢。如果不裝腔作勢，不欺騙和逞强，就得不到了錢。

人生

你有沒有停下來想過？你有沒有深入觀察過人生？我可以和你打賭，沒有人曾經不去接觸人生，而憑幻想就可以給人生做出正確的判斷的。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些我以爲是眞實的事情。這個人生（世界）有一個頭腦和一個心肝，它能感覺快樂、愛、和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切具體問題。但有一些人不肯停下來看看世界的最眞實的一面，並且去面對它的首要問題。這就是爲什麼沒有人曉得世界眞正應該有的東西。

有一些人們不讓世界教各人都看到人生中眞正應該有的東西。他們把世界封閉起來，使到世界和人們的知覺特別是和他們的思想隔離開來。我相信如果打破上面的那些人爲的「封閉」，這世界會成爲人們所沒有見過的最美妙的所在。

每次在街上走過時，她老愛瞪着我。如果我和妹妹在一起，我就會叫妹妹對她扮個鬼臉。

你應該看看她怎樣對待她的兒女。她常常搧打他們。她的孩子整天呆在街頭而她一點也不管。她也常常喝酒，常常喝醉。和別的酒鬼沒有什麼不同。不過，我覺得她有時也很可憐，要是說她什麼都壞，或者說她自己願意這樣壞，我看也是不公平的。

街坊

第五街就是我住的街。首先它是一個很糟的貧民區。糟透了。到處是吸毒者。垃圾堆簡直是山一樣的高。還有嘈聲，首先你常聽到「兒子回來呀」的叫聲，這是那些母親們把肺都喊出來的呼叫。然後你就會看到那些小孩子吸白粉，吸大麻，吃迷幻藥等等這一類的玩意。

母親們沒有一點辦法。她們差不多都明白，在這裏，小孩子們常常學會了毆打自己的母親。

在這條街上，你可以聽到汽車的緊急煞車聲，它們彷彿就要撞上了。還有狗吠聲，人們的叫喊聲，許多女的男的酒鬼瘋狂的喝叱聲。我並不想去怪責他們，因爲沒有什麼人一開頭就願意使自己變成這個樣子的。總之，第五街聽起來好像一個動物園，甚至比較高等的動物還要低等的動物園。而空氣又是那樣污濁。我幾乎要忘記一個晴朗的天空到底是怎樣的。然而，這裏是我出生的地方，恐怕還是我將在此長大的地方，尤其是他日它將是我所要描寫的地方，有一天或許又是我會創立事業的地方。因此，暫時我不再說什麼了。

富與貧

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卡門，坐在地上正要寫一篇作文時，突然我們大笑起來，說做窮人多麼好呀。我們談起富人和窮人。

在我看來，富裕是沒有意思的。它只意味着更多的問題，爲你所看到、所感到和所接觸到的每樣事情所煩惱。我可以以我的一切打賭，那些富人並不知道什麼是愛與寧靜和快樂。許多貧窮的人，腳踏實地，不貪圖也不用炫耀財富會使你在這世界上得到什麼，因而也不會讓財富把你吞沒掉。

你不需要把自己從這個要使你封閉起來的生活中隔離開來。但是如果你希望變成富有，你就只有被吞沒。我告訴你，這就是爲什麼我不埋怨貧窮的緣故。

你每天見到的，沒有盡頭的掛氈。我住的這條街看去又好像一座森林，它沒有樹木和野獸，只有大大小小醜陋的房屋。房屋的顏色是灰黯的，暗綠，褐黑，和其他陰沉沉的顏色。商店有小有大。充溢街上的一片味道像腐爛了的死老鼠。屋子裏走廊間到處又是屎尿的氣味。商店和住屋擠在一起。你在這條街上能夠聽到的音樂，是晚上的邦加鼓聲和爵士音樂。擁擠的人羣眞可怕。你常常可以聽到那些母親們放聲高喊，那些吸毒者吸完了毒就來唱歌和打邦加鼓。

實在說來，在內心裏，我並不以爲這條街很壞，我已經習慣了嘈聲和尖叫。有一次當我去我姨母在紐澤西的家住時，晚上我反而覺得有點害怕和不習慣，因爲我聽不到任何的吵鬧。

在我看來，這條街一方面好像很友善，但在另一方面又很有不足之處。這裏到處是吸毒者和酒鬼。我母親告訴我許多關於他們的故事，使我覺得害怕。再是這條街很髒。到處是垃圾。走在街上好像走在垃圾堆上。我的親戚不喜歡這條街，他們甚至因此不肯來看我們。這條街隨着季節變化。在冬天沒有像夏天那麼吵鬧，在夏天你可以聽到更多的尖叫聲，更多的哭聲和更多的撞車聲。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打架和更多的小孩子。我更喜歡夏天，因爲夏天這就更熱鬧。當我沒有事情做時，我只要從窗口看出去，就可以看到一切很有刺激趣味的事情。

妓女

街上很暗，她和一個男人手拉手走着。沒有快樂，也看不出有什麼痛苦。她是一個令人不解的人物。我不知道她的姓名，只知道人們稱她做「娼妓」。她是波多黎谷人，大約五呎五吋高。外貌上她跟別的女人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惟一特別的是她的屁股很大。

在夏天，她常常愛賣弄她的軀體（不是很苗條），穿着很少的衣服，當着別人做出種種姿態。她有兩個孩子，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我猜想她是住在第十街，因爲我弟弟住在第十街，我去看弟弟，就常常看到她。她是沒有頭髮的，我常常看到她戴着一個假髮，而且總是蓬蓬鬆鬆地。

我記得去年夏天，她曾跟她丈夫打架，她把他打了一頓，她是那樣胖，而他是那樣瘦，她常常欺負他。但現在我再也沒有看到他，那麼他一定是已經離開她了。

那女人大約是四十多歲，而她可以爲自己還是一個少女。我最討厭一些老女人，她們總是以爲她們還很年輕。

她也開始試圖去思考一些諸如貧富關係和人生的意義等等較大的問題。雖然其中不免帶着孩子氣，可也不無作爲一個小孩子所不常有的見解。例如她說她敢打賭富人並沒有愛、寧靜和快樂；窮人在世界上更能知道什麼是樂趣，因爲他們不會被財富所吞沒掉。除開那些孩子氣的話不說，一個十二歲的女孩子能有這樣的體察事物的一定「深度」，該說是很不尋常的了。所以我樂意把它抄出來，介紹給本刊的讀友。

我是誰？

我是誰？我就是世界上唯一像我的女孩子——我。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會成爲得到愛和幸福的人。我今年十一歲半。我的名字叫艾麗莎。在這個世界上，從來沒有人眞正關心過我，這使我感到無比的寞寂和空虛。我家裏每個人都認爲我很笨。他們不愛我，連我母親也是這樣。在家裏，我有幾個兄弟姊妹，但他們只是我同母異父的兄弟姊妹。這不要緊，我還是愛他們，可以爲他們犧牲我自己的。我的大姐畢業後，在一間銀行裏做事，是她買衣服給我和我的妹妹。她是我最愛的人。她也比較愛我。但我的母親，她就常常對我大叫大喊。有時我恨她，而且希望她早死；但有時候我又可憐她，因爲她一生受苦。唯一的問題是她不了解兒女。自己一生吃苦，因此要我和她也一樣吃苦和不快樂。現在我們拿福利部津貼，維持生活。因爲我母親不能工作，她有關節炎和腎病。而我又沒有父親，不知道有父親是怎樣一回事。在家裏，我眞正討厭的人是我的舅父舅母們。他們眞的以爲我很笨。我跟他們講我的作文，他們從來不聽我的。我告訴他們我要做一個作家，他們認爲我說這話好像一個傻子。我眞是一個傻子嗎？不。我相信有一天我是會寫出像樣的東西來的。我很寂寞，我現在就想哭一場。因爲有許多眞相我不能用文字表達出來。我家裏很吵鬧，很不舒服，我連安靜的吃一頓飯都不能。我母親整天追着我，用粗話罵我，我只好跑到冲涼房去哭，想使這些粗話從我的腦裏心裏消失掉。我討厭我的舅母們，她們常常作弄我。由於她們的兒女長得比我漂亮，她們就說我又瘦又醜，不像人樣。又瘦又醜，就注定是不像人樣嗎？想起這些，我心裏覺得非常難過。這就是爲什麼我多麼希望將來有一天我能成爲一個得到幸福和愛的人。

我住的街

我看着我住的街老是覺得它像一條顏色黯淡的掛氈，

艾麗莎的世界

向李（坡加新）

艾麗莎是住在紐約市貧民區——下段東區的一個波多黎谷小女孩。她寫下這一束小文章時還不到十二歲，讀六年級。她生於一個貧苦而又破碎的家庭裏，母親常年有病，失業，靠一點「福利部救濟金」過活。當她年紀很小時，父親就已經離家而去。她母親對她又十分不好，所以她從小沒有受過父愛或母愛的溫暖，也可以說她很小就已經嘗到人生的苦味。這表現在她的文章裏就是「憤世」，和異乎尋常的「早熟」。文章是她上作文課時所寫的，在生活的若干方面雖然只是停留於表象的感觸上，不曾直探本質和根源（對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又怎麼好這樣苛求？），但是在表達她的內心感覺時，却往往有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例如她說她有時恨她母親，希望她早死；但有時又可憐她，因爲她一生受苦。她說她感到空虛和寂寞，沒有人關心她。她說如果有人給她看一張吸毒者的相片，不待說明，她一眼就可以辨認出這是一個吸毒的人。因爲從一個吸毒者的眼睛裏，她可以看到——同時感覺到——寂寞、空虛和疲乏。她已經開始學會觀察週遭的人物（雖然她母親整天把她關在屋子裏），例如吸毒者、酒鬼、妓女、警察等等。其中對警察的觀察最爲深刻。她說這些人往往是一個裝腔作勢、欺善怕惡的傢伙，只懂要錢，是一種不值得信任的人物。

拿破崙曾把它安放在寢室內，當羅浮宮博物館建立後，這幅畫從此就保存在那裡。

一九一一年「蒙娜麗莎」一度被竊，後終尋回。它的首次出國是一九六二年到美國展覽；現在到日本，是出國展覽的第二次了。

這次日本的展出，受到日法兩國重視，除警衛森嚴、重買保險、專機護送外，展出期間還使展品周圍保持它在羅浮宮時習慣了的溫度、濕度和空氣壓力，以防止它受到那怕只是極其輕微的損傷。此外，法國還組成十人代表團專職護送，成員中包括法國博物館主管讓·夏特蘭和羅浮宮博物館館長比埃·居尼阿姆。

日本的一些雜誌和報紙為展覽事增刊，以「蒙娜麗莎」作封面。商店以「蒙娜麗莎」命名或作商標等招徠術層出不窮。但正式展覽後，並未受到人們預料中那麼歡迎。據主持這次展覽的文化事務廳估計，參觀者約在一百五十萬人次左右。

與美術愛好者們不同反應的是展覽的第一天，有一位殘廢少女為了抗議主辦者不讓殘廢者進入參觀，曾向「蒙娜麗莎」噴射紅漆油，但該畫有防彈玻璃擋住，沒有損傷。更令人注意的是日本工人組織為了開展反對物價高漲的春季攻勢，曾在火車站、地下鐵路站及其它公共場所貼上數以萬計被改裝了的「蒙娜麗莎」：她愁眉不展，手携竹籃，籃裡放有高價洗潔精、白蘿蔔和厠紙等。借以反映中下層人們在生活重壓下的一般形象。

（阿銘）

古堡失畫已尋回

據外電訊，四月二十七日，在愛爾蘭都柏林附近的一座十八世紀古堡內，發生一宗藝術珍藏品盜竊案。

在該宗案件中，有十九幅名畫失踪，總值八百萬英磅，相當於二千萬美元。被竊的十九幅名畫中，包括有一幅魏米爾，一幅哥耶及三幅魯本斯的名畫。刼匪曾向都柏林國家畫院送了一封包括索取五十萬鎊贖金等條件的信，但愛爾蘭警方迅即在五月初破案，起回了該十九幅名畫。

（華華）

被尋回的哥耶名畫

文藝動態

「雅歌」新英譯出版

「雅歌」(THE SONG OF SONGS)原爲希伯來古代之民間歌謠集，後被收入「舊約聖經」中，稱爲「所羅門王雅歌」，實際與所羅門王無多大關係，是後人以訛傳訛附會上去罷了。舊譯「雅歌」主要在供宗教上應用，譯筆迂腐，使這個民間歌謠集失去文藝上的生氣。最近英國學者羅拔特·格拉夫斯教授將「雅歌」重新翻譯出版，文字優美，感情洋溢，回復了「雅歌」的原來面目。

原來「雅歌」是古希伯來民族在婚禮中演唱的世俗歌舞，記載着八首描寫男女相愛的情歌。格拉夫斯教授在古希臘文獻中發現了最早之希臘譯文，這文獻保存着原希伯來雅歌原文的傳統形式，標明每段歌詞是由「新娘」、「新郎」、「伴娘」和「伴郎」分別演唱的，其中第六首還有劍舞的記錄。

格拉夫斯教授認爲過去「聖經」譯本過於陳腐，完全歪曲了「雅歌」的原意，他打破了聖經原來的框框，重新根據古希臘文獻，按照希伯來世俗傳統「牧歌」的形式，重新譯出全部「雅歌」。並在譯本中作了一篇詳細的說明，對古希伯來民俗、宗教、歷史和婚姻制度，作了詳細的考據工作，並將之同古代近東各國的情況加以對照比較。這本書已由英國柯林斯出版社印行，由瑞士著名畫家漢斯·艾尼作插圖。作爲一本研究民間文學的著作，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李文）

「蒙娜麗莎」在日本展出

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大畫家達芬奇的代表作油畫「蒙娜麗莎」，已於四月十七日由法國羅浮宮博物館專機空運至日本，並在四月二十日至六月十日於東京國家藝術館作爲期五十天的展覽。

「蒙娜麗莎」是達芬奇於一五〇三年至一五〇六年在意大利佛羅倫斯所作，畫中人本名叫嘉拉露迪尼，是位貴族婦女。這幅面積僅〇·七七公尺乘〇·五三公尺的油畫，是繪在一塊小木板上的。當一五一六年達芬奇到法國時，這幅畫便被國王弗朗索瓦一世以四千個金幣買下。後來

議，然而，每天每日發生的非人事件，却沒有多少人提出同樣的抗議。這樣的鮮明對比，不是更加值得深思嗎？」

據說，「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當年在日本「朝日新聞」連載的時候，曾有讀者投書報社，認爲本多勝一所報導的事實很殘酷。

對此，本多勝一用雄辯的事實指出：所謂文明和殘酷、善與惡等等倫理和價值觀念，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因不同的社會、不同的世界，便有很大的差別。

由此，他並得出結論：渥斯阿克殊的愛斯基摩人，是與殘酷最無關聯的人。不僅是渥斯阿克殊的人，就是一般的愛斯基摩人，都是性情開放、明朗、和平的人。

——寫於七四年四月

注一：「憧憬之喜馬拉雅」，日本角川書店一九五八年初版；日本金澤書店一九七二年再版。在「再版後記」中，本多勝一曾提及，與他一道探險喜馬拉雅山的一位叫吉場健二的同學，是研究靈長類動物的，後來在日本瀨戶內海的一次探險活動中，翻舟遇溺身亡。因此，在再版的「憧憬之喜馬拉雅」一書的扉頁有這麼一行字：「悼已故的吉場健二君」。本多勝一早期的探險活動，本意可能也不在寫作，而在科學研究。

注二：詳情見本多勝一：「海外採訪之旅」（「事實若何？」，日本未來社一九七一年版）。

注三：「極限民族」由日本朝日新聞社出版。其中的「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部份已由龔念年先生譯成中文，上海書局收入「世界文叢」；另一部份「阿拉伯遊牧民」最近也有吳江楓的中譯。又：「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最近並有了日文的單行本。

注四：轉引自「中國之行」中譯本龔念年先生「譯者的話」。

注五：本文援引「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一書的部份，均根據龔念年先生的譯本。

注六：散見本多勝一近著「事實若何？」「貧困的精神」等。

作品欣賞

新幾內亞高地人的一個酋長比較，認爲後者的人格高於前者。（注六）。

就是這樣，在「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中，本多勝一尖銳地發掘「野蠻人」眞誠淳樸的地方，以此顯露西方現代社會一些所謂「文明」和「人道」的虛僞巧詐。

在「加拿大愛斯基摩人」一書中，有一章叫「對狗絕不善待」，描寫愛斯基摩人對付他們的主要交通工具——橇狗，可謂鞭不離手，動輒痛打。

作者和他的攝影記者來自「文明社會」，因而看不過眼，本着人道主義，「懷着『愛情』，與狗接近」，結果弄得狗全不聽話，在狩獵過程中狼狽不堪。

由此，作者深刻的指出：

「愛斯基摩人對狗疾聲厲色，橇狗不敢反抗；我們對狗和顏悅色，牠們馬上反抗，拒不聽話。橇狗在任何時候，都必須聽從命令。懶惰的狗，會影響狩獵成果。愛斯基摩的狩獵，並不是體育活動，而是維持生命的唯一手段。不聽命令的狗，會使狗羣亂奔亂跑，使人在荒野遭難，被浮冰冲走。……此外，對於愛斯基摩狗，也必須有工作狗的認識。牠們與玩寵狗不同。飼養愛斯基摩狗的目的，與飼養騾子、驢子的目的完全相同。人們對於鞭打騾子這件事既然沒有反感，那麼，也就不應該對鞭打橇狗表示憤慨。其實，豢養玩寵狗，其目的也不過是爲了人而不是爲了狗。被豢養的狗到底願意或不願意被如此豢養呢，頗有疑問。牠們的遭遇，還不是一樣要憑人的高興，與工作狗的遭遇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大家應該認識，玩寵狗乃是人的自私自利的產物。所謂愛鳥，不過是把鳥捉來，養在籠裏，完全是虐待。……愛斯基摩人鞭打愛斯基摩狗，和喜歡玩狗的人豢養玩寵狗都屬於同樣的問題，大家應該明白，狗是必須由人來利用的。」

對於上述這一段話，防止虐畜會的諸公或許很不服氣。本多勝一進一步分析：

「美國等地，聽說也有人把自己的遺產留給自己的狗使用。由法律規定下來的管理人，每天撥出若干美元，給予美食。這種豪華生活，一直延續到狗死爲止。這樣的事，聽起來雖然很動人，但在另一方面，黑人在教堂裏面祈禱，却被人投進手榴彈，慘遭炸死。眞正的殘酷到底是什麼，大家似乎應該多想一想，以免弄錯。我自己認爲，只注意猫犬，而不尊重人，那才是本末倒置。探險南極時不得不把狗留下不管，有人對此提出抗

受授皆可。」

至於伊斯馬塔和卡雅古納，他們已經擁有較多的私有生產工具如機動船，以及閒暇的東西如舊唱機一類，他們的頭腦也比較複雜了，私有觀念較明顯了。因而在這個人口不足四十人的部落中，也出現了權力之爭，「政治上是伊斯馬塔，宗教上是卡雅古納」。至於二十歲上下的一輩，對於物資的處理則大都是「有進無出」。

伊斯馬塔和卡雅古納這兩個人，在佔有私產的觀念方面有共通的地方，但在性格方面却各具特點，伊斯馬塔仍較多的保持愛斯基摩人的性格，豪放、沉着、冷靜，也不乏幽默。但卡雅古納這個部落裏唯一的「知識份子」，性格上就較不單純的了。作者說他「經常微笑，心眼却很複雜」。

本多勝一採訪渥斯阿克殊這個愛斯基摩部落時，那裏雖然基本上仍保持原始公社式的社會狀態，但從傾向看，這種狀態已經失去平衡，愛斯基摩人也不可避免地走上大部份人類已經走過的道路，從無階級的社會向分階級的社會蛻變！

五、

看過不少西方人士的獵奇探險文章、電影和電視片集，許多往往是拿「未開化」民族的「野蠻」來作爲「文明人」的陪襯，有的甚至公然宣揚「文明人」統治「野蠻人」的合理性。（說確切點，是白人殖民主義者統治亞、非、拉的弱小民族）。

對於弱小民族方面，本多勝一的態度是比較可取的。不論是對於「極限民族」中的加拿大愛斯基摩人、新幾內亞高地人、阿拉伯遊牧民這些「未開化」的民族，或者是對於美國黑人和越南人民這些弱小民族，他都表現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講中，本多勝一曾這樣表示，假如有一天他不能在日本居留，他首先會選擇越南。

在「加拿大愛斯基摩人」一書中，他多次這樣提及：

——「我們與愛斯基摩人一起生活，一次也沒有『野蠻人』或『未開化人』的感覺。……」

——「就是作爲未開化民族來說，他們也擁有最高級的技術文化。」

——「我在寫作中對於愛斯基摩人頗表同情，也許是因爲我自己根本就屬於未開化民族。」

在本多勝一後來的著作和演講中，也一再表現了這種觀點。有一次，他甚至開玩笑地拿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和

就要得壞血病死亡。所以，本多勝一說：「所謂文明人，如果沒有任何裝備，空着手到了北極，就一切要向愛斯基摩人學習。初期的探險隊，拒食生肉，結果一一患上壞血病而病死。」

凡此種種，都說明一個道理，人類的文化發展是受物質環境所制約，而非「生而知之」的天才創造的，「不食人間烟火」的知識家、思想家在人間其實是不存在的。

四、

人類是在進步中的。愛斯基摩人也沒有例外，他們不可能永遠停留在原始部落社會。況且，愛斯基摩人以外的世界已經是火箭和電腦的時代，愛斯基摩人無可避免地要受到外界的影響。北極圈也有了超級大國的軍事基地，愛斯基摩人的社會中出現了僱傭勞動（爲基地工作），隨基地而來的還有「現代文明」的酒精、酒吧等生活資料和生活方式。更主要是，由於獵槍等生產工具的導入，愛斯基摩人的生產力有了提高。他們可以帶着剩餘的獵物和獸皮，坐狗撬跑幾百公里，到「文明人」的城鎮去交易工業品。於是，他們有的便擁有舊雜誌、舊唱片、舊唱機、收音機這一類閒暇的物資（儘管他們不懂得聽，不懂得看）。一句話，「剩餘問題是個關鍵」（本多勝一語）。

於是，愛斯基摩人那種共同勞動、共同享有的原始公社的生活方式正起着變化，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已經出現！

本多勝一在「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這本書中著重刻劃了幾個人物：

伊斯馬塔（三十七或三十九歲）：渥斯阿克殊部落的首領。

卡雅古納（三十一歲）：狩獵技術最差，但他是部落裏宗教上的首領和唯一的「知識份子」（懂得愛斯基摩文的聖經）。

賈巴幾亞（六十歲以上）：帶有純粹的愛斯基摩大的儀態。

上述這三個不同世代的人，顯示了愛斯基摩社會蛻變的痕迹。

賈巴幾亞老人，代表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出現之前的愛斯基摩人。他的行動，充滿了愛斯基摩人的傳統舉止。「他只要有，便把白糖、香烟都拿出來，給別人享受；如果沒有，也毫不客氣，從有的人手裏拿過來使用。眞正是

愛斯基摩人不懂得算術。有一次，作者與愛斯基摩人去獵鹿，發現了一羣八隻鹿，打中了其中的六頭，那麼逃掉了多少頭呢？

這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八減六等於二。可是，那參加打獵的愛斯基摩人却說逃掉了一頭。爲什麼他連這麼一個簡單的加減題也搞錯呢？原來，當兩頭鹿逃跑的時候，他只追趕其中的一頭，沒有看到另外一頭逃跑。後來，他擺小石頭作減法，才弄明白。

這麼說，是不是愛斯基摩人特別愚蠢呢？並不然。我們懂得作「八減六等於二」這樣抽象的思維，是因爲我們的祖先已經通過無數具體形象的實踐，總結出許許多多規律，總結出算術這門學問。而愛斯基摩人還沒有算術這門學問，他們只能作形象的思維（來了多少頭鹿？打中多少頭鹿？跑掉多少頭鹿？通通以眼見爲憑。）

在這裏，又一次可見認識與實踐，思維和物質的關係。先有物質和實踐，才有思維和認識。

加拿大政府爲愛斯基摩舉辦的小學校的校長（加拿大人）談到一件有趣的事實：教授英語時，愛斯基摩人的理解力不强，「這是因爲，生活習慣不大相同，只能在每個單字下面作了一些記號，說明什麼是牧場、森林、薔薇花，但是，這些東西他們都沒有見過，教了也沒有什麼印象。例如：我說『湯姆每天晚上八點鐘睡覺』，北極就沒有『每天晚上』這件事，他們無法具體了解。」

北極圈沒有白天黑夜之分、沒有春夏秋冬之分，沒有花草樹木，那裏除了冰天雪地，還是冰天雪地，這樣單調的環境限制了愛斯基摩人的認識。但是，那位加拿大校長强調「無論什麼人種接受教育的能力都是一樣的。」

事實上，愛斯基摩人在某些方面就發展了高度的文明，例如服裝。（不是爭妍鬥麗的時裝！）愛斯基摩人的服裝巧妙地利用「暖空氣的比重較輕」的道理，非常輕巧禦寒，保證獵人們在零下五、六十度的高寒下活動自如。因此，本多勝一也稱它是「世界最高明的防寒服裝」。這是北極圈生活的需要。

至於飲食，愛斯基摩人是生食的，無論野獸魚蟲，都是捉到就吃，這在「文明人」看來也許是「野蠻」的。可是，我們須知道，愛斯基摩人的生產力還不容許他們揀飲擇食，發展烹飪藝術。食，對他們來說，純粹是一種延續生命的手段。同時，北極圈並沒有蔬菜和水果，獲取維他命C的唯一來源就是生肉。如果講究烹飪，將生肉煎烤燒煮之後才吃，維他命C就會遭到破壞，人體缺乏維他命C

他們的生活方式以游獵爲主，基本上還處於原始的部落社會狀態。

本多勝一在本書中所描繪的愛斯基摩人是加拿大北極圈「個叫渥斯阿克殊的部落。這個部落距離着「近代文明浪潮」最遠，人口不及四十人。作者選擇這個部落作爲採訪對象，是基於那裏是「除了可以看到原始性格之外，……愛斯基摩人『對事物的看法』並沒有多少改變的地方」。

作者認爲，「訪問普通人從未到過的地方，只是隨便東張西望幾下，便大致勾畫一個輪廓的寫作方法，不過是自欺欺人。就以報紙的報告文學來說，這也可稱爲落伍的方法。此外，在廣大的地區之內走上一個圈的方法，也不過是皮相的觀察。必須把居住在當地的人的心情穩穩抓住才對。」（注五）在採訪過程中，作者牢牢堅守一條原則：「凡是愛斯基摩人做的事情，我都做！」因此，作者不但與愛斯基摩人同起居，吃生肉，甚至吃動物身上的蛆蟲。

由於作者所做的不是皮相的觀察工作，因此這部「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就能非常仔細生動地透視北極圈一個部落社會的情形。

可貴的是，「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不但可以作爲一部趣味洋溢的獵奇性的報告文學來閱讀，還可作爲研究人類和社會發展的補充材料來看。

有文學歷史記載的人類社會，已經是有階級之分的社會。對於史前社會也即原始社會，人們只能靠文物和考古工作去推測和判斷。可是，地球上各民族的發展，從來不是平衡的，儘管大部份人類社會已經進入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甚至社會主義階段，但有個別角落仍處於原始社會狀態，例如愛斯基摩人。因此，人類學家往往把研究目前地球上殘存的這種原始社會，作爲對史前社會的一種感性認識。

「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雖然是一本報告文學，但在這方面也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例如，唯心論者認爲意識是脫離物質而存在的，是先於物質而存在的，那麼我們只要看一看愛斯基摩人的現況，就可以發現這種唯心論是站不住脚的。舉個例，生活在北極圈的愛斯基摩人是沒有「時間觀念」（意識）的，他們沒有一定的作息規律。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曆法規定對他們來說也沒有多大意義。他們沒有時間觀念（意識），那是因爲北極圈每日並沒有白天與黑夜之分（物質），那種「一年只有兩天，一天是不出太陽的半年，一天是不落太陽的半年」。

「中國之行」在報上連載時，引起了日本人民强烈的反應，後來印成書，在短短的四個月中，就銷行了九版。同時，「中國之行」也引起極右翼份子的震悚和不滿。有一段時期，作者的人身安全都受到了威脅。事後，本多勝一曾憤慨地說：「……日本自日清戰爭（即中日甲午戰爭）以來，在幾十年的時間內，每天每日、完完全全、一天不少，毫無例外地，只從日本方面（正確地說，日本的統治者方面）的觀點，對日中戰爭加以報導（唯一例外是東京裁判法庭的報導，但那並不是日本人的自主報導）。現在，從中國方面的觀點（這實在是很少見的事）加以報告時，爲什麼要特別也要保全日本方面的面子、打起什麼『不偏不黨』的招牌呢！」（注四）

從日本人民和日本極右翼截然不同的反應，可見本多勝一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作家，他站在被侵略者的角度，使三十年前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史實重現，如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唯其如此，才能更好的警惕一小撮軍國主義份子如「青嵐會」之流的蠢動，眞正鞏固中日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

種族問題是當代美國的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本多勝一的「阿美利堅合州國」（中譯「美國紀行」）便是對這方面的反映。這是他兩度深入美國南方、紐約哈林區和印第安人保留區採訪之後，從黑人的角度寫出的一部著作。

從以上的一系列著作，可見本多勝一這「探險記者」的興趣並不在於獵奇。相反，他捕捉的題材往往是時局發展中最富代表性的、一般人最關心的。——儘管他的觀點不一定全部正確。

除了上述提及的這些著作，本多勝一的重要著作還有雜文集「殺人者一方的論理」、「被殺者一方的論理」、「被推入戰爭者一方的論理」、「事實若何？」、「本多勝一對談集」、「貧困的精神」，等等。

三、

這裏，便着重談一談「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這部本多勝一代表性的探險之作。

「愛斯基摩」這個名稱，意思是「吃生肉的人們」。愛斯基摩人主要分佈在地球高緯度的地區一帶，從西伯利亞東部的蒂庫契海沿岸開始，直到阿拉斯加、加拿大、格陵蘭，都有愛斯基摩人的存在，範圍很廣，但人數不多。從人種上來說，愛斯基摩人屬於蒙古種（即黃色人種）。

歡在本國的山岳作探險活動。從喜馬拉雅山回來以後，他發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憧憬之喜馬拉雅」。（注一）

從大學畢業後，本多勝一進了「朝日新聞」，並且繼續走「探險」的路子，從事專題報導，正式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

後來，他在憶述他怎樣開始寫作生涯的時候，曾經透露，他父親是個小商人，賣些雜貨糖菓之類，並希望能開藥行，因此便着本多進大學攻讀藥學。後來由於他對遺傳學有興趣，因此又轉攻有遺傳學講授的農林生物學科。

從大學畢業後，他背棄了父親的期望，也背棄了原來所學的專業，幹起記者來。（注二）

使本多勝一得到「探險記者」稱號的，便是這部「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一九六三年，本多勝一到加拿大的北極圈對愛斯基摩人進行專題採訪，從五月中到六月下旬，他帶同攝影記者，在愛斯基摩人的一個部落裏生活了一個多月。當他的報導在「朝日新聞」連載的時候，引起讀者熱烈的反應。因這個報導，他得到了日本第十二屆的菊池寬獎。後來，「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收進了他的著作「極限民族」中。

「極限民族」是本多勝一最富代表性的「探險」之作。書中包括三部份，除了「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外，還有「新幾內亞高地人」和「阿拉伯遊牧民」。（注三）在這部著作中，作者揭示了目前世界上仍未「開化」的三個部落社會的現狀，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寫出，生動有趣。

探險，每每使人想起獵奇。但是，如果從獵奇這個角度來想像本多勝一這「探險記者」，那是不夠公允的。事實上，本多勝一的大部份著作，題材都是非常嚴肅的，而且緊跟時代的脈搏。例如，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世界政局的焦點集中在印度支那，尤其是越南。在這期間，本多勝一三度赴北越（一九六八、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兩度赴南越和南越的解放區（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先後寫了「戰場之村」、「戰爭與民衆」、「北炸之下」、「北越」等著作，並因此得到日本「每日文化出版獎」和一九六九年波恩國際記者獎。

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初，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曾經一度成爲亞洲人民密切注視的課題。一九七一年中，本多勝一來到中國，對日本軍隊在侵華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進行了深入的採訪，寫了「中國之行」這部著作，當

「探險記者」本多勝一和他的「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

于思

一、

多年前讀到本多勝一的「加拿大愛斯基摩人」，心中頗有一點感想。最近，在書堆裏檢出了這本書，重讀一次，並瀏覽了本多的一些近著，又多了一點想法，這裏便拉雜寫出。

二、

對於本多勝一這位日本記者、作家，中文讀者是不會陌生的，這幾年，龔念年先生曾經把他的多部著作翻譯成中文。

本多勝一擅長專題報導，他的作品以報告文學居多。在日本，人們給予一個稱號叫「探險記者」。

本多的寫作生活確是從探險開始的。

這位「探險記者」一九三一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一九五六年，當他還在日本京都大學攻讀農林生物學科的時候，他作爲京大學生文化團體探險部的成員之一，到巴基斯坦境內的喜馬拉雅山探險。這是他第一次到國外探險（一九五七年，他二度赴喜馬拉雅），在此之前，他也喜

載道。一會兒埋怨司機：「這麼多人了，還停站幹嗎？」一會兒又埋怨正努力往車上擠的人：「不要擠了，等下一架吧！」

「對不起，我要趕回去上班！」

「這個時候，誰不趕呀。你這樣做還拖延多我們幾分鐘哩！」

我有點想不通，爲什麼人們在候車時那樣渴望巴士停下來，一旦登上了車却又巴不得汽車一站不停地直駛往目的站呢？這不是太自私了嗎？

細想之下，覺得自己的看法很片面。

居住在此地的人們，天天都要爲交通問題大傷腦筋，假如上班眞的遲到了，工廠的工人就會失去勤工獎，白白的損失了一天工資；寫字樓的白領會被上級責備，甚至他們的飯碗會出現裂痕，於是每天都在爭分奪秒、兢兢業業地保護它。

那幾分鐘對他們來說，是多麼重要的啊。

這樣，便形成人們只顧自己不暇及人的心理。

再看看，交通擠塞成爲社會的大問題已多年了，一直都沒有好好的解決過。車費一次一次的遞昇，這問題却一天一天的嚴重，乘客怎不怨聲載道，怎不怨氣冲天呢。

單憑乘客的互相體諒、推己及人，也不能割掉這個毒瘤。

「不，我要趕時間，遲了幾分鐘也不行。」她的另一半身子也擠上去了。

車子停了一站又一站，前面的人漸漸下車去了。按理站在車門階梯的人也應疏散開去。但事實並不是這樣。

「先生，前面有點空位，請你移上去吧，我站在這裏辛苦得很！」老婦吃不消了。

「人家都勸你乘下一輛車，你硬是要擠上來。眞是自討苦吃。」那男子在咕噥着，身子却紋絲不動。

車子突然來一個急轉彎，全車人不其然的向左傾倒，老婦被死死的壓在車門上。

車子回復平穩後，老婦再一次請求：「小姐，請你……」

「你不看我前面有人嗎？叫我如何移動呢！你自己擠上去吧！」又是一張冷臉孔。

他們好像是由於她剛才不聽別人言，所以現在要對她略施懲罰。

一個站在附近的年青乘客忍不住大聲地說：「到我這兒來吧！」並伸手把她攙扶上去。

爲什麼要懲罰她呢？是因爲她不繳車費嗎？不，她一樣要付出三角錢，這比以前還多付了一角。是因爲她令到他們擠得如此辛苦嗎？那，他們弄錯了。

眞正使大家擠車擠得如此辛苦的，不是這個老婦，要接受懲罰的，也決不應該是她！

二

又是交通擠迫達到最高峯的時間。

車站上的人越來越多。很久很久才見一輛巴士駛來。可惜不管車站上的人怎樣揮手示意，巴士却滿載着乘客從站旁疾駛而過。接着的幾輛也是如此。

等車的人不耐煩了，指着「飛站」的巴士說：「要是車上的人擠緊一下，我們就可以上車的了。」

好不容易才有一輛車停下，大家一窩蜂的湧上去，拼命地往車裏塞。有的吊在車門口，弄得車門不能關，車不能開；但又不願放棄此機會，只有加倍努力，並央求已上車的乘客往裏靠：「朋友，合作合作吧！」

最後終於擠上了車，巴士繼續行走。

當車子在第二個站停下來時，下面的人潮水般的湧上來。幾個乘客一邊擠上車，一邊對站在門口的人說：「請你挪前去，將就一點吧！」

可是車廂裏的人不大合作，怨聲

類似這樣的情景，已出現過多次了，說不定我已錯過多次「有錢」的機會哩！

「先生，買一張吧！頭獎在此，明天就開彩了。」

「頭獎在此」，明天我不就可以作富翁，不就可以隨心所欲的作善舉了麼？

我不其然地俯視一下那張枯瘦、蒼白、沒有血色的臉孔，以及那雙無神、混濁，根本就看不見這個世界的眼睛。

隨着小女孩的走開，我的頭腦也漸漸冷靜了。

錢，果眞能解決問題麼？人們不是說，「公益金」在「直線上升」麼？孤兒院、養老院、傷殘收容所不是早就存在麼？爲什麼還有滿街的乞丐，遍道拉着弦琴彈出悽凉調子之類的「她」呢？這才是這個社會的癥結之所在！

夢，該醒了；夢囈，也該完了！

乘車二事

莉菁

一

正是交通最擠迫的時候。

巴士總站的候車處排列着一條條的人龍。兩層高的紅老虎停下來，從肚子裏吐出一大堆人，又勉强地吞回一條人龍。

當車門正要關閉時，一個老婦蹣跚地趕到，一手肘撐開那關了一半的門。但車廂裏連幾級階梯都站滿了人，老婦只能擠上半邊身子。

「亞婆，下來乘另一班車吧。有位子坐，又不用那末辛苦。」車站的站長勸她。

突然，一個冷冷的，有點近乎不屑的聲音擦肩而過。

「別自作多情了，這不過是謀生的妙法，我是從來都不給的。」

我愕然的橫過眼睛，追尋那聲音之源。

進入我底眼簾的，是一雙披戴着入時服飾的紳士淑女。

他憑甚麼根據說這樣的話啊？

正當我忿懣的思慮着的時候，那張低垂着的臉倏地仰視起來，是那樣的蒼白，是那樣的悽惶，是那樣的怨恨，是那樣的委屈；那雙深陷在枯瘦的臉皮上的眸子，又是那樣的無神、混濁、和掛着淚珠，再看清楚些：呵！原來它根本看不見這個世界的哩！

我感到一陣難以自抑的難過。

於是，這一瞬間，我這個旁觀者也不由得不惱恨起來了，恨不得立刻的衝上前去把那「紳士」抽回來，要他張大眼睛看清楚，向她致歉，鄭重的更正他剛才的夢囈。

二

我生這樣的氣，已不是第一次了。

當我又是傷感，又是生氣的站着的時候，耳畔突然又響起另外一個還帶點稚氣的聲音。

「這個世界，好心的人太少了。如果我有錢，一定辦一所失明者收容所，把所有失明的人，連同他們的孩子都接進來……。」

我的腦袋感到一陣微微的震盪。

「如果我有錢」，我不是也曾這麼想過麼！

如果我有錢，我便可以照顧照顧我的一些窮朋友，使他們得以安居樂業，得以舒展他們的才華；

如果我有錢，我可以立刻辦一所免費的，或者只收很少很少學費的學校，收容那些沒有機會讀書的孩子；

如果我有錢，我還可以興辦孤兒院，養老院，以及傷殘者的收容所，收容那些沒有人照顧的老人、孩子，和傷殘的人們；

如果我有錢，我還可以開工廠，辦企業，把所有的失業的人都收容進來，使他們有工作，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不用爲兩餐一宿而憂慮奔波。

這時候，一個賣彩票的小姑娘走了過來。「先生，買一張吧！」

「能中麼？」我在心裏嘀咕。

囈夢

杜臨風

一

她垂下頭，麻灰的長髮散亂的披在臉上。

一雙乾癟的手，斷續的，輕輕的撥動懷中的弦琴。

那首原來十分歡快的曲子，在她撥弄下，一些活潑跳躍的音符，竟全都換了調子，變得使人不忍卒聽。

她爲甚麼要把這首樂曲奏成這個樣子呢？莫說是她，就是我，每當一月將盡，想起又是房租，又是孩子的學費，這又加，那又加的時候，也無法哼出歡快的曲子的呀！

也許她的心根本就不在這琴弦上！俯伏在她身邊的兩個孩子的衣和食，正折騰着她底慈愛的心哩！

可是，她不彈這樣的曲子又彈甚麼呢？難道挑個悲涼的調調兒，要那些過路的人都來陪她心酸一陣子麼？我雖然看不見她的臉孔，但也可以想像得到，她要是抬起頭來，還必然會對着過客們强顏歡笑的。

不少過路的人，也許是被琴音所吸引，也許是目睹眼前這悽苦的景象，都禁不住駐足而觀。偶爾，也有一兩位善心的先生和女士，細讀了她膝前的「哀告書」後，扔下幾個零錢的。

望着這景象，聽着這樂曲，我也感到陣陣心酸，也和其他人一樣唏噓嘆息。

想到這，我更是氣急了。

「人家……」

「別人家人家的！你一個月能做多少手工？能賺多少錢？我給你。你別再做了！」

工廠的外批十分苛刻，工價特別低，她死做活做，充其量一個月做六七十元罷了。我只要開三幾晚夜工，相信也有這個數目。

可她不是這樣想的。

她說：「人家阿彩嬸白天做工，晚上還不是照樣做手工。我給孩子拖累，不能去做工，連手工都不做，那太『折福』。」

「等你累病了，你去不『折福』給我看。」

我「叭」地一聲，亮了電燈，把蠟燭吹熄。

「房東說過了十二點就不准開燈。」母親「叭」地一聲，又關了燈，重新點燃蠟燭。「阿彩嬸昨晚過鐘沒有熄燈，才給她罵了一頓。」

我正滿肚氣悶，這時正好向房東身上發洩。我於是又「叭」地一聲開了燈，故意提高嗓子嚷道：「讓她罵我好了。誰說過了十二點不准開燈？刻薄成性！」

「你要把她吵醒，跟她吵架呀？你別做『缺德』事了。」

母親不高興了，又再次關了燈。

「你也不是不知道，她丈夫幾個月沒寄家費了，能省一分電費她都高興。」

我默默無言。

走近窗前，點燃了一枝烟，極力要使自己冷靜下來。

是的，母親深夜還做手工，以及她那種死慳、連早上也捨不得吃個麵包的做法確實令我心痛，也使我氣急。但能怪她嗎？我能把氣悶向她發洩？向房東發洩？

我能夠多拿點錢給母親，藉此阻止她做手工，但我的錢代替得了她勤儉持家、熱愛勞動的美德嗎？而年老無依的阿彩嬸，又有誰能夠拿錢給她，讓老人家得到休息呢？

透過窗戶，我在黑暗中看到對面街那間店舖執笠大平賣的一條橫額。

我該向誰發洩我的氣悶？

我該向哪裏發洩我的氣悶？

我狠狠地拋掉了烟。

然後，終歸是默默無言。拉了一張椅，就坐在母親對面，幫她做起手工來了。

夜歸後

林晨航

輕輕地關上大門，唯恐驚醒同樓的人。

輕輕地推開房門，深怕把母親吵醒。

然而——

桌上點燃着蠟燭，母親還在微弱的燭光下做着手工。

「這麼夜還不休息，不要命呀？」我有點生氣了。

看見她那日益蒼白的臉色，聽到她不時說頭暈，我委實心痛。也不知多少次了，左勸右勸，總叫她別做手工，好好照顧身體，她就是不聽。

多少個夜晚，我爲此跟她鬧得很不愉快。直至最近，她見我態度堅決，才較早休息。可如今，十二點半了，竟還點着蠟燭在做手工，這怎能叫我不生氣。

但她解釋道，這是趕着明天交貨的。

難道遲一天交貨不行嗎？她說，行是行，可是工廠以後會不給你做了。

「不給最好。」我不好聲氣地問道：「你不做不行呀？」

「現在東西樣樣那麼貴，能賺多少幫補家用都好啊。」

「難道你家費不夠用呀？」

家裏不算富裕，但父親每個月都有寄家費，加上我把薪水全拿回家，生活該是應付得來的。可她就是一味死慳，早上連一個麵包也不捨得吃，隨便喝一碗麥皮就算數了。

遠眺（油畫）

李流丹作

步；她也會嘗試走其他的一步的。

「流浪的新娘？」我心想，視線望着沉思中的柏蒂。

離開菲律濱前，父親問我，要移居到菲律濱來嗎？

我一怔，我可以走這條舊路嗎？像父親，像振良，還是像柏蒂？……眼睛不敢注視父親的失望模樣，我搖搖頭。

再見了，父親。

再見了，像珠子一樣散洒在太平洋的千島之國。

經過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的航程，航機又將降落在啓德機場。此刻我心，是惆悵，是依戀，是失望，還是辛酸苦楚呢？

我一直在沉思，沉思。

文藝書訊

△萌芽集——青年作品選　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輯入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青年作者作品共三十六篇，末附阮朗的「先睹爲快記」一文。定價港幣五元八角。

△中國名勝紀遊　彥火著。收入遊記四十篇。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山水人物集　黃蒙田著。收入散文、隨筆等三十五篇。南斗叢書之一，香港萬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泥海泛濫　阮朗著。長篇小說。南斗叢書之一，香港萬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六元。

△書與橋　陶融著。收入散文、隨筆等五十二篇。南斗叢書之一，香港萬葉出版社出版，定價港幣五元。

△懸崖上的愛情　淡村著。再版長篇小說，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六元五角。

△暖溫在人間　倪長遊著。短篇小說集，香港上海書局出版，定價港幣六元五角。

△查米　楊樸之等著。文風叢書之小說一集。收入短篇小說十三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照顧　楊田源等著　文風叢書之小說二集。收入短篇小說十三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風暴　李漢添等著　文風叢書之散文一集。收入散文隨筆三十餘篇。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出版。

脚跡，希望下一代也能夠「輕鬆」地印上去。

眼前，是緊傍着大海的海傍大道，排列成行、高矮相稱的椰樹散到你眼簾盡處。

流浪

落日餘暉，點綴着列行的椰樹；微風揚波，遠處歸帆點點；獨特設計的「文化中心」，樹影婆娑的倫尼達公園，偎依着這條筆直、寬闊的海傍大道。

黃昏的馬尼拉海傍大道，說它迷人嫵媚，不如說它富有羅曼蒂克的情調。這地方這時候，曾經印下了多少雙雙成對的脚印。

柏蒂的眼眸裏沒有光彩，瘦削的臉頰失去了少女們應有的笑影。我一陣沉默，或許沉默更可以表示我對她的同情。

前面是望不盡的迷惘，會是像柏蒂三年前踏上這千島地方以後的漫長時刻嗎？不！我感到在沉默之中，柏蒂的眼眸迸射着堅毅、倔强的鋒芒。

三年前，一羣朋友興高采烈地圍聚在啓德機場的大廳，歡送着一個相識多年，志趣相投的朋友，她，柏蒂搭上即將飛離香港的航機，去找二十多年前離開家庭，遠出重洋謀生的父親。

相聚，對於一對二十多年來相隔萬水千山遙遠懷念的父女，是會有多麼激動人心坎的喜悅呵！

可是，從香港到馬尼拉，柏蒂立刻被一種突然的消息冲淡了多少日子裏來所懷抱了的興奮。

柏蒂的父親替她找到了一門親家，這一次設法移居她來菲律濱，是準備讓她成親的。

柏蒂以爲自己會是例外，事實又告訴她像千千百百的女孩子一樣，在現實中，她們都扮演了過埠新娘的角色。

我說，柏蒂是堅毅的，就像此刻身傍的椰樹，儘管它經受風的搖擺，但仍然一樣倔强的挺立着。

柏蒂三年來一直和觀念不同、習俗不同的父親相處得不好，因爲她不甘屈服於這種落伍和應該沒落了的「婚姻」戲劇裏，因爲她不想自己扮演悲劇的女主角。

噢，這是另一種代溝。

「我是一個流浪的新娘。」柏蒂替自己做了註解，她難以結識志趣相投的朋友，難以擺脫舊式家庭給予一位女孩子的際遇；難以出到社會自食其力……

可是，我祝福她，她已走了一步，很多女孩子沒有辦法邁開的一

赤銅、結實，臉龐佈滿過多的皺紋。

「爸爸。」我悄悄的靠近在父親身邊。可是，頭腦裏再也沒有以前的悄測：熱烈的擁抱，深情的親吻。

臉頰上感受到滴下的眼淚，是我的，還是爸爸的？

車子很快地從機場出來了，很快的向市區奔跑。

「三十年了吧！」父親的聲音在耳邊輕敲着我底心扉。在那密若星羅的島嶼上，曾留下父親多少的足跡啊！有茅屋林叢的山區；有陌生危伏的小鎮；有鱗石險灘的荒島；還有越來越奢侈的都市，雨裏，風裏，烈日，酷暑。

父親洒下了血汗，投下了青春，忍受着離別至愛親人，至愛鄉土的創傷。

父親沒有像別人一樣的店舖，沒有像別人一樣的安逸生活，父親用年邁的脚步，踏着幾十年來的脚痕。

我家的生活一直沒有温飽過，只有近幾年，我開始出來做事，母親也到工廠做工，生活才暫時較爲安定一點。過去，我曾有過埋怨，曾有過悲痛，可是此刻，都化成了淚水，噙滿了眼眶。

車子外面，成排列形的椰樹，繁花綠茵的「倫尼達公園」，別具姿采的熱帶土地，往後拉去。

代溝

椰子樹好像矗立着要刺破藍天，過多雨水沐浴的草坪濃綠得像欲滴的晶玉，繁花在炙熱氣候的土地上更輝展着它們顏色的奪目。

和振良散步在倫尼達公園，他是和我同時來香港的青年，可是却在四年前踏上這片土地。——他父親的身體近年有着顯著的退化，是以要振良移居來照料他幾十年來創下的「江山」——一間小舖位的雜貨店。

繁花綠草儘管能夠使人怡神；蕉葉椰林儘管能夠令人心曠。可是振良一直沉默着。

難道自然景色的迷人誘惑，並沒有辦法驅散他蘊滿內心的陰霾？熱氣蒸燠的水泥小道，響着四個輕重不同的脚步聲。

振良的未來一生，會再像他父親一樣，伴隨着小店舖共渡歲月嗎？每天起早摸黑，展露着笑臉去逢迎不同買客的面孔；每天用那盤般的思維去担心貨價的變動——或者這只是幾個仙。

我讓他傳染了過多的傷感，這就是振良所希冀的嗎？這就是一個有思想，有見識青年的理想嗎？可是，它是振良父親所期望的，他走過的艱難

千島，兩代人的脚跡

亦影

會面

空中小姐用清脆的聲音告訴乘客，飛機已經在菲律濱的上空了，十餘分鐘後，它將會降臨在馬尼拉的機場。

旅客們都把視綫投向機窗外，機身壓碎了叠叠雲層，碧藍的大海出現了一攤一攤的島嶼。噢，這是菲律濱了。

菲律濱據說是由七千零八十四個島嶼組成的地方，以前，對着這蕉風椰雨的千島之國，熱情豪放的民族，有種說不出的嚮往和新奇；此刻，臨近在它底上空，却沒有絲毫的喜悅，愛戀。

一顆心總揉捏着，父親，會是怎樣的模樣呢？廿七年的盼念，廿七年的忖測，都會在十幾分鐘後的剎間獲得準確的內容。

廿八年前，結婚不到一年的父親，離開了家鄉，離開了親人。他心裏或許會默默的說：再見啦，我那未出世的孩子！

對着一直未謀面的父親，我有着不同的聯想。十歲，十七歲，廿七歲，父親的影子因爲我的長成，是越來越清晰了？還是越來越模糊了？

在電影裏看過太多描寫久別重逢的情景，可是今天它降臨在我身上，却又是這麼的陌生，這麼的呆板。

父親走到了眼前來了，我的頭腦却反而麻木了。父親，只是一個平凡的踏近老年的人，幾十年的奔波勞累，日晒雨淋，使父親的肌膚

什麼，便又冷冷地說：「你這次中了頭獎了吧！」

馬先生强勉地乾笑一下，又緩緩地呢喃着：「是浪費了不少錢呵！……」

於是，他又再次表示要絕了這條發橫財的心了。

馬太太也不再追究他。忽然，她走近床邊，拾起一張馬票，對了對號碼，驀地叫起來：「呀！……中了！中了！」

馬先生一聽，心裏一震，渾身又不知從哪裏湧來了一股勁力，趕緊向馬太太身旁趨去，並且，還一面興奮地說：「我知道會中的，我早就知道會中的！……」

阿新見到這種情形，也不禁好奇地張大了嘴巴。

誰知，就在馬先生興奮地趨前的時候，馬太太的臉色突然一沉，只見她嘲笑地說：「中個屁！我是試你的。到現在你還要迷信會有不可能的奇蹟出現！可知你仍是本性難移！」

「哈！……」阿新見到父親這種尷尬的情景，止不住笑了起來，他是擁護他母親的。

而馬太太呢，她並沒有半絲的笑意，她只是冷冷地瞪住丈夫。

馬先生也沒有笑，他當然笑不出來。他只覺得臉上火辣辣的，心裏喑自磨咕：自己確是要認眞細想一下了。

一切都顯得分外寧靜，只有電視機的聲音在斷斷續續地喊叫。螢光幕上幌動的，又是洋房、汽車的廣告。但是，誰都沒去留意了，只見馬先生拾起那小叠馬票，望也不望一眼，便將它們全拋進阿新的盒子裏去了。

生爲了息事寧人，終於答應不再買了。但是，每逢他走過寫字樓附近的馬會辦事處，看着那絡繹不絕地去買馬票的人羣，他止不住就心癢了。於是，他又偷偷去買了些來。

「我早就知道你改不了。」馬太太說：「報廢的馬票是我叫阿新收集的，準備有一天讓你看看你一共浪費了多少錢。現在，——阿新，把收集的馬票拿出來給他看看吧。」

阿新從床底檢出了一個盒子，拿到他們面前打了開來。

馬先生朝前一望，眼睛瞬時定了起來，只見盒子裏裝着一叠厚厚的馬票，足足有好幾百張。若以每張面額兩元計算，這一大叠馬票豈不價值一千多元？

一向以來，馬先生只顧買馬票，對過報紙不中之後，便隨手將馬票搓成紙團，拋到字紙籮裏。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多年來買過多少張馬票，而這些報廢的馬票又宣告他浪費了多少不應支出的金錢。想不到一向細心的妻子，竟悄悄指使兒子把它們收集起來了。

望着那一叠大大小小、五顏六色的馬票、彩票，馬先生默然不語了。直到現在，他才第一次計算起自己在這一方面的損失。

「這才不過是你這兩年來所買的呢，但看起來，所浪費掉的已夠你這個馬票迷中一次小搖彩的入圍獎了。」馬太太氣憤地說：「前幾次吵架時我本想拿出來了，但還是耐着性子，我知道不讓你多經歷一些失望教訓，死不了你的心！」

「……」馬先生作聲不得，他只呆呆地望着那叠報廢的馬票，腦裏漲呼呼的，頭緒亂得很。

然而，馬太太可不放鬆，只聽她接着說：「聽人說，這些小彩票、大馬票，都要納博彩稅的。要不然，就沒人去支持它，使它有廣泛遺毒的機會。」

「報紙說，馬票的抽稅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也就是說，每張面額兩元的馬票，早就被抽稅者拿去五角錢了。」站在一旁的阿新，年紀雖然不大，可是他東聽一些，西看一下，竟也插嘴說得頭頭是道。

要是平日，馬先生早就一聲「多事」，把阿新給喝住了。可是，他現在腦裏却只覺得漲呼呼的，他在細嚼妻子的話。是啊，要是把那些買馬票、彩票的錢儲起來，自己現在不是像中了入圍獎一樣麼？然而，現在眼前有的只是一堆廢紙。人說，「不賭就是贏」，可有點道理。……

「怎麼了？」馬太太見丈夫默默無言，不知他想着些

馬先生，當他定一定神，眼前已經放着一份晚報。

晚報上刊出的馬票號碼，還沒有名次的安排，因爲賽馬是在當天的下午，晚報來不及刊登了。但是，報上却刊出了從數以百萬計的馬票中抽出的一百多個號碼，只要手上持有的馬票號碼有一張和它們其中的一個號碼相符合，那麼，最少已經入圍了，況且，還有中頭、二、三獎的希望呢！

馬先生接過報紙，他首先走近房門，探頭向門外望了望，只見妻子還在廚房裏忙着。於是，他趕緊坐回床邊，從衣袋裏掏出一小叠馬票。然後，他掀開報紙，一個號碼一個號碼地對起來。

馬先生的心情有點緊張，雖然他已習慣了對馬票後經常產生的懊惱，然而，他每次總是滿懷期待，深盼幸運之神終於有朝降臨。

可是，這幸運之神彷彿總在躲避他似的。現在每對着一個報上的號碼，自己馬票上的號碼立即就變成了「失望」兩個大字。

馬先生的眉頭漸漸地皺起來了。

「爸爸。」突然，阿新的聲音在耳際響着，馬先生回頭一看，兒子正站在他的背後。

「什麼事？」他放下手中的馬票。

「如果，……如果你的馬票對過不中了，不要再搓成一團丟到字紙籮裏，就給我吧，省得我去檢。」阿新囁囁嚅嚅地說。

「你要報廢的馬票做什麼？」馬先生有點詫異，他走近阿新身旁，望着他。

「我要將它們收集起來。」

「收集？」

「是的，我已經收集很多了，都是你的！」

「你收集來做什麼？」馬先生又奇怪地問。他不明白，這十多歲的小孩，要報廢的馬票做什麼？難道又當成是一種玩具？

「是我叫他收集的。」正在這時，馬太太突然走進房來，馬先生嚇了一跳，想去藏起那些馬票，已來不及了。

「你不是說不再買馬票了嗎？」馬太太接着又瞪住他說。

「呵，呵……」馬先生有些手足無措，他乾笑着。是的，他不久前曾答允過太太，不再買馬票了。馬太太反對丈夫買這東西，認爲這是白花錢，想中獎，簡直是大海撈針。因之，他夫婦倆曾爲這個問題吵了一次又一次，馬先

了。

馬先生靠在床邊，兩眼瞪着閃來閃去的螢光幕。這是架黑白電視機，機身已經舊得成了深褐色，螢光幕上的「雪花」又閃得叫人刺眼，然而馬先生並沒有、也許不可能有去換一架新的的意圖。此時他對於眼前的螢幕，其實是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他在馳想。

馳想什麼？不是別的，正是每個買馬票的人都會想到的：中了馬票，怎麼辦？——儘管中獎的機會是那麼渺茫。

事實上，在這個都市的許多小白領中，馬先生算是中規中矩的一個了，他不抽煙，不喝酒，不賭狗，也不賭馬，他只喜歡買買馬票。買馬票不算是什麼賭博吧？有時不買馬票，買政府發行的彩票，還說是做「善事」呢（據說彩票所得的收益是捐作慈善用的）。

馬先生雖然喜歡買馬票，但是，每次買的也不算太多，只是一、二十張而已。就這次來說，只因是什麼杯的大賽，馬先生才一口氣買多了幾張，但總共也不過三十張。

三十張馬票，價值六十元。六十元在今天看來，該不算什麼了不起的數目，便是不中吧，就當請幾位朋友吃那麼一餐便飯罷了。萬一這三十個號碼裏，有一個中了呢，那可就不得了，就算是入圍吧，也有一兩千元，對馬先生這一個小白領來說，可算是很好的額外收入了。——馬先生正是在這樣馳想着：——假如幸運一點，中的不止是入圍，而是二獎或三獎，那可更好了，在這物價日趨高漲的今天，正需要有些錢來幫補開支，而且，更令人朝思暮想的，是有這麼一筆錢，可以買一層樓來住，單是這間又擠又小的房子，便要付出他的薪金的三分之一，況且，還有包租婆的面孔……。擺脫居住問題的威脅，這可是香港居民的一個相同的願望啊！倘若，更幸運一些吧，中的不是二、三獎，而是頭獎，那可太好太好了，不但可以買樓，還足夠做本錢，經營一點什麼生意呢。……

做生意？是呵，做了十多年小白領，馬先生早就想能夠獨立搞些生意做做了，可是，「五行」欠「水」，沒錢什麼也不行。假如有錢做生意，可達到馬先生目前最高的願望了，至少，不用再受老板和老板的那班「傍友」的氣了。

然而，在諸多行業都在一片蕭條的時候，做什麼生意好呢？……

「爸爸，晚報買來了。」阿新的聲音喚醒了馳想中的

馬先生和他的馬票

黃鐵銘

星期六的下午。

在這間一百方呎左右的房子裏，安放着一張雙層的「碌架床」，衣柜、桌子、架子，又堆滿着這樣那樣的雜物，使人連轉身都不大容易了。但它要住着三個人：馬先生夫婦和他們的一個十二、三歲的兒子阿新。

這時，馬先生看看手錶，四點多鐘了，他對着坐在一旁看電視的兒子說：「阿新，去買張晚報來。」

「爸爸，又要對馬票了？」

「噓！」馬先生連忙制止兒子：「小聲點，別讓你媽聽到了。」

「媽在廚房裏，聽不到的。」阿新邊說邊跑出門去

「換個盆子吧，大一點的。」

「加把土吧，要肥的。」

然而，這統統辦不到。

——誰叫我們這裏是寸金寸土的商業場所？

——誰叫我們這裏是廢氣滿天的「現代化」都市？

每當「小兒科」在薰風中搖曳，我就禁不住想：

環境實在是造就良材的首要條件呵！

此後，秋風蕭瑟，隆冬接踵，「小兒科」不但停止了抽芽吐綠，有些葉也衰萎欲落了。

我在雪雪呼凍中漸漸遺忘了它們。

時日流駛，氣溫又逐漸緩和起來。就在這麼平常的一天，窗台上赫然增添了點點色彩，一位同事首先叫了起來：「一花獨放不是春，現在可是四花齊放啊！」

我懷着驚喜的心情趨近「小兒科」們。四朵顏色不同的小花不知什麼時候突然鑽了出來，分別在四盆綠枝上展着花瓣。有點纖弱，可也無限驕人。

「這是些什麼花呀？」

「這叫做紅花、黃花、橙花、紫花。」一位同事俏皮的說。

「生命之作用於植物，正與人類相同。」另一位同事酸氣十足地唸着。

而我，彷彿也受到了一次不小的觸動。

嘿，這些微不足道的植物，非但已經越過嚴寒的冬天，而且更開出鮮艷的花朵，豐富了自己生活的色彩，強調了自己的生命力。

環境眞是造就良材的首要條件麼？

現在，我似乎悟出了另外的一個道理：外在的因素固然不可缺，但主要之點，還是在於自身的主觀能動性。

我們這些「小兒科」，所賴不過一丁方的泥土，每天三、四個小時的陽光，呼吸的又只是窒息人的空氣。而它，就是憑藉堅韌之力與頑強的意志，默默無聲地，一直在履行着自己生存的義務，並且使人喜悅地見到它的新的發展。

小小的植物，能在劣境裏生長開花；

人，當然更能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茁壯和發展自己的生命。

微風吹來，窗台上綠枝輕輕搖曳，彷彿在向人們宣示着「小兒科」開花的內在意義的深遠。

窗台小景

·熱風·

辦公室的窗台上，小盆栽居然開出了花。

這些小盆栽，是去年夏天被先後請來的。來的時候，引起過人們的興趣；我也曾一本正經的背出了它們的名字：什麼「中國萬年青」、「日本萬年青」、「風車草」、「車輪花」、「落地生根」、「風雨蘭」、「水橫枝」、「天冬」、「夜來香」……，還有一棵「影樹」苗苗。這些綠色的小東西，大多是山野間的移民，個別來自人家的捐獻。後來，有人把葡萄核埋入土中，有人把綠豆混入泥裏，甚至有人去買花生作爲栽培的種子。於是，窗台上漸漸出現了一行行小盆子、破罐子，玻璃瓶子……。

立即，它們被賜封了一個名銜，謂之曰：「小兒科」。

那確實是盆栽中的「小兒科」！見過莽莽蒼蒼的羣山，踏過風吹草低的原野，再來看看這些羸枝弱葉，眞個有點兒滑稽。不過，同事們都像褓姆一樣看護這些小生命。澆水、施肥不消說，每隔一天，還要用尺子量一量，恨不得去拔苗助長。也難怪，縱然不需要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的高逸，但生活中多一點新綠，許是人所共盼的吧。開初，在大家的熱烈關注下，「小兒科」們眞是一天一個樣。但到後來，却像洩了氣似的，好幾天也不長一分半厘，急得大家直頓脚。

於是有人建議：

——那片海，原不是個崇尚體育的熱心人。

雖具有過人的矯健，那雙手如長翅膀的泳者，可不是快樂的一羣。

每天，當它們肩負了一懺的希望從碧綠的海的那頭來到這濁黃的海岸時，一種內心的歉疚隨即咬噬着它們。它們有時也會被一些短暫的「歡愉」所困惑；而更多的，是看到一張張苦臉，一道道愁眉。

每一次，當那躍馬的將軍，揮着古銅色的劍出現在這海岸的空間時，它就要收起那矯健的雙翼，遲鈍的蹣跚的軀體任那濁浪推湧着緩慢前行。儘管它有盈腔的不忍，可沒有能力遏阻那些滿懷幻念的遊客跨上失望的疆城。而，那些遊客，他們却是那麼天眞，那麼自信，他們甚至把半生的血汗慷慨浪擲而永不回頭。

有意思的是：這健泳的一羣，也不是沒有快樂的時刻。當那從大洋彼岸前來的人羣要到這個東方的蒙地卡羅參觀時，它們這就是至佳的導遊。而也只有在這時，他們才眞有奮鼓矯健的雙翼的喜悅，它們會快樂地呼吸着那碧綠的空氣，拍打着朵朵浪花，替衆多的外地客人掙回寶貴的時間，使他們早向目的地登岸。

稿約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有關文藝理論、評介、翻譯、小說、戲劇、散文、詩歌、中外文壇動態等作品，都是我們需要的。翻譯作品請註明稿源及附簡短的介紹。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並請註明眞實姓名、筆名、地址（外埠請附英文地址）。

三、如需退稿者，請附回郵郵費；如不願刪改者，亦請註明。

四、稿件一經發表，卽致薄酬。

五、來稿請寄香港西營盤安寧里三號地下「海洋文藝社」收。

後，他又重覆地在那面海的高台階上來回踱步，目光如探海的航燈遙射向斜坡下頭。

凡是到過這東方蒙地卡羅耍樂的人們都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英俊的人。可不是麼！他的眼神，他的微笑，他的彬彬有禮的鞠躬幾乎使人忘了察看他那梳理得十分仔細的鬈髮。而他的皮靴不用說也是油光可鑑的。

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裏，他迎送過多少輛豪華的汽車？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裏經他的手引領過多少東方的或是西方的豪客？而對於黃皮膚的紳士們來說，他們更是從一進門起就享受着一種此地祖輩們所不曾享受過的精神自豪感。

說實話，他的中國話說得實在不好，即使是本地話也極之蹩脚而生硬。然而，那語音是相當動人的。至少，在一些黃皮膚的紳士豪客聽來也許如此。

從玻璃門裏出來的人儘管大多數會悔恨交織，可是，他們至少還可以欣賞到那有金黃鬈髮偉岸如洋檜樹的他的熱情招呼：

「的士，快嚟！」他操着蹩脚而生硬的本地話喊。把一個個可能並不歡樂甚至還有憂愁的他和她送上車子去。

當然，他最能知道在這裏誰是快樂誰是憂愁的人。至少，憑那許多可袋回呢褲的軟幣與硬幣中，他會感覺到自己便是應該獲致「快樂」的一人。

只是，他的這一份「快樂」，能夠博得別人的羨慕麼？也能算是一種眞正的「快樂」麼？

水翼船

展開了狹長的雙翼，它開始了清晨第一次的跨海遨遊。

——這羣渡海泳的長勝將軍，憑那雙翼，就說是一雙矯健的手吧，每天在那縱橫兩地的碧波中來回地游着游着。在綠花花的清波中，也在黃澄澄的濁浪裏。

這世上少有的愛海的泳者。

這世上少有的愛泳的「人」。

每天，從日昇到日落。它和它的一羣伙伴們就在這個遼濶的海域裏進行接力的跨海游泳；從碧綠的海裏來，到黃湛的海中去，又從黃湛的海裏來，到碧綠的海中去。

爲誰如此匆忙？

爲誰如此勞碌？

然後，又把它們小心翼翼地堆放在那刻着數目字的桌面上。一個回合過去了，那些塑膠牌子或是變作更多的紙花回來，或是從此落在宮殿大臣身前的御用口袋裏去，於是，一陣陣像浪花似的細碎的嘆息和像雛鳥回巢的歡欣擾攘過後，人們又掏出那一叠叠紅的花，綠的花……。

在雲霧下的另一端，一個女人目不轉睛地盯住仙女那雙白嫩的玉手。而更多人又目不轉睛地盯住那女人。一分鐘兩分鐘地過去了，仙女先是嫵媚嬌笑，繼而輕蹙雙眉，一旁的大臣忍不住就來向那女人細聲的督促和鼓勵。可是，女人身旁所有的人却是誰都屏息着，不吐一言。良久，女人一點頭，仙女展眉向她飛下一紙判書：女人臉色鐵青，戰抖的雙手離開了臉前那一束鮮紅的紙花。紙花在衆目睽睽之中，被仙女的玉手輕輕掃過去。至此，蜂蝶們不約而同地嘩聲鬨嘆，好像是悼念花的流逝，也好像是爲花的主人不值。

忘記了自己已不是個少年。忽然發覺置身在一個沒有小孩和青少年的世界。

不是有不少標名「兒童不宜」的電影院中有孩子的哭鬧聲麼！——此地果眞的是執法如山。

雲煙中，電動的輪盤在飛奔。可是在它的身旁坐着的却是年輕的媽媽。她是那麼全神貫注着那科學化的玩具，莫非是在這玩具中看到凡間家中的小兒子麼？從早到晚，她寸步不離。她把青春拋擲在這仙宮的玩具中，而孩子却在凡間做着饑餓的饑夢。

洋看守

他站在豪華的公衆建築物門前。

金黃色的鬈髮上，戴着中世紀式的毡帽，雪白的上衣結着美麗的蝴蝶呔，行獵式的呢褲使他步履輕盈如矯健的騎士。——他，偉岸挺直的身子，仿似這高大門樓前邊的一棵修飾極美的洋檜樹。

一輛輛沿着斜坡而上的汽車在一羣街童的簇擁下爬上來。他以威嚴如炬的目光掃向那些像螞蟻般襤褸的小孩。大手一揮之後，躬身向前，車門順應他的禮貌的右手而開，而他那修飾如撲克牌皇頭似的鬍子此時正好也展露出紳士的笑容，於是，一個個從車廂吐出來的貴客們都得以無騷擾地在他底帶引下，走近這宮殿的電動玻璃門。然

羅卡地蒙方東

（章二外）

瀾映江

走進一座豪華的「仙宮」。

昏暗的燈光以善於迷惑人的氣氛迎接着每一個走進去的客人。黃光下，一團團一簇簇的人羣像圍繞着花束的蜂蝶。白茫茫的煙霧繚繞着高而濶的建築物上空。那煙霧儘管散發着銅臭的霉味，然而，因其有了良好的空氣調節，人們在感官上還沒有一點點難聞的惡心。

那彷彿像朵朵白雲的煙霧，是否使簇擁而來的人們果眞都有樂在廣寒宮中的感覺呢？這麼想着，是由於眼前所見有塊用塑膠刻着「百家樂」三字的牌子。

我不知道這裏有沒有百家之多，可看情形，人們的神情上却並不怎麼快樂。而是：緊張、急迫，猶豫、徬徨……各形各色的目光兼而有之。相反的倒是那手握帝后紙牌，主持一切樂事的幾個宮中的仙女大臣們才能表現得那麼的神態自若。於是，我不能不懷疑了：那到底是誰家的樂？

繼續在雲霧繚繞的圓形廣殿中遨遊。

我看到了花。那是紅紅綠綠的紙花。這花很簡陋。彷彿是用紅色的綠色的紙摺叠而成；然而，它們可又比鮮花更受人的敬重。看哪！在那聚攏成圓柱形的一束黃光之中，人們用紅的花綠的花換回來一叠叠色彩艷麗的塑膠圓牌，

姊妹篇

韓牧

坐木箱的

——寫九龍廟街所見

這條街是一個夜市
燈光太輝煌　叫賣聲太喧嚮
擁擠的人流淤塞在擁擠的攤檔
而人流的兩岸
每一個神秘的樓梯口
總有一個老殘了的婦人
坐一個　坐老殘了的木箱
總是黑衣裳　總是頻頻打呵欠
却隨時準備自木箱上驀然而起
去逢迎　每一個稍稍停滯的過客
手指間　總是輕鬆而又穩固地
夾一根燃燒着的香烟——
一具等候吸食的青春　在樓上
似乎沒有一絲悲涼
燈光太輝煌　叫賣聲太喧嚮

商品

——寫於曼谷

熱帶蔬果　彩色繽紛
定居在老婦人的獨木舟上
清晨開始
在湄南河縱橫交錯的水道上來往
當汽車在十字路口的交通紅燈前
作十秒鐘的停止
路旁衝出兩三個小女孩
央求你購買她手中那行將枯萎的
花串
年輕的女郎呢
濃粧而又枯燥的
排排坐在浴室
那亮堂堂的玻璃櫥窗裏
編號別在橙色的制服上
鷹怆於挑選者評頭品足的目光
這是零售
聽說還有批發　還有出口

都市三詠

凌亦清

建築工

冷風中驕陽下
攀過多少生活的懸崖
崖底是
伏伴們未寒屍骨
和埋葬了的小心
誰知道那一天
大老板的如意算盤
又變作奪命符
幾百塊　幾千塊
換一幅孤兒寡婦圖
而明天
三十層　五十層
還得再登上
更高的險峯

過海底隧道

融和了建築工血汗
的混凝土
阻隔四壁波濤
通途節節
是市虎的桃源
好快好快
收買路錢閘內
車如流水
利深似海

怪

裝點市容聲中
不是危樓的危樓
一幢接一幢
而滄桑古廟
撐住簇新的
琉璃瓦頂
於大街中央
有人偏愛
老去得朽腐之神偶
和二十世紀的香燭

杜鵑（外三首）

·水告泉·

花的海　海的花
一個個紫色的小湖
　紅色的小湖
　白色的小湖

像蜜蜂
我吮吸滿胸的芬芳
　滿肚的蜜汁

不想子規
　不想啼血
只看杜鵑吐她的熱情

然後——

設想一個頂好的鏡位
　讓她在叢中
　笑

晨運

長長的山道
蔓延着老人的生命
　也像一條河
洗滌慢性病人的
風濕、心臟病、神經衰弱

都市小拾

一

因爲人口的灌溉
大廈越長越高了

二

徙置區
一列列「萬國旗」
懸掛我們的貧窮

三

青少年罪案
社會滿臉的青春痘

艇屋

你們像一羣
衣衫襤褸　面目垢穢的寒鶴
可憐地佇立　挨擠
在汚臭的淺灘

一條汚濁發炎的腸
在這中間糾纏
綁結你
可也是你唯一的脈絡

一年以後，高陞旅店，望海樓都拆除了。建築工人在舊樓前圍上蘆蓆，搭了棚架，拆舊樓，造新廈。

經常在這一帶街邊站着的男人、女人，也都不知去向。那些「跑船的」北人，來到某港，改住哪一家旅館呢？沒人清楚。

駝子在一家上海麵館做伙計。

這天晚上，一個客人撞進來，才坐下，就聽有人叫他：「王爺。」

王爺一怔抬眼一望：「哈，是你呀！你怎麼——」

「啊！望海樓拆了，你不知道？」

「我知道！」王爺說：「去年我打西貢回來才知道，望海樓拆樓了。怎麼，不幹了。」

「怎麼幹？」駝子笑吟吟地：「新樓要三萬多一個月，掌櫃的說沒法子幹，散咧！」

「全散啦？老山東呢？」

「他在致美樓，做滷菜師傅。」

「呵呵！有手藝啊！」

「吃什麼？王爺？」

「我趕着看電影，來十個鍋貼吧。」

「行！」駝子慢慢走到小館靠門口的麵食枱前，一面寫單子，一面喃喃說：「十個鍋貼。」

註：

①「跑船的」——海員。

②「面兒客」——吸毒者。

③「累」——指惡嗜。

④「人頭馬」——酒名。

⑤「那個」——指毒品。

⑥「聞人」——舊上海流氓地痞。

⑦「拆白黨」——以欺騙女人爲業的男子。

……救火車自遠處火急馳來。

「救命呀！」是老太婆慘叫：「救命！……」

第二天晚報上消息：「位於海傍，有六十年歷史之平安旅店今日凌晨四時許不愼起火，付之一炬，死者二人，重傷三人，輕傷十數人」……

被燒死的二人是住在「平安旅店」三樓的瘦女人與老太婆。

平安旅店內部已經燒光了，可還剩下一座搖搖欲倒、衰老的軀殼。火場前攔起了三、四道「危險」字樣的「拒馬」。一個警察無聊兮兮站在那裏看守。

上午，殘廢人仍然站在「高陞旅店」門前，呆呆地站着，漠然。

「唉唉，李爺，吃了嗎？」

「怎麼搞的？昨兒不是給過了嗎？」

「李爺你老……」

「今兒個沒錢」。

「李爺說笑話……」

「誰跟你說笑話？」

「李爺，李爺……」

李爺逕直進入了「望海樓」。

「李爺，」老山東說：「這麼早。」

「早？」李爺冷冷說：「半夜裏隔壁平安旅館着火，媽媽的，壓根兒沒得好睡。」

駝子說：「先喝壺茶」。

「大師傅來了嗎？」

「沒有。」

「不到時間呀。」李爺對老山東說：「勞駕，給我來四個醬肉夾燒餅。」

「這燒餅可是昨兒個的。」老山東說。

「沒關係！餓了，嗎都能吃。」

「四個？」

「四個！」

「行！」

李爺喝了口熱茶，抬眼望到：殘廢人還在門外苦笑。

「媽媽的！」李爺坐到對面去，背對門外，搖搖頭。

「又跟上你啦。」駝子笑道。

「好了好了，」李爺摸出一元，遞給駝子。

駝子走到門外，把一元錢伸出去，冷冷說：「走啦走啦，我們這是做買賣的地方！」

些剩飯，她低着頭，哈着腰，一路逡巡，輕聲叫着：「咪咪……咪咪……咪咪……」

黑暗中，殘廢人輕聲問：「還沒睡吶？」

「啊，」瘦女人抬起頭來，望望站在黑暗中的人，輕聲道：「哎，是呀，你也還在這裏？」

「哎，」殘廢人答非所問：「下雨嘛。」

「哎，是呀，好大雨。」

「我說，」男的說：「你很喜歡貓呀。」

「哎，是呀。」

瘦女人又往前走了，又開始輕聲叫：「咪咪……咪咪……咪咪……」

她忽然折回來，她說：「喂，你站在這裏過夜，不是辦法嗒。……」

殘廢人說：「沒關係。」

「到我們那裏去躲雨，店堂裏坐坐，唔緊要。」

「謝謝，」殘廢人說：「不方便」。

「沒有關係的呀。」

「不好不好，謝謝。我在這兒站，也一樣。」

「要冷個呀。」

「沒關係。」

「這樣啦，」瘦女人說：「你冷就來啦。」

「好的好的，謝謝你呀。」

「不要客氣。」

刷刷刷刷刷刷刷……

「咪咪，咪咪，咪咪……」瘦女人一路輕叫而去。

「嗚——」夜航船滿身燈光閃爍，離開碼頭。

遠遠近近，只有零零星星雀牌聲響。

凌晨四時許，老太婆突然大叫：「火燭！火燭啊！」

狗亂叫，人亂跑，砰叮砰噹，工隆工隆，工隆工隆，……「平安」旅店二樓窗口裏噴射出紅艷艷火燄，黑滾滾濃烟……

「火燭，火燭呀！」

「火燭呀！」

「火燭！……」

混亂中，火燄與濃烟更高大了，恣意地噴射，射向黑沉沉夜空，發出虎虎虎聲響。

附近樓宇許多窗口亮了燈，很多穿睡衣的人在窗口驚惶地探望。

嗚嗚嗚嗚……噹噹噹噹……嗚嗚嗚嗚……噹噹噹噹

一個穿花衣服的瘋婆子施施然而來，施施然而去。

陰暗，一個過路人打了個呵欠。

附近舊樓上「劈，啪，劈啪」，打麻雀聲。

一個黑衣老太婆手上拿着幾張馬票，慢慢走，慢慢走，吃力地走進「望海樓」。

陰沉沉的天開始暗黑。

老旅店的店堂裏，燈光昏黃，陰氣沉沉。戴眼鏡的肥婆正在吃飯。

其他各人都還坐在原處。上海道姑的咒罵聲也轉低了。

老太婆站在門外，見到「對象」，就趨前喃喃。

小街轉角，牆邊，站着另一個穿唐裝女人，大約五十多歲，肥胖的四方大臉上塗滿了厚厚脂粉，血盆大口，粉牆面孔。

夜。粉牆面孔開始巡遊，走過旅店門外，走過茶餐室門外，來到「士多」門前。

「畀支維他奶。」她說。

老闆拉開汽水雪櫃，拿出一支維他奶，開瓶蓋。

粉牆面孔在小錢包中取出三毫子，放在雪櫃上，開始喝維他奶。

如果是冬夜，天氣寒冷，她就走進茶餐室，飲杯奶茶，熱熱地，六毫子。

喝過維他奶，她又慢慢走回原處——小街轉角。

刷刷刷，刷刷刷，雨又大了，路燈冒着水蒸汽。刷刷刷，刷刷刷……

街上，行人二三，偶有一兩部汽車經過。

靜靜的雨夜。

遠處，有人大叫「裹蒸糉！」

刷刷刷！刷刷刷……

粉牆面孔還是站在原處，雨點零零星星洒到她的面孔上，她皺皺眉。

深夜，粉牆面孔不見了。

旅店也上了排門，只留當中兩扇門半開半閉。

老太婆也不見了。

「平安」旅店的老闆與四眼肥婆、兩個茶房，在店堂里打麻雀。劈，啪，劈，啪，……

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咪咪，咪咪，」瘦女人手上拿了一張報紙，托了一

「我冇得食呀！」上海道姑說：「姆媽呀，短命，做夢也想勿到，那能會得想得到？弄到狄格一步！做孽，眞正做孽呀！……」

沒人理她。上海道姑的另一個花名是「翻線婆」。

「傷心！」她手上挾了一支烟搖搖頭，還在自說自話：「想想傷心！」

瘦女人笑吟吟，嘴裏含着一粒話梅。

「娘個，缺吾十文，還要打人！四家錢，仆街！測佬勿會得到好死！……鈔票，阿拉有過！來香港個辰光，大條子就是四十根，還有鑽戒，首飾，交關！」

老太婆頭也不回，自語道：「翻線！」

淅瀝瀝……雨勢漸小。老太婆起身走到門外，注視來往行人。

居住附近的街坊，包括常住「高陞」的一些老海員，她有數的，從不趨前。

一個披着雨衣的警察，像散步一樣，跨步自老太婆面前走過。

兩個揹書包的學生哥一路上打打鬧鬧跑遠了。

那邊廂，殘廢人還是靠牆而立。

淅瀝瀝！淅瀝瀝……

長頭髮，一身上下黑漆漆的一個瘋丐，拎了四個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慢慢走着。

一條癩皮狗東張西望小跑步。

一部「的士」到了「高陞」門外，一個高個子下車。

殘廢人拐呀拐呀，苦笑着迎上去：「馮爺……」

高個子冷冷地跨步進了旅店。

殘廢人還是靠着牆。

一個癟咀小老頭子出旅店。

「二叔！……」殘廢人苦笑叫。

「唉！」小老頭子一口天津話：「別找我，我是佣人，打雜兒的。找他們幾位，我那兒有錢？我有錢兒早到別處兒去啦！還會在這兒當佣人？」

小老頭子走了，去「士多」買嚼。

小老頭子以前是船上的庶務，年紀大了，退休了，就留守在這旅館裏給李爺、王爺、大副、二副他們幾位打雜、跑腿、一枝之棲。

小老頭子一手拎了兩瓶啤酒，一手拿着兩包香烟，進旅店。

雨小了，牛毛細雨刷刷刷刷……

「嗚——嗚——」又一艘輪船吼叫。

「吾勿要吃！」上海道姑說。

瘦女人撕開紙袋，拈了一粒話梅，放進嘴裏，又將手帕包好，笑吟吟。

她不說話，可總是笑吟吟地，好像心裏滿有什麼盤算。

一隻麻色老貓，施施然走來，望望瘦女人，又走開。

瘦女人笑吟吟。

「娘個，」上海道姑冷冷說：「儂那能喫歡喜貓啦？煩殺來！」

瘦女人笑笑，輕聲說：「吾自小就歡喜呀。」

啪啦啦啦！又是一聲炸雷，天崩地裂的樣子。

嘩嘩嘩！嘩嘩嘩……

「娘個，」上海道姑把香烟屁股扔在地上，大聲說：「一個雷下來，砰啷噹！大家全死脫，多好！」

瘦女人笑吟吟。

「前世做孽！」上海道姑忿忿說：「前世做孽！」

嘩嘩嘩！嘩嘩嘩！……

雨，像是小一點了。騎樓下躲雨的男女，也已換了一批。

「我冇得食呀！」上海道姑喃喃自語——上海腔調的廣府話：「大佬，我冇得食呀！」

那個外形並無特徵的四眼佬已經從二樓下來，走到店堂門口，咬着一支香烟，望望外面，好像考慮了一下，從褲子後袋摸出一張叠得方方的報紙，打開報紙，頂在頭上就走了。

穿粉紅色唐裝的白胖婦人跟着也從樓上下來，面色平靜，一屁股坐在長板櫈上，望着外面。

一個黑胖婦人提着一束青菜，一條魚，自外面跑進來。

黑胖婦人一身濕淋淋的天藍色唐裝，她比白胖婦人更肥，花名「肥婆」。

肥婆戴着一副白邊近視眼鏡，幹這個生意的婦女戴眼鏡的很少，肥婆是很少中的一個。她取下眼鏡，用手帕拭着，喃喃說：「好大雨。」

「買餸？」白胖婦人閒逸地問。

「係呀。」

肥婆戴上眼鏡，提了菜去後面了。

幹這個生意的女人，有的另外有家，只把這旅店當作「辦公處」；有的沒有家，就在這旅店裏住，煮食。

各人遭遇不同。

他——殘廢者——又一拐一拐走回老地方，站着不動，也不苦笑，也不自語，與平時一樣，很平靜。

「轟隆隆！轟隆隆！……」春雷悶聲悶氣的在天上滾。

天色更加晦暗，滿天烏雲，又厚又重，立刻就要塌下來！

「要落雨了呀！」上海道姑說：「喔喲那娘呀！」

藍森森刷的一道閃電，「砰啦啦啦！」一聲巨雷，嘩嘩嘩，大雨倒下來倒下來，猛勁地倒下來，立刻，騎樓簷就流下水來。三個女人連忙躲進「平安旅店」店堂。

那殘廢人退後幾步，靠着「高陞旅店」的水泥灰牆。

那「平安旅店」的佈置，與六十年前一式一樣，店堂裏有一道黑色櫃枱，有四張酸枝木椅，兩張酸枝木茶几，靠門口有一條長板櫈。

老太婆在板櫈上坐下，望着外面，突然，她跑出去拉一個年輕的男人——七、八個男女在旅店門外避雨。

那年輕的男人正取出手帕抹臉上的雨水，老太婆拉他，他吃驚地望着老太婆，莫名其妙。

老太婆笑道：「叫姑媽？先生。」

年輕人悻悻地甩掉那隻滿是青筋的老手，躲開了。

老太婆連忙望望另外幾個避雨的男人。她咧開嘴：「叫姑媽？先生！」

那幾個不理會，只是望着滿街大雨，汽車濺起水花，呲啦呲啦呲啦，啪嘰！呲啦呲啦呲啦，啪嘰！

一個漢子冒雨自對街跑過來，三步併作兩步，跳到騎樓下，一身上下濕淋淋地叫了一聲：「丟！」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娘個，」上海道姑坐在酸枝木太師椅上，吸着烟，微睜着腫眼泡，望着外面，喃喃說：「娘個雨有得落來。」

瘦女人坐在另一張太師椅上，微笑望着外面。

坐在櫃枱後面的老眼房，也就是這家老旅店的東主，透過他的老花眼鏡，低着頭看報紙。

陰暗的店堂裏，就更加陰暗，像夜裏。

嘩嘩嘩，嘩嘩嘩，嘩嘩嘩……

老太婆回到板櫈上坐着，望着外面，發呆。

轟隆隆隆！嘩嘩嘩！嘩嘩嘩！砰啦啦啦！嘩嘩嘩！嘩嘩嘩……

瘦女人含笑打開她的手帕包，手帕裏有一個小錢包，一個裝話梅的小玻璃紙袋。瘦女人含笑對上海道姑遞過去。

瘦女人笑笑。

瘦女人一向是不大講話的，她也是上海「道姑」，可是，那張白白淨淨的瘦臉子上，還留有江南女人的清秀眉目，笑起來，一雙丹鳳眼，瞇瞇地，還是有些嫵媚。

她也曾經是紅舞女，二十幾年前，上海「米高梅」，啥人勿曉得「梅瑛」。剛剛來到某港，什麼「月宮」大舞廳也做過個……

老太婆又在拉過路行人了。

一個老頭子甩開老太婆的手，快步向前走。

「丟那媽，臭麻甩佬！」老太婆說。

「豬線！」上海道姑笑道。

那個穿粉紅色唐裝的白胖婦人就是不說話，看她的臉色，不像是「道姑」，而且終日不言不笑，面色平靜，像個「住家人」，像個去街市買餸的平常婦人。可她就是每天、每晚站在這裏，很多年了。

一個四眼佬走來，穿了一件白襯衫、灰褲子，四十歲光景，不胖也不瘦，不高也不矮，除了一副黑邊眼鏡，這人一身上下一點特徵也沒有。就是他，走到粉紅色唐裝面前，望望，然後，一男一女就進旅店了。

上海道姑吸着香烟，想想着又不停地對瘦女人「娘個娘個」地咒罵着。

瘦女人笑笑，很秀氣，忽然跑過去，看那隻小貓，那隻小貓仰着臉望望瘦女人，「喵，喵。」

瘦女人含笑又走回來，輕聲說：「苦惱。」

「阿拉人重苦惱！」上海道姑悻悻：「畜生曉得啥啦？」

瘦女人還是微笑。

「嗚——嗚——」碼頭上的輪船又在吼叫。

殘廢人還站在老地方。

一個膚色黑黑的漢子自「高陞」走出來，殘廢人就苦笑着跟上去：「二副，吃了嗎？……」

二副說：「沒錢。」

「二副隨便打發……」

二副不理，一直向前走。

殘廢人架了拐在後急跟。

那二副突然站住，瞪着眼睛。

「嘿嘿……」殘廢人仍自苦笑：「打早兒到現在，水米沒打牙呢。嘿嘿……」

二副改換了無可奈何的神情，摸出一個「五毫」，往對方的手上一塞，掉臉走進「望海樓」。

駝子笑着搖搖手：「謝謝！謝謝！」

「要下雨。」大副說。

天色陰晦。殘廢人還站在「高陞」門外。

隔他不遠，「平安旅店」門外站了兩個中年婦人，一個老太婆。

一個穿黑布唐裝的中年男子走過，老太婆就湊上去喃喃。

穿唐裝的不理會，逕直走去。

兩個中年婦人，一個白白胖胖的穿了一套粉紅色唐裝，手上拿了一個小錢包。

一個黃黃瘦瘦，面目浮腫，不停地吸着烟。她穿的是黃色短袖線衣，藍色西褲。

又一個瘦女人自旅店裏走出來，手上托了一張報紙，報紙上有些殘汁剩飯。她走過去，走到小街轉角，輕聲叫着：「咪咪，咪咪，咪咪——」

老太婆說：「竊線。」

這一帶很多人都知道，瘦女人每天都要帶點殘汁賸飯，在附近一帶餵野貓。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喵，」一聲微弱貓叫，一隻一身污糟、瘦骨嶙峋的小花貓，不知從那裏跑了來。

瘦女人把報紙放在地上，看小貓吃飯。

瘦女人回到平安旅店門外。面目浮腫的女人打開手上的手帕，露出一包香烟。

瘦女人說：「吾現在勿要吃。」

面目浮腫的說：「今朝生意那能？」

瘦女人說：「沒客人呀。」

這一帶的人，都叫這面目浮腫的女人「上海道姑」或「上海婆」。

「上海道姑」二十幾年前是上海「百樂門」的紅舞女、唐美美小姐。不知多少男人，拜倒石榴裙下。後來「跟」了一個二流「聞人」⑥，上海換了新環境，她却跟一個「拆白黨」⑦跑到某港來……

「娘個測佬！」面目浮腫的上海道姑忿忿地罵：「吾昨日夜裏廂碰着一個外國癟三，講好二十文，娘個，伊花樣經來得個多，娘個，事體做好，伊把子吾十文就要跑，吾拉牢伊，啊，測佬眞醜，打子吾一拳就跑脫啦！娘個，阿是觸了霉頭！」

下午三點多鐘，是這家飯館客人最少、最清閒的時候。

「老王呢？」老山東問。

「老王跑西貢。」李爺回答。

「發了吧？」

「唔！樓就買了四、五層。」

「幹你們這行兒的，有走運的，有倒霉的。」

「那行兒不一樣？」李爺喝了一口酒，吃了一片燻腸，嚼着。

「那邊兒那座舊樓的業主，」駝子說：「賓了舊樓帶地皮，就是五百多萬！」

「老黃啊，他發得早，」李爺說：「三十年前就發了！他是帶那個⑤發的財，收手快，沒出事。」

「呵呵！」老山東說：「有走運的，有倒霉的！李爺這麼多年下來，你也不少發財。」

「對！」李爺說：「老哥兒們，你可眞捧我！——告訴你實說，我呀，我是江湖跑老了，胆子變小了，要發財下輩子見了。」

「老和尚看嫁粧。」老山東說：「李爺，我有三十幾年沒回過家了，最近想家想得厲害。」

「回去看看，」李爺說：「回去看看。」

「天津還有個兄弟，山東沒有人兒咧。」老山東說。

「那就上天津看看。你今年六十了吧？」

「六十一啦！」老山東說。

「你還小我一歲呢。」李爺望望駝子：「你呢？」

「俺六十四。」駝子笑着說。

一個紫膛臉，穿藍色襯衫的大漢從樓上下來，叫道：

「喝，李爺！」

「喲喝！大副！」李爺問：「打麻將？」

「他們打，我看。」

大副在老山東身邊坐下。

駝子又取來一份杯筷。

大副對駝子說：「我不喝。」

「來吧！」老山東打開瓶塞，斟酒：「喝吧。」

大副喝了一口酒，皺皺眉。

「李爺剛到？」大副問。

「晌午下的船。」

大副對李爺舉舉杯。

駝子坐在一邊吸烟。

大副對駝子說：「你不喝點兒？」

「吃點兒什麼？」老山東說：「我請你。」

「老哥兒們，客氣個嗎？」李爺說：「我這會兒還不餓。——咱們，有四十年了吧？」

「有！」老山東大聲說：「沒有四十年，也有三十幾年。那年，我剛從天津來這兒，你那會兒就常來這兒吃飯兒，頂多二十歲，小伙子！」

「現在不是小伙子嗎？」李爺笑呵呵指指自己的頭：「你可別看走了眼，這是少白頭！」

「今年夠二十四了吧？」老山東問。

「沒到，」李爺回答：「才二十二，臘月二十八的生日」。

「呵呵呵！」駝子正在吸烟，笑得嗆咳。

那個殘廢人還站在飯館門外，苦笑。

「眞是一眨眼呀，四十年前全港北方館就一家——望海樓。」李爺帶着一些感慨，對門外嘮嘮嘴：「這個站崗的，也站了有十年了吧。」

「不止！」老山東大聲說：「十來年了。」

「面兒客②，奇怪他也不死。」

「唉，大烟不是又叫福壽膏嘛。李爺。」

「呵呵，」李爺搖搖頭，摸出小銀包，取出一元銀幣，交給駝子，輕聲說：「打發他走。」

駝子走到門外，把一元銀幣伸出去。

殘廢人苦笑着接了錢，一拐一拐走開了。

「沒完沒了，」李爺搖頭：「見一面要一趟，天天見，天天給。他這可好，十來年了，那兒也不去，單等在高陞門口……」

老山東說：「都是同鄉嘛！」

駝子說：「早先他也住高陞，也常在俺們這兒吃個飯兒。」

老山東說：「那會兒還沒殘廢，還在跑船兒。」

「他那條腿是怎麼弄的？」駝子問。

「卸貨給摔壞了。」李爺冷冷說。

老山東說：「還有這麼個口累③。——喝點兒酒吧，我這兒有瓶兒人頭馬④」。

「不喝不喝！」李爺搖搖頭：「白天不喝酒。」

「你不喝俺喝！」

老山東起身拉開玻璃櫃，拿出一碟滷菜，又從架子上拿來一瓶「人頭馬」，駝子拿來兩副杯筷，老山東替李爺斟了一杯酒，「白天不喝酒」的李爺，也就喝上了，吃上了。

見到有熟人從「高陞旅店」出來，他就開始苦笑，架了拐杖，一步步拐過去，苦笑着說：「吃了嗎？」

對方總是不理會，裝作沒看見，或冷冷地走開。

他就架了拐杖，急忙跟上去，喃喃不絕。有時對方給他一些零錢，有時就冷冷說：「跟你說過了，沒帶錢！」

聽口音，雙方是同鄉。

殘廢人仍然苦笑着，喃喃不絕，「沒吃飯吶，」「沒法子，」「老哥們，你隨便打發，」「買個麵包吃。」……

這家「高陞旅店」，住客多數是華北某城籍貫的年老一輩的海員。

殘廢人對他的熟人，稱呼總是「王爺」，「李爺」，「大副」，「二副」。……

那些施捨者，多數是身材高大、黑黑胖胖的北人，「跑船的」①。也都是「高陞旅店」的常住客。那個頭髮花白、矮矮胖胖、面色朱紫的李爺，來來往往，在這家「高陞」，住了將近四十年了。

將近四十年來，李爺每到某港，就住「高陞」，而且就在「高陞」附近的「望海樓」喝茶、吃飯。賓至如歸。

天氣陰晦。李爺新理的髮，剛洗的熱水澡，滿面紅光，穿了一套寬寬大大的咖啡色西裝，閒逸地剛走出「高陞」，那個「站崗的」（李爺他們都這樣稱呼那殘廢人）就苦笑着，架着拐杖跟上前去，苦笑着喃喃：「李爺，剛到，吃了嗎？……」

李爺冷漠地走。

殘廢人就一拐一拐，在李爺身後急跟。

「李爺，隨便打發……嘿嘿，從早起到現在，還沒吃吶，你老……」

李爺已經進入「望海樓」。

殘廢人站在飯館門外，苦笑望着李爺。

那已經成了規定：乞丐不得進入「高陞旅店」與「望海樓。」

「望海樓」的涵菜師傅老山東在李爺對面坐下，笑嘻嘻說：「李爺，老沒見。」

老伙計駝子給李爺拿來一壺茶，一個茶杯，斟茶。

李爺遞給駝子一支香烟，對老山東說：「也就半年沒見。」

「不止！」老山東大聲說。

「也就半年多點兒。」李爺喝了一口茶，指指茶壺，笑道：「呵呵，在美國，這壺茶，就是美金三塊！」

晦暗

——某港某一角落素描

蕭軍

陰暗的老旅店門外，騎樓底下，每天，每晚，他與她們幾個就站在老地方，等待。

「嗡——嗡——」碼頭上的輪船鳴笛，吼叫。

春天的下午，天氣陰晦，好像要下雨。

大道上，汽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

這兩家老旅店都有六十年歷史。

他站在「高陞旅店」門外，也有十幾年了。

她們幾個，站在「平安旅店」門外，也有十幾年了。

他，看起來，有四十多歲，蠟黃的瘦臉子，短短的頭髮，經常穿着灰色舊西裝，一條藍布舊褲子，右脚的褲管空蕩蕩，所以他架着一副拐杖。

他的瘦臉子總是漠然，平靜，沒有表情。可是，只要

報告，等會還要上寫字樓，日後還要出庭作證——比驗車還要麻煩呢！」

售票員朝他點點頭，似乎感激那人的體貼。

聽到這裏，人們再也不能保持安靜了。鬆了一口氣的感覺瀰漫全車。似乎剛才共同經歷過一次災難，現在彼此都變得親切起來。

「飛」型青年又說話了：「那個失錢的傻瓜會被盤問到深夜，夠他受的！」他冷笑着。「誰叫他那樣多事，失那麼一百幾十元就去報案。」

「他以後還得要經常保持聯系，不斷去認人，上法庭……他眞的糟透了！」靠窗坐的朋友吸了一口風，聲音有點低沉。

「奇怪，爲什麼這樣快了結？又不要我們去做證人？」讓座的青年對楊純說。

「可能事主和售票員都指明賊仔早跑光了吧！」楊純答的有點小心翼翼：「我們不都是什麼也看不見嗎？」

「我倒是看到那些賊仔的樣子！」那青年說：「年紀都很輕。他們就像電影裡那樣：又拚命，又設想周密。可惜警察沒有問我。」

楊純暗暗慚愧，覺得說了謊。他恨自己太怕事，他想講出自己也看見那些賊仔，可是——

「我得下車了！」那青年跟他殷殷話別。「飛」型青年也下了車。

下一個站，楊純到達自己的目的地了。他拖着孩子，提早經過賣票員面前，買了票，穿過通道，準備下車。

楊純鼓起勇氣，回過頭來問售票員：「那個人究竟被搶去了多少錢？」

「四千元！」售票員用力地點着頭，加重了語氣，「那是退休金！」

「爲什麼不搭的士？」

「他說，他一生人從未上過茶樓，」他嘆了口氣。「他捨不得！」他似乎並不在回答楊純：「他失去了一生的血汗錢！他嚇呆了！可恨我沒能力把錢賠給他！到現在我一直在替他難過。」

車子停下來，不再搖搖幌幌，孩子却反而醒過來。他四處張望着，一霎時忘記了身在什麼地方。隨着就睡眼惺忪的坐起來。母親替他抹去嘴角上的口水。

孩子似乎也發覺氣氛不尋常，他問媽媽：「爲什麼不開車？」媽媽在他耳邊解釋。

警察快來了吧！他會叫大家落車，然後叫被劫者去逐一辨認，然後開始搜大家的腰包……要不要面牆而立，用舉起的雙手按着牆壁呢！弄不好，會挨一兩下子的吧……楊純在担心着。

那個「飛」型青年又不冷場了：「這幫賊仔眞夠義氣，沒有把全車人都搜劫。」

「這一定是打荷包——剛才你這位偵探說的。」他的朋友又逗他。「大概有你在此，他們不敢放肆。」

「飛」型青年瞥見有兩個警察正朝這邊走。「不要說笑！」他突然謹愼起來。可是兩個警察望望這輛巴士，又走去了。

「媽媽，我肚子餓！」孩子附在母親的耳邊說。

妻子拉一拉楊純挽着的袋。楊純幾乎嚇了一跳。「袋裡有烟仔餅！」妻子說。

楊純記起那是剛才看電影時買來哄孩子的。現在還有半袋。孩子吃着餅，似乎活躍了些。妻子遞了幾條給楊純，他要了一條，其餘的都給了孩子。他想引孩子搶餅乾，但又怕人家罵他在這個「患難」關頭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致。

九點十分，車子已停了半個多鐘頭。對面人行道上聚了一些人，又走了一些人。唱片店播着單調吵耳的音樂，彷彿打碎了瓦煲，在拚命攪拌。聽得人心裡煩躁。

車門突然打開，全車人都向前望。售票員回來了。沒有警察。大家挪動身子讓開一條路，就像迎接一位英雄。售票員靠着司機座位背面的窗子，跟司機講了幾句話後。走回到他的座位去。接着打了兩下鐘，車子遲疑地開行。

「事主呢？」有人問。

「留在警署裡！」售票員說。

「沒事了嗎？」另一個問。

「沒事了，駛回原路去。」

「爲什麼我們不用錄口供……」「飛」型青年要發議論，他的朋友「殊」地一聲止住了他。

「你也沒事了嗎？」向楊純讓座的青年高聲地向前問。

售票員笑了笑。旁邊有人代他答：「他現在得向站長

來，於是全車人被逐去警署，被逐個搜身。」

「結果怎樣？」楊純問。

「得個桔，」青年答。「只是有幾個人挨了罵。」

「你要坐一會嗎？」楊純指指妻子坐的位置，向讓座的青年說：「你站得太久了，輪着坐一會，怎麼樣？」

青年搖搖頭。「讓孩子坐吧！我頂得住！」

孩子還在媽媽的懷中睡着，剛才擾嚷時曾醒過一下，現在又蜷伏着。

那個「飛」型青年看一看手錶，又發議論了。「現在是八點半，到警署後，要逐個錄口供，然後要留下地址，有事情隨傳隨到——哼，十一點能回家算你命大！」

楊純心裡一跳，如果要錄口供，那倒沒有什麼；如果要留地址，那……這回輪到他心跳加劇了。他不敢動聲色，彎低腰淡淡地對妻子說：「我們不能報眞地址，報住X座好了。門牌號數可以不改。」

妻子用孩子的小腦袋遮着她的嘴，悄聲地說：「好，報住X座——他們不會立即打電話到徙置大廈辦事處去查問的吧？」

「不會的，職員都放工了！」楊純想了一想，「要不要教孩子學講我們的地址？」

妻子的眼色有嘲笑成份。「連孩子也得錄口供嗎？」

楊純的耳朵有點紅了，燈光不太強，人家不會發覺的。他想到自己住的那一層「徙置大廈」，是一個朋友同情他找不到住屋，讓出來給他一家住的。屋租就照規定的那樣——朋友不吃租。他們住了進去，感到慶幸，又覺得勉強，因爲四周很骯髒，老鼠又多。可是一住下，又習慣了。這是「違法居住」，如果被管理員發覺，就得馬上搬走。聽說有的限期三天，有的限期一星期。那樣的事該有多頭痛！

有一次，鄰家的飛仔潛入他的家中，偷去照相機。被對門的阿婆看到，向他「告密」。楊純找那人理論，他說楊純寃枉好人。楊純本不想牽累阿婆的，後來還是要說出來。他却說阿婆老眼昏花。楊純央求他交還，答應以錢贖回。他却請楊純去搜查——楊純就是不敢去報案，怕取回照相機時，却失去這個住所。

現在，這個多事的售票員却要害他填報地址了，唉！

車子幌幌盪盪的駛上警署前的人行道上，停下來。楊純佔不到窗口位，只好彎下腰來張望。窗子都被人頭遮住了。他聽到開車門聲，接着又關上。人們都不准落車。他忽然看見售票員扶着一個人進入警署的圍牆內。

「我還要趕回家煮飯呢！」

「我已經約好人打麻雀了，眞麻煩！」一個中年人說：「一百幾十元就當輸一舖麻雀算了。」

「一百幾十元，我們大家湊錢還給他吧！」婦人皺着眉。這個提議沒有人答腔。

「不一定是一百幾十元的，」那個讓位給楊純的青年說，「而且，事情總得弄個水落石出。」

「當然是一百幾十元，我們平日哪一個不是只袋一百幾十元的。」那個飛型青年運用偵探頭腦：「如果袋裡錢多，他被搶時一定會掙扎叫喊的。車廂裡人這樣多，難道搶錢的不害怕?!現在沒有掙扎叫喊，可見被搶的是一百幾十元。而且，袋裡錢多，不會去坐的士嗎？」他高聲地作判斷，把目光橫掃傾聽的人，大義凜然。

「早知如此，還是去看九點半場電影好，現在恐怕要很麻煩了！」他的朋友有點懊惱。

「一百幾十元就要去報案，這全是售票員搗的鬼，他眞多事，」飛型青年越說越氣憤。人們在望着他。他從位子裡躬起身，「等一會下車，要打這個巴士佬一頓！」

後一句話說得很大聲，前面的售票員似乎聽到了，他向這邊望了一會，可是沒有做聲。

車子已經調頭往回走。去警署還得走一段路。楊純挨着妻子身旁站着。「不要怕！」他低聲對妻子說。

「有你在身旁，我不怕！」妻子有點感激。「如果我一個人，會受嚇的！」

楊純的妻子有輕微的心臟病。有一回，她買餸回家，上樓梯時，看見三個小孩子在追逐，她不以爲意。不料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一衝過她的面前就停下來攔住去路，另一個拔出刀仔來指嚇，第三個十六七歲的孩子，搶過手袋，取去鈔票，把手袋擲還，然後呼嘯着走了。她當時沒有覺得怎樣，回到家裡却越想越害怕，以至心跳加劇，以至住進醫院，躺了幾天。

楊純忽然想到剛才車站上那幾個跑跑跳跳的十六七歲、十八九歲的青年——啊，那不是玩耍，那是劫匪得手後的「散水」表演。他下意識地用手掩着自己的口，他想他決計不會講出曾經清楚地看到這些賊仔的實情，雖然他確信一眼就能認出他們的容貌。

楊純相信妻子也看到的，希望他不要又躺進醫院才好。

「碰着這樣的事，會阻誤很多時間的！」那個讓座的青年對楊純說：「有一次，車上有人被打荷包，叫將起

下來，連那個總是不會冷場的「飛」型青年也沉默了。

巴士在一家茶樓前停站。很多人下車。擁塞的車廂稍爲鬆了一點。有四五個十六七歲的青年下了車，其中的兩三個向前跑了幾步，有一個突然停下來，跟旁邊的講了兩句，又向後面的兩個叫了兩聲，一面倒後跑兩步，又回過身來跑幾步，然後彼此追逐着跑去了。

楊純覺得這班青年人眞好玩。

車門關上了。車子却停着不動。前面頗有些騷亂，但離車尾太遠，中間又隔着很多乘客，嘈些什麼，聽得不大清楚。

「什麼？有人被打荷包？」一個乘客在自言自語，又像在跟別人搭訕。

那個讓位給楊純的青年在搖頭。「眞不像話，治安太差了！」

車廂中間有一個人回過頭來說：「是搶劫，不是打荷包。」

「當然是打荷包，」那個沒有冷場的「飛」型青年說：「如果是搶錢，爲什麼沒有叫喊！」

是搶錢？搶錢的人還在車廂裡嗎？是打荷包？被打荷包比被搶劫好——不用受驚。打荷包的人都下車了嗎……

儘管大家互不認識，但都在談論着。誰都沒有到車頭落車的地方去打探的意思。因爲人還是很擠，而車頭是發生事情的「是非之所」，擠去那裡容易犯嫌疑。誰都急着回家，對巴士阻延不開，有點急躁。車子停得太久，車廂內的空氣就有點悶。

車廂前頭部份突然靜下來，車尾的人也隨着靜了。

「……去報案吧！」售票員坐在車廂中間的位子裡，高聲對回過頭來的司機說。

司機咕噥着說了句什麼。接着車子開行了。人們吐了一口氣。

可是車子却在調頭往回走，要去警署。人們開始起鬨了：

「這樣開去警署有屁用，那些賊仔早就落車跑光了！」

「剛才應該在發覺時，把車門關上，不准人下車才是。現在是賊過興兵。」

「被人搶去一百幾十元，自認倒霉就是了，何必那麼麻煩，妨礙全車搭客呢！」「飛」型青年的朋友說。

「當然是一百幾十罷了，如果袋裡錢多，幹嗎不坐的士！」「飛」型青年說。

「一百幾十元就不要去報案啦！」一個婦人在埋怨。

楊純根本沒有申辯的機會。事後他得出一個印象：「內有惡太」比「內有惡犬」更可佈。

又例如前幾天吧，他在馬路口看見一位阿婆揹着一大袋東西，可能是公仔或膠花之類，在惶惶恐恐地等候着過馬路。他一時不忍心，上前想代揹那一袋東西，阿婆却驚呼「放手！」差一點叫出「搶嘢」來！

而最大的教訓該是那次「越位陷阱」了：他趕往對面行人路去搭小型巴士，橫跨過路中的鐵欄，過馬路後，斜刺裏走出一個穿制服的人，說他違反了行街條例，被訓了一頓，還接過一張告票……

總之，楊純覺得，這個地方就是要規行矩步，就是要少管閒事。否則吃虧的總是自己。

現在，他正和妻子、小孩，看完了五點半鐘的電影，搭巴士回半山區——新區——的住處。

車廂裏人很擠。新區的特點是早上一車又一車的人，殺下山來，而現在，傍晚時分，又一車一車的殺回山上去。那眞得有點「殺」勁才行，不然的話，很難殺入車廂這個重圍的。人都塞滿了通路。

楊純和妻兒上得車來，那些位子早已「高朋滿座」了。他抱着孩子，一直往車尾走。旁邊有一個乘客想讓位子給他，可是他被孩子的小臉蛋遮住視線，沒有發覺。那人又不好意思高聲叫他。他走到車尾那一排座位前，一個青年人站起身來讓他坐下。那只是一個位子，他連忙叫妻子坐，遞過孩子，再替妻子接過手挽袋。

「有我這個人在場總是不會冷場的！」一個「飛」型青年對鄰位靠窗而坐的朋友自誇：「我這個人不像人家那樣『慢片』，我感光快，反應迅速，有我就有生氣……」

「你眞的容易使人生氣！」那個樣子比較老實的同伴並不示弱，「難怪安妮跟你分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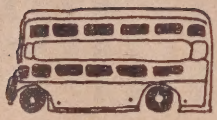
接下去是「飛」型青年的戀愛史報導。車廂內人聲和引擎聲嘈雜，楊純聽得不大清楚，也不好意思太專心偸聽人家的私事。只是「飛」型青年洋洋自得的表情，儘管車燈並不明亮，也還是看得很清楚。

巴士搖搖幌幌的向前行。三歲的孩子開始打瞌睡。楊純有個印象：巴士眞像一個搖籃，孩子們搭巴士老愛睡覺的。他自己現在也想睡覺，可是剛才電影中的打劫鏡頭，却在他腦子裏跳動，而且跳動得比顚簸的巴士快……

路上這裏那裏都在塞車。車子走走停停，落了一批人，又上一批人。車頭通向二樓的樓梯那兒經常站滿了人，而車尾這幾排座椅也始終沒有什麼變動。大家開始靜

在巴士裏

黎江年



楊純是一個很拘謹的人，拘謹得同他的姓名兩個字顛倒過來一樣，是頭「馴羊」。——人家說一，他不輕易說二；人家說二，他怎麼也不敢說成是兩個「一」。人家自我吹噓優點時，儘管講過五遍，還是要像第一次聽到那樣全神貫注，顯得津津有味。人家在他面前數說他兒子的一兩句壞話，他寧願把兒子斥責一頓，也不願給人家留個壞印象……

楊純有時也會並不那麼拘謹的，可惜往往像鳥兒遇着獵人，一出頭，就讓人家斃了——

就像日前的那一件事情吧：他跟人家一起去旅行。一時貪玩，把一塊附在豬扒上面的骨頭拋給一隻很可憐的小狗。突然林子後面闖出一位「大亨」型人物及其妻子來，指着楊純大罵一頓。尤其是那位太太，兩片紅唇竟像能噴出血來，罵楊純意圖誘拐他們的「露茜」（那狗的名字）。

十三年（唐德宗貞元二十年，公元八〇四年）隨第十七回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呂入唐。在長安從青龍寺惠果學密教，歸國後學德大振，尤擅長詩文書法，極受嵯峨天皇的禮遇。所著「文鏡秘府論」六卷，是一部極有價值的文學批評書，是自六朝至唐代的詩文評論、修辭論以及韻律論集的大成，而且其所引詩文和書籍，很多在中國已經失傳。相傳他又用漢字的草書，創作「平假名」和「伊呂波歌」，和上文所說吉備眞備的「片假名」，同爲日本的國字。

空海在中國的時候，曾作離合詩「贈僧惟上」，後來，此詩被馬總（唐貞元中，姚南仲鎭滑台時，馬總爲其從事）看見，非常驚怪，遂作「贈日本僧空海離合詩」說：

「何乃萬里來，可非衒其才，增學助元機，士人如子稀。」

其後，空海著「性靈集」的時候，在其自序中引述此詩（詳見「全唐詩逸」）。又胡伯崇號毘陵子，作「贈釋空海歌」，見「性靈集」序如下：「說四句，演毘尼，凡夫聽者盡歸依，天假吾師多伎倆，就中草聖最狂逸。」可知空海的書法，在唐時已經名聞天下了。

此外如錢起、劉禹錫、賈島、皮日休、陸龜蒙、司空圖、韋莊等唐代詩人，都有作詩投贈其他的日本僧，詳見於各家專集及「全唐詩」等。

唐詩人白樂天詩，與日本文學更有特深的關係。大概還在白樂天的生前，「白氏長慶集」編好了不久之後，便有抄本流傳到日本，共七十卷，名爲「白氏文集」，甚見尊重。日本五十二代的嵯峨天皇，和白樂天是同時的人，相傳他最先得到白氏文集，秘藏如視珍寶。平安時代的漢學世家管原、大江兩家都是長慶集的崇拜者。管原道眞的「管家文章」，收詩五百多首，裏邊有一百幾十首意境詞藻都是套取白樂天的。大江千里作「句題和歌」，凡一百十五首，也是把漢詩名句翻譯成和歌，其中即有七十四首採了白樂天的詩。從這一切看來，唐詩記載了中日人民深厚的友誼，可舉例證很多，它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所放射的光芒是極之瑰麗的。

趙驊亦有「送晁補闕歸日本國詩：」

「西掖承休澣，東隅返故林。來稱郊子學，歸是越人吟。馬上秋郊遠，舟中曙海陰。知君憶魏闕，萬里獨搖心。」

詩歌都表達了仲麻呂依戀中國的情意。那知這一次他和遣唐使藤原清河同船發揚州，海中遇着大風，一漂漂到安南去了，同船的人只有他與清河倖免於難。二人後歸長安，此事見於「日本紀略」及「續日本紀」二書，所以「新唐書」日本傳說：「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便是這個原因。

當時傳說仲麻呂在海上遇溺死了，李白在長安供奉內廷，聽到這個消息，作了一首「哭晁卿行」：

「日本晁師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秋色滿蒼梧。」

詩中情意至爲凄切，交誼之深，溢於言表。

仲麻呂仕唐五十多年，肅宗時擢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至光祿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開國公。代宗大曆五年（七七〇）客死於中國。年七十。後來日本的漢學家很多也爲詩稱頌他與中國人民的友誼，如廣瀨淡窗的一首「詠史」就說：

「禮樂傳來啓我民，當年最重入唐人，西風不與歸帆便，莫說晁卿是叛臣。」

吉備眞備是跟晁衡同時來華的留學生，居唐達十九年之久，於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回國。天寶九年（七五〇）任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的副使，再度入唐。回國後，任右大臣。儒門出身任大臣的，以吉備爲嚆矢。他不但對中國的經史有精深的研究，就是對於天文、曆數以及音樂、兵法亦無所不通，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外交使節。並且相傳他曾取漢字楷書的偏旁，創作「片假名」，對日本的文化，有重大的貢獻。

吉備回國的時候，無錫縣尉沈頌作「送金文學還日東詩」投贈（按金文學，據「異說日本傳」的推測，是指吉備），詩如下：

「君家東海來，君去因秋風。漫漫指鄉路，悠悠如夢中。烟霧積孤島，波濤連太空。冒險當不懼，皇恩措爾躬。」

空海世稱「弘法大師」，是一位學問淹博的日本高僧，又是眞言宗的開山祖。二十五歲時出家。於桓武天皇延曆二

有十六歲。阿部仲麻呂就是「新唐書」日本傳中的「仲滿」，日本音麻滿相同。「新唐書」說：「仲滿慕華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歷左補闕，爲儀王友，多所該議。」唐時外國人改名易姓的很多，如日本遣唐使多治比廣成在唐稱姓「丹墀」，而西域人改稱華名的尤多（見陳垣「唐西域人華化考」）。仲麻呂之名朝衡，朝與晁、晁古通，故唐人又稱之爲晁卿或晁巨卿。他留唐五十多年，歷官左補闕、校書、秘書監，與盛唐詩人王維、李白、儲光羲等相友善，常有詩唱和。儲光羲有「洛中貽朝校書衡」詩（原註云：「即日本人也」，此詩見「全唐詩」），極言其人風度之美：

「萬國朝天中，東隅道最長。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
出入蓬山裏，逍遙伊水傍。伯鸞游太學，中夜一相望。
落日懸高殿，秋風入洞房；屢言相去遠，不覺生朝光。」

天寶十二年，阿部仲麻呂在唐三十八年了，故國神遙，因遣唐使藤原清河返國之便，擬與同歸，玄宗待之甚厚，仲麻呂有依依不捨之情，乃賦詩說：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中天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駸駸去玉津。蓬萊鄉路遠，岩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平生一寶劍，留贈張交人。」

仲麻呂歸日時，王維有「送秘書晁監返日本國詩」（見「王右丞集」卷十二），並有長序，情意纏綿，可見相交之厚。王維稱他「名成太學，官至客卿。……咏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在贈他的詩中說：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
向國唯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映波紅。
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開元中包佶與趙驊都爲秘書監，與仲麻呂爲同僚，亦詩以送之，題爲「送日本國聘賀使晁巨卿東歸」：有「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眞，錦帆乘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蜃閣，曉日上朱輪，早識來朝歲，塗山玉帛均。」等等之句。

這些「遣唐使」（或稱「西海使」，或稱「入唐使」），跟「遣隋使」一樣，除了大使和副使之外，還有大批的學生和學問僧（日本人尊稱有學問的僧人叫「學問僧」）隨行。他們分乘二隻或四隻大船渡航。人數最多一次達五百餘人，最少也有二百四十人。日本船舶入唐時，數隻一組，有時其中間或一二隻遇風漂到南洋去了，而其他的幾隻則仍可達到明州（今寧波）、揚州等處。「遣唐使」的船是定製的，伐木造船時，有「靈木祭」，「山神祭」，出帆時有「開遣唐船祭」，日本天皇親自送別，或賦詩餞行，並賜衣物金銀，禮節非常隆重。

這些遣唐使、學問僧、留學生，都是日本的俊傑有爲之士，並且具有漢學根柢。留學生一般年齡較幼，多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他們到中國來的，大概都在洛陽、長安，接觸中國的典章文物，鑽研美術工藝，而學問僧則居住在五台山或天台山等名刹，究治佛理佛經。其中，有不少人跟唐代著名的文士交遊，有的更在唐朝服官，埋骨中土。像晁衡（阿部仲麻呂）入唐，文官做到秘書監，武官做到鎮南都護，他與盛唐的幾個大詩人很有關係（詳後）。其他人也能夠安心學習，留唐達數十年之久。如僧旻在長安留學凡二十六年，惠隱三十四年，道昭七年，吉備眞備十八年，僧澄十八年，永忠二十餘年等都是。唐朝政府對這些梯山航海而來的東方客人，也禮遇有加，例如第十一回遣唐大使藤原清河要回國的時候，唐明皇（玄宗）特作「送日本使」五律一首來投贈他：

「日下非殊俗，天中嘉會朝。念余懷義遠，矜爾畏途遙。
張海寬秋月，歸帆駛夕飈。因驚彼君子，王化遠昭昭。」

這首詩，見載於日本人河世寧（號寬齋）的「全唐詩逸」的首章，並且在題下引述日本高僧傳，略謂：天平勝寶四年（唐玄宗天寶十年），藤原清河爲遣唐大使至長安見元宗（即玄宗）。元宗命晁衡（即阿部仲麻呂）導清河等視府庫及三教殿，又圖清河貌，納於蕃藏中，及歸賜詩。可見招待何等周至。

這些入唐的使者以及留學生暨學問僧之中，在歷史上最有名而且影響日本文化最大的，是阿部仲麻呂、吉備眞備、空海、圓仁、圓珍、最澄、玄昉、普照等人。

阿部仲麻呂是元正天皇靈龜二年（唐玄宗開元四年，公元七一六年）隨第九回遣唐使入中國的留學生。當時，他只

從唐詩看中日交誼

歌今

中國和日本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人民的交往有着長遠的歷史。中日兩國的文化，長期以來不斷交流，互相影響。在古代，中日兩國之間的交往，有的經過朝鮮半島，也有直接坐船從海上往來的。當時中、日兩國的人民，冒着驚濤駭浪，不顧生命危險，或者東渡，或者西來，堅持互相訪問，求結友誼，追尋知識，爲中日兩國悠久的友好關係史留下了一頁頁動人的紀錄。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長期以來，有血肉相連的關係。日本和中國間交通，在秦漢時已經開始，嘗見「漢書・地理志」之記載。西漢以後，中日交通逐漸加强，於兩國經濟文化交往，發展尤大。

據記載，中日兩國間正式的外交關係，開始於推古天皇（女帝）的時代。當時，由聖德太子攝政。太子欽慕中國優秀文化，於推古天皇十五年（公元六〇七年）七月，派小野妹子作第一回（一說爲第二回）「遣隋使」到中國來。這一年是隋煬帝大業三年。明年又派遣第二回使者，六年後又派遣第三回使者。其中，最後兩國，除了使者之外，還有少數的留學生隨行。

日本人民虛心並且較多接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時期是中國的唐代。從舒明天皇二年（唐太宗貞觀四年，公元六三〇年），任犬上三田耜及藥師惠日爲第一回遣唐使，至宇多天皇寬平六年（唐昭宗乾寧元年，公元八九四年）的二百六十四年間，前後一共派遣了十九回（一說十八回）使者。其中，確實入海的，有十三回。

曾受較多的注意。

布蘭登曾經在日本的東京帝大、英國牛津和香港大學任教。他到香港出任港大英文系講座教授，開始於一九五三年，直到一九六四年才離開他執教十年的壇坫，退休回國。

在香港，他除了教學之外，還經常在英文「東方月刊」上撰稿。他寫過有關曾居澳門的葡國詩人賈梅士的論文，他主持過有關莎士比亞的圖書展覽，他還兩度到新中國觀光訪問。在北京，他曾經參觀中央民族學院，看到新中國對少數民族傳統的尊重；會見了中國國家的高層領導人和許多著名的作家。後來他撰文於倫敦的「觀察週報」，描述他在新中國之行的觀感。他寫道：「新中國已經復活了一度曾被忽視的民間藝術，在戲曲方面也是如此。舉個例說吧，那晚上最受歡迎的節目中，有一個便是兩個純樸的鄉下人吹嗩吶和吹笛子。據說，傀儡戲在幾年前也很沒落——現在可不是這樣了，表演精彩，顯然說明了演員們的安詳和技藝嫻熟。安詳：這是一個基調，在城市和鄉村的一般生活中，我都聽見了這個調子，呼之欲出。換一個說法吧，在訓練甚好的交通警察之外，看不見警察。也沒有乞丐。……」他並把新中國之行，寫成了詩歌。

布蘭登對於香港，特別對於他所任教多年的香港大學，有着深刻的感情。在香港大學五十周年紀念所刊行的一冊專書中，第一章有關港大位置的描述，便是由布蘭登所執筆。他說港大是有着一個幸福的環境的：「在一帶蒼翠葱龍的山巒底懷抱下，臨照着看起來像極了一個湖的永遠在變動的海光山色，以及錯落有致的船隻，我們就在美妙的『自然花園』的撫慰下，生活和學習。……港大迷人的力量，一部分來自它自由廣濶的空間，一部份來自它純眞未鑿的天然。……」接着，詩人就帶我們到港大鳥語花香的校園作一次神遊。他對校園中的野花、過境的野鳥，都極爲欣賞。就在這個環境中，他向本地的學生，傳下了西方文學的種子，培養繼起的講授英國文學的人才。

布蘭登退休回英之後，本港的報刊上，不時刊載了有關於他的消息，如他當選爲牛津大學的詩學教授，他有更多的詩集印行，最後就是他的死訊：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在他的家鄉 Suffolk 寓所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子詠」的柯勒列治，「莎氏樂府」作者蘭姆，還有肯特等等。在中學時代，他接受了一些古典教育，他通曉希臘、拉丁文字，十七歲就開始自印詩集。大學進的是牛津大學的皇后學院，畢業後即從事文字生涯，且從詩壇中初露頭角。一九二〇年，著作「馬車夫」（The Waggoner and Other Poems）問世，隨後，他又出版了「牧童及其它」（The Shepherd and Other Poems），這使他獲得「霍桑頓文學獎」（Hawthornden Prize），而且贏得了「自然詩人」的美譽。

鄉村間的田園生活和大自然的鳥獸蟲魚，都是他所捕捉爲歌詠的題材，他保持一貫詩風，和另一位英國詩人艾略脫的格調多變，恰成對照。

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九年間，他過了一段軍人的生活，從首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獲得了一些閱歷和體驗，寫出了不少反映戰爭生活的詩歌，和一部用散文寫的「戰時低語」（Undertones of War，一九二八年刊行）。他認識到非正義戰爭的可怖可恨。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布蘭登又參加了「牛津大學老輩訓練隊」（Oxford University Senior Training Corps.）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都在那裏服役。

布蘭登把他過去所寫的詩編成爲「詩集：一九一四——一九三〇」及「詩集：一九三〇——一九四〇」兩書，前者在一九三〇年刊行，後者出版於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年又印行他的「溪邊的貝殼」（Shells by a Steam）一書，一九四八年出版「轟炸之後」（After the Bombing），一九五〇年又出了一本詩的結集，命名爲「歷年詩選」（Poems of Many Years）。

除了是詩人，布蘭登還是一位批評家。他本身於詩學既有素養，對被寫入作品的一切對象感覺敏銳，加上他的博聞强記，又能體會作家們創作的艱辛，所以批評的文字就格外親切可讀。他對於約翰·克來亞（John Clare），亨利·伏恩（Henry Vaughan），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都有研究的成果發表，還有是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柯林斯（William Collins）等人的遺作研究。他又寫了亨特（Leigh Hunt），哈代（Hardy），雪萊等的評傳。正由於他對英國浪漫主義時期文學有過較多的探討，因此他的「雪萊傳」（一九四六）的出版，在若干同類作品中

詩人布蘭登與香港

棟書

香港也許不是產生詩人的地方，但是中外頗有一些著名的詩人，曾經分別在香港生活或任教，呆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英國當代詩人布蘭登（Edmund Blunden），便是其中的一人。布氏過去曾在港居住及任教，他已於本年一月下旬在英國故鄉去世，本港除了一家英文報章刊有消息外，對於他的去世，許多人並未知聞。現在就讓我趁這機會，談一談這位詩人的生活、創作和他居港的往事吧。

英國現代的詩人，大家都熟知的有哈代（Thomas Hardy）和葉芝（W.B. Yeats），但是有田園詩風的自然派詩人，則要推及布蘭登了。他的作品，大多以描寫大自然爲主調，但具有其他人所未有的新鮮情味。

布蘭登是一個典型的英國鄉下人。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一日生於倫敦，却在薩瑟斯郡和肯特郡鄉下長大，因此他對鄉村生活，極爲熟悉。少年時代他在有名的Christ's Hospital私立公學度過，這所學校出過不少著名的詩人，像寫「古舟

黃泥涌道那一帶碰頭。

老胡把老張的面貌、身材描述了好半天，林德昌這才記起來。「哦，哦，矮矮的，很喜歡說笑話的那位張先生。對了，對了……」他說的時候，聲音低沉。

林德昌四十來歲，但因爲保養得宜，看來不過像一個三十四五歲的人。皮膚白皙，眼睛靈活，脖子長，他比膚色黝黑、身材中等的老胡顯然高出半個頭。出現在老胡眼前的這一位林經理完全不是他想像中——從「拳友」老張那裏所得的印象——的那個笑得朗爽、對人熱誠的林德昌。

老胡說明來意，跟着說出往日在大維洋行的工作經驗……之後，林德昌向他盯着，忽然沉默下來。心想：這人的年紀不少了。我能給他什麼工作呢？他從前的那些所謂經驗，都是「老式」的了。……能叫他到外邊走動——做外勤工作嗎？不能！他的年紀、氣力……即使當個經紀，也不容易啊，需要口才、活力。他辦得到嗎？那，讓他在寫字樓幹打雜、司茶的工作嗎？太屈委人家了。而且他也不一定做得來。而且……能給他多少薪水呢？還是快刀斬亂麻，一了百了吧……

這些個想法，加在一起，只是一瞬間的事。林德昌的腦筋轉動得很快，但是，他說話時却是慢吞吞的：

「胡先生，說來眞巧，上個禮拜剛剛來了個從大學出來的青年……是在營業部那裏當助手的。」

老胡心裏一沉，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他只能「哦」了一聲，算是回答。

「嗯，可惜……目前我們沒有適合你的職位。」

約莫一分鐘後，林經理親自送老胡從經理室出來，到了門口，顯得很有禮貌地說：

「胡先生，再見，再見，對，替我問候一下張先生……」

老胡快快地乘電梯下樓。他忽然想起昨天碰見的那個手拿公事包的孩子——那個應該是讀書年齡却在寫字樓工作的孩子。而他老胡呢，還沒有到退休的年齡，却被迫「退休」了。他想，去年從大維洋行拿到那九千塊錢的「公積金」，在百物騰貴中，能「捱」得多久呢？……

隔了一陣，老胡從畢打街走出來，停在人行道上，他一時間不知道應該到哪裏去。

（一九七四年四月）

「對，謝謝。」

老胡感激地向她點點頭，走了。

他到了電梯口。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挽着一個公事包在那裏等電梯。使老胡感興趣的是這孩子手上的公事包和鼻樑上的眼鏡。

「你上班還是上學？」

「我去辦公事啊。」

孩子笑起來。老胡也笑起來了。

「哦？」老胡說。「在哪家公司辦事呢？」

「達其公司。」

電梯來了。他們進了裏面。

「有多少薪水？」老胡好奇地問。

「每月七百塊錢——」

「哦？」

「七百塊錢的一半。」孩子俏皮地說。「三百五是眞！」

「那你不再讀書了。」

「不。我白天工作，晚上讀夜學。我們許多同學都是這樣的了。」

「工作忙嗎？」

「忙的。每天午前出去派信件，跑來跑去；下午在寫字樓，冲茶、斟茶……」

電梯裏，有個青年看這孩子那樣聰明伶俐，便向他打趣道：

「細路，你這樣年紀就戴眼鏡啦？」

孩子的反應可眞快。「不帶一張『沙紙』（學歷、證書），也要戴一副眼鏡嘛。」

說得電梯裏的人都笑起來了。

老胡從電梯裏走出來，望着那個挽着公事包的孩子的背影。

第二天，老胡終於有機會見到鴻中貿易公司的林經理。

幾個月來，老胡差不多天天早上到維多利亞公園打太極拳，最近他跟一位姓張的「拳友」頗爲談得來。老張知道他從前在洋行裏幹了很多年，目前失業，便「介紹」他來見林德昌。「只管去碰碰運氣吧……」老張前天和他飲早茶時說。

其實，老張和林德昌認識，也不過是因爲彼此曾經同是晨運客而已。去年有一段日子他們大清早常常在藍塘道、

兩個禮拜過去。大家却聽到這樣的消息：老胡自動退休了。

「他的年齡，還沒到退休的時候嘛。」

「這，怎麼回事啊？」

「老胡，你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差事。——或者想另謀高就？」

問的人看見沉默的老胡差點掉下眼淚來，也就不便追問下去了。

到了老胡清理抽屜、把一切移交的那天，那個臉色紅潤的胖胖的經理替老胡舉行了一個所謂「送別會」，以示隆重。

他向衆人宣佈：「請大家暫時放下工作。……」

接着，他把手上的演講詞讀起來：「胡恩先生替我們的大維洋行服務了廿五年，廿五年來，他工作勤懇，替本公司的業務盡了不少力。爲了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今天我們慶祝胡先生的榮休的同時，特別敬贈一件小小的禮物給他，以資紀念他的二十五年來的忠誠服務。」

在一陣輕輕的掌聲中，老胡機械地把那件贈品接在手裏。

那是一隻腕錶。

大維洋行代理、批發的貨品種類不少：西藥、攝影器材、歐洲某國的糖果、瑞士的某「雜牌」廠的腕錶……

據老胡所知，大維洋行「敬贈」給他的那隻「雜牌」腕錶，照批發價錢，當時應值港幣一百二十五元。

二十五年！他老胡的青春就這樣子給「批發」掉了。

約莫兩個月後，老胡從一個舊同事那裏知道：大維洋行已給一家資金雄厚的大機構全部買去——給併吞了。因此舊人（較高薪的職員）多半給「炒魷魚」。

那次被逼「自動退休」的老胡不過是其中一人罷了。

已經十點一刻了，林經理還沒有回來。先後一個兩個職員經過櫃台前的接待處時（大概到洗手間去吧？），向老胡打量着。他開始覺得有點不自在了，正在這當兒，那邊的電話接綫生走過來好意地告訴他說：

「林經理剛才打電話回來，說他這上午有事……他下午也是忙的。我看，你明天來吧。或者你留下——」

老胡站起來，戴上眼鏡。「不必了。他不認識我。是朋友介紹的。」

那女職員好像心裏明白什麼。「那麼，明天十點鐘試試吧。你可以先打個電話來啊。」

晨！鴻中公司。……林德昌先生還沒有回來。哦，哦……下午兩點鐘……好。我已經記下來了。」

她終於掛上電話，暫時閒下來。

「請問林經理什麼時候回來呢？」老胡站在那裏問。

「大概十點鐘就回來的了。」

他看看腕錶：現在是九點三十五分。「那麼我在這裏等一下。」他說。

那年青女職員客氣地招呼道：

「請隨便到那邊坐坐吧。」

櫃台前面有一張長沙發和兩三張椅子；沙發前面有一個企身大煙灰缸。几上放着幾份報紙。看來，這家貿易公司也頗具規模；兩個大房間之外，濶大的辦公廳擺了許多寫字枱，職員們在埋頭默默地工作着，只有打字機和計算機發出斷斷續續的聲響。有人這樣說過：如果你踏進一家醫院，你會很快地就聞到一股「醫院味」。這時老胡把眼光向四週掃了一下，彷彿馬上就聞到他一度異常熟悉的那股「寫字樓味」了。

他在長沙發上坐下，感到冷氣機正開放着，凉意使渾身舒服。他把眼鏡拿下來放在口袋裏，然後拿起一份報紙翻看着。據說，年青的時候不戴近視眼鏡，到了中年就要戴「老花」，年青的時候近視呢，到了中年近視就會減少。因此有人的眼鏡一半「近視」、一半「平光」。老胡不喜歡戴這樣古怪的眼鏡。於是養成了這樣的習慣：望遠時戴上近視眼鏡，看近時，譬如做案頭工作或者看報紙之類，就把眼鏡拿下來。於是他出門時往往忘了戴眼鏡。

抽完了一根煙，翻了一會報紙，才過去了十分鐘；時間並沒他開頭想像的那樣容易過。

這麼着，他又下意識地望望腕錶。

從這隻腕錶，他竟然想起去年夏末秋初在大維洋行的那件事來。

有一天下午，小馬走到他的寫字枱旁邊低聲說：

「胡先生，經理請你進去。」

他把自己那副放在枱上、發貨單旁邊的眼鏡拿起來戴上，然後走進經理室去。

半個鐘頭後，老胡走出來，臉色灰白；當時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沒有去留意他。而且，老胡在行裏幹了多年，由小職員做起，現在已經是營業部的老職員，也可說是「高級」職員了；爲了業務，經理和他談一個、半個鐘頭話是平常事，因此當時大家就不以爲意了。

但回來時却垂頭喪氣……這回她故意不追問，免得到時不成事，丈夫的自尊心受打擊。她希望他今天能有「意外的收穫」。她盯着臉頰越來越凹下去的丈夫，心想：天氣這樣熱，要不是去見工，怎會穿上成套「的確凉」呢？

老胡離開房間出去了，胡太太追出去喊道：

「阿恩，你的眼鏡！」

他笑了笑。「對！我的眼鏡！」

老胡從電氣道的一座灰沉沉的舊樓宇走出來，穿過木星街，跨過電車路，停下來等了一陣，好容易才擠上一輛西行的電車，過了銅鑼灣、灣仔，到了銀行區的一站下車。這一帶，大廈林立，鋼窗連鋼窗的後面是數不清的寫字樓。往昔，他隨着熱鬧的人流，每天上班、下班，由青年到中年，曾經留下過多少足跡在這些街道上啊。

他經過連卡佛、告羅士打行，往畢打街那邊走去，然後穿過一座大廈的走廊，乘電梯上了二十二樓。

沿着那光潔的長長的通道，順着號碼，他轉彎抹角地一室一門地找去，在一扇磨沙玻璃門上，他發現「鴻中貿易公司」的字樣。嗯，這就是了。他停下來。

二十五六年前年青的日子彷彿又突然回來。那天，他穿得整整齊齊來見工的那天，他同樣結上領帶，在另一幢寫字樓大廈中的大維洋行的門前停下來，心跳着。第二天他上班了，開始過那白領的生涯；以後他戴上眼鏡，近視越來越加深了。

此刻，他用食指扶了扶眼鏡，心還是一樣的跳着，但感覺和那時候却很不同。他自己一時也說不出什麼原因，今天他的心情比那個時候——似乎比任何時候都顯得更緊張。所以，到他推門進了裏面，小心翼翼把門輕輕地掩上之後，他極力控制自己，用平靜的聲調問櫃台後那個女職員：

「小姐，請問你們的林經理在嗎？」

那二十來歲的女職員是這裏的電話接綫生兼接待員。她望了他一下，禮貌地、訓練有素地答道：

「貴幹呢，先生？」

「我有點事想見他……」

女職員近乎本能地朝經理室那邊瞥了一眼，說：

「他還沒回來。」

接綫機沙啦沙啦地響起來，女職員把刻着號碼的機紐熟練地攀上、挽下，一邊拿起機旁的話筒應着：「周先生，陳主任請你過去……」「范先生，暫時沒有綫。」「早

老胡

秦西寧

早上，從菜市回來的胡太太推開房間門，一怔——

「咦？你沒出去嗎？」

她的意思是：你今天沒到維多利亞公園去打太極拳嗎？

「嗯，」老胡摸了摸給電鬚刨括得乾乾淨淨的下巴說，「我等會要上中環。約了朋友。」

他穿上幾年前做的那套「的確涼」西服，還結上領帶。

那個朋友……胡太太想。也許是重要的約會。

是和工作有關的吧？她差點說出來，但把話嚥住。

她記得前回，老胡滿臉高興，穿上整套西服去見工，

風似的刮到了門口。大將軍急了，跟着站起身，想把兒子拉回來，話還沒有問完，怎麼好走！但兒子却鄭重的說：

「你不好追我，我外邊還有些兄弟們來來往往的巡風呢，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打死你易如反掌。明白麼？」

說眞的，大將軍百分之百的都明白了，既然明白，就不該再拿鷄蛋朝着石頭上摔，徒勞無益。轉眼之間，找也找不到兒子的踪跡了。他付過茶錢，默默的走上街頭，默默的走回三嬸那邊租用的床位，蜷着腿躺下了自己高大的身材，用一聲沉重的喟嘆，表達了自己在這方面的失望。

「他到底是我的兒子，」過了一陣他說出了埋藏在內心深處的言語。「骨肉嘛，怎麼兒子這樣的乾淨利落，行麼？能容忍麼？不行又怎麼辦？現世界是兒子大過老子的世界呀……」

就這樣的大將軍從此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情緒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門房老陳看得清清楚楚，有一天取笑的說：

「大將軍，有什麼心事？行了桃花運了？你總知道你是個男子漢呀。」

「別取笑了，有點兒心事，也不嚴重。」

「眞的麼，可不可以說一說？」

「有什麼好說的？前一次的四重彩，不是又完蛋了麼？」

五

過去了沒有多久，也許只是五七天的事情，警方的電話打到廠裏來，然後轉駁到門房，然後經由老陳的口中，喊着大將軍去聽電話。大將軍簡直猜不出，什麼人打來的電話。心裏說，莫不是兒子發了橫財向他報告好消息的？再不然也可能是兒子向他道歉的吧？他僅只猜到了一半。不錯，是有關兒子的電話，不過不是好消息，而是報告兒子受傷死亡的消息，警方特別催請他去認屍收屍的消息。

這些情形，前面都已說過了，但使大將軍最爲疚心的，還是前邊說過的那句話：「今生今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哭出了從來沒有的眞情和沉痛。」

還有呢，有的有心人看得清清楚楚，大將軍那副高大的身材，彎成了一面弓。一天兩餐，他都少不了用雙蒸來灌飽。

反正他得理清了脈絡。

「理由多了，」那位校方的負責人說，一面把有關兒子那份文件看了一眼。「第一是不交功課，第二是和班裏的女生亂搞關係，第三是參加黑社會組織，第四，第五……多了，請你這位家長看個仔細。」

大將軍熱了半天的頭腦，終於慢慢的冷靜下來：是不是兒子又走上自己當年走過的老路？天老爺，這可怎麼辦？應不應該怨天尤人？兒子怎麼竟會錯到一萬八千里那麼遠？走罷，趕快離開學校罷，越多停一會，越發的更傷心。

離開學校時的脚步，到底是怎麼走的，大將軍事後無論如何也想不起來。然而，機會當眞的來到了，那應該是個少有的巧合！他買馬買狗買字花，怎麼一直遇不上巧合呢？而現在的巧合則是他在一家叫做酒帘的門口，看見了兒子從那裏走了出來。見到了爸爸，兒子的神情似乎不大自然，接着便也就恢復了常態，主動的叫了一聲「爸。」爸爸不但認爲眞是巧合，同時也認爲不能失去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此把兒子拉到一家茶館裏飲茶，先使兒子安下心，然後探詢兒子的眞實情況。他心平氣和的說：

「我去過你讀書的那間學校，找不到你。學校說你……」

「說我被開除了，對麼？」

「對，他們是這麼說的，我也看到了你的學籍簿……」

「管得那一套，那些辦學的傢伙，沒有一個好東西，」兒子憤憤然的說道。「他們除了說學生的壞話以外，就沒有第二項本事，信那些鬼東西！」

大將軍的高身材，坐在卡位裏慢慢的挪動，就像在做運動似的，外形如此，內心裏面却在想些辦法，可以說是向着對方探盤，也可以說是開談判。這時，兒子主動的開了口：

「爸爸，爲什麼你化光了祖父的遺產，使我跟你一同挨窮？我忍受不了，我也不甘心過窮日子，所以我想起了一條發財的捷徑，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有實現的可能，我可認爲那個日子越來越近。所以我不讀書了，因爲讀書完全沒有用。你不要顧着我，也別把我當兒子看待，當孩子看待，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跨我的獨木橋。有一天當眞發達了，我會養活你的，你發達了也別忘記我這個壞東西就行。這是我們的紳士協定，好麼？」

大將軍正在思索兒子的大轉變的時候，兒子又是主動的站了起來，向他的爸爸說聲再會，人便像一陣刮起來的

說」。誰知道所謂別人應該是些什麼人呢？

日子多了，話也多了，大將軍說到了他的兒子的身上。他是說，自己走上亡父所走的道路，是他最大的不幸，尤其是兩代的主婦，眞像歷史重演一樣，她們如出一轍的離開了她們的家庭。輪到了自己，縱然一文莫名，却好彩還剩下個就讀英文書院的兒子，是王家的香煙，也是恢復王家聲譽的希望，相信經由他的培養，兒子長大成人了，實現他的希望也就不遠了。

到得現在，兒子十八歲了，由於會考的不及格，預科不及格，還得重讀一年預科。大將軍對兒子說了許多的好話，說來說去只是一件事，那就是希望兒子能夠考上大學，頂多不過四五年的事，方帽子一戴，什麼都不同了。如意的算盤是準備向廠主三哥說個人情，暫時由三哥付出一筆讀大學的費用，等兒子找一份待遇優厚的工作後，逐年逐月的償還舊欠，那可有多麼理想。想到這裏，這位大將軍止不住暗暗的發笑，那心情的又驚又喜，恰如自己買中了兩元錢的四重彩。

四

說到了四重彩，大將軍却十分熱衷於投注，本錢不多，只要買贏一次，自己的經濟情況就已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想麼，一直都這麼想，中麼却一次都未中過。一次嘛，他心裏說，只求上蒼保佑幫他一次忙，只一次，當眞只要一次中了，他以後就此洗心革面，重新做後半世的好人。想是這麼想，事實畢竟是事實，當有天他在休班的時候，回到了家中——就是他租下的床位那裏，直到夜晚十二點鐘，也見不到兒子的影子，大將軍便不得不向包租婆三嬸探詢情況了。三嬸說王佐治一連兩三個月，都不曾回來過一次，剩下來兩個月的包飯錢，三嬸退還給大將軍，表示的是不苟得，大將軍一下子楞住了。

怪自己不好麼？或者是自己不好，但他原本的打算可不能算壞。他惟恐跟兒子同睡一個床位，影響兒子的睡眠，也影響兒子的自習，特別同門房老陳說了個人情，輪到夜裏，便在門房的一角打開帆布床，做爲臨時的居停，哪裏想得到他這份苦心，反而產生了惡果。

大將軍第二天請了半天假，親自找上兒子唸預科的學校去，探問、了解兒子學習的情況。學校的負責人說王佐治因行爲不檢點，早於三月前開除了學籍。

「什麼理由開除了他？」大將軍霍的一聲，彷彿心火撲上了腦袋，眼花了，耳聾了。人有人情，事有事理嘛，

一份德行，誰願意接受他們的申請呢？現實，未免太過殘酷了，不事生產的二世祖，命定要爲社會所淘汰；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做出深深的反省，一方面抱怨社會的無情，一方面也就順乎自然的把生活轉機的希望，孤注一擲的放在賭博上。不錯，家財有一大部分喪失在賭博上，那麼好，家財也應該由賭博上贏轉回來，有去有來嘛，十年河東就有個十年河西，風水都是輪流轉的。

就這樣的這位第二代二世祖，雖然薪金不多，湊合着也可以過得去了，但是不，每到出糧的時候，只消三兩天的工夫，他都送到了狗、馬、字花那幾處地方，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那不是他的錯，是運氣不幫忙呀，到底什麼叫做運氣，他從來說不出個具體的解釋來。

不管這些了，不妨再說說別的，譬如「大將軍」的綽號罷，必然是所來有據。事情的發生，要從他第一天到工廠見過門房老陳之後說起，也就是此刻喊大將軍聽電話的那位老陳。原來大將軍第一天把廠主的名片交給老陳的時候，後者因爲自己身材矮小，面對這位高身材的人很饒興趣，便大聲的叫道：

「嘩！不得了，身型簡直是位大將軍！」

無意之間說出口外的言語，想不到話不長腿却傳得很快，一傳二，二傳三，三三四四的傳了出來，如果說這稱謂有榮譽的話，那榮譽就應該歸於老陳。老陳人雖矮小，世路人情他却積累了不少的經驗。他再看看大老板的名片上所寫的來人名叫王羅拔，立刻就招待這位王羅拔進了門房，爽快的說：

「王先生，好啊，我替老板歡迎你。」

這是例行的一套官樣文章，說過之後風一陣似的飄走了。但老陳却又從名片中有了新的發現。問：

「王先生大名羅拔，對麼？」

大將軍點點頭，表示默認了。老陳跟着再問道：

「羅拔，中國人少有這樣命名的。英文翻譯過來的麼？聽說英文書院的學生，都有個英文名的，對不對？」

大將軍第二次點頭默認了。大抵由於初次見面，話不想多說，再等到老陳交代過他的職務上應行注意的一些事情之後，大將軍就此算是開了工。工作開始的那一陣，他相當的勤奮，也可能是因爲有了固定工作，心情開朗的原故。他的話逐漸多了起來，講的話多半屬於自己過去一段的奢華生活，滔滔不絕，每次開口都是三個字的開場白：「想當年」，說到最後又是五個字的收結：「別對外人

就，給我的一間工廠做看更、守門的工作？這是我對你能做的一點助力。……我還有個條件，就是說你別對廠裏任何人說出我們的關係，我們的關係只是廠長和看門。……」

「好極了，」三弟不等對方說完話，就急急忙忙的搶着說，「太——太好了，這年頭，人們都樂於錦上添花，哪裏有雪裏送炭的呢。」說到這裏，這位三弟忽然而止，眼睛一翻，趕忙再行加上一句，「三哥，你是我們父子的恩人呀，我們謝謝你。」然後又說：「看門的工作也好，看更的工作也好，我的身材還算高大，身體還算强壯，沒有別的說的，一言爲定。幾時上工呢？」

三哥於是掏出一張名片，寫了幾行字，叫三弟去工廠見那位担任門房的陳先生，馬上可以上工。如果還要打理一下私人事務的話，明天開工也可以。三哥的想法眞不錯，不謀而合，正是看上了三弟的身材高大强壯，所以才停了豪華的汽車，下來和對方相認，一方面也因爲廠裏正好缺少一位看更人。三哥有三哥的算盤，三弟有三弟的保留，三弟話到唇邊，一口氣嚥下了口中的唾沫，少說了一句，因爲他當年賭光了祖遺的物業時，曾經天眞的發出了十二封信，請求對方多多的幫忙，解決個人的困難，那十二位朋友，再加上他自己，原本是十三太保一伙人馬的，他認爲十二個朋友全講義氣，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想不到十二封信竟如石沉大海似的，一直不曾有半點的反應，十二位受信人中有一位就是面前的三哥。

三

就這樣，三弟做起三哥那間工廠的看更人，薪水雖然不高，活得了他活不了兒子，到底好過饑寒交迫的困窘，再加上三哥每月另外的津貼，錢款與薪金不相上下，不但兩父子租住了一個床位，更重要的是兒子也可以繼續着上學讀書，免得街頭流浪了。將來如果飛黃騰達的話，兩父子未始不可以恢復過去的聲望。三弟的父親原本是個二世祖的，這，前邊已經說過了，把一份家財揮霍殆盡，到了他的身上，仍然是二世祖的榮銜。一般人稱道他是二世祖的第二代，總之不管第一代二世祖也好，第二代二世祖也好，糜爛的生活到達了貧無立錐的地步，到達了一般人所說的貧居鬧市無人問的地步，擺在他們面前的現實，是除了自殺之外，別無起死回生的可能，有麼，除非是產生了奇跡。

依靠奇跡的出現，那是懶人最可笑的幻想，再進一步說，一般的二世祖多半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担担，就憑那

由於心臟病發而離開人世時，留給兒子的財產，僅只剩下一個三層舊樓的物業。業主就是這位大將軍了。

大將軍連中學都未唸完，就此進入了社會，一方面接受了遺產，一方面也接受了遺教，酗酒、嫖妓、狂賭，一個又一個的希望，總在他的眼前晃來晃去，等晃光了那座三樓到底的物業時，他的老婆也帶領子女走上婆婆所走的道路。而且也把最小的兒子留了下來。大將軍就此陷入了絕境。而父子躑躅街頭，正在打算怎樣跳樓或跳海，把生命交給自殺時，忽然之間，他們面前停下了一輛豪華的大房車，從車上下來一位似曾相識的滾友，伸手拍拍大將軍的肩膀。

2

「怎麼樣，認不認得我？」

來人說完話，除下了原本戴着的墨鏡。墨鏡一除下，大將軍馬上認出了盧山眞面。

「怎麼不認識，三哥說遠了。不過，說眞的，你如果不除下墨鏡，我眞的認不得呢。你撈得風生水起，認識的人都這麼說，眞的不錯。」

「無所謂錯不錯，總算還過得去。三弟，你看起來差得遠着了，怎麼搞的？」

三哥等待着三弟，希望了解一下三弟的窘境。車子不能停得太久，三哥先打發了司機，叫他過一個鐘頭再來原地接他，他便陪伴三弟兩父子，走去一家有名的酒家飲茶。三弟確乎很窘，只見他吃起點心來，狼吞虎嚥般的好像餓了三四天似的。三弟的兒子也像老子那樣的吃了一碟又一碟，吃了一籠又一籠，倒又像是十天半月都未吃過一頓飽飯。

三哥把兩父子的窘況看得清清楚楚，看在以前滾友的分上，直接了當的問道：

「三弟，你的情況顯然不大好，要不要找個安身工作的地方？」

這對三弟說，有重大的意義。他忙不迭的說：

「三哥，眞不愧是老江湖。實不相瞞，我們兩父子已然到了一籌莫展的地步，吃沒有吃的，住沒有住的，工作也沒有固定的，想了半天，正想是上吊好，還是跳水好，好彩遇上三哥，那就請三哥幫幫我們吧。」

三哥眨眨眼，探手到衣袋裏拿出了錢夾，大約是想給些錢的，但他馬上又收回了，認眞的說：

「給錢只解決一時一刻，最好是有個固定的工作，容我再想想，啊，是了，三弟如果不嫌棄的話，能不能低

原本慢條斯理的脚步收起，改用了小跑的動作，跑進了大門，再進門房的房門，接過了聽筒，大聲問道：

「誰？有什麼指教？」

對方問到了他的名姓之後，緊跟緊的又講了一大套斥責的話，使這位大將軍越聽越緊張，幾已到達了手足無措的地步。

二

是警方打來的電話，說兩幫黑幫開了片，他的兒子王佐治受了重傷，昏迷中說出了父親是誰，担任什麼職務等等之後，還未等到救傷車到得了醫院，人已經傷重身死了。警方依憑死者說出的話，因而打來電話，要這位大將軍去收屍。大將軍今生今世的希望完全破滅了，哭出了從來沒有的眞情和沉痛。

1

這位大將軍到底是哪一號的將軍？空軍的，海軍的，還是陸軍的？都不是。甚而你會說，看他那副高高的身材，倘或穿上了軍裝，誰能說他不是雄赳赳氣昂昂的武人呢？武人而經過一級一級的高升，難道還愁升不到大將軍？

自然，這說法是合乎邏輯的，但合乎邏輯的未必合乎事實，事實一清二楚，他既未拿過槍，也未出過操，連軍衣都未穿過，這個稱號未免令人費解了。除非，除非是官家頒贈的榮譽。

這說法，或者有些道理，君不見，此時此地常常有些不同凡頭，由上面頒贈下來的麼？這猜測也許差不多，因爲有的人說，大將軍的祖父就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人家都知道是半山區的千萬富翁，多少間公司，多少間物業，稱得起煊赫一時。三個兒子分到的遺產，數目相當可觀，大將軍的爸爸，是三弟兄中最小的一個，當年最得富翁的寵愛，不上學，不讀書，不務正，有的只是財富。三弟兄分了家，各自立了門戶，你不着我的邊，我不沾你的光，老死不相往來，才最稱心如意呢。大哥二哥入了外國籍，連家小都搬去了外國，大將軍的父親却一點消息也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想向兩家通融點頭寸，才揭出了這張底牌。他們遠走高飛了，由他們去罷。大將軍的父親，却幾乎揮霍了大部分的財產。酗酒、賭錢、嫖妓、跑馬等等，是他主要的支出，有一天當他的老婆帶走了除開幼小的大將軍之外的其他子女，這位做丈夫的却一直都希望從賭博中贏回他的全部財產。除此之外，他不作第二想。等到他

大將軍

林芩

一

「大將軍，電話！」

好像有人這麼喊。

不錯，是有人這麼喊的，喊的人站在門房的外邊，面向着一位看門人。大約那位看門人沒有聽到喊聲，所以仍在慢條斯理的邁着方步。大門裏面，是一座規模相當可觀的工廠，廠裏的機器轉動聲，並不亞於飛機降落時的噪音，因而被喊爲大將軍的那個人沒有聽得到，正是合情合理的情況。

「大將軍！電話！」

是第二次的喊叫了，顯然加上了强音，被叫做大將軍的人這回可聽到了，反應很快。

「電話？我的電話？」

彷彿有點兒不大相信的樣子。那是誰都可以猜測到的，他平日幾乎很少跟人家通電話，除非是他的兒子，但兒子也很少跟他通話，因而他使用有些懷疑的口吻反問過去。

對方打個手號，意思是叫他快些進門，接聽電話的。他這回把什麼都明白了，當眞是他的電話，這就使得他把

風姿，更不是紫色的所能比擬。牡丹的色素很多，其中的白牡丹，比之紅的紫的，或許少一些富麗，卻多一些雅緻。玉蘭花有黃、有紫，但白玉蘭無論色和香，都更爲絕俗、清幽。

百合似乎只有白色的一種。就我看到的，園子裏的百合花，全是白色的；在花店裏曾經看到另一種顏色駁雜的有點同型的花，卻沒有問清楚是什麼名字，因爲它比較荏弱，不像百合那樣的茁壯、軒昂、有風度，我不相信它也是百合花，如果是變種，也就不是正色，而且變得也太壞了。我有點固執，認爲白色的才是百合。

純白的花，碧綠的葉，一股清新的氣息撲面而來。它不像劍蘭那樣華麗得引人褻玩，也不像玫瑰那樣嬌美得教人生憐。它生機暢旺，躍躍然有點豪氣，所以說它是另一種嫵媚。它挺立不倚，一點也不驕矜傲慢，所以說它是另一種高貴。它好像抱着一個高潔的靈魂，卻活動着一副强健的身手，令人聯想到胸懷大志的勞動者。就是這麼一束花，它不着形迹地爲我帶來了溫馨和鼓舞。

也許有人想不到，在這廢氣瀰漫、煤屑紛飛的空氣污染日趨嚴重的城市裏，純白的高潔的百合花卻在這裏那裏滋長繁殖。半山公園裏的花匠正在把百合花移植在花壇上，讓它在玫瑰園的另一邊展示自己的姿影。一行一列的百合花，一莖數朵，葉色青青，雖然長得不那麼高，卻已有昂然挺拔之勢，不必同玫瑰啦、兔仔花啦……等等爭妍比艷，而自有一種不尋常的風格。那麼一比較，我又覺得，賦色單純未必輸給嫣紅姹紫，而剛勁挺秀顯然倍勝於荏弱的枝條。

朋友們如果以攀登爲勞，那麼就在什麼路旁街角試窺一下，有沒有這種花兒的影子吧。它不像要炫人眼目，也不像在顧盼自豪；但只要它在什麼地方，你會一眼就看到它。自然，你未必感到驚異，但很可能用另一種眼光去加以讚賞，而且很可能由此誘發了另一種心情，假如你是眞正賞花的話。

在這個春歸去、夏剛臨的時節，你買幾枝百合花帶回家裏去，插在素色的花瓶裏，你將覺得它雖然不像薔花、玉簪花那樣的香氣四溢，但那種精神抖擻的姿態卻很教人振作，可以減卻一些暮春常有的慵倦。我說朋友送來的一束花，使我在自己心中增添一點意趣；這點意趣，很想能同朋友們共享。

百合花

古杏

接過朋友送來的一束花，欣然插在瓶子裏。我不想說它使滿室生輝，卻是使這斗室的主人在自己的心中增添一點意趣。

說是一束花，其實只是兩枝，可是花兒卻有四五朵，而且開得正好。這種花沒有劍蘭的華麗和嫵媚，也沒有玫瑰的嬌美和高貴。但也可以說，它有另一種嫵媚，另一種高貴；如果你不是僅僅滿足於彩色的繽紛，還要尋找那潛在的美質，你將會有這麼樣的體認，而不願責怪我說的玄虛，或者還會想到要給它更好的形容。

僅僅是兩枝花，但粗壯的莖子和一簇輪生的剛性的綠葉，卻已把瓶口塞滿了。那喇叭形的光燦燦的花朵，大得剛好和莖葉相襯，向南向北，或者向東向西，是環視四方的姿式。它的名字叫做百合花。

人們愛花，無非愛它的香和色，說香是芬芳馥郁，說色是萬紫千紅。白，不是紫，不是紅；但該是包括在萬紫千紅中吧，因爲它也是一種色素。它固然不算是彩色，卻未嘗不是一種色彩。有色也有彩，叫做色彩。彩就是閃閃生輝，就是顯示生命力的光澤，許多白的花都當之無愧。

有些花只有白色的一種，有些花包括着白色的一種。就後者來說，菊有黃的、紅的、紫的、綠的……，自然還有白的。白菊的多數品種，都比較更能經得起風霜。紫荊是紫色的，卻也有白色的紫荊。有一年春天，在一個園子裏看到幾株白紫荊，開得比紫色的還要繁密，那種高潔的

爲他們已得的勝利而驕傲自滿起來，進一步更沉迷於豪奢虛榮的生活，爭權奪利，骨肉相戕，最後落得個全軍覆沒的悲劇收場。

千千萬萬的起義者犧牲了，但他們開創了近代中國人民爭取自由幸福的先河……。

出了文物館，告別官祿垻村。斜陽已向晚，東風猶不靜，我心頭有千萬思緒，起伏翻騰。回首望去，村前塘水清澄，紅日倒影，光輝閃蕩；文物館如歷史舞台，動人心魄的影像重複交叠，人奔旗舞，螺號嗚嗚，猛烈戰鬥，可歌可泣。這一切遠去後，太平天囯成敗的簾幕徐徐垂落。幕後，隱藏着太平軍得失的教訓；幕前，却展現今天生活的華彩。

沿途上，觸目皆是一簇簇青蒼密集的樹木，木麻黃、尤加利樹、松柏和秀茂的翠竹，高聳挺拔分列兩旁；不時地又出現一叢叢燦若紫雲的花樹；無數新建的農家房舍，遮蔽在樹蔭花叢中，露出紅磚牆和矮矮的房檐。新華公社的電動排灌站傍溪屹立，用水力轉動米機的輪盤。

提起花縣新華公社，早幾年我在海外就聽說過它的大名了。沒想到官祿垻村屬於它的範圍內。我的同伴曾幫過這公社的生產隊收割菠蘿和花生，據他說這個社經營多種生產業務很出色。每當夏秋季節，稻子金黃如厚氈，麥浪起伏像大海；果樹園裏，熟透的嶺南佳果：楊桃、菠蘿、香蕉、木瓜、龍眼、荔枝、柑橙……鵝黃鮮紅、濃綠澄碧，香氣飄溢。

眼前，這南國風光的郊野，也是嫣紅姹紫，氣象萬千！暖融融的春風，把人的心兒都熏醉。花縣！洪秀全的故鄉！它是成長得比先輩們的夢想更加美好的了。

這兒山不高，水不深，我亦不迷信堪輿，不以爲有「臥虎藏龍」的風水，產生洪秀全這樣非凡的人物，無疑地跟時勢與歷史因素有關。花縣過去是個窮鄉，農民們生活困苦異常，這兒曾有一支以東江一帶客家籍人爲主力的隊伍，與清軍連續作戰；歷年人民敢於反抗的魄力以及勇猛强悍風氣的薰陶，在在應是引起洪秀全悲痛國事，追求眞理的最爲主要的原因。想及這些，我禁不住對古今中外憂國憂民之士的偉大抱負感到深深的敬仰。

在新佈置的文物館留連半日，廳內和走廊四週陳列的「洪氏族譜」、太平軍用的旗幟、玉璽、刀、矛、鈎、短火槍、盾牌、文告、證明書、記錄和圖片，把太平天国興盛衰敗的經歷，且隱且顯地帶到我們眼前。事過已經一世紀又三十年，然而在歷史的影像中，我們如同親眼看見，親耳聽聞：百年前兩位可敬的塾師洪秀全和馮雲山，在這兒的書房小閣，在離此不遠的禾落地、獨秀山、丫髻嶺細語殷殷，商討如何結束古老中國的黑暗；又彷彿看到這兩位老友一別數年，馮雲山從廣西桂平搞組織工作歸來，和到廣州學了耶穌教教義，準備洋爲中用的洪秀全會見，兩人僕僕風塵，一臉莊嚴、興奮的神情，在低矮泥屋的油燈下，促膝深談，共商義舉。

太平軍攻下南京後，這裏的困苦農民滿心欣喜，可是縣裏的土豪又恨又急，忙不迭的報官請吏，帶來清朝的官兵，靜靜的官祿垌村，一時間人喧馬嘶，奸妄獰笑，鷹犬們四處縱火焚屋，洪氏故居在熊熊火光中灰飛烟滅。

清兵毀了農民活動家的根據地，却燃起了農民們心中更大的怒火。

太平天国日漸壯大，龍蟠虎踞的「天京」，到處是新的氣象，老百姓安居樂業，街上再看不見搖搖欲倒的鴉片烟鬼，更使人眼界一新的是，雄壯的天足婦女也和男人一樣昂首挺腰策馬治事了。

可惜定都南京後幾年，在國內外敵人重壓之下，這個政權軍事上漸遭不利；一些領袖們又因

惹眼的，要數文物館和洪氏故居之間的幾株紅色火焰般的刺桐花了，指狀的花串活潑新鮮，繽紛地沐着春陽，溢滿生命的喜悅，使觀衆們的臉上也綻放歡笑。

我不覺地想到當自己童年，在故鄉的大榕樹下讀太平天国興亡史，那時我就盼望着要看看這個哺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農民起義領袖的花縣，究竟是怎樣的地方。往後很長的時日，也無比嚮往。雖說花縣離廣州不過百里，可是要旅行也不簡單。今天我下了決心，要實現這段旅程，和一位年青人結伴上路。

現在，我們來到了，我眞正地踏着官祿坳村的泥土，站在被清朝官兵焚燬的洪氏故居的土牆前了！一股緬懷的感情，使我彷彿聽到百多年前洪秀全、馮雲山留下的足音。

我徘徊在傾圮的牆根和僅存的石門檻旁；追念洪秀全放棄科舉功名，開始探求如何救國救民的故事。

手握乾坤殺伐權，斬邪留正解民懸，
眼通西北江山外，聲震東南日月邊；
展爪似嫌雲路小，騰身何怕漢程偏，
風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飛龍定在天。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爲家共飲和，
擒盡妖邪投地網，收殘奸宄落天羅；
東南西北孰皇極？日月星辰奏凱歌，
虎嘯龍吟光世界，太平一統樂如何？

他早年在故鄉病中吟詠的這些詩句，表現了何等的雄心和氣概！

官祿垵村內外

一葉

站在花縣官祿垵村前的水塘邊，我嗅着短牆圍繞的，一百三十年前洪秀全種植的龍眼樹的清香。

春三月的陽光，淡金碎鉑般灑佈在大片的田地上；一行行高高地籠罩着輕紗烟霧的木麻黃，無限長的雲影似的伸延到地平線外；踏單車，搭車尾的人們，在樹洞中往來穿梭，輕快得好像是逐浪乘風。

這兒的村道，不再是什麼羊腸小徑，條條都寬濶坦蕩，莫說靈巧的自行車，摩托車、大卡車也暢通無阻。有些跟我一樣遠道而來的參觀者，不正是乘大卡車來的嗎？

村子後面，一帶連綿的遠山，靜穆安詳，雪白的羽狀雲，悠悠地流向天涯。村舍週圍，有許多老綠到深沉地步的植物；木棉高撐紅艷艷的春燈，照亮了半天；鮮嫩的紫荆花，像一羣羣嬰兒剛剛睡醒，他們披着白雪雪、紅緋緋或紫絨絨的錦袍，裂開沒牙的小嘴，朝人嘻嘻地笑。而最爲

啊！時間排得很緊的呀！」

跟着，那職員又給江楓一些藥片，耐心地告訴她，照腎以前，要在什麼時候吃瀉藥，要空着肚子多久，連水也不能喝等等。

這職員說得非常詳細，重覆了又重覆，最後，還問江楓記不記得住。

江楓覺得這個職員的服務態度，可眞是太好了。離去的時候，她拿起卡片，看看卡片上的指定日期。

原來，她要在兩個月零五天之後才來接受X光檢查，怪不得那職員生怕她記不住那許多細節了。

江楓和霞嫂，啼笑皆非地，慢慢穿過一道又一道的長廊，走向有電梯的地方。

她們來的時候，非常匆忙。現在，在一種奇怪的情緒之下，兩個人不由得閑情逸緻起來了。

這一來，她們看見了許多來時完全沒有注意到的物事了。

原來，這些長廊的兩邊，疏疏落落地貼滿了許多抗議的標語。

這些標語，都是職工們聯合起來，要求當局加薪的行動表現。

這些標語，有些寫着他們的團結與決心；有些列舉他們的勞累與辛苦，與及不合理的待遇，有些抗議政府爲什麼只知道急於設法增加稅收，却遲遲不理會公務員生活的困苦。有些質問政府爲什麼年年有這麼巨大的資金運回「祖家」，但對當地的低薪公務員的待遇，却一毛不拔，遲遲不肯改善。

江楓看着這些標語，就不禁搖頭，說：「他們和我們一樣窮，一樣忙碌。唉，趕快回家忙去吧！」

霞嫂焦急地說：「又來了，又嘆着回去忙了。你又懶得醫你自己的病了麼？」

「還要等兩個多月哩！急什麼？」江楓微笑說。

「你眞是那麼乖乖去等麼？看私家醫生好啦！」霞嫂說。

「我花不起這筆錢呀！你知道我眞眞正正患的是什麼急病？」

「你自己知道？」

「我當然知道，我最急的病是窮。」

霞嫂小心翼翼地陪伴江楓上車，陪伴她回家。

但是，回家之後，江楓却又立刻暈倒不省人事了。

待江楓醒來之後，她還以爲自己是躺在醫院的病床上哩！好一會兒，她才明白自己是在家裏。家裏很靜，四個孩子知道媽媽病了，都比平常乖得多。

這之後，江楓昏昏懵懵地，在夢與非夢之間，載沉載浮。

後來，她又夢見那個病海了。海水冰凉而混濁，但是，好多好多病人，却都躺在這病海的海面上，掙扎着，唯恐沉沒。其中，有許多人伸手求援，伸手想攀援一座出現在海面的白色建築物，這建築物就是醫院，但它又不是眞正的醫院，只是醫院的幻影，當人們的手抓到它的時候，它立刻像影子似地消失。

江楓在家休息的時候，家務全由鄰居霞嫂來幫忙。

第二天，霞嫂又設盡辦法，抽出時間，陪伴江楓去輪候看「街症」。

足足花了半天時間，才看到醫生，醫生看了看從醫院轉來的病歷表之後，便又給江楓一張卡片，這張卡片是叫她去某某醫院的X光部檢查腎臟的。

這樣奔波勞累，已經使江楓疲倦不堪。

江楓禁不住跟霞嫂說：「我不去檢查啦！這樣跑來跑去，等來等去，白費時間。急症室把我交給住院部，住院部又把我趕出來看『街症』。現在，這裏的醫生，望都不多望我一眼，又是給我一張卡片。我變成個生病的人球了。我看我也實在沒什麼病，用不着看了。」

霞嫂却堅持說：「你明明有病呀！有病怎可以不看呢？快去！我陪你！」

江楓說：「我的病可能不急的，要不然，醫院也不會叫我出來。」

但霞嫂却說：「如果不急，急症室爲什麼又會收你呢？」

江楓說：「急不急是比較的嘛，家裏有許多急事，我都沒去理！」

霞嫂歎口氣說：「你眞頑固。都跟你說了，你一點也不用躭憂，我一家人都在幫你忙。你如果不放心，我還可以多找人幫你忙。」

拗不過霞嫂的堅持，江楓只好又和霞嫂一起，趕到某某公立醫院的X光部。

X光部的職員，接過江楓的卡片，打開一個厚厚的本子登記一番。然後，又另外發了一張卡片交給江楓，說：「你依照卡片上面指定的日子來照吧！要準時，不要遲到

回到家裏，還要忙着照料四個孩子。正是俗話所說的，「有工夫去死，却沒工夫去病」的人物。

但是，今天，一個意外「機緣」，公立醫院居然收容她，使她居然有工夫入院治病，使她居然有了閑情。

她隨着那熱心的護士，乘電梯下了兩層樓，然後又走過許多寬濶的寧靜的走廊，然後才到了一個兒童精神病科的醫療室。

在這個大概是暫時借用的醫療室內，早已放好了一排排的長櫈。來自各個病房的聽道者，早已把一排排長櫈坐滿了。

一個年輕的神學院的學生開始教他們唱讚美詩，跟着就講道，講神蹟治病的奇蹟，講必須信主，講爲什麼一面要由醫生治病，一面還是要信主。

講完之後，有人立刻分發一些印刷品，講道的就勸聽道的人，立刻填寫那決心奉主的志願書。有人眞的立刻就填寫哩，那是個坐着輪椅的殘廢者。

江楓是不信的，因爲她完全弄不通那講道者的道理。

江楓還這樣想呢，她想：「如果我是上帝，我就一定叫院方好好利用那寬敞的建築物，多設病床，多請醫生，多聘護士。好多多收容病人。」

聽完講道，回到病房，人又十分不舒適，頭昏眼花，搖搖欲墜了。

躺着休息了一會兒，她竟又閑不住了，坐起身來，想找點什麼事情做做，打發時間。

她看見有一個病人在幫護士們的忙，用乾淨的布去拭抹那些洗過的試管與量杯。她也忍不住跑過去幫忙了。

傾談之下，她知道，原來，那個病者以前也是個護士。因爲她自己做過護士，便知道護士如何辛苦，如何忙碌，如何忙得脾氣不好，如何忙得冷淡麻木了。

江楓正聽她談得起勁，一個護士過來通知江楓，叫江楓立刻出院。

原來，院方已經替她通知了家人，此刻，霞嫂已經來接她了。

脫下了白衣白褲，換回自己的衣服，草草收拾一下帶來的雜物，護士便交給她一張卡片，吩咐她依期去看「街症」。

江楓自己却沒有怨言。她知道，發怨言並不能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但霞嫂却喃喃地罵個不休，罵醫院怎可以既不檢查，又不給藥，就叫一個隨時會昏倒的人去輪候看「街症」。

人，需要這張病床，那麼，自己就讓出這個位置出來吧！無所謂。

中午時份，工友又推餐車來了，分給每個人一大碗粗米飯，一碟有幾片肉炒的菜。

吃飯的時候，精神比較好的病人又聚在一起，談起天來了。

一些在病院住得久的病者，已經結爲朋友，互相談起自己的家事和心事，其中，免不了又一再談起各自的病情。

有一個進院割胆結石的病人，數說她求醫的整個痛苦過程。數說在公立診所輪籌苦候的日子，數說夜裏痛得不能睡眠的日子。

「唉，我輪籌看了不知多少次，有一次，醫生就寫了一張卡片，叫我到醫院照照是不是胆結石，我很高興，就去啦！到了X光部，那職員看了看我的卡片，就另外發一張卡片給我，叫我依期再去照X光。我一看卡片上填的日子，居然排到三個月之後。我的天，我就叫起來啦！我說，我天天晚上痛得不能睡覺。我已經瘦了十幾磅。那職員說，這是沒辦法的事。要照的人那麼多，設備那麼少，只好排隊。你急不來，急也沒用。」

那胆結石病患者講個不休，講了一長串，原來，她之能爭取得到入院割胆石，眞是披荆斬棘，經歷了一條漫長漫長的奮鬥之路哩！

午飯後，大家都躺下略略休息。一個看護進來，問有沒有人去聽講道，大家都沒有反應。

那看護走到江楓的床邊，微笑問江楓：「你要不要去聽聽？」

江楓却說：「奇怪，這裏是公立醫院，又不是教會醫院，怎會有人來講道的呢？」

那看護熱心地說：「那是我們幾個奉教的同事組織的。」

「噢，原來你們也會講道。」

「不，不，講道的是我們請來的，是神學院的學生。」

「在哪裏聽他講呢？」江楓又好奇地說。

「你跟我來吧，就在樓下。」那看護很和藹。

「醫院肯給地方你們活動麼？」

「你跟我來吧！」那看護熱心得很。

江楓自己並不信教，却也不反對別人信教。但在平常的日子，她有這個閑情去聽講道才怪呢！平日，江楓是個忙碌的人。平日，江楓白天要教書，要替人補習，晚上，

厲害，痛得出冷汗，痛得眼淚都出來了。不過，還可以忍得住不叫。」

男工友來收碗了。護士和阿嬸都來摺疊床褥，動作迅速而靈巧。

忽然，江楓又發現，在她旁邊的人們，表情全都變得蕭條而肅殺，像突地颳來一陣秋風，把所有人們臉上的活力與輕鬆，都一掃而盡似的。

江楓問身旁的老婦人是怎麼回事，那老婦人低聲地、沉重地說：「十二號床，『打包』，又一個，唉！」

江楓知道『打包』就是把死去的病人，用白布包好，抬出病房，心中也不免有點感傷。

那不斷叫痛的肝蠱病患者，這會兒，也沉默下來了。可是，過了不多一會兒，她又開始用輕聲叫痛，跟着，聲音又逐漸大起來。

江楓覺得，醫院建築在生與死的分界綫上。分界綫的這一邊，是痛苦與死亡；分界綫的另一邊，是快樂與康復。

江楓又覺得：「那麼，我的雙脚，也是分別跨在分界綫的兩邊的吧？」

江楓這樣想的時候也很平靜。對自己的生命，一向，她並沒有太過重視。只不過，爲了兒女，爲了那許多應該負起的責任，她是覺得應該活下去吧了。

不知又過了多久，醫生來巡房了。所有的病者都比較安靜地躺在自己的床上。

終於，主任醫生來看江楓了。這時已經將近十一點鐘，就是說，離她昨夜被送進急症室的時刻，將近十二小時了。年輕的醫生根據紀錄，向主任醫生報告江楓的病情，告訴他預備怎樣處理，預備替江楓檢查哪些器官等等。

跟着，他們竟又議論起病床來。

他們議論着要立刻收哪幾個急症病患者，議論着，要把哪幾號的病床清出來。

醫生們離去之後，江楓看看自己的病床號碼。她發現，原來，醫生們是決定把她這張病床清出來哩！那不就是等於說，要叫她立刻出院麼？

不過，江楓倒不急：江楓自己並不急於要治病，是別人急於把她送進醫院去，同時，急症室的醫生也寫下了判斷，叫人立刻轉送她到這裏來的。

江楓平靜地躺着，只等看護通知她出院。

江楓認爲，如果有另一個比她更窮困，病況更危急的

原先逗江楓講話的那個老婦人去了一趟洗手間又回來了。

江楓一面吃粥一面關心地問她：「阿婆，你那麼大年紀，他們不該讓你睡帆布床。」

老婦人歎了口氣說：「有機會進來睡這種床就是運氣。我的病要開刀。不過，醫生老是沒有給我動手術。驗了很多次。唉，也許我太老了吧？有時，他們會告訴我，醫院病床不夠，你先回家住幾天，到有床位再叫你來吧！我就只好叫媳婦來接我回去啦！我來來去去好幾次了。這次，我在家住了將近一個月，忽然又通知我，叫我回來，讓我睡帆布床。」

斜對面病床的一個戴着眼鏡的女病人，忽然很認眞地說：「阿婆，你知道麼？你知道全部公立醫院的病床加起來有多少張？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三張。平均一千人只有四張零四份之一張床，四張半都不到哩！」

她說着，就用手指彈了彈手上的報紙。看樣子，她可能是個女教員。

她的臉孔蒼白而瘦削，但眼神却很足，和老婦人那黃腫的臉孔、無神的混濁的雙眼，剛剛成爲一個對比。

「這是昨天的報紙。數字是醫務衛生處長發表的，不會錯！」她又說。

江楓的胃口並不好，那一大碗粥，她只吃得下半碗。

已經靜下來很久沒有喊叫的那個病人，此刻，忽然又大叫起來了。難道那些止痛的針藥的藥力又消失了麼？

這會兒，江楓注意到她是個皮膚黝黑，身體矮小的婦人。眞想不到，這個小婦人，叫起來聲音那麼大。大概痛楚到了絕頂的時候，人便會忘記了一切，只盼望能用盡情的喊叫來減輕自己的痛苦吧！

但是，顯然，喊叫並不能減輕她的痛苦。江楓看見她這會兒不停地踢脚，那會兒翻個身伏在床上，再過一會兒，就索性坐了起來，抓了個枕頭抱得緊緊的。再過一會兒，她索性跪在床上，張開雙手喊叫。就像一個虔誠的教徒，在瀕臨絕望的邊緣，渴望上蒼會來搭救似的。

病友們過去規勸她了，說喊叫不能減輕痛苦。護士却跟她說，「替你叫了醫生啦，等醫生來吧！」

江楓問身旁的老婦人：「她患的是什麼病？」

「生肝蟲！」

「原來生肝蟲那麼痛的麼？」

那個教員摸樣的女子便說：「不知道我有沒有嚐受過她那種痛楚。那次，我得了急性盲腸炎，嗬，也眞是痛得

內臟有大火在燃燒，燒得她苦熱難熬似的。

江楓向那個女子笑了笑，同情地說：「你覺得哪裏不舒服？」

那女子辛苦地提高了嗓子說：「我本來身體很好的呀，從來就不曾生過什麼大病。」

「那你現在是怎麼回事？」

「感冒起的嘛！平白無故，搞了一個多月。唉，眞是！」

「怎回事呢？」

「本來，我照例不看醫生的呀！感冒嘛，有時，不吃藥也會好的。可是，家裏人看我燒得很厲害，就讓我去一些公立診所看啦，吃了藥，也好了些。可是，沒多久，就全身都是一顆顆的紅斑。沒辦法，只好再去看啦！醫生又開了藥，可是吃了一點也沒用。就這樣，搞來搞去，燒越來越高，後來就把我弄進醫院，一會兒說我肺炎，一會兒說我大腸熱，住了將近一個月，大概那裏的醫生毫無辦法，就把我送到這裏來。唉，苦死我了。前天，主任醫生找了個皮膚病專家來看我。誰知，搽了那個專家的藥，更壞了。哎呀，昨天晚上好辛苦呀，裏面好像火燒一樣，喉嚨痛得要死。朋友們說我可能是藥物過敏症，說不定我的內臟都出滿了這些一顆顆的東西。唉，這樣搞下去，我怕我那份工都要丟了，已經請了一個多月假啦！你是什麼病？」

「我也不知道，我常常頭暈的，動不動就暈倒。我一直沒看醫生。」江楓說。

「爲什麼不看呢？」

江楓答不出來了。

爲什麼不看呢？這只有她自己才明白。

貧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每個月的錢都不敷應用。就像七個茶盅只有三個蓋，無論怎樣調動，也還是有四個茶盅沒有蓋。

一直就是這樣，每個月拿回來的錢，都只好拿去應急。哪一筆最急，就把錢拿去付哪一筆。其它問題也一樣，哪一件事最急就先處理哪一件。無論什麼時候，件件事比較起來，她自己的病都不如別的事那麼急。

有什麼辦法啊！就是這樣，她的病就一直拖着沒理了。

一個工友這會兒推來一輛餐車，餐車上是一大桶粥，和許多空的碗子。他開始分派給每個病人，一人一大碗有點碎牛肉的粗米粥。這就是病人們的早餐了。

的時候；也許……」

這個病人叫了很久了，也都沒有醫生來看她，也沒有護士走近她身旁。

窗外的天空，漸漸變換着顏色。漸漸，晨光來臨了。晨光來臨的時候，原來是這樣地交靜，這樣地輕盈，這樣地神不知鬼不覺，然後，出其不意地，你發覺到，滿天都已經是朦朧的曙色了。

這樣說來，自從昨夜被送進急症室開始到現在，已經整整過了一夜了。除了有看護來爲她量過溫度、脈搏和血壓之外，就從不曾有醫生來看過她。

幸虧江楓對自己的病向來不焦急。天亮之後，她漸漸忘記了種種身體上的不舒適，沉入了夢鄉。

夢鄉是個病海，海水冰凉而混濁。後來，她又看見，許多許多病人都躺在這病海的水面上，其中，竟有她的兒子。她兒子快要沉歿了，大呼救命。她慌忙去救他，拉他的手，但是拉不着。她於是驚慌得醒了。

醒來發現很冷，發現了病房裏已經展開了種種活動。負責清潔工作的阿嬸們在忙，護士也走來走去，爲所有的病人，作着種種護理工作。有些能夠自己走動的病人，都自己起床去漱口、洗臉。一個男工推着盛放着開水的車子來了，順次地爲每一張病床換暖壺裏的開水。

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忙着哩！

睡在江楓附近的一個年老的病人也起來了。她微笑地和江楓打招呼。

這個老病人。她睡的是帆布床，放在兩張病床當中的一張臨時增加的帆布床。

江楓再向遠處望去，發現有好多病床與病床之間的空隙，都填上一張帆布床。

原來，這個大病房，可眞有點像個病海啊！

「你得了個什麼病？」老婦人問江楓。

「不知道，醫生還沒來看呢！」江楓說。

「是這樣的，你急不得的。」老婦人用識途老馬的姿態說，「你是昨天晚上半夜入院的。我知道！」

「對面床那位小姐不也是這樣，住了將近一個月了，還搞不清是什麼病。」老婦人又說。

「住了一個月，醫生還不來看麼？」江楓詫異地說。

「不！醫生來看的。前天，聽說還請了個專家來哩！可是，就是弄不清她是什麼病。」

江楓順着老婦人的目光看過去，她發現那張病床上躺着一個年輕的女子，滿臉都是紅斑，口唇發焦，好像她的

麼？」

「我常常這樣的，不要緊的。」

「還說不要緊呢！如果眞是不要緊，這些公立醫院的急症室也就絕不會收你。」

「唉！家裏的事，比我這病還要急呀！」

「唉，你眞是想不開！」

護士過來叫霞嫂離去，霞嫂匆匆地叮嚀了江楓幾句便走了。

霞嫂走了之後，江楓那昏昏沉沉的腦袋，又想起了那沒完沒了的家裏的煩惱了。這些煩惱，像江水，日夜長流啊！

窗外，藍黑色的夜空有星光，還有幾縷浮雲。夜空下，有寧靜的樹，無聲的、白色的建築物。

風景不算很美。但對江楓來說，却是美的。

江楓很少有這樣的閑情去欣賞風景、想不到這一病，却使她享起「福」來了。

江楓躺在那裏，漸漸忘記了自己的病苦，也忘記了她的家庭問題了，一直到一聲慘叫，引起她的注意，使她轉身向病房裏張望。

病房裏的景色可不是叫人愉快的。一排排的病床，在昏黃的燈光下，給人一種枯寂和凄清的感覺。

還沒天亮哩，大多數病人都仍然在睡鄉吧？雖然少數病人，却在輕輕地呻吟。

剛才那一聲慘叫，不知是從哪一張病床發出的。

慘叫來了一聲又一聲，使江楓好害怕。

「很痛呀！救命呀！唉，哎呀！醫生，姑娘，快來救我呀！哎呀，快！快來呀……」

江楓十分難過，她奇怪，爲什麼沒有人去理會這緊迫得壓人心弦的求援呢？

她看見一個值夜班的護士，安安靜靜地在一張大桌子前面坐着，低頭不知寫些什麼。護士的表情很寧靜，彷彿完全沒聽見什麼痛苦的叫喊似的。

這可使江楓十分奇怪了。江楓一向是個同情心十分豐富，常常把別人的急事看得比自己的急事還要緊急不知多少倍的人。她認爲那個病人叫得如此悽厲，當然是急於需要援助，爲什麼那護士竟然無動於中呢？

「唉，要是我做護士，我可受不了。」她想。

在隱約中，江楓看見這個護士的面孔是善良的，表情也是善良的。於是，她換了個想法：「也許，她無能爲力；也許她聽慣了，對痛苦麻木了；也許還沒到打止痛針

嗡嗡的低語，在朦朧的苦楚中，彷彿與她自己的家庭問題，混成一片了。

她勉强睜開眼睛，望了望那個正在談話的職工。

大概她那痛苦中的視綫仍然洋溢着無限的人情温暖吧，那職工於是把她也當作談話對象了。

「你想想！」他說，「七百塊錢一個月，十二小時工作，誰願意做？這裏，我和他，兩個人都想辭職。他薪水比我高。可是，也不行呀，物價漲得多厲害！」

「十二小時麼？」江楓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同情地說。

「是呀！人手不夠，車不夠呀！」

「噢，不夠麼？」江楓把話掙扎着說出來。

不知怎地，此刻，從喉部到舌頭，這短短的路程，忽然變成崎嶇的長途了。

「當然不夠。我們這裏只有六部救護車。怎夠？這是個四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呀！怎夠？」

「噢！」

「平常，你們叫救傷車，救傷車老不來，爲什麼？難道我們偷懶麼？不是呀！沒有車呀！可又不能明明白白說是沒有車。這麼一來，你們就只好等了，只好罵了。」

「噢！」江楓的聲音很微弱，但腦子裏的思想却突然出現得很明確：「怪不得剛才等那麼久。難道就是等救護車麼？不，當然還等別的，還等醫生，還等……。」天知道剛才爲什麼要等那麼久呢！

那職工不再和江楓講話了，大概他也覺察到江楓的辛苦吧！

「快到了。」他說，似乎是想安慰江楓。

但是，對一個有病的人來說，從救護車到醫院的病床，似乎也是一條漫長漫長的路哩！

當然，江楓終於還是躺到醫院的病床上。

躺下，到底舒服了些。

送她進醫院的霞嫂，這時，也像辦完了一件大事似地，走近她床旁，親切地而又急切地說：「他們不許我上救護車，我只好另外坐的士來了。」

「都叫你不要來了。」江楓不安地說。

「我怎可以不來？」霞嫂透了一口長長的氣。「好啦，現在，入院手續都辦好了。你就安心在這裏治病吧！家裏的事，你別管！」

「我怎能不管呢？你們眞不該把我送進醫院來。」

「還說不應該呢！剛才你昏了過去，不省人事。知道

急

葉問

救護車的車廂裏，燈光昏昏暗暗，似乎燈光也在患病哩！

車廂裏坐着好幾個病人。都是急病吧？眞是同病相憐。

江楓很想問問坐在她旁邊的女人，患的是什麼病。但是，一種極度不舒適的感覺，像氣體一樣，升上她的頭部，使她不想說話。

她閉了閉眼睛。她只能用這種方法駕馭自己了。

車子微微顚簸着，穿過了一條又一條入睡了的街道。夜已深了，該是兩點快三點的時份了。她記得，她被送進醫院的時候是十一點多。在急症室裏，等待了又等待，後來，終於經過草草的檢查，後來，她就被送進救護車裏。據說，要送到另一家醫院交住院部發落。

這等待着的幾個鐘頭，好難捱呀！

車廂內的職工和司機在談話。零零碎碎地談，似乎談家事，又似乎發職業上的牢騷。江楓聽一點、漏一點。這

類，倘拿當時時人的紀錄加以對照，就證明了魯迅先生的記事的正確性。比方一九一三年的九月十五日，爲舊曆中秋，魯迅先生記夜裏大雨無月。試以當時爲袁世凱所軟禁於北京的章太炎的這一天的「家書」爲證，「家書」說：「八月十五夜，坐視明月，憂從中來，少頃月蝕，遂復輟觀」。與「魯迅日記」同。

又這一年的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紀念日，當時稱爲「國慶日」，「魯迅日記」記前一夜雨，又當日上午雨，下午大雨。試以當時北京名記者黃遠生的「蟄日日記」的「雙十節」這天記事對照：「十日午前八時起床，外微雨滴瀝；而嘻者之夜，大雨傾盆，街市中泥深三尺矣。」兩者所記正同。

再次一九二四年甲子「魯迅日記」爲例。這一年的二月五日是甲子元旦，二十日是舊曆正月十六日，這是元宵燈節的第二天，本是燈月爭輝的良夜，但是這一夜正逢月蝕。

「魯迅日記」是這樣記的：

「夜月蝕，風。」

試翻當時詩人曾剛父（蟄庵）的詩集，也有詠這一天「甲子正月十六夜月蝕詩」：「玉川憤慨宛陵平，治亂無緣共一聲。怪事見多翻不怪，掩窗燒燭坐深更」。

從以上所舉以「魯迅日記」和當時時人有關天氣變化的記事對勘都一一吻合無訛的例子看，足證「魯迅日記」的正確性和可靠性，和他寫「日記」的認眞態度與一絲不苟的科學精神。

從多方面看，魯迅先生爲我們留下的文學遺產和精神財富眞是太豐富了；就在氣象、風候記事這一方面着眼，供我們學習、研究的也正多着哪！

風，大雨　廿三日雨，午後晴　廿四日晴　廿五日晴　廿六日晚風，小雨　廿七日曇　廿八日曇，天氣轉凉，午後小雨旋止　廿九日晴，夜風　卅日午後風　卅一日晴

十一月一日曇，上午晴　二日雨　三日晴　五日曇，午後雨，夜半大風　六日晴，風　九日晴，風　十二日曇，大風　十三日晴，大風　十四日晴　十七日大風　十八日晴　廿日曇，午後晴　廿三日晴，風　廿四日曇，冷　廿五日晴　廿六日黎明雨雪，積半寸，上午雲　廿七日晴，夜風　廿八日始用爐火　卅日微雪、午霽

魯迅先生在「馬上日記之二」（「華蓋集續編」）裏有這樣有趣的話：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從這段幽默的記事裏，可以知道魯迅先生對北京氣象的關心，並且得出在梅雨時節內，北京天氣的一般規律。

從「魯迅日記」裏的天氣紀錄，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一、北京一年中的天氣變化，何時始温、始寒、始雪，始雷，都可以從該年的「日記」裏一覽而得。這是從實際生活中所記下的紀錄，從一九一二年五月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逝世那天止，魯迅先生的確爲氣象學家留下了一份極有價值的參考資料。

二、「日記」裏除了一般的天氣用語如陰晴、風、雨外，他還使用了反映天氣變化的準切用字，如曇、雯、晛等。

「曇」，音譚，是記錄天空佈滿了陰雲。

「雯」字同晴，但有小別。據「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意謂白天下雨至夜而止，同時星現，看到了星。雯和天晴雨霽意同，而所重在夜。

「晛」音顯，本是日氣，日出也叫晛。雨止，日出爲晛。

「魯迅日記」的記述天氣變化，用字就是如此的嚴格，記晴有雯，晛之別；記温有熱、燠（燠，音郁。「說文」：熱在中也，也就是今之所謂悶熱。）之分；記風有微風、大風之異；記陰雲還有曇、霾曇的不同。其精當、準確，無異於科學的記錄。

三、「魯迅日記」所記的天氣變化如雨晴、月蝕之

是天時、物候引起他的關心。

魯迅先生一九二六年夏到廈門大學任教。對廈門的天氣便多有記述。例如在給章素園的信裏這樣說：

「此地初見雖然像有趣，而其實却很單調，永遠是這樣的山，這樣的海。便是天氣，也永是這樣暖和；樹和花草，也永是這樣開着，綠着。……」（「魯迅書簡」頁一六二）。

在將離廈門時，給李小峯的信裏更有如此的描述：

「……宋玉先生的什麼『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搼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秋』等類妙文，拿到這裏來就完全是『無病呻吟』。……我的住所的門前有一株不認識的植物，開着秋葵似的黃花，我到時就開着花的了，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開起的；現在還開着，還有未開的蓓蕾，正不知道他要到什麼時候才肯開完。……」（「華蓋集續編・廈門通信（二）」）。

「魯迅日記」記天氣變化，寒、温、風、雨……那眞是始終堅持如一，「不以一日懈」。

試以一九二三年「魯迅日記」所記風候的記事，每季各摘錄其中一月如下：

一月一日暖　三日夜風　六日曇，甚冷　七日曇，下午雨霰　八日天氣轉温　十日夜風　十一日晴　十二日風

十五日晨微雪如絮，綴寒柯上，視之極美。上午晛　十六日晴　十九日夜風　二十日曇。上午微雪即霽　二十一日曇，晨微雪即止　廿二日風　廿三日晴　廿四日雪而時見日光。晚雪止，夜復降，已而月出。　廿五日微雪　廿六日晴　廿八日晴，風，夜大風　廿九日晴　卅一日晴，微風

五月一日晴　五日下午同許季市往崇效寺觀牡丹，已頗闌珊　六日曇，夜風　七日晴，夜小雨　八日晴　九日晴，風　十日晴，夜大風　十二日曇，夜小雨　十三日晴，午後曇，夜微雨，旋即月見（現）　十四日晴，風　十五日晴　十六日夜風　十八日姓，風　十九日姓　廿五日晴，午前雷，驟曇，雨一陣（陣）即霽　廿六日晴　卅日晴

八月一日雨，上午晴　二日晴（時在赴天津的海船上）　三日晴　四日晴　五日晴　六日晴　七日晴（抵北京寓）　八日晴　十日晴，熱　十一日雨，上午風，小雨，午後止　十二日曇　十三日晴，熱　十五日午後曇，旁晚雨一陣，夜半雨　十六日小雨，上午霽　十七日雨　十八日曇　十九日曇，午後姓　二十日姓，大熱。晚大風，少頃雷雨，旋即止息　廿一日姓　廿二日晴、夜半

「魯迅日記」天時篇

葵堂

竺可楨、宛敏渭著的「物候學」第二章說：「南宋浙江地區的呂祖謙（公元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做了物候實測工作。他所記有南宋淳熙七年和八年（公元一一八〇——一一八一）兩年金華（婺州）實測記錄，載有臘梅、桃、李、梅……等二十四種植物開花結果的物候，和春鶯初到，秋蟲初鳴的時間。這是世界上最早憑實際觀測而得的物候記錄」。同時引朱元晦對呂祖謙這種不尋常的成就所作的評贊語：「觀伯恭（呂祖謙號）病中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寒溫，草木之榮悴，亦必記焉」。

呂祖謙在南宋理學學派中是另樹一幟的被稱爲金華學派的領袖，爲學注重平實，不空談，不墜入玄虛，主張多讀史、多稽考文獻，因此在履踐上他能堅持不懈地留下物候學上有價值的實測記錄。

前人有詩說：「一年農事最關心，較雨量晴直到今」。關心農業生產，注意人民生活的讀書人，是應該如此的。

魯迅先生就非常關心人民疾苦，留心天氣寒溫變化，較雨量晴，可以說每日必記。試翻檢「魯迅日記」就可得到證明。

魯迅先生對天時、物候最留心。不論在家在外，首先

版。——引者）惟影宋本不訛。」可見誤「刊」作「刋」已有相當長的歷史。

一般書刊誤「刊」作「刋」已經不好，連字典也這麼搞錯，那影響更大了。例如《辭源》（正續編合訂本），「刊」字條下「刊」「刋」交錯，非常混亂。又如《中華大字典》在刀部「刋」字下已明注「與刊異」，而在同部的「剞」字下却又將《說文解字》的解釋「刊也」誤植「刋也」。《華語大辭典》、《漢語詞典》等的索引也誤植「刋」（正文無誤），這些都是屬於一時疏忽吧。在外文的工具書中，這個例子也不少，打開《日漢辭典》，「刋」字不難找，「刊」字却不知躲到哪兒？是否日本語的漢字「刊」作「刋」呢？非也。查日本文化廳編的《當用漢字音訓表逐リ仮名の付け方》（內閣告示・內閣訓令）第十八頁，清清楚楚地印「刊」字，並舉例：刊行、發刊、週刊等。

「刊」和「刋」決不能劃上等號，即如「干」和「千」不能劃上等號一樣〔註〕。以前搞錯了，現在就得改正。《辭源》（改編本）已將舊版《辭源》誤植之「刋」字一一改正作「刊」。《新華字典》舊版曾誤將「刊」植「刋」，現在新版亦已改正。《日語外來語辭典》初版時內容提要有將「報刊」誤植「報刋」，後來修訂重排出版，已改正之，但商務港分館重印這部書時，却又誤植回「報刋」，以後再版時應再改正。

「刋」是僻字，今天已絕少用到，一般的字典都不收載了。它只被保留在《康熙字典》、《中華大字典》一類舊字典裏。所以我建議印刷廠排字工友將這個字放在冷僻字盤裏。校對員遇到這個字被植錯時不要放過。發覺有誤的書籍再版時最好將這個字一一改正，特別是作爲「典」的字書。語文教師以及搞文字工作的人應特別注意這個字。讓我們一同來消滅這個錯字。

〔註〕「一千」作數詞時爲「一千」的隱語。「干」「千」形近，故把「一千」說成「一干」；又如「方」「万」形近，故借一万爲一万。《通俗編・數目》引《繼世紀聞》：「劉瑾用事，賄賂公行，凡有干謁者云饋一干，卽一千之謂；云饋一万，卽一萬之謂。」

這五冊，不敢妄說全部）「刊」字均誤爲「刊」。爲此，我覺得有必要翻一翻字典，嚕囌一點，同大家研究。

刊

渴安切、平聲、寒韻。漢語拼音 kān（ㄎㄢ）。

（魯楮按：現時粵語習慣變讀若罕見的「罕」。）

㈠刻。《說文解字》：「刊、剟也。從刀，干聲。」

㈡斫，削。《尚書・益稷》：「隨山刊木」。《周禮・秋官・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禮記・雜記》：「刊其柄與末。」

㈢刪改；修訂。如刊正；刊誤；刊謬補缺。《晉書・齊王攸傳》：「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然後反之。」

㈣刻；雕刻。《晉書・孫綽傳》：「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今指排版印刷。如：刊行；刊本；創刊；停刊。

㈤出版物。定期或不定期發行的雜誌，也指報紙上有專門內容的一些副頁。如月刊、季刊、叢刊、副刊、校刊等。

㈥與栞通。《漢書・地理志》：「隨山栞木。」《尚書・禹貢》：「九山刊旅」，《史記・夏本紀》、《漢書・地理志》作「九山栞旅。」《蔡湛碑》：「栞銘樹石」，《高彪碑》：「栞稱著功」，《魯峻碑》：「無物不栞」。（魯楮按：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此與木部栞，音同義異。」）

㈦與竿通。《儀禮・既夕禮》：「抗木刊。」

七見切，音茜，霰韻。漢語拼音 qiàn（ㄑㄧㄢˋ）。

㈠切。《玉篇》：「刊、切也。」

㈡刊之譌字。《正字通》：「刊、即刊之譌文。」《韻會》：「刊從干戈之干，刊從干。與刊異。」

「刊」誤作「刊」，關鍵在把左旁的「干」誤作「千」。「干」和「千」亦是音義都不同的兩個字，但「干」「千」形近，大意一點，也要弄錯的。例如《藝林叢錄》第八編第二六五頁第八行「十千」應作「十干」，同書第二七六頁第四行「千隊」應作「干隊」，《文史論叢》（中華港版）第二二九頁第十行「千祿字書」應作「干祿字書」等等，這說明「干」「千」兩字容易混淆。故「迂」易誤作「迁」，「刊」則更普遍地被誤作「刊」了。王念孫《廣雅疏證・釋詁》云：「刊、各本訛作升（疑「刊」之誤。手頭那部是中華書局聚珍倣宋

幾行字，後來就百花紛呈了，各種各樣的題法都產生了。

音樂史上，也可以找到類似的事例。巴哈、莫札特的作品，或典雅，或流暢，都是比較和諧的。到了貝多芬，忽然來一個大變化，一個樂隊被他運用創作出許多强烈的變化和對比。最出名的是第四鋼琴協奏曲中的一個樂章，樂隊成爲一方，鋼琴成爲一方，互相對答，優雅的鋼琴最後說服了粗暴的樂隊。李斯特給它作了一個出名的比方，說好比希臘神話中的奧爾菲伊，用音樂馴服地獄中妖魔鬼怪。——這些形式上的發展創造，並不是純技術的。貝多芬創造這些形式，都是爲了內容的需要，他滿腔熱情，要求表現他那套人道主義的理想，戰勝「惡魔」；或者如「命運交響樂」那樣，明確地要表現一個中心：人與命運的搏鬥。

這些內容，今天該怎樣看待，是另一個問題。這裏只想以之說明：眞正的藝術新形式，必是由內容的需要而產生。

成熟了的形式，總較有魅力而迷人，但如果抱住一個成熟了的形式，作爲前提，再找「內容」往裏裝，那就本末倒置了。難免束縛住藝術家的手足，發展不了，或發展不快。

寫詩，寫戲，寫小說，恐怕也是這樣的。

說刊、刋

魯　赭

「刊」和「刋」，是讀音、意義都不相同的兩個字。一般圖書、報紙、雜誌，甚至字典，往往將「刊」誤「刋」。《海洋文藝》亦沒有例外，從不定期的第一輯到定期的第一卷第一期，書中大部分（我未有通讀

已有的形式，好的，繼承下來，借鑒借鑒。但一個眞正藝術家的第一要務，還是走到生活的深處去，用他敏銳的觸覺，發現最值得表現的生活內容，滿腔熱誠地去表現它。到那地步，就會感到舊形式不夠用，一種新的形式，也就會遲早誕生。

至於强求，——脫離內容地去生硬追求新形式，那一定脫不了舊窠臼的。往往只會落得四個字：矯揉造作。

「從無到有」

井觀

偶然聽來的一件小事：一位熱心的華僑，請畫家繪了一幅油畫，表現祖國一項成就卓越的新興工業。畫好了，欣賞之餘，這位華僑提出個要求，希望畫家在畫上題四個字：「從無到有」，把這項建設的艱巨過程點出來。

畫家却感到有些爲難了，不是這四個字不好，是因爲油畫上向來不興題字，怎樣下筆才好呢？但想到華僑熱心的動機，也就欣然拿起了油畫筆，題了上去。

聽到這件事，覺得挺有意思。

隨後，有機會看到這幅畫，自然也就特別注意這幾個字了。我對油畫不熟悉，沒有個「油畫應當怎樣」的觀念，自然不覺得題字上有什麼不合宜，但由此却想了下去：油畫到底可不可以題字呢？怎樣處理才好看？題甚麼樣的字體才好？像中國畫般題很多的字行嗎？……

這些問題，我自然是想不出答案來的。我不是油畫家，沒有這方面的實踐經驗。不過，我想，問題大概不在於油畫這種形式可不可以題字，而在於有沒有這種需要。普遍有這種需要時，大家就會都來嘗試，走出一條路子來，也來一個「從無到有」。中國畫也不是一開始就興題字的，今天能夠看到較古的畫，如隋代展子虔的遊春圖卷，上面的字是後來人家題上去的；唐代韓幹的牧馬圖，上有「韓幹眞迹」四字，也是趙佶給題上去的。似乎是在宋代以後，特別是明清的文人畫，爲了更直接了當地抒發自己的心懷，才在畫上大大發展了題字的藝術，——現在看來，中國畫的題字，確實已可稱爲一項藝術，極有可觀。

將來的新油畫，會不會根據它的特色，它的工具，出現另一套題字藝術？

這個問題，等待將來的事實去做答案吧。由此想到的却是一個老早有人說過的道理：藝術形式，是由內容的要求而產生。有什麼樣的新內容，就需要創造與之相適應的新形式。

中國畫的題字這個形式，就是這樣發展來的。有所欲言，那就題吧。起初大概是規規矩矩地在空白處寫上

愁的小說，他在序言中說：「書中這位美國副總統落入了伊朗野心軍人的圈套，伊朗的野心軍人誤信蘇俄有染指阿富汗的陰謀，他們唯恐伊朗成爲蘇俄的次一侵略目標，就拿煽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開戰來促成美蘇之間的全面對峙。伊朗人相信，只要阿以戰爭全面爆發，蘇俄便會站在阿拉伯的一邊，美國便會與以色列結盟，蘇俄既忙於這種一觸即發的局勢，便不敢對阿富汗用兵，美國副總統康斐德，在這項謀略未被他的秘書凱塞琳和他的特務隊長高代瑞揭發前，并不覺察他所被利用的程度。」

這是整個小說的內容，抽掉了內中的愛情，人們不難發現安格紐儘管貌似平民，實則官癮極深，因爲他念念不忘第三世界的魄羅風雲，并且對第三世界空前的團結與勝利，表現了他的震驚、不滿之情。

安格紐把小說中的時間拉長到一九八三，近十年後的波斯灣形勢如何不宜亂猜，但總的來說第三世界不再聽任兩個超級大國宰割已成定局。安格紐憂心忡忡，安排了個「伊朗野心軍人」；而事實上目前的伊朗恰巧仍在被「野心軍人」視爲新的世界戰略重點，但此乃安格紐自己家裏的「野心軍人」；而蘇聯也在增加對伊朗的壓力，正因爲伊朗傳統上對蘇俄存有強烈警戒心，蘇俄也就與伊朗關係對立的伊拉克訂有條約，供應武器——就憑這一點，安格紐以此爲綱的小說主綫已經顯得蒼白無力。

伊朗軍人「誤信」蘇俄有染指阿富汗的陰謀之說，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八日的阿富汗政變爲例，支持政變的正是蘇俄坦克，兩天後十八架米格飛臨阿富汗上空進行龐大的軍事示威——抱歉的是坦克與飛機全非「伊朗野心軍人」所有者也！

安格紐，顯然有爲蘇聯塗脂抹粉之嫌。用心何在？

但是，這也并不奇怪，兩個超級大國既要爭奪世界霸權，就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不是你壓倒我，就是我壓倒你。兩者之間的妥協和勾結僅屬局部、短暫和相對，兩者之間的爭奪則屬全面、長期和絕對。安格紐這一小說不過是兩個超級大國就「僞君子」這方面在世人面前表演的插科打諢，老實說正因爲他虛假過度，使人想嘔。

安格紐寫什麼小說？

弓滿雪

從美國副總統座位上摔下來，再從馬里蘭州律師座位上摔下來的安格紐，忽然寫開了小說，并且一寫就是兩部。即將發表於美國「婦女家庭雜誌」的是寫一九八三年間一位美國副總統的傳奇故事。是以愛情爲主要穿插的「預言式」小說，名曰「一種很特殊的關係」，台北有家報紙譯爲「宦海綺情」。安格紐自己說「我覺得目前還不適宜寫嚴肅的東西，我的遭遇委實太慘痛了，寫一部小說可以使我解脫於創痛所形成的狹隘看法」。也就是說，屬於輕鬆、消遣復消愁的意思。另外一部，安格紐自稱「關於我自身經歷的，嚴肅的作品，要到尼克松政府結束之後方可動筆，那本作品或將定名曰『權力的幻覺』。在我來說，它是對副總統職位淋漓盡致的描寫」。與「預言式」相反，該是屬於紀實式，自傳性的小說，而且細察文句，這小說必然是志在「幹」尼克松的。

安格紐的小說寫得怎麼樣？不是這裏所想說的，這裏先引用安格紐女兒蘇珊對合衆社記者說過的話：「我從不認爲他是一位小說家，事實上，我以爲他正在寫一非小說的書。」但這裏必須爲安格紐作「義務解釋」，他是指天誓日地自稱在「寫小說」的了。他自己寫的序言，就有個副題叫做「我爲什麼寫小說」，因此人們也確乎應該承認他是在寫小說而非論文、散文或者戲劇。并且通過這位作者所從事於輕鬆、消遣復消愁而寫成的小說「一種很特殊的關係」，來說明世界上并沒有「純文藝」，並沒有「和政治無關」的小說。儘管作者認爲「與政治無關」，事實上作者的世界觀反映在字裏行間，就必然表達了他對是非曲直的態度。「不必客氣，這就是政治」。事情就這樣簡單。

安格紐這部標榜輕鬆、消遣復消

他了。……

「他有錢，他偏講社會主義，他偏不去做工，他偏來游歷，他偏到上海，他偏講革命，他偏談蘇聯，他偏不給人們舒服……

「於是乎可惡。」（《南腔北調集》：「誰的矛盾」）

事後，上海的報紙有表示了，自然是按照他們所代表的後台來發言的。短短幾小時的停留，却有了不小的震動，這是反映了當時極端尖銳而緊張的形勢。魯迅先生又寫道：

「蕭的偉大可又在這地方。英系報，日系報，白俄系報，雖然造了一些謠言，而終於全部攻擊起來，就知道他決不爲帝國主義所利用。至於有些中國報，那是無需多說的，因爲原是洋大人的跟丁。這跟也跟得長久了，只在『不抵抗』或『戰略關係』上，這才走在他們軍隊的前面。」（《南腔北調集》：「《蕭伯納在上海》序」）

通過這些記錄，使我們確實知道，當四十年前中國民族面臨內外的嚴重危難時，蕭伯納曾經是關心中國人民的朋友。這一點，是我們在今天談起這位英國作家的時候，還是對這種國際友誼感到可貴的。

（註一）易卜生（Henrik Ibsen）十九世紀的挪威戲劇家，自然主義的先驅。他所作的《娜拉》（一譯《傀儡家庭》），反映了婦女要在受束縛的家庭中衝出去。可是衝出去之後又怎麼辦？整個社會不改變，娜拉有真正的出路麼？易卜生沒有也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註二）清教徒，英國基督教的一派。英國在十六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有一次「宗教改革」，主張徹底改革教會，擯棄一切舊傳統、舊習慣，反對形式，而以簡單純淨爲主的一派，稱爲清教徒。清教徒在英王詹姆士第一在位時頗受迫害，大部分移居荷蘭、美洲。

（註三）約翰牛，西方對英國人的習慣性綽號。

（註四）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公開宣揚剝削和侵略是「合理」的，把勞動看成「恥辱」，把勞動者看成「畜羣」。他鼓吹極端的個人主義，崇拜「超人」和「强力」，把「弱肉强食」視爲人類社會的合理規律。尼采是法西斯主義在思想上的先驅。

來到上海，雖然逗留還不夠一天，當時的進步文化界人士也安排了一些歡迎活動。大致是，二月十七日的中午有一個歡迎的午餐，參加者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魯迅、蔡元培等幾個人，地點就在孫夫人的家中，按照蕭伯納的習慣，吃的是素菜。到了下午二時，當時的筆會中國分會（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成立，蔡元培、楊杏佛等是發起人，後來自行渙散，不復存在）在「世界學院」的地址舉行歡迎會，約有五十個人參加。歡迎會很簡單，魯迅先生在「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南腔北調集》）中有這樣的記述：

「兩點光景，筆會（Pen Club）有歡迎。也趁了摩托車一同去看時，原來是在叫作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走到樓上，早有爲文藝的文藝家，民族主義文學家，交際明星，伶界大王等等，大約五十個人在那裏了。合起圈來，向他質問各色各樣的事，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似的。

「蕭也演說了幾句：諸君也是文士，所以這玩藝兒是全都知道的。至於扮演者，則因爲是實行的，所以比起自己似的只是寫寫的人來，還要更明白。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總之，今天就如看看動物園裏的動物一樣，現在已經看見了，這就可以了罷。云云。

「大家都哄笑了，大約又以爲這是諷刺。」

還送了一些紀念品給蕭伯納，是泥塑的京劇小臉譜和一些戲服，可能由於蕭伯納是戲劇家之故。

下午三時，再回到孫夫人家中後園的草地上，是新聞記者和蕭伯納會面，約到四時半結束。

這就是蕭伯納在上海的全部活動。但是即使這麼簡單的活動，由於不符合侵略者及其幫兇、走卒的口味，便有人別有用心地加以攻擊，要把蕭伯納說成一無是處，或說成一個無聊的「幽默家」，或把他肆意歪曲。關於這方面的情形，還是引用魯迅先生當時的記述罷，雖然事隔四十年，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一下世界上的事情是那麼複雜的。

說到記者（當然是各種類型的記者）們在訪問蕭伯納之後所作出的各種反應時，魯迅先生寫道：

「他本是來玩玩的，偏要迫他講道理，講了幾句，聽的又不高興了，說他是來『宣傳赤化』了。

「有的看不起他，因爲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然而倘是馬克思主義文學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不要看

過，他刻劃的到底是離開了羣衆的「個人」，這就是蕭伯納在創作上始終不能超出自己局限的表現。

嚴格地說，蕭伯納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者。他在作品中攻擊了大量他認爲是虛僞的東西，如愛情、道德、國家主義；他揭發貴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至無產者的各種在他看來是「幻覺」的、「自以爲是」的心理；他特別喜歡諷刺那些自以爲有「神聖」職業責任的人如醫生、律師、軍人。他也不滿於改良主義，在劇本《少佐巴巴拉》及其序言中，他對「濟世軍」的評價是：足以消沉窮人的意志。他認爲如果窮人不自己起來拒絕再忍受貧窮的生活，那麼社會的病態只能繼續存在着。可是，窮人怎樣才能「拒絕」貧窮的生活呢？看來蕭伯納只期待着窮人要在自己的「意志」上有所改變，而未能指出一條確切可走的道路。

但我們要肯定的是，在那樣的時代和社會裏，蕭伯納一類的作家所起的揭露作用，到底是有意義的。而他的熟練的戲劇技巧與有力的、優美的散文文體，對於表達他的觀念和傳播給讀者有很大的幫助。他在戲劇效果上有新的創造，特別是對於傳統的觀念有很多改革。他認爲劇院中的積習，正如社會上的積習一樣，是不應該依循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觀衆所以爲應當出現的，他偏偏使觀衆驚奇；而觀衆認爲應該吃驚的時候，他却叫觀衆失望。本來戲劇的對話要求很嚴格，要配合必要的動作設計才能取得效果，他却要角色在表演時朗誦大段與傳統的戲劇效果不相容的台詞，以表達作者對於社會各項問題的觀念。這樣，往往使他的劇本像小說，而演出像演講。從這一點而言，蕭伯納不是一個羣衆性的文學家，缺乏文化水平和不懂得那個階層特徵的觀衆，對他的作品是很難理解的。當然我們不可能這樣要求蕭伯納。因爲他的創作和所表達的思想，正是對於那個控制了社會的階層發揮了揭露和譴責的作用，這間接有利於被壓迫的人們起來爲了改變這個處境而奮鬥。縱使作爲和平主義者的蕭伯納不一定同意人們這種奮鬥的性質和形式，想法也不相同，但是客觀的作用到底是不以他自己的意志爲轉移而存在的。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的蕭伯納，目睹了法西斯的罪行，對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寄予了較大的同情。他對侵略者表示了憎恨，同時對當時在反法西斯鬥爭中起了作用的、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有所傾囊。由於他在英國文壇以至世界文化界的聲望，他這種態度受到反侵略人民的歡迎，也必然被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所嫉恨。所以，他

這本小說寫作時間達二十多年，被譽爲最早期的和有重要代表性的作品。勃特勒的思想，主要是來自進化論學說，於此我們也可以找到蕭伯納的理論來源。由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念，蕭伯納對於優生學是嚮往的。他認爲人種需要改良，而又必須從培育較高能力的個人做起，而婚姻對象的選配，便佔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甚至主張用科學方法擇種交配，以期產生更高超的人種。從這一點出發，他還反對過階級觀念，理由是階級觀念的存在會「阻止正當的婚姻結合」。《人與超人》裏以丹那的「智慧」和維特菲爾特的「美麗」而結合，有暗喻下一代更「高超」的人種將由此而產生的意思。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當時的蕭伯納儘管竭力想用哲學來解釋社會現象和指出人類前進的道路，可是他的想法和實際的社會規律有多麼大的距離。

老年的蕭伯納可能是對這個觀念也有所懷疑了罷，相傳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次在上層社會的場合，一位以漂亮著名的女伶正好坐在蕭伯納的旁邊。她爲了表示是蕭伯納的作品的讀者，也爲了表示對他的思想了解和仰慕，於是用幽默的口吻對蕭伯納說：「如果我和你結合，生出來的孩子腦袋像你而樣子像我，那多理想啊！」可是蕭伯納却似乎並不很欣賞這幽默。他回答說：「要是腦袋像你而樣子像我，那怎麼辦呢？」這個說法似乎有些刻薄，是否實有其事也未可知。但蕭伯納會對自己原來的觀念有所否定，却是顯然的。

蕭伯納後期的著作不再是只從社會現象來着手，而極力企圖刻劃人的內心世界，哲學的意味更濃厚了。一九一五年所作的《副大法官奧夫拉赫特》，仍然是以嬉笑怒罵的筆調去描繪一般人所認爲的「英雄」。一九一七年的《傷心的屋子》，就以比較嚴肅的態度，暴露這個社會帶給人們的混亂與創傷。一九二一年他寫了《千歲人》一劇，用他自己的說法，這是一部「生物變化的經典」（Netabiolgical Pentateuch，按後一字，原指舊約聖經的《摩西五書》）。主要是引申他在《人與超人》中的主題，繼續以進化論的觀點，敘述人類發展的過程直至現在，接着暗示，人的壽命如果能夠延長，將來總有一天可以形成一種「超人的民族」。這部戲很長，要連續幾個晚上才能演完。一九二三年的《聖女貞德》，着重塑造這個法國女英雄的個性，在她周圍的是一羣不能或不敢信任她的人，而她內心則出現着「人」的限制與「神聖」的衝動。這部戲突出了蕭伯納老練的藝術才能，把貞德的個性寫得很動人，舞台的氣氛要求也很濃洌，很嚴格。不

道，女人是這個社會的更大犧牲品。

一九〇四年，他寫出了《約翰牛的其他島嶼》(John Bull's Other Island)(註三)。在這本作品裏，蕭伯納顛倒了一般人印象中對於英格蘭人和愛爾蘭人的觀念，把英格蘭人寫成溫文爾雅、多愁善感，而將愛爾蘭人刻劃爲注重現實的典型。但在序言中，蕭伯納却相當强烈地譴責了英國在埃及所做出的殘暴行爲，這段序言，曾經引起了殖民主義者的反詰。有意思的是，出生在愛爾蘭的蕭伯納，並沒有明顯地對愛爾蘭的獨立運動表示什麼態度。但從他在《約翰牛的其他島嶼》中的觀點來看，一九五〇年去世的蕭伯納如果還生存，對於今天北愛爾蘭共和軍的活動將採取什麼立場，倒是很值得尋味的。

一九〇六年的作品《醫生的爲難》，抨擊一般以詐騙行爲對待病人的醫生；一九〇八年的作品《結婚》，攻擊那種欺騙對方感情的僞冒貞節行爲；一九一一年的《范尼的第一個劇本》，諷刺戲劇的評論者；一九一二年的《安杜魯克里斯與獅子》，諷刺基督教徒的殉教行爲。

從這些作品的名單來看，可以知道蕭伯納筆鋒所指向的範圍是多麼的廣泛，幾乎所有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現象都觸及了。重要的是，他不只捕捉現象，同時還力圖剖析人們的思想實質，在作品中有濃厚的哲學意味。

就以《人與超人》這部戲來說，它的內容是很簡單的，也很晦晦的。作家約翰·丹那，愛上了女子維特菲爾特。他們坐了汽車，準備到西班牙去。途中碰到了盜賊。盜賊們把汽車砸爛，俘虜了他們。在這種危險的情況下，當晚丹那做了一個夢，彷彿尼采（註四）告訴他，要有一個超人出現。這大概增加了丹那的勇氣。次日，盜賊們帶他們起程，忽然碰上了西班牙的軍隊，要把盜賊逮捕。丹那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說盜賊們只是他的隨從，使他們獲得釋放。於是，丹那儼然成了英雄，而在這一場變故中，維特菲爾特顯得十分孱弱，自私，似乎配不上丹那。但事後兩人在旅館中的一場對話，丹那竟然被維特菲爾特所征服，向她求婚了。這裏，蕭伯納强調了女人是「自然目的」和「求生意志」的具體表現。他在這部戲的序言中說：許多人都認爲他的思想來自尼采、馬克思、易卜生的影響，其實不然。他自稱自己的觀念大部分來自薩繆爾·勃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薩繆爾·勃特勒生前名氣不大，死後發表了遺著長篇小說《人類的歷程》，敘述主角潘蒂法克斯如何在宗教的舊勢力壓迫下奮鬥成長，在各種生疏而困難的環境下取得適應。

上了森牧師的兒子佛蘭克（她不知道佛蘭克是自己的異母弟）。華倫夫人爲了和女兒談論克洛夫勛爵的事情，發生了劇烈的爭辯。薔薇堅持了要有自己選擇的自由。她說：「世界上最貧苦的女子不能夠在做英國女王還是女子學院校長之間選擇，但她可以在拾破布和賣花之間憑她的意願去選擇。」第二天，薔薇和佛蘭克在一起，克洛夫勛爵來了，他既以金錢要挾薔薇，又對這位青年說出她和他原是異母姊弟的秘密。這個變化，使這對青年受到極大的震動。薔薇在痛苦中離開了華倫夫人，也不要母親的一個子兒，以一輩子獨身爲誓言，獨自工作生活下去。

華倫夫人的追求金錢與糜爛生活是有典型性的，通過女兒的揭露，把這種「上層社會」人物的本質顯現出來，確實很有力地刺痛了這一類的紳士淑女。當時曾被禁止上演，便說明了這一點。但是薔薇可以走什麼路呢？在劇本中並沒有可見的使人欣慰的前景，這也正是蕭伯納本身的局限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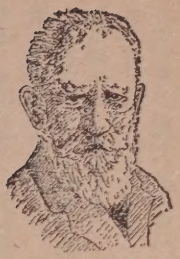
這七個劇本，在不同角度上都接觸到被人們傳統地以爲是可敬的觀念，而揭出了它們實在上是怎麼一回事，其不很容易被接受是顯然的。當時的上演，並不見得很賣座。蕭伯納倒沒有因而喪氣。他把這些劇本分別印成兩個戲劇集，取名《愉快的和不愉快的戲劇》，在每一本前面加上了長篇的序言，着重分析了他在創作上的意圖，劇本的社會意義和表現手法。又在每個戲的《場景、人物、動作註解》中作擴大了的詳細描寫，特別是人物性格部分描述透徹，刻劃入微。於是，這些劇本變成了小說的性質，閱讀作用大於演出的作用。把劇本提高到可供閱讀的文學作品的地位，是蕭伯納的一個特點。

在此之後，蕭伯納進入了他戲劇創作的中期。他的作品仍然是在提出各種問題，但其廣度深度都有了發展，既不限於英國的範圍，也不限於當前的時代。他繼續使用劇本前面的序言，詳細地論述對於社會問題和戲劇藝術的觀點，使這些論文式的序言所發揮的作用不比作品的本身爲小。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清教徒的三齣戲》（註二）中，《凱撒與克麗奧帕杜拉》利用古代史中這個極爲著名的故事，攻擊人們對歷史的主觀主義錯誤見解。《魔鬼的信徒》則抨擊那些把浪漫自詡爲「道德」的人。一九〇三年的《人與超人》，蕭伯納把愛情與婚姻寫成兩性之間的戰爭，他認爲女人是「自然目的」與「求生意志」的具體表現，像解剖師一樣細緻地分析愛情和家庭，直至所謂「愛情」這種東西在現實生活中消失得無踪無影。他有意識地企圖表現「男人是女人的犧牲品」這個概念，可是如果讀者能夠自我深刻地進行思考，便會知

年一樣，到倫敦去，並且開始了他範圍廣濶的文學生涯。他做過新聞記者、藝術評論家、音樂評論家、戲曲評論家、演講家、小說家，最後是個有名的戲劇家。此外，他又積極參加社會活動，他提倡素食，反對解剖活的生物，推動婦女運動，又是一個英國式的社會主義者。

蕭伯納到底是以戲劇家的身分厠身於歐洲資產階級文學史之中的，所以我們還是着重談他的戲劇創作。他的第一部劇本是《鰥夫之家》，作於一八八五年，主題是抨擊富有的業主壓迫貧苦的住客。這個劇本顯示了蕭伯納作品的社會性，正如他自己所說，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受到易卜生（註一）的影響。稍後的作品是《風流客》（The Philanderer），諷刺形式上追求解放的女人，便有《娜拉》的影子。《華倫夫人的職業》，抨擊商業化社會的罪惡，由於這個內容，該劇曾一度被禁止上演。一八六四年作《武器與男人》，以爲一般人所艷羨的軍人的「榮耀」做諷刺的對象。同年所寫的《坎迪達》（Candida），說一位牧師的妻子和介入他們夫妻之間的青年詩人發生了不正常關係，後來這位名叫坎迪達的牧師夫人由於對丈夫的憐憫而放棄了詩人。一八六五年作《天之驕子》，是把英雄醜化了的鬧劇，譏誚的對象是拿破崙。同年作《你總說不定》（You Never Can Tell），用開玩笑的手法描寫在那個時代被認爲的新女性。這七個劇本，都是蕭伯納早期的作品，也可以說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產物。在這個時期，作爲資本主義對外擴張的大英帝國固然發展到了巔峰，可是這個社會的不合理現象已經越來越暴露了。資本主義初期那些被稱讚爲神聖一般的追求自由和個人奮鬥，逐步變成可笑、可厭甚至可恥。作爲社會批評家的蕭伯納，既然敏銳地看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便不可能不在作品中反映出來。這就是他不同於只知道拿文學做商品的庸俗作家的地方。但是，正如絕大多數的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家一樣，他們只是指出了病害的徵象，而沒有切實找出致病之原，更說不到開出準確的藥方。

讓我們以《華倫夫人的職業》爲例子，看看蕭伯納怎樣去接觸社會的問題。華倫夫人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婦人，她出身低賤，後來在姊姊的資助下，經營起生意來，逐步有了金錢和地位。二十年前，她曾和一個森牧師有曖昧，生下了私生女兒蕙薇。蕙薇一直在山村中長大，很少和母親在一起，由於環境的影響，女兒性格倔强，有獨立性，讀大學成績優異。在一個夏天，連續發生了一些事。五十多歲的克洛夫勛爵用金錢取得華倫夫人的同意，想娶蕙薇爲妻；而蕙薇却愛



·西洋文學縱談·

蕭伯納和他的作品

高翔

英國作家喬治·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是近代和中國有一些關係的文人之一。這關係就是，他在一九三三年曾經乘坐一艘周遊世界的輪船，於二月十二日經過香港，而又於二月十七日到達上海。旅行本是平常的事，不值得特別一提，可是他在上海逗留的一段短暫時間，却引起了一些波瀾，成爲當時文化界一件受注意的事。關於這件事情，我們放在後面再談。

蕭伯納於一八五六年出生在愛爾蘭的都柏林一個相當富裕的家庭。自小由母親教他音樂，使他具有一定的藝術素養。他也有機會在美術博物館和圖書館裏消磨他青年人的精力和時間。這些條件，是蕭伯納在那個時代裏能夠走上文學道路的原因。二十歲，他像一切當時「有志」的青

你瞧，那臃腫的
漆着滿身廣告的電車
像喝醉了酒的紋身大象
晃晃蕩蕩地向你奔來
快一點，快一點
走過斑馬線
走過那市街的
狹窄的平原

這首詩的毛病，出在什麼地方呢？

無數的人，每天走過無數次的斑馬線，是否都有這種緊張惶恐之感呢？

恐怕不是吧。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出這首詩，有着一種頗爲微妙的缺陷。那就是詩中把客觀的壓力，寫得太强，把主觀的形象，寫得太弱了。

詩中的巴士和電車，威風十足，氣燄萬丈，而那些過斑馬線的人，却驚驚惶惶、緊緊張張，沒有一點鎮定與從容。許許多多描寫黑暗的小說和電影，都常犯這種錯誤。詩歌也是一樣。「都市詩鈔」裏，有一部分詩，在人們的心頭留下了太深的暗影。

不錯，現實生活中，常常是充滿了災難和麻煩，生活的壓力常常是很重。到處都是令人不快的事物，雖然如此，在我們表現、反映這些災難與麻煩事，我們的人，必須站在高處。

人的形象，必須高大。

人在面對災難與麻煩時，不能低頭，更不能心驚胆戰。面對着各種牛鬼蛇神時，也是一樣。

無論客觀的壓力多麼沉重，人也必須有居高臨下的氣概。

眞誠，溫暖，是舒巷城的起點。起點之後又加上了智慧，加上了深沉。

而在一切之上，還必須堅强。

不只要讓人看到遠處的光明，還要讓人看到近處的力量。

舒巷城的詩，一向是舉重若輕的。要知道，在罪惡的都市中，也仍然有喜悅，有光明，也埋藏着照耀未來的火種。希望舒巷城在未來的詩集中舉起一座森林的時候，同時也舉起一隻火炬。

他呢，越來越縮越小了

……

也許有一天，有人要舉起一隻如椽的巨筆，要給這一個都市，寫一篇長達數百萬字的列傳，那麼，這一本「都市詩鈔」，也許是一個很有用的參考與啓發吧。

舒巷城是勇於自我批判的。他的詩，就在這自我批判中，不斷地前進。他也希望讀者們看他詩的時候，帶着批判的眼光。

有一位讀者，很可能是年輕的讀者，在一個期刊中發言了。他在讀了「都市詩鈔」之後，感到「壓力自四面八方而來，沉重得叫人透不了氣」。

這是眞的麼？這是眞的。在看完這本「都市詩鈔」，是會覺得在這都市裏到處都是醜惡與黑暗，都是可憐與可笑的事物。

這不是說，這個集子中，就沒有一絲一縷的笑意，然而這一絲一縷的笑意，確是頂不住那滿天的愁雲。

這是不是因爲集中的詩寫黑暗面太多，寫光明面太少呢？

也是也不是。

在數量上，寫黑暗面的比例確實很大。但主要的問題還在於作者用什麼態度來寫，用什麼態度，去對待那些沉重的壓力。

要說明這個問題，有一個最好的例證，就是集中第一首：「斑馬線」。

「斑馬線」是一首寫得很好的詩，它就像一幅巨大的招貼畫那樣引人注意。强烈的色彩，明快的綫條，具有極富說服力的效果。

爲了說明問題，這裏必須引用全詩：

快一點，快一點
走過斑馬線
線外
是不能失足的峭壁深淵
在那喧嘩的
車輛的叢林中
連患着大腸熱的巴士
也殺氣騰騰
當心
不要給撞下去

吸塵機

吸塵機
吸塵，吸塵
在它上班的地氈上
而我們呢，二十四小時
轉動，轉動
在密佈都市塵的
空氣中

提防

那不安全的四季
已使人變得鐵石心腸
於是在狹窄的電梯間
在曲折的樓梯上
我們相遇却互相提防

這些詩，雖然短短，却寫出了現代都市生活中的特質。它所概括的不只是香港，也是許多別的大都市。

集中有許多描寫人物的佳作，「戴高福傳」，是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一篇，三十九行，寫盡了這一類型人物的生活史和生活的側面，從牙牙學語，寫到他死前的一夢。「或人之家」、「美的故事」、「思古先生」等都有同樣的魅力。

人們常常提起的「無題」，更是寫盡了許多白領的一生：

在打字機單調的聲響中
歲月在枱角留下一點齒痕
他的青春却匆匆過去
文件夾子舊的換新了
他還是停留在原來的位置
高升的梯子又陡又窄
當年的信心已變了驚心
如今，天天伴着他的是
老花眼鏡和胃痛
……
城市越來越脹越大了

愛的人間，付出了多麼仔細而又深沉的關切。

在「都市詩鈔」中，舒巷城接觸面之廣之深，是很令人刮目相看的。相形之下，有許多詩人的眼界，該顯得多麼狹窄，而有些詩集中，又是填塞了多少漂亮的廢話。

廢話，因爲說得漂亮，便被當做詩，甚至好詩，這也許是一個時代的錯誤。這種時代的錯誤，培養了許多競說廢話的詩人，而也有許多詩人以能說漂亮的廢話爲榮了。

但在「都市詩鈔」中，就難找到一行廢話。在每一首輕便明快的詩中，都飽含着有血有肉的現實。

曾經在一個專欄中這樣介紹這本「都市詩鈔」：

倘若有一天，重整行裝，長征萬里，對這一個生活過二十年或三十年的都市，帶走什麼做爲紀念品呢？是帶走百斤的剪報，還是帶上這一本薄薄的「都市詩鈔」？

百斤的剪報，是千篇萬篇對這都市的描繪。那裏記錄着種種的印象，種種的追憶。

然而那薄薄的一本「都市詩鈔」，却是這個光怪陸離的都市生活中，凝聚錘煉成的一串小珠。

想我到了異地，或者欣逢故友，或者偶遇新知，說起這二、三十年的往日，還是向他傾瀉出千言萬語，還是讓他們看看這本小詩呢？

我的千言萬語，哪裏趕得上這本小詩的玲瓏、精煉。

「都市詩鈔」是舒巷城的第三本詩集。他是一位此地土生土長的詩人。他對生活有一腔鑽研不捨的熱忱。他對語言，有一股鍛鑿不休的毅力。

在這本「都市詩鈔」中，他以他的純熟輕便的筆，舉起一座四百萬人口的鋼骨水泥的森林。

在「都市詩鈔」中，許多詩都被人引用過、談論過、讚賞過。這裏我們只能舉出幾首小小的短詩，作爲一種例證：

繁華

「羊毛出在羊身上」
繁華是一把金剪刀
它不會錯過
即使你傷口上的一根羊毛

他經過一家
和舞院並肩而立的學校時
雨落下來了

這條街——
他父親和母親結婚的地方
他的童年在這兒埋葬

許多年以後，今天
他走在他出生的街上
却沒有簷可以避雨

而這時在街角的那邊
一家吸血的當舖
向他張開手臂

就在這首「街」中，舒巷城發展了一種嶄新的風格：他用了出奇簡潔而明朗的語言，刻畫出怵目驚心的現實，而且具有迫人而來的眞實感。

在這首短短的詩行中，時間，空間，多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這短短的詩行中，語言出奇地平易單純，然而却詩路縱橫，詩情迴蕩，概括了一條街的幾十年的變遷，也就是一個社會興替的縮影。

舒巷城舉重若輕的工力，又向前提高了一步。

他這嶄新的風格，暢快淋漓地發揮在「都市詩鈔」裏。「都市詩鈔」是他的第三本詩集。就在這本詩集中，他跟現實生活短兵相接，展開了驚心動魄的戰鬥。

一首一首，放射着「批判現實主義」的光芒，簡直是彈無虛發。

不知道別人對這本詩集；如何估價，但此時此地的都市生活，在詩集中得到了多樣的表現，絕大多數的詩，都得到廣大都市居民的共鳴，長久居留此地的人更有深切的同感。

在「前記」中，舒巷城提到「其中有高齡的讀者曾來信爲拙作打氣；他是一位飽歷都市滄桑的『七五老人』，而字裏行間，熱情洋溢，對人間不平的那顆心，顯得比我更年青更熱。」

這一件小事，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七十五歲的老人，的確是「飽歷都市的滄桑」了，而他能在舒巷城的詩中，產生這麼强烈的共鳴，那正可以說明舒巷城對他所熟

氣，却掉進另一個老樹下，而且落在西方斜陽灰黯的另一角中。」

詩人中，有自發的詩人，有自覺的詩人。自發的詩人，只是表現他自己，想什麼，就說什麼，而把對作品的審視、檢查、批判都交給別人，甚至結果如何，也無心過問。而自覺的詩人，却對自己的作品，有高度的責任感，知道自己在寫什麼，怎樣寫，同時爲誰而寫。

自覺的詩人，在寫作的時候，同時也緊握着一把自我批判的解剖刀。

可想而知，舒巷城是一個自覺的詩人，他對自己作品，坦率眞誠地作了自我的批判。他那首拿來「示衆」的晦澀的詩：「窗」，什麼「方形的眼」、「圓形的眼」、「單調的方」、「單調的圓」……多少人寫着這樣費解的詩，還不免要沾沾自喜呢。

許多受着惡劣影響的詩人，放棄了廣濶的人間，不聞不問，却躲在那「西方斜陽裏灰黯的另一角中」，說着夢囈一般的令人費解，而自己也未必瞭然的話。

然而舒巷城，是在自我批判中前進的。他不只是那樣坦率地批判自己，而也要求着別人的批判。在「代序」裏他說：

「我衷心希望讀者們（尤其是年輕的讀者們）讀此詩集時，帶着批判的眼光。」

他並且以「耳朵」一詩，「概括一段人生的歷程，連同自己走過的岔路；瞻望未來，我以它表達自己對新的感情、新的聲音的嚮往。」

這首「耳朵」說的是：「假如你偏愛腐朽的調子和來自墳墓的歌，那春天的消息和甘美的聲音呀，將會匆匆而過——……」

舒巷城不只是自己寫詩，也關心着別人寫詩，他一再提起對新的感情，新的聲音的嚮往，他也不斷地跟「腐朽的調子」掙扎，努力擺脫那陳舊的影響。

他在自我批判中，自覺地前進。第二本詩集「回聲集」，與「我的抒情詩」相比，無論題材的廣度和內容的深度，都跨進了很大的一步。

而就在「回聲集」裏面，已經看到了他向現實生活進軍的脚印。

在這裏，我們需要引證「街」的全詩：

酒吧吐出
一片片割肉的音樂
（這兒從前沒有酒吧）

一個嚴寒的早上我醒過來
看見大地荒涼，河流僵硬
哦，高山一夜白頭
於是我在曠野上呼喚——
尋覓綠色的春天

即使對那沒有生命的物體，他也有無盡的柔和。在「童話」裏，有這樣的詩句：

你知道麼？
一隻流浪的木馬會思家。

在「銅像」裏，他寫着：

銅像將會感到更寂寞，憂愁
當午夜來臨，在廣場人散後

「回聲集」中，有許多的故事，「珍珠」的故事，「火成岩」的故事，「古董」的故事，「蝙蝠」的故事，「街」的故事，「書枱」的故事，「畫」的故事，「時鐘」的故事，「燈塔」的故事，「窗」的故事，「海鷗」的故事，「鏡」的故事，「雨傘」的故事……

「回聲集」中，也寫了許多地方：倫敦的「大笨鐘」、「在巴黎的大街上」、「剛果廣場」、「瑞士」、「海邊的岩石」、「童年的街」、「城市的街道」……

在這些故事中，在這些地方上，這裏、那裏，都流露着舒巷城的深情。

也許正是因此，當他接觸到那些太過沉重的事物時，他就不免會有些低沉，有些黯淡。

這些弱點，假使能算是弱點的話，舒巷城自己也是知道的。所以，他在「代序」裏說：

「我來自舊的世界，我聽過多少腐朽的調子，從那些腐蝕人心的東西裏面掙扎出來，在我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而我掙扎着，仍在掙扎着。當我覺得耳朵能夠接受新的聲音時，我感到喜悅。而也正由於聽慣了舊的歌，我却不能完全擺脫那老樹下的陰影。」

爲了說明這事實，他還把他本來打算放棄的那首「窗」，作爲一個例證，推出來「示衆」。

並且說，「大胆創新，這是好的，而且是應該的。但作者（我）當時想呼吸『新奇』（而並不是新鮮）的空

蒼穹無際無邊
夜夜
時間的船
載我渡過千千萬萬年

自從地球上有了人類
一年呀，我遂有十二度月圓

看，這裏有多强烈的歷史感。而明月，是爲人類而圓。舒巷城在這詩裏所表現的情操，又比「黃昏星」更進許多層了。

傳說中
嫦娥奔向我
而我呢
要奔向人間
在最美麗的夜晚

這些詩句多麼輕盈，可是它的內涵有着多麼熱烈的激情。

窗前
我帶給孩子們一片和平、寧靜
最美麗的夜晚
在人間
我照着你的行程
又照着你的歸程

讀着這樣的詩，誰能夠不溶化在一片柔和裏？

在「回聲集」中，不只有强烈的歷史感，而也有豐厚的空間感。

像那首「船」的最後兩段：

船
帶着人的淚與笑
來往於陸地和陸地之間

船
帶着我們的淚與笑
航行在我們的星球上

而他的「風」呢，

我不願學那遠行的雲
飄忽無定離開你
我不願學那西沉的夕陽
悄悄的帶走黃昏
留下寂寞和寂寞的路和你

但願我能把我的光
——縱然它是那樣微薄啊
披在你的身上
披在暮色中你的行程上
直到你相逢一個多情的同路人
或者遇上一個晚間的月亮。

舒巷城就是這樣地親近他的讀者，向他們傾注了自己的生命。即使他的力量如何微薄，他也把這一點微薄的力量，奉獻給你，爲你照亮一段路程。

就是這樣，在「我的抒情詩」裏，充滿了柔和與親切，柔和的親切。誰能拒絕這種柔和，這種親切呢？

有許多詩人，像參加什麼展覽一樣，展覽着自己的新奇與古怪，然而舒巷城的詩却是爲你而寫的，在詩中充滿了眞誠與溫暖。而這眞誠，這溫暖也就流動在「催眠曲」、「這一家」、「陌生人」、「春天之歌」、「你和我」、「意外」、「記憶」、「呼喚」、「像」、「燈」、「昨夜」、「門」等等詩篇之中了。

也可以這樣說吧，眞誠與溫暖，以及對人間的愛，是舒巷城的起點。

他是抱着滿腔的眞誠，滿懷的溫暖，向着他所愛的人間走去。他一步一步更深入地體驗到並非只有愛的人間。

在他第二本詩集「回聲集」的代序「一點個人的體驗」中說：

「我是業餘寫作者，小說之外，雖也寫詩，但不是詩人，更無法做一個『不食人間烟火』的詩人；因爲我活在人間而非天上。……

「我愛人間。其中有我所理解的喜、怒、哀、樂——人的喜怒哀樂。……」

在「回聲集」中，詩人向着人間走去。

這不是一個眼前的或身邊的人間。這個人間十分廣濶。

在這廣濶的人間，舒巷城仍然保持着那份眞誠，溫暖。

集中的「月光曲」，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他這種輕盈的特質，很令人艷羨。然而，在他的輕盈的詩中，却並非是雲霧，並非是輕烟，而是深深的情誼，或者重重的現實。

這種重重的現實，若在別人的筆下，可能用上許多石塊、鐵柱，再加上許多看來劇烈的字眼。但在他的詩裏，仍然是那麼輕盈的兩三行，好像就把什麼都說盡了。

他，應該說是一位舉重若輕的詩人吧。

自然，「舉重若輕」，只是他的一面，是他表現方法的一面。

在他的詩裏面，最可貴的，恐怕還是他的眞誠與温暖。

「我的抒情詩」的扉頁上，他寫着：

「憂傷的心，快樂的心……
朋友，我的詩是我的聲音。」

他就是這樣把他的「心聲」，放在他的詩裏，向我們送來。

爲了這，他就要使他的「心聲」，有那麼一雙逢山飛越，遇山不沉的輕盈的羽翼。

他是一開始就自覺地選用着最容易使人接受，最容易使人領會的語言。

上一期，我曾經談到語言的「橋樑作用」，舒巷城是一開始，就把他的詩，當做是橋樑。

「我的抒情詩」集中第一首，就是「橋」：

橋在我的心上是一座美麗的憧憬；
橋把我的夢境連着你的夢境；
橋是我們的路中路；
橋呵使我們之間有路相通。

要說幸福，舒巷城才是一個幸福的詩人，因爲他的詩，絕大多數都是「相通的路」。由於這些「相通的路」，他的夢境就連着我們的夢境，他的心也就連着我們的心。

了解舒巷城的詩，這一首「橋」是很重要的。他在詩的表現形式上面的努力與經營，絕不是在炫耀自己的高深或美麗，而是在建築一道又一道的「橋」，即使是大江、即使是深澗，也使你可以一躍而過。

然而，還有一首詩，比「橋」更重要，那就是他的「黃昏星」。

你會打一個電話，給一個很久沒見的人。

你會走到孩子們的床邊，俯下身去，望着他們沉睡的臉。

許多溫暖，全都回到你的心頭。你會記起自己那些柔和的日子。你也許會愉快地發現，原來自己也有這麼多的柔和。

舒巷城的詩，就是這樣的詩，他能使你變得可親、可愛，使你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關懷。

讀舒巷城的抒情詩，就好像會見一個親切的友人。這個友人，脾氣很好，總是向你微笑。即使他在責備你，這責備也不像責備，而像是一首委婉的歌，向你的錯處輕輕訴說。

多少年來，舒巷城的詩，就是這樣地流進了你的心靈。不管你是在檳城，還是在多倫多，他一樣可以在一個無眠之夜，到達你的身邊，和你傾談，或者和你對坐，不厭，不倦，直到你安然入睡。

每一個人讀到舒巷城的詩，就接受了他，像接受一個遠道而來的朋友，而且，再也不想讓他離開。

舒巷城的詩，有那麼一種特殊的氣質，他是那麼容易接近你，深入你的心靈。

他從不厲聲喊叫，他從不驚動你，從不刺激你，從不有意地惹起你的注意。然而，他三言兩語，就使你接受了他，使你領受了他的深深的情誼，一點也不吃力。

是的，他的詩，無論有多麼沉重的內容，但在形式上，也是那樣輕盈，那樣飄逸，逢山飛越，遇水不沉。

「逢山飛越，遇水不沉」，這本是舒巷城的詩句。在他的第一本詩集：「我的抒情詩」中，有一首「呼喚」：

我的呼喚穿過霧、穿過雲，
你的名字在我的呼喚裏，
逢山飛越呵，遇水不沉。

記得我第一次在「伴侶」雜誌接編詩刊，編者要我在「讀詩小記」裏，談談世界著名詩人的作品。

我說，何必要世界著名詩人呢？老是濟慈，老是雪萊，老是艾略特。爲什麼不談我們自己的詩人呢？在我們的雜誌上，就有不少讀者愛讀的舒巷城。

於是，第一篇，我就寫了「逢山飛越，遇水不沉。」

那時我說：「在文字的運用上，誰能趕得上他的輕盈呢？和他比起來，許多詩人的詩都顯得累贅而又笨重。

「舞藝最高的人，跳起來才好像沒有重量……」

舉重若輕的詩人

——談舒巷城的三本詩集：「我的抒情詩」、「回聲集」、「都市詩鈔」

人，有時會很柔和的。可是，這柔和，能維持多久呢？

在這個都市裏，盡是塵沙，盡是刺。不消多久，這柔和，就變硬，變僵，變冷，變得粗糙而且無情。

然而有時候，聽到一隻歌，看到一幅畫，或者讀到一首詩，你突然感到有一種柔和，在你胸際升起，瞬息間貫流你的全身。你的眼睛亮了。你的兩頰微微隆起。你的嘴角蕩漾着一縷笑意。

你會想起久隔音訊的朋友。你會寫一封信。

期，不再續訂！」

「你——」張松齡倒透了一口氣，邁前一步道：「你只有這下子了？我不再希罕！這不是什麼『絕招』，你們自己是個泥菩薩，還要過江侵略人家，眞的是自身難保！你們要我做的軍衣是下價貨，你們從香港運去的貓魚是下價貨！你們的政治經濟已經一團糟，還打腫臉硬充好漢！你們想把中國綁在你們的坦克車上，中國不幹！中國人有志氣！我不談政治，怕政治，給你這麼一激，我也要談談政治了，」他緩緩地踱過去，攔住了大門：

「別以爲我這個生意人眼睛裏只看見鈔票，今天給你一激，對我的好處不少！——」

「別那麼得意！」諸葛伐柯還想恫嚇，作爲溜走的掩護：「我們的核彈不饒人的！」

「你們這張蛇嘴！」張松齡已經表明態度，勇氣也就來了：「我們不想留你，你也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我平時不大關心你所說的，可是我頭髮都白了，前年自己又去參加過交易會，特別是這個形勢，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那麼好的形勢，我是懂得的，因此當你們要對中國擲下核彈之前，不妨問問蘇聯人民，他們絕對不支持的！他們不支持，你們只爲了一個卑鄙的目的去擲核彈！蘇聯人民也不會爲你們賣命打中國，那是師出無名，毫無道理的戰爭，我看是沒人願當炮灰的，那麼你們只能丟核彈了，我不是軍事家，可是我們普通人也明白，光丟多少顆核彈這算什麼戰爭？你們對我們沒有佔領，不敢佔領也沒辦法佔領，本身已經說明了這是你們的流氓行徑，說明了不得人心，不但得不到旁人的同情，而且得不到蘇聯人民的同情，那我可以斷言，就像毒蛇露面那樣，儘管它是咬死咬傷一些人，可是它自己也不可避免變成標本，或者變成蛇羹的命運！——好，你可以走了！」把門一開，諸葛伐柯蛇出洞似的想往外溜，湯慧貞邁前幾步道：

「聽着！我在學校裏的時候，讀過一段歷史，說兩千多年前，著名的埃及女皇克麗奧派特拉，曾經手拿劇毒眼鏡蛇自殺，在西方歷史上成爲著名的事件，因此連埃及眼鏡蛇都給動物學家命名爲克麗奧派特拉蛇，——你明白啦？在蘇聯，將會有一種新的毒蛇命名了罷？」

「喂，」小松追到電梯邊：「諸葛暗！我會告訴我老師的，我們一定要拔掉你這隻蛇牙！」

一個霹靂壓下來，聲音很特別，它對潛伏在香港鋼筋水泥森林中的蛇牙顯然在大聲訕笑，憤怒斥責，使它們顫慄，一顆顆給人拔掉，墮地……

「喂喂，張太，別侮辱我們的國家，再說我本身也是中國人，可別說得太絕啦！」

「什麼絕不絕的！」湯慧貞更惱火道：「世界上是有好多入了外國籍的中國人，這些因爲歷史原因造成的，各方面都沒什麼特別，人入了外國籍，同樣愛自己的『生母』，老老實實生活，這有什麼不對呢？更加說不上因爲不是中國人身份而去損害中國，給侵略者當走狗，當蛇牙，這還是人嗎？像你那樣！」

「慧貞！」張松齡急得抹汗。

「你罵我！」諸葛伐柯話這麼說，可仍是一臉笑道：「不怕有一天蘇聯兵上門找你嗎！」

「瞧！」這位主婦氣懷了：「松齡，你瞧這個人，——不，不是人！這個人不但在中國人裏面很難找到，在眞正蘇聯人民中間，也不會有這種喪心病狂的東西！原來報上說蘇聯要做這個世界的霸王是眞的，可笑我當初還以爲這只是隨便說說的。」她倏地坐在他的對面，恨恨地說：「那我告訴你，儘管你滿嘴仁義道德，心裏是可男盜女娼！原來你們在全世界加强間諜活動，是爲了獨霸世界，或者和旁人爭霸，還夢想把軍隊開到這裏來呀？」她迸發着一個正義的知識分子感情：

「怪不得全世界好多國家在把你們這些間諜像捉蛇似的一條條拉出來——」

「不，媽媽，像拔蛇牙似的一顆顆拔掉它！」小松說：「眞正的那條大毒蛇是新沙皇！蛇的胃口特別大，新沙皇的胃口也一樣！老師說過，別看大蟒蛇樣子笨重遲鈍，當它想吞吃什麼東西時，動作可是非常猛烈狠辣……」

「別這麼形容，」湯慧貞道：「孩子，眞的大蟒蛇是這樣，新沙皇這條大毒蛇可辦不到了，它的目標太多，它太貪婪，從意義上說，它吞吃了好多國家和地區，東歐的、日本的、中國的，就像你說的，亞馬遜河流的探險家時常看見鹿角穿破了大蛇的肚皮，同歸於盡了，但拿新沙皇這條大蛇來說，東歐的鹿角，日本四島的鹿角，中國珍寶島的鹿角，特別是廣大蘇聯人民的鹿角，早就穿破了新沙皇的肚皮，羣鹿不死！大蛇名存實亡，新沙皇在意義上早就死了！」

閃電霹靂震撼着大地，連續的響雷在天空咆哮，瓢潑大雨有如江河倒掛，這個世界因爲新沙皇巨蟒的出現，表達了罕見的憤怒，諸葛伐柯不敢再呆下去，想跑。

他自己去取雨衣。

「張松齡！」他扭過頭來，無可奈何地說：「我們是商人，我們之間沒有任何政治活動，我們的合同就要到

「那我們之間有合同！」

「合同上沒有寫明要做間諜！」

「我沒有要求你丈夫當這個！」

「那剛才你說什麼？」

「你沒憑據！」諸葛伐柯臉色鐵青，小小的三角腦袋在冒汗。

「我們三個都是證人，都有憑據！」她邁前一步：「可是我們沒有功夫和你打官司，請你再也別這麼提，中國人不幹壞事！」

「慧貞！」張松齡十分着急。

「我們不吵架，不打架。」主婦一手指着客人道：「我們是正正當當做生意的，我們要講道理，你不必賴，也賴不掉——」

「什麼吃水果，」小松冷冷地說：「原來是毒蛇吃人來了！」跟着來的却是一個青少年慣見的憤慨神態，他在激昂地說：「而且吃的不是我們一家三口，居然想吃七、八億人口的中國——別做夢！該記得珍寶島罷！」

「小松！」

「而且也不是你自己張嘴，你只是一枚蛇牙！」他的聲音更高，清脆爽朗：「我們不怕！我們身上沒有傷口，你的毒汁起不了作用，剛才我對你說過了！」

「小松！」張松齡急得不知道怎麼辦。

「張太！小松！」諸葛伐柯緩緩地站了起來：「別激動，別忘記，我和松記是有合同的，下個月續簽，一簽就是兩年，今天你們那裏找得到這種大生意？我說老張，」他使勁掩飾那份狼狽，竭力想扭轉面前對他不利的局面，在故作鎮靜地說：

「冷靜點考慮考慮，免得傷了和氣。」

「好好，」張松齡說：「你先回去，明天再說。」

「那就對了，」諸葛伐柯見男主人口氣軟，他就硬了起來：「老張，你究竟是個男子漢，決不吃虧，如果簽不了新合同，你都沒什麼癮！」

「你，」男主人低聲說：「別拿這個當武器。」

「不簽就不簽！」湯慧貞火了！「你以爲我們這兩年賺你很多錢呀？看看賬罷！一批批盡是低價貨，你看看我們的居住環境，是個發了財的樣子嗎？眞正發財的一定是你這個西北洋行，中間剝削！正像今天你們蘇聯一樣，有那一樁事情像個樣的？你剛才自己還在侮辱女姓，又說紅場上也有娼妓，聽你的口氣，好像你的媽媽、太太，『三個臨時太太』都不是女人——不是人一樣！」

一個閃電似從面前掠過，諸葛伐柯嚇得倒退一步，還在說：「請放心！沒有絲毫危險的！是不是？」一個爽脆嘹亮的霹靂直壓下來，諸葛伐柯邊打哆嗦邊拉住了張松齡說：

「別走了！坐下來，老張，坐下來。」

「你要我怎麼說！」張松齡坐在沙發扶手上打開領帶的結，提起襯衫領子抖了抖，舒了口氣道：「我倒要聽你的，我沒主意了。」

「不可能沒主意，老兄你說。」

「我的天，我得問我內人……」

「老兄錯了，『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們的勃列日涅夫先生是崇拜孔夫子的，哈！女人嘛，你這把年紀了，還怕女人？哈！你有機會到莫斯科就明白了，紅場上有了『那種女郎』，你如果一個人去，包你不會寂寞——哈，我又扯得遠了，我只是告訴你，別太信任女的，尤其是太太，爲了答謝你對我的友情，我改天可以請你一個人到我的『臨時家庭』，看看我的第三位『臨時夫人』，哈！怎麼樣，我對你夠朋友了吧？你何必傷腦筋？跑一趟大陸，不用你花一個斗零，不見得是椿苦差使吧？」

張松齡還在一頭大汗傷腦筋。他不想失掉西北洋行的生意，可又更不想接受這個「邀請」，他唯一的「擋箭牌」便是湯慧貞，可又給他一筆勾消，顯然很難招架了。

在諸葛伐柯看來，不出一分鐘，這個工廠老闆爲了合同，一定推辭不了的。

大雨嘩嘩地往地面傾瀉，意圖洗滌毒蛇野狼的足跡，把牠們冲出大海，保持美好人間的整潔！

雷聲在天邊隱隱翻滾，它以蒼天作鼓，敲響起來，號召人們對毒蛇野狼的警惕。

「喂！」一個比遠處雷聲還要尖銳的呼喊出現在諸葛伐柯的耳邊，他扭頭一望，是小松：

「我本來在背後叫你諸葛亮，——」

諸葛伐柯驚詫地笑。

「——但是，現在我要當面叫你諸葛『暗』了！」

「小松！」張松齡再度緊張起來。

「我來說，」湯慧貞嚴肅地站在他們面前，臉上迸射着一個正直中年婦人特有的、成熟的光輝：「諸葛先生，」她說：「你們所說的，我們都聽見了！」

「呀！」諸葛伐柯跌坐在沙發裏。說：「你別弄錯了，我們是老朋友！關係密切，無話不談……」

「你才不要弄錯，」主婦冷冷地說：「我們和你不是一夥，你們付錢，我們趕貨，說不上什麼密切不密切。」

「嫂夫人是賢內助，賢內助，」諸葛伐柯拼命把話題拉回來：「但是，我們說的事情，你應該有信心，你要相信我！我，你信得過！」

「那——唉！老兄兜了半天還沒點題！」

「老張你聽着，」諸葛伐柯道：「很容易嘛，簡直是輕而易舉。喏，剛才說過，萬一大陸挨打，美國和日本是不會出兵幫忙的。」

「他們當然不會再出兵中國的了，較量了幾十年，當年的中國，共產黨尚且可以振臂一呼，團結禦侮，今天的中國還怕什麼！何況他們也沒這個意思。」

「你聽錯了！老兄，我是說旁人出兵中國，不是美國和日本。」

「旁人？」張松齡一怔，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你們出兵中國，報上也登過，說今年夏季，蘇聯要出兵打中國，是麼！內人還在美國雜誌上看見一篇文章，說蘇聯要趁中國的核子牙還不怎麼厲害的時候，來一個核子突襲！是麼？」

「嗯，老兄原來也知道的，」諸葛伐柯陰惻惻地笑了：「我們要請老兄幫忙的，不外乎兩件事，一件是對你的親戚朋友說，對你的老朋友新朋友說，蘇聯惹不得，那架直昇機還是連人帶機放了回去的好，否則人家一生氣，核彈沒頭沒腦撒下來，那大陸什麼也停頓了！世界末日到了，所以，按照你這個海外高級知識份子的眼光來說，對蘇聯，還是和氣一點的好，這是一件。

「第二件事，那更簡單，請你觀察一下，如果大陸挨打，而且是百多萬軍隊一下子衝進來，將會發生一個怎樣混亂的情況？大陸能維持多久？軍隊和老百姓究竟對北京有沒有信心？如果光吃核彈不見軍隊，那末核彈最好往哪幾個地方落下去？聽說大陸的準備工作是做了不少，包括各個城市的地道，甚至重工業的內遷，究竟他們的地道可靠不可靠？究竟內遷的重工業有多少？」他雙手一攤：「就是這麼多了，你老兄一定可以勝任愉快跑一趟咯！」

「轟隆隆……」響雷在天際憤怒咆哮，它以驚天動地的聲音，斥責毒蛇野狼妄圖對美好人類社會的破壞和騷擾。

張松齡驀地起立，諸葛伐柯先是一怔，接着見他抓耳撓腮地團團打轉，就笑道：

「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嘛！」加一句：「你花的是小額本錢，收獲却有巨大利潤！」

又跟在他背後邊打轉邊勸說：

「老張，老張，盡管下決心！一切後果我會替你負責，何況這個『後果』，有百利而無一弊！對不對？對不——」

他媽媽碰了他一下。

「唉！」客人在嘆氣：「這個世界，眞是不成世界了！連尼克松都去了大陸，連田中都去了大陸——」忽地話題一轉：「不過，萬一大陸挨打，美國和日本不會出兵，你懂？」

「嘿嘿，這個，這個就、就不大懂，」張松齡期期艾艾地說：「這個政治嘛，我們是不管的。」

「哈！你是這樣的，不過有時候管一管，對你也有好處——說不定是很大的好處。」他見對方並沒追問，一俯腰扳着指頭說：

「譬如，你的『松記』可以增加股金，可以擴充設備，可以增加產量，當然就增加了利潤——利潤！哈哈哈哈！」

隔着牆壁的湯慧貞格外緊張，自己在對自己說：「這個，哄鬼都不相信！」

「第二，」諸葛伐柯扳下第二個指頭：「你們全家可以到東歐蘇聯旅行，甚至可以由蘇聯政府的名義邀請！」

小松在隔壁不屑地撇撇嘴。

「還有，」他扳下第三個指頭：「將來我可以幫你們移民到莫斯科去——」

「老兄！」哭笑不得的張松齡道：「這些，你的一番好意我心領了，究竟你們想要我做些什麼呢？我是一個——唉！『百無一用是書生』，我太太還看看報紙雜誌什麼的，我除了那個廠，對其它任何事情都沒有興趣！就是有興趣也不行，沒時間！老實對你說，沒有老兄西北洋行的關照，我這個廠眞的站不住！但是像今天那樣的站得住，不用我說你也明白，能源、物價、工資、租金、稅率……我知道我會少活十年八年的。」

「一切會有轉機，」諸葛伐柯道：「老兄如果肯幫忙，其他什麼問題都可以商量，——別急，我對你明說了罷，希望你能到大陸十個八個大城市，小鄉鎮和工廠公社去看看，如果沒那麼多，打個五折也無所謂，反正親自看過，親口問過就行——」

「看什麼？」張松齡更加緊張：「我在大學讀的是經濟，此刻幹的是製衣，別說對其它的事情一竅不通，本行都不行囉！」

「你過份客氣，老張，你應該有信心！」

「我也說實話，」張松齡苦笑道：「不是我沒信心，是這個世道讓我沒了信心！我本行是經濟，股票買賣應該百分之百有把握了罷！我的天！我幾乎家破人亡！要不是我內人把我勸住，那我啥都沒有啦！」

「這、這，我什麼也不懂的……」

「你可以放心，」諸葛伐柯陰側側地笑：「我們有兩年的密切關係了，好幾百萬生意做過，你一定知道我不會開朋友的玩笑。」

「那怎麼會，那怎麼會……」

「想托你幫什麼忙呢？」客人把話題一轉：「前年你去過廣州交易會，聽你講那邊情形，看來還不錯。」

「這個，你明白，我們生意人是不談政治的，我前年去，正是爲了生意，之後我不去了，因爲那邊沒有我需要的下價貨……」

「我明白，我完全明白。」客人道：「這沒有半點關係，我希望你能夠再去一次！這次來不及下次，或者用探親、訪友、參觀什麼的名義就去跑一趟——費用嗎，那當然由洋行負担。」

「去幹什麼呢？」張松齡緊張起來。

「你放心！」諸葛伐柯一巴掌落在張松齡肩上，在他以爲是安慰，在對方却嚇了一跳，格外緊張，聽他在說：

「喏，你老兄不是幹這行的，」聲音忽然趨低，指指右手的房間問：「你太太和兒子聽得見我們的談話麼？」

「聽不見的，」張松齡算是有了話講，用手比劃道：

「瞧，他們離我們有三個房。這一間，是我們的臥室，緊接着是洗手間，然後是小松的房間，很遠，聽不見的。」

「那這一間——」他用香煙指指正面牆上那個氣窗：「誰住的？」

「這一間？——哦，那不是住人的，沒有光綫，空間不好，是儲物室。」

諸葛伐柯對他的答覆很滿意，但他不知道對方忘記了這麼一句：「每間房間都打通了的，」因此兩人也就更加不知道小松和他的媽媽，已經躡手躡脚、穿房越屋，爬到了儲物間的桌上，母子倆正在以惶惑不安的心情，靜聽今夜那個不速之客，怎樣對待他們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

娘兒倆祈求大雷雨能夠放低聲音……。

「你放心。」諸葛伐柯在對張松齡說：「我做事，從來不耍花樣。」

「那我知道，那我知道。」他問：「那末，到大陸去幹什麼呢？」

「當然有事奉托。」他蹺張地一抬手：「但是毫無危險，你一定辦得到，你放心好了。」

「又是放心！」氣窗下、牆那邊的小松撇撇嘴、嘀咕着。

「不用怕，」孩子說：「媽媽，小心一點就好，去旅行的話，有人帶棍子，有人帶蛇藥，不就有備無患了嗎？巴克蘭的遭遇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蛇牙的毒汁，一定要通過傷口才能進入人體或者老鼠身體發生作用，假如人的唇舌一點也沒破損，那末就算把毒汁吞下去也不會中毒。」他顯然有所指，歉笑着說：「身上沒有傷口，警惕毒蛇來咬，還怕什麼毒蛇？」

張松齡已經察覺，他的客人似乎有什麼事找他，這才不顧風雨雷電，夤夜上門的，吃水果，聊閒天已經告一段落，他該表達來意了。

「老張，」客人當眞起立，打了個呵欠道：「有件事情想單獨和你談談——」

「可以可以……」

「因爲牽涉到洋行業務，」他對主婦欠欠身：「因此暫時還不能傳開，請張太太原諒。」

「你們談，」湯慧貞起立道：「我們到房裏去，小松也該睡覺了，」她瞅一眼掛鐘：「十一點半，明天他還要上學。」她邊走邊說：「諸葛先生下次早點來，在這裏吃便飯。」

「一定一定，」客人恭恭敬敬地向主婦和小松道別：「以後我要時常來，嘿嘿嘿，早知道張太太一肚子的學問，又燒得一手好菜。」

「坐，請坐。」張松齡有點窘。

聽房門輕輕閉上，客人往沙發裏一躺，點了枝煙，待一個響雷平息，向對面牆壁上的氣窗噴了口煙，可是還有好大一段距離，煙在半空擴散，他扭過半個臉，故作輕鬆道：

「這兩年，承蒙你老兄幫忙，我們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特地要我向你道謝。並且在下一個月底，簽訂新的合同，這次是兩年期，不是一年期。」

「多謝你老兄才是，」張松齡感到渾身暖暖地，非常舒坦。

「大概老董對你說了，」諸葛伐柯道：「是麼？我其實是蘇聯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

「這這這——」張松齡更加困窘。

「別緊張，老朋友，」客人笑道：「老實告訴你，是我讓老董對你說的，你知道之後，對我沒有什麼不利，這使我非常感謝，同時對老兄的希望更大，」語氣加重：「這才有今天的拜候。」

「不敢當，嘿嘿，我這個人——」

「你是個好人，正因爲你太好，因此今天我才來看你，有些事情要鄭重拜托！」

樸素誠摯的熱愛，向想像中的那顆蛇牙展開了揶揄。——

他笑得那麼甜，在說：

「不是碰到毒蛇就會死的，甚至吞下毒汁也不一定會死的，你相信麼？」

「呀呀，」客人驚訝起來，他不把他當作胡說八道的小孩子，因此問：「爲什麼？」

張松齡夫婦以自豪和担憂的心情聽兒子在說：

「毒蛇害人是毒牙，毒牙能夠發生作用是毒汁，毒汁發生作用是因爲人體或者其它動物身上有了傷口，不管大大小小的傷口，反正毒汁通過傷口就會發作，沒有傷口就不怕毒汁，傷口很少的話，毒汁的作用也就越小，你明白嗎？」他爽朗地提高嗓門：「只要身上沒有傷口，就不怕蛇牙的毒汁！」

張松齡震撼了一下。

「是這樣麼？」客人把瘦削的腦袋湊近小松，閃電閃耀下更加像個三角形響尾蛇頭，這個大孩子笑道：

「是這樣的，我老師說的，我老師最近才從倫敦來，他對蛇的研究特別專長。他說有一個叫做巴克蘭的動物學家，有一天到動物園去，在眼鏡蛇籠子外面，目擊一頭老鼠給蛇咬傷，倒退到籠邊，小眼睛翻了幾翻，痛苦地叫了一聲，就直挺挺死了，還不到三分鐘。巴克蘭就想研究蛇的毒汁對老鼠發生了什麼影響，就想辦法迅速把死鼠拿出來研究，但死鼠外表沒半點傷痕，於是他馬上用刀剝掉了老鼠皮，才發現死鼠身上有兩個小得像針孔那樣的洞。這時候老鼠死掉不到十分鐘，傷口周圍的肉色已經大變，好像死了很久的樣子，巴克蘭再用指甲剝掉傷口上的老鼠肉，忽然有一陣劇烈疼痛襲擊他，好像有人在他頭上重重地敲了一下。」

「爲什麼？」客人急問：「巴克蘭中了毒？」

「對！」小松說：「巴克蘭在研究死鼠的前一晚，曾經用指甲鉗修指甲，無意中把大拇指的指甲剪得深了些，稍稍弄破了一點點皮，……」

「呵！」三個長輩舒了口氣。

「巴克蘭不但頭痛，胸口好像給燒紅了的烙鐵燙得難受，等到他的同事把他送進醫院時，他快昏迷了！」

「死了沒有？」客人問得急。

「幸虧他中的毒間接又間接，因此只躺了幾個星期，也就恢復了健康。」

「呵，」湯慧貞道：「如果給毒蛇直接咬一口，那還得了！」

啦？」

「今年二十五咯！」客人再切第二隻芒果，「最小的也有十八。」

「他們現在什麼地方？」

「在德國，」客人似乎不想往下談似的，故作緊張地指指電視道：「這個片子眞討厭，用一條蛇來刺激觀衆！」

「是呀！」四個人邊吃邊注視劇情發展。

毒蛇在那個面目不辨的男人用木棍「導引」下，開始爬向窗口。

「那個人是養蛇的，」客人道：「換了個旁人，毒蛇會先咬死他！」

「伯伯懂得比我多。」

「那裏那裏——瞧，它——」

昂首吐信的毒蛇，在向毫無戒備的少女移動過去。

「無聊！」小松說：「這是什麼意思，好端端的人，要給毒蛇去咬！」

「她發現了！」客人道：「她在鏡子裏發現了那條蛇，她站起來了！她往後退，哈！帶翻了一把椅子……」

「毒蛇遲早會給人發現的，」主婦舒了口氣。

「還是別看吧，」張松齡生怕孩子環繞着響尾蛇說得太多，開罪了人，「那不但少了個朋友，而且連生意也做不成了。」在一片不景氣之中連諸葛伐柯那點「蠅頭微利」都賺不了的話，松記必然站不住脚，因此張松齡珍惜事業顯然超過了珍惜友情，他不希望客人當眞是一顆蛇牙，因爲對他來說，「麻煩」太大。

關閉了電視等於關閉了大家的嘴巴，出現了短暫的沉默。可能是爲了打破困窘，諸葛伐柯也就從盛讚小松開始，一直到他父母的精明和幹練，圈子兜得大了些，收尾時又扯上了老問題：「哈！那小弟弟有沒有給毒蛇碰過？你既然是生物小組長，今後還有碰到毒蛇的機會，可要小心它的毒牙。」

張松齡捏住把汗聽兒子開口，担心他說話離譜，正巧有一個鬱雷滾過天際，他就希望拿來作爲話題，便說：

「明天不知道要下多少吋雨囉！現在……」

「伯伯，」小松已經開了口。他越想越好笑，難道事情眞的這麼湊巧？剛提到「蛇牙」，爸爸那個可能是顆「蛇牙」的朋友來了，閃電在他臉上掠過青灰色，而他瘦削的臉型越看越像個三角，——嘿，響尾蛇！小松不怕蛇，也不大介意父親的什麼生意經，他從拘拘束束的「禮貌」中跑了出來，一如其它的青年那樣，懷着對祖國那份

螢幕上出現的是夜景，是草地上的別墅一角，鏡頭推向臥室中的少女，窗外有個黑影在向裏窺伺，少女却在對鏡梳髮，並沒發覺。

「又是偵探片吧？」客人笑道：「如果關掉了，小弟就會不高興，那我這個客人，未免太煞風景了。」

「來來，」張松齡道：「請吃橙，吃芒果。」

「眞多謝，」客人拿起水果刀，「張太太不介意罷？我和老張是老搭檔了，我銷貨，他出貨，哈哈，合作兩年，不錯嘛，是嗎？老張？」

「嘿嘿嘿，」張松齡一個勁兒傻笑，爲了掩飾心頭那份不安，自己也切了個芒果。

「蛇！」客人滿嘴是橙，含糊地邊嚼邊說：「好大一條蛇。」

「是毒蛇，」小松也是滿嘴是橙，含糊地說：「響尾蛇！瞧那個三角形腦袋！」

「哈！弟弟是個生物學家，」客人說：「一眼就知道這條蛇毒不毒。」他抹了抹嘴：「其實是不是毒蛇，主要是在牙齒，拔掉牙齒，再毒的蛇也沒有毒了。」

「不，」小松說：「伯伯少說了一句。」

「嗯？」客人有點驚詫：「哪一句？」

「要烙掉毒牙下面的毒腺，否則再長出牙來，還是有毒的！」

「小松不許胡說！」主婦有點着急。

「沒禮貌！」做父親的也加一句。

「不不，小弟弟說得對，」客人道：「憑常識判斷，也該有這道『手術』嘛！」他問：「弟弟，你見過毒蛇沒有？」

小松點點頭。

「他喲，」主婦道：「在學校裏還是什麼生物研究小組的組長，還劃過蛇哩！」

「胆子大！好得很！」客人加速吃光了一個芒果，抹手抹嘴忙了一陣，再三打量小松道：「嘖嘖嘖，多漂亮的小伙子，可惜我沒有女兒，否則眞想把她嫁給你。」

於是大夥兒笑起來，主婦道：

「諸葛先生的夫人，現在——」

「她？」客人搖頭：「她是外國人，不肯到香港來，因此我只能做個『老王老五』了。」

「他每年休假兩次。」張松齡對妻子說：「諸葛先生有三個孩子，都是男的。」

「好福氣呵，」主婦習慣地這麼說：「最大的有多大

而這些是似乎好久好久沒感受過的，另一面，對於諸葛伐柯那份恐怖感，也是前所未見。

這是兩種毫不相同的感情，不可能平衡，尤其不可能在「生平從不談政治」的張松齡身上獲得平衡。因爲：你可以自以爲不談政治，如今政治已經找上門！因爲：儘管他認爲和俄國人做生意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一想起那個姓何的給抓住驅逐出境，幾乎在蘇聯輪船上變成人球的那回事，和俄國人打交道不能不戰戰兢兢……

張松齡苦澀地沿着一列長窗踱步，雨勢又大起來了，夜空漆黑，閃電劃破巨大的夜幕，小松在叫：「瞧！像條蛇舌！」一個霹靂蓋住了他媽媽的聲音：「好像有汽車聲音，」

湯慧貞終於把父子倆「請」回沙發上，笑道：

「客人快到了，剛才我們說的，只當閒聊，諸葛伐柯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眼前來說不必太緊張，可是又不能不小心，是嗎？」

張松齡一個勁兒點頭，可是大聲咳嗽，小松笑了，可又迅速消失——門鈴響。

「噓，」湯慧貞隨手打開電視，推推丈夫道：「沒什麼，你去開門。」

「哈！」諸葛伐柯邊笑邊帶着酒氣進門，除下雨衣，張松齡搶着接過掛在門旁衣架上，說：

「沒淋濕吧？」

「哈哈哈，」客人向迎面而來的主婦問候、握手：「張太太，我們好久不見了，有半年了罷？我太沒禮貌，今天來拜訪，可又趕上三更半夜，大雷大雨，」他指指躲在媽媽後面的小松：「哈！小弟弟長得這麼高啦！」

小松不能不伸過手去，叫了聲「伯伯！」這當兒閃電掠過，可能樓高距離近，小松眼中的客人臉孔呈現青灰色，頓時打了個哆嗦，聽媽媽在讓坐，見媽媽在遞手巾，爸爸在倒茶點煙，末了媽媽又搬來兩大盆水果，四個人半弧形對着電視。

雷聲滾過屋頂；轟隆隆……

「討厭！」客人喝了幾口茶，抹抹嘴，「你們在看電視？哈，眞是溫暖愉快的小家庭哪！」

「嘿嘿嘿，」張松齡一個勁兒吸烟。

「小松，」湯慧貞說：「把電視關了，聲音太吵。」

「不必不必，」客人道：「怎麼可以因爲客人來了，電視也不看了？這套電影映完，就有最後新聞報告，大家看看嘛，世界大事，哈，對我們生意人有關係嘛！」

「今天的蘇聯政府幹什麼都是鬼鬼祟祟。」湯慧貞道：「這個，我在報上也見過，而且不只一次兩次，蘇聯的間諜一串一串，一堆一堆從全世界好幾個國家給抓了出來，趕了出去，全世界各地就有了不少專寫蘇聯間諜的專欄，通訊和文章，有些香港的報紙，也就刊登了譯文，寫他們那個狼狽相，很好看，寫他們想稱霸世界，也很緊張，好看。」

「怎麼好看呢？」張松齡嘆道：「這不過是『他們』自己在吵吵鬧鬧嘛！」

「那是你平常不大仔細看報看書的緣故，」湯慧貞道：「以前我也和你一樣，這些都和我們沒有關係，開工廠、做生意嘛，管那麼多幹什麼？可是現在不同了，現在的『他們』，只能指諸葛伐柯的老家——莫斯科，你心目中的『他們』，可該變成『我們』了。」

「哦，」張松齡驚詫地凝視着他的妻子，說：「你也是『中國熱』一份子！我說你每一次接到從加拿大來的家信，爲什麼要給親戚朋友們看，看到連信紙都皺得不成樣，原來——」

妻子微昂着頭，雙目迸射光采：

「難道你不是和我同一個國籍的嗎？信上說的盡是中國人朋友遍天下的好事，不該高興嗎？」

「那當然是，當然是……」

「難道你沒有這份自豪感嗎？」

「當然有！當然有。」做丈夫的挺了挺胸：「我自己也親身體驗到這一點，懂得人情冷暖，我在社會上打滾打了幾十年啦！」

「不是『我們』向『他們』吵吵鬧鬧，」湯慧貞道：「恰巧是他們對我們的野心太大了，不是有過一部精采的紀錄片嗎？珍寶島、新沙皇……」

「打得好！」小松齡蹦了起來：「學校裏的外國老師都說我們中國人好，對付新沙皇可不能客氣咯！瞧東歐國家受了多大的苦！還有，爸爸在台灣做官的王筱蘭，她平時說大陸的壞話，這回她可也說好，也說中國人有志氣咯！」

張松齡感到精神一振，去拿煙，妻子可按住了他的手，她在皺眉頭：

「客人快來了，你和他一起吸罷，別吸得太多，對你的身體沒好處！」

張松齡略微震撼一下，感到這個晚上雖然沒有出門應酬，可是在家裏更有意思，他感到有點激動，非常溫暖，

毛衫、棉衫、棉袜和棉褲，尺碼都很大。張松齡不便盤問客人，但他有的是同行，隨便一問，知道觀塘和新蒲崗一帶的工廠，那年承造大尺碼各式下價貨的衣物，不僅是松記一家。剛開始時這幾個同行有着共同的懷疑：日本的紡織工業相當發達，質量和款式競爭劇烈，他們接下的訂單既然是日商出面，爲什麼質量粗糙，款式古老？這還能運到日本競爭嗎？再說有一家廠接到另一批下價毛衫，不但都是大碼，而且還要加大碼，統統圓領和開領，廠方肯定這批貨既差且大又古老，恁說也不應該運到日本。——沒多久事實證明了他們的估計沒錯，原來這些貨色的眞正買主都是蘇聯。蘇聯突地在香港直接搜購物資之外，還通過西德、瑞士、意大利和東歐等國的商人，不單是委託日本商人。

「蘇聯爲什麼要這樣做？」小松的興趣來了，稚氣地說：「我也看報，也看到蘇聯『吹』得不得了，動不動就說它的核彈多厲害，還有，美國人自己都說蘇聯的海軍已經超過美國了——難道人民要穿衣服，蘇聯自己還解決不了嗎？」

「別打岔，」張松齡道：「讓我說完這一段，原來諸葛伐柯不是中國人——」

「哈，他入了日本籍！」

「也不！」

「那——」母子倆一齊問：「那——」

「他早已入了蘇聯籍。」

「奇怪！」

「那是四五個月以前的事了，」張松齡在想些什麼，「爲了業務上的關係，我們廠家時常和客人吃飯，這是很平常的，那天我把一個同行，就是在新蒲崗開廠的老董一齊請來，在對海一家飯館請吃潮州菜，吃完逛街，陪他買書，凡是大陸新出的書，不管是什麼書，他都要，那一次他至少買了幾十本，我打從心裏佩服，說一個經商的人，能夠有這份鑽勁，實在太不容易了。大概我的態度有點滑稽，老董一個勁兒笑。分手之後和老董一起過海時，車子裏老董就笑着說，諸葛伐柯每個月要買很多很多書，自己可一頁也沒翻過，書店怎麼包裝，人家就從他那裏拿走，原封不動！剛才我對他這樣欣佩，他說他差點把吃下去的『還席』了。」

「又是給蘇聯買的？」小松問。

「沒錯。」

「爲什麼？」

「他，今年也有四十多了，比我大那麼一、兩歲。」張松齡面向窗外，眺望着嘩啦啦響的大雨夜空，似乎想在一片迷濛中搜索什麼東西似的。他說：「兩年前他來廠裏找我的時候，精神和氣色比現在好得多，看起來比眞實的年齡要小，不像現在，現在看來比他眞實的年齡要大得多。」他嘆息：「一定是這兩年的西方經濟危機越來越厲害，他的西北洋行生意也越做越困難，把人拖老了。」他摸摸自己雪白的鬢脚，苦澀地笑道：「我也一樣。」

「那你在他身上聯想到了什麼？」湯慧貞忽地小跑步進房，取出兩件背心分給他倆，自己披上外衣，聽丈夫在用孩子的口脗向她道謝：

「是有點凉意了。謝謝媽媽。那個，那個什麼『聯想』呢？」他當眞想了想，燃着枝煙說：

「我們生意人嘛，除了有關生意的事，其它的很少去想，可是聽你老師把俄國間諜的事情說得那麼……」張松齡找不到合適的形容詞，笑道：「其實我對他也曾感到奇怪，不過因爲他對我只有好處，沒有害處，因此也就沒有再往下想，同時也不想張揚，免得沒生意做。」

「爸爸快說！」小松的興趣更大。

於是在嘩啦啦的大雨聲裏，在天邊隱隱雷聲中，他說他對「諸葛伐柯」的名字感到了興趣，姓「諸葛」已經很少，叫「伐柯」簡直難以理解。對方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說這個名字是一位外國的「漢學專家」給他起的。他原籍上海，說一口帶點寧波口音的普通話，廣東話說得很差。在上海讀完小學，跟父母搬到東北念完中學，之後到日本讀大學，而他在松記製衣廠訂的貨，完全爲了供應日本市場的需要。

雷雨和緩下來，窗上在淅淅瀝瀝地響。

「這有什麼好聽的！」小松失望道：「他是毒蛇的牙齒？一點也不恐怖！間諜片的打鬥緊張，半點影子也沒有！」

湯慧貞笑道：「小松，你還小，不懂，書上說了幾萬遍了，毒蛇會搖身一變變成美女。『間諜』嗎？那他們的化裝可多哩，如果個個間諜都是打打殺殺，或者個個間諜都是『〇〇七，占士邦』，也不成其爲間諜了——當然，我並不是說你爸爸碰到的那個人，就非是間諜不可。」

於是張松齡伸了個懶腰，說：「小松別失望，你要聽的東西來了。」他說的是諸葛伐柯要他廠裏生產的衣服，尺碼很大。一般日本人民的身裁似乎用不着那麼大，但這是合同上簽訂的尺碼，廠方無權更改。太空褸、牛仔褲、

「不錯，他時常說的，」小松道：「因爲世界各地時常有抓到蘇聯間諜，驅逐蘇聯間諜的消息，而他看見之後，就再重複一遍。」

「齡，」做妻子的有點詫異，「你發現了什麼？怎麼對蛇牙有起興趣來了？」

「不不，」張松齡搖手道：「我對蛇胆有興趣，對蛇羹的興趣更大——但是蛇牙，」他指指電視雙手掩面道：「我一想起就打哆嗦。」

笑聲裏，做妻子的遞給他一片橙，說：「那你從蛇牙聯想到了什麼東西？這是心理反應，如果你沒有聯想，就是平時在心裏藏着一個問題，一直沒想起來，因爲某種觸發而聯想起來，這是很平常的。小松，你爸爸一定有個聯想，譬如，這裏有些報紙時常把蛇和女人聯在一起，什麼『水蛇腰』啦，『熱帶蛇似的女人』啦，『毒蛇心』啦，胡扯一通，你爸爸會不會給什麼『蛇牙』咬過一口罷？」

於是小松哈哈笑，誇獎媽媽究竟是學文學的，說的妙，而學經濟的爸爸，也只能任由媽媽挖苦的份兒了。

「這樣，」張松齡顯然還在聯想，他問：「香港地方很複雜，這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你老師說的俄國間諜這回事，報上登得多，我也看報，別以爲我只會做生意，今天的工商界不問時局不看報，那還能做生意？我才什麼都注意哩！」

母子倆於是笑起來，但笑聲給飄潑似的大雨掩蓋。三個人朝窗外看去，天色似墨，雷聲隱隱地從遠處滾過。

「諸葛亮不會來了！」小松道：「這麼大的雨」。

「別給人起花名，」湯慧貞道：「諸葛伯伯，或者『伯伯』，怎麼來個諸葛亮！」

「誰叫他姓得這麼怪！」小松說：「名字也怪，叫什麼『伐柯』，諸葛孔明上山砍樹囉！」

於是一家三口又笑起來。

「我不知道該不該說，」張松齡道：「我剛才想到的，不是什麼蛇似的女人，正是這位諸葛先生！」

「他是蛇牙？」

「別胡扯！」張松齡疾言厲色地教訓他：「你這樣亂說，我們還有生意嗎！」

「小松不會亂講，」做母親的說：「他讀中四了，很懂事，家裏的事他才不會到外面講。」接着笑着問丈夫：「你說，諸葛伐柯先生有什麼教人難懂，有特別不同的地方？」

「爸爸快講！」小松聚精滙神地在聽。

張家緊張起來。

三個人整理一下客廳，換了張枱布，切好了甜橙和芒果，滿滿兩大碟，盡其所有，雪櫃裏的水果全都拿了出來，末了再泡上一壺雨前，打開了一盒朱古力，一盒小餅乾。

於是三個人邊等門邊看電視，沒料到剛才那個故事還沒進入高潮，螢幕上仍然由那條大蛇在移動，再來一個三角蛇頭大特寫，三個人有如眞的見了毒蛇，沒人反對停止欣賞。

「對，」張松齡搓搓手掌沉吟道：「小松，你剛才說到、說到蛇牙拔掉還會長？」

「可以！」小松活躍起來：「還是那位老師說的，他說不少地方的窮人靠蛇生活，印度人在這方面的本事很大，那邊的人很迷信，怕蛇，窮人就打蛇的主意，他們冒險到樹林裏找最毒的眼鏡蛇，丟一塊破布給它，它以爲仇敵來了，一口咬個正着，捕蛇的印度人就使勁把破布一拉，連破布帶毒牙都扯了過來，再捉住了那條眼鏡蛇，用燒紅的鐵，把蛇嘴裏的毒腺烙去，不多久蛇長新牙，外表看來和一般眼鏡蛇一樣，可是毒腺已經破壞，不再有毒汁，即使咬人也不會有毒了。」

「那它還是野性嘛！」湯慧貞道：「弄蛇的人怎能和它相處？」

「弄蛇的人懂得訓練，」小松道：「那個老師說的是這個，他說他們英國雖然拔掉了一百多隻『俄國外交官蛇牙』，但勃什麼的那條大蛇，還會長出新牙，而且它自己不會烙去毒腺，因此這些新牙還會有毒，他的意思是說，全世界有好多國家已經拔掉了俄國間諜蛇牙，可仍在小心尋找新的蛇牙，英國也一樣。就拿香港來說，去年還破獲過蘇聯間諜案，有一個什麼姓何的給驅逐出境，還有幾批……」

「印度人怎麼靠蛇爲生呢？」張松齡問。

「好笑，」湯慧貞道：「當年你不要學經濟，學生物就差不多了。」

「他們把訓練好的眼鏡蛇藏在袍子裏，不是說那邊很多人相信迷信嗎？內中就有人相信，蛇可以用念符咒，見神見鬼手舞足蹈的辦法趕跑的，捉蛇人就應邀作法，鬧了一陣，乘人不注意的時候把蛇放了出來，看到的人都以爲還是他們家裏的蛇，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蛇牙，」張松齡若有所思地問：「小松，你們的老師說俄國間諜是蛇牙？」

多毒牙。拔掉了還會長出來！」

「眞的？」張松齡的興趣來了。

電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

小松三步兩步奔過去接。

「……誰？是的，是的——爸爸在家——」邊說邊把耳機向張松齡一遞：「諸葛亮找你……」

「嘘！」做父親的低聲說：「人家聽得見！」

「喂喂，老兄你好！」張松齡非常興奮地向西北洋行香港分行經理諸葛伐柯問候。兩年前香港工業已經很不景氣，有一天諸葛伐柯忽然出現在觀塘松記製衣廠的廠長室裏，說是要和張松齡談一宗生意，在價格不超過市面成衣批價的情況下，他願意和松記製衣廠簽訂一年合同，依約交貨。那是不必解釋的，張松齡正在愁眉苦臉，對這個廠要不要開下去傷透腦筋的時刻，恁說也沒有一口推辭的道理。別的不提，兩年前他還是麥當奴道一幢豪華洋房的業主，「股票颱風」把他颳了個鼻青臉腫，要不是湯慧貞竭力勸他早點拋光，不能再等候「回彈」的話，這個富裕的家庭可能已經粉身碎骨！這就是他搬到工廠附近住家的主因。可是工廠業務仍然吃力得很，因此西北洋行的合約也就成了「救星」。一年，飛快地過去了，儘管是下價成品，利潤很低，但是利潤終究是利潤，松記維持了下來，第二年的利潤多了些，可是物價漲得更高，賬面沒辦法出現純利了，而西北洋行也就慷慨地補貼了一些原料價格差距的損失，這使張松齡喜歡得想跳！儘管這一補貼的數字還比不上當年他「投資股票」總數的一個「價位」，可是情景不同，意義上有如中了一次馬票。

張松齡二十多年來着重於「馬票式」的發達，今天又處身淡風裏，可不能不兢兢業業地經營他的工廠——。

而第三年的合同又將簽訂，因此諸葛伐柯的聲音使他感到特別好聽。

「還沒睡呀？」對方的聲音不小。

「不到十點半，太早。你在那裏？」

「在你附近，」對方說：「有人請客，喝了個半醉，想起你家不遠，因此給你一個電話。」

「那好極了，」張松齡道：「到我家裏來休息休息，吃點水果醒醒酒，等雨停了，我送你過海。」

「不不，不用你送，我司機在一起，不過很想同你老兄聊聊，你府上我這兩年來只到過一兩次罷？哈，也好那我馬上來啦，我認識，你住十二樓，高高在上，哈哈哈哈……」電話斷了。

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蛇不能吞象，」小松拿着汽水挨着媽媽坐下：「蛇是有個大胃口，別看蟒蛇的樣子笨重遲鈍，當它發現任何可吃的東西時，動作可不慢，偷襲的衝勁也大，而且吃動物的時候，總是一口吞下！它的嘴巴、喉嚨、肚子，都有很大的彈性，吞一隻猴子或者一隻兔子，就像我們喝汽水那麼方便。可是吞吃一隻鹿，它也有殺身的危險！」

「哦，」做父親的說：「鹿用角挑死了它！」

「不過是在給它吞下之後，」小松放下汽水「表演」蟒蛇吞鹿：「吞鹿可費事了，它得先把鹿緊緊纏住，然後用力地絞，像我們絞手巾，絞衣服那樣，」他指手劃脚：「那頭鹿給它絞得透不過氣，窒息死了！然後一口吞下肚去——」

「吞下之後不就沒事了，鹿角還能挑它？」

「能，」小松鄭重其事地說：「根據南美亞馬遜河流域的探險家說，他們時常在那邊發現蟒蛇吞鹿，也看到因爲鹿已下肚，鹿角可刺穿了蟒蛇的肚皮，把蛇痛得沒有辦法，就那麼掃倒樹木，滾平草地，最後大蛇也死了。」

做父親的引起了興趣：

「想不到我吃了幾十年的蛇羹，對蛇的常識可遠不如你！」

「社會是個大分工嘛！」做母親的感到喜悅：「你開製衣廠，旁的東西不一定懂，小松雖然懂得蛇，對製衣可一竅不通。」

「對！」小松喝了口汽水，用手背抹抹嘴道：「教生物的老師，這學期是從英國來的，他講蛇的性格很有趣，他說沒有毒的蛇不提它，有毒的蛇也不過毒在蛇牙，拔掉蛇牙，毒蛇也就沒了辦法。他說這幾年俄國人最喜歡派間諜到外國亂搞，還想稱霸世界，——至少也想佔領半個世界，好大的胃口哪！眞想吞下大象啦！這位老師說，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在趕跑蘇聯間諜，不久前英國政府一口氣捉到了一百多個間諜，一下子趕回莫斯科去。」

「一百多條毒蛇！」湯慧貞點點頭說。

「不，一百多顆蛇牙！」小松道：「老師這樣說的，老師說那個勃什麼的才是一條大蟒蛇，它派在世界各地的間諜等於它的毒牙——」

「一條蛇哪有這麼多的牙！」張松齡笑了。

「你只懂做生意，」湯慧貞道：「不懂得文學方面的象徵性形容——」

「不，媽，你也錯了，」小松道：「一條蛇眞的有很

「我要看嘛！」小松說：「我已經讀中四了，還怕蛇？再說我還是生物實驗組的組長，別說在學校裏，就是前幾天旅行大嶼山，我就親手捉了兩條蛇，還把牠們『剖』了，全班同學來了個『野外實習』！連老師都說好。」

「少吹，」，做媽媽的笑着說：「你不怕我怕。」她盼望在丈夫那邊獲得支援：「松齡哪，你也怕，是嗎？」

「嘿嘿，」張松齡有點窘：「我不怕，只是看了不舒服，有點別扭。小松，換一個台。」

「你們，」小松失望地雙掌擊膝，然後把弓着的腰一挺，跑向雪櫃拿出瓶汽水踱到窗前去喝，忽地「哦」了聲道：「落大雨！蛇又要出洞啦！明天的假期又沒有啦！」做父親的苦笑道：「放假在家裏就不行嗎？」

「又是蛇！」做母親的說：「實在難看。」

「眞的沒什麼可怕。」小松道：「媽，一到郊外，心裏有個準備，旅行隊有人帶着棍子，有人帶着解蛇毒的藥，大家再有點給蛇咬之後的應急常識，任何毒蛇都不用怕，可是你如果痲痺的話，什麼準備都沒有，那就——嗨，如果給毒蛇咬一口，那就痲煩啦！」

兩口子看着天空烏濛濛的一片，淅淅瀝瀝的雨點，從十二樓鳥瞰，由於能源和西方經濟影響而提早收工，或者只開半工、甚至停工的密密麻麻工廠，大大小小森林似的煙囪，似乎在夜空中個個咧着張嘴在大聲問蒼穹：

「爲什麼不讓我們冒煙！」

張松齡嘆了口氣，瞅一眼電鐘，指着十點一個字，心想：當生意興隆的那幾年，這個時候正在一流酒家的宴會中，或者還在和幾個行家「攻打四方城」，興緻最差的時候都還在電影院和歌廳，由於慧貞對他的信任，他當了十多年的「夜遊神」，可是，此刻他不能不酸溜溜，文縐縐地說這麼一聲：「今非昔比哪！」

湯慧貞就在他身旁，正在欣賞大雨中這個工廠區周圍串串街燈，街燈光芒幽黯，但給予這個港大畢業的主婦以強烈的聯想：想她「當年」在類似情景中所吟咏過的詩句，想她失落了的青年時期，想她遠在加拿大的家人，丈夫的一聲慨嘆把她驚醒。

「今非昔比？」她緊皺着眉毛問：「又來啦！我們不是還熬得下去嗎？兩年來就憑西北洋行那些訂單，雖然賺得少些，日子不也就過去了嗎？居住條件是差了些，『房子越住越小，車子越坐越大』，但是我們每月還有剩餘，世道如此，你還唉聲嘆氣，血壓不就又要出問題？你豈不是在和自己過不去嗎？」往沙發裏一坐，笑着嘆氣：「唉！眞

蛇牙

阮朗

兇手翻牆潛入花園，打開一個小布袋，放出一條粗黑烏亮、蠕蠕而動的毒蛇時，螢光屏上迅速出現了整個三角形的斑斕蛇頭，昂首吐舌，上顎下顎幾排陰森森慘白色的毒牙似乎要咬破螢幕，它的舌頭似乎眼看要掃到人的臉上。正在欣賞電視的一家三口都打了個哆嗦，做母親的一伸手關上了節目，很不以然地說：

「缺德！這家電視片公司怎麼這樣拍戲！只聽說給人來個特寫，連毒蛇也——」

「換一個台，」做父親的說：「別往下看了，免得小松做怕夢。」

幅畫像有過很詳細的描寫。

我就是在這間小客廳裏第一次會見他的。陪我同去的是周全平，郭老笑嘻嘻的從樓上跑了下來，背上還負着一個孩子。我這才知道給我們開門的乃是當時郭老筆下時常提起的安娜夫人。

當時新文學運動正在萌芽時代，泰東書局對創造社的出版物雖有稿費和編輯費的名目，但經常拖欠，口惠而實不至。因此郭老這時的生活十分清苦，許多家庭事務要親自操作。

郭老早年在上海的另一住處，是在當時法租界環龍路的一條弄堂內。我已經記不起那年份了，總之一定是在「一二八」之前，郭老在日本住了多年，忽然悄悄的全家回到上海，就在環龍路的這條弄堂裏住了下來。房子雖然很小，但是鄰近法國公園，環境很幽靜。我那時仍在美專學畫，每天下午回家，總要先經過他那裏，給他將小小的客廳收拾一下。客廳的牆上掛着有兩幅許幸之臨摹的聖母家族像。

我這時已經很喜歡比亞斯萊的黑白裝飾畫，總是將自己偷師學習的小飾畫拿出來請郭老批評。他看了總是嘻嘻的笑，顯得有點高興。後來，受到他的鼓勵，當「洪水」半月刊創刊時，除了封面畫之外，我更畫了許多內文用的小飾畫。

在整個「三十」年代，郭老差不多被迫長期住在日本，直到「八一三」，他才可以回到上海。因此事實上，郭老早年在上海住的時間並不長，所住過的地方除了上述那兩處之外，當然還會有別的地方，那就祇好留待日後再補充了。

至於「八一三」那年，郭老隻身回國，祇在當時法租界金神父路等處租一間房暫住，而且一連搬過幾次，後來就悄悄的離開上海到了廣州。

記憶的花束

郭沫若早年在上海的住處

葉宝鳳

我最初認識郭老，創造週報還未停刊，仍在由泰東書局出版。當時大約是一九二五年左右，我還在上海美專學畫，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叔父的家裏。這時郭老也住在民厚南里。民厚里，後來改稱慈厚里，這一塊地皮很大，房屋很多，多數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房屋。郭老所住的那一家和我叔父所住的相隔不很遠，可惜我現在已無法記得起那些門牌號數了。當時郭老好像還不曾結束他在日本的醫科考試，經常要到日本去。因此我第一次有機會見到郭老時，我對於當時創造社的其他兩位前輩，仿吾和達夫先生，早已見過多次了。

當時郭老在民厚南里所住的地方，他自己曾在早年所寫的文章裏一再描寫過。尤其是樓下牆上所掛的兩隻鏡框，一隻是一幅歌德的畫像，一隻是一幅悲多汶的畫像。他好像對這兩

那是當年的事了。此時此地，這個島上的人越來越多，鼠也越來越多，而且鼠類橫行也越來越厲害。

有的是官鼠，有的是私鼠。

據說要反官鼠了，於是而有了一頭不小也不算太大的官鼠，抱頭鼠竄，作三級跳，從這個海島跳上了另一個海島，再跳回牠的老巢，逍遙遊，住進安樂窩了。於是只好捉了另一頭較小的官鼠來交代。由於交代不過去，終於還是把那較大的官鼠從安樂窩中抓了出來，據說還要抓回這個海島上，點綴一下島上的「廉政」風景。

貓似乎殺出了一點點威風。但也有人說，貓哭老鼠假慈悲，有時貓捉老鼠也是……是眞的，至少是眞的可以給人觀賞一下的表演。

私鼠呢？和官鼠不同，牠們是近年才越來越肆無忌憚，處處橫行的。牠們不滿足於偷，要搶，不滿足於一般的搶，要花樣百出的搶。牠們也有表演慾，要像動作片一樣表演，像動作片一樣流血。牠們不但要一般的動作片，還要床上的動作片，既有「强」，還要有「輪」。牠們的表演慾要把「表演」和「慾」都發揮得淋漓盡致。

鼠哉！鼠哉！

貓對牠們却是慈悲的，這可不是假慈悲，眞的，彷彿深怕傷了牠們一根毫毛，更不要說要牠們的性命了，儘管牠們的確要了人家不少的性命，而對好些少女的所作所爲又「眞是要命」！

貓啊！貓啊！

「你愛貓麼？」

可以驕傲的是我家借來的那頭「荆州」，牠雖然貌不驚人，却到底能威懾老鼠。

於是又想起徐悲鴻畫上的題句了，貓鼠之間的若有默契……

爲了怕牠再度出走，於是找了一個以「閹」爲生的人來，驗明正身，處以「腐刑」，使牠成了「司馬遷」——這是那個叫牠「小妹妹」的男孩的說法，雖然如此，他還是不時抱了牠，輕輕撫摸，低低叫喚，叫的還是「小妹妹」。

而且也還是和以往一樣，在我面前就說「看你的女兒……」

而牠也和以往一樣，吃飽了，就愛跑到我的身邊，偎依着，躺下來，許久許久都不走。

「你愛貓麼？」

我想，不一定吧。我的意思是說，不一定不愛。

二

有誰愛老鼠呢？

只是知道有人畫老鼠。齊白石就畫，畫老鼠偷油，諷刺人間的鼠竊，指的往往是貪官。

他也畫貓。比他畫得更多是徐悲鴻。歷代畫家畫貓的也多，畫鼠的就少，可能認爲鼠類不堪入畫吧。

畫貓，流露的總是愛貓之情。畫鼠如齊白石，並非愛鼠。只有那些畫老鼠嫁女的，才把牠們畫得有情趣，不討厭。

齊白石畫鼠也畫蛇，只是沒有見他畫過「蛇鼠一窩」。他也沒有畫過貓和鼠在一起，大約因爲事實上不可能，除非是爪上抓住或口中啣住老鼠。

徐悲鴻不畫老鼠，就更不可能把貓和鼠畫在一起了。但記得他有一幅貓，却題上了和鼠有關的話。大意是貓應捉鼠，但似乎有些貓和鼠有了默契，這就出現了鼠類橫行的景象。這是他當年在香港畫的。他說的也許在這個海島之中，也許在這個海島之外。

他是眞有一個妹妹的，却常常和這妹妹吵吵鬧鬧，爭爭奪奪，一點也不像愛妹妹的樣子。做妹妹的也不像歡喜他這哥哥。

不管這些，總之牠從此就漸漸成了一家的寵物，再也沒有人提起要把牠送走的事了。牠眞是一個「小妹妹」麼？見到牠的客人中，有人說牠是女的，也有人說牠是男的，沒有人能清清楚楚下個判斷。叫牠「小妹妹」的男孩却不管這些，只是一廂情願地不再改口，就算被笑爲肉麻，還是不改。

漸漸的，牠不是那麼小了。

漸漸的，牠不是那麼甘於雌伏，頗有些不安於室了。

一聽到屋子外邊有貓的叫聲，牠就要想方設法竄出去。幾次走了，却又回來，不久就回到門邊不遠處，輕輕地叫。這就把牠接回屋中，笑牠胆子太小，不敢遠跑。

這樣的行動只能證明牠希望有個伴，却還不能證明牠到底是女性還是男子漢。直到有一天——

在一個風雨之夜，牠又跑掉了，一天兩天三天……再也不見踪跡。四處找牠，見到顏色有些相似的貓就跑過去看個仔細，幾次被鄰居的人笑着阻止：「不要看了，這是我們家的！」

一個星期過去，不再存什麼希望，儘管還有想念。

也有埋怨，埋怨牠受到這麼好的待遇却還是要出走，太無情了。

又一個風雨之夜，睡夢中聽到了一陣熟悉的叫聲，起來一看，居然是牠回來了。又瘦又髒，身上還有傷痕，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作了歷時十二天的流浪。

於是全家大小，覺也不睡，連忙把十二天之前冷藏的魚煎了，讓牠美美地吃了一頓。這一來，牠又成了「道是無情却有情」了。

貓鼠之什

吳令儀

一

「你愛貓麼？」

我想，不一定吧。家裏現在的一頭貓，就只是借來嚇走老鼠的，並不是爲愛貓而養貓。一年多以前借來的時候，牠比家裏發現的老鼠還小。雖然如此，牠一來，老鼠就不再來了，就算不是退避三舍，也肯定是退出寒舍，從此絕跡了。

牠其實貌不驚人。我的嚇阻政策的成功，恐怕多半還是由於鼠胆到底是鼠胆，眞的太小的緣故。

牠是朋友偶然在街頭拾得的。初來時不但瘦小，還顯得有些骯髒，當時絕無久留之意，嚇走老鼠後就想把牠送走，只是不知道老鼠會不會捲土重來，這才留牠多住幾天，沒想到從此就一直住下來，成了家裏的一員，走不了了。

孩子們對這小東西首先發生了感情。較大的一個男孩一邊叫牠「傻佬」，一邊殷勤照料，還把電視片集中一個「傻佬」的名字當做牠的名字。

較小的一個男孩却叫牠「小妹妹」，常常抱牠，輕輕拍牠，口中還低聲地說：「哥哥愛妹妹！妹妹愛哥哥！」

就算趕她去做童工，恐怕也沒人要，上一個暑期，已經沒有人雇暑期工了。她連書簿費也找不到。

妻子做的工廠，做一天歇一天，每期糧減了三分一到一半。

再淡下去怎樣？

對着那張通知，我夫婦都睡不着，一夜思量千百計，白髮又添十來根。

我不明白，說是廉租屋，怎麼不廉租？

我不明白，是否我們運氣不好？但幸運之神又已來臨。

不少人住上了廉租屋，不少人住上了「新區」。

現在，輪到我們了，却又遇上這個難題。

這是什麼原因呢？

難道眞如妻舅所說：我們不懂世局？

我們沒有辦法決定這個問題。很想咬緊牙根，搬進去再說，可是，生活的經驗，住地越來越縮的經驗，收支不平衡的發展，年齡的增長，使我們越來越愼重。

眞的，恐怕還是要研究一下世局了。

打開報紙，看見發展沙田、屯門，荃灣新城市的計劃。

像十多年前，看到廉租屋計劃一樣。

我是否可把希望寄托到那時候？那時候，「地下鐵」建成了，許多新邨也建成了，也許那時候——

那時候怎樣呢？「經濟荒」是好了，還是更不好了？

我不知道。

我聽說，發展沙田、屯門、荃灣新城市，建新邨，是廉價收農地，那些農地，因水源被截等原因多已棄耕，青壯都離家別井到外國或香港做工去了，剩下的人，就遷入將來的新邨，收得的地，就高價賣出，以爲「發展」。

難道是爲了我的發展？

呵，原來是這樣！

妻子睡了，我拿起紙筆來作回信。

我的信，不是寫給我的「幸運之神」——房屋機構，而是寫給妻舅。

我對他說：是的，我們要研究世局了，不然，我們就矇查查了。

希望他多多指教，開我茅塞！

也許妻舅是對的，但此刻，我要研究的，還是我的廉租屋。

終於，我的豪華新邨落成了，第一座開始入伙。

我的號碼很前，是第一批辦理甄別，接受調查的人家。

在我之前，我知道有人給淘汰了。

我已打聽好了一切必要條件，這次是第三次接受調查，而我經過這十多年，年紀大了，處事也鎮定多了，因此我是很有自信的。

果然，接受問話，來家中訪問調查，一切十分順利。

我不用太多弄虛作假，除了收入方面勉强湊夠一個紙上的數字之外，其他一切，都符合申請的條件。

我實在是很需要一個廉租屋單位啊。

我等待，等待着。

終於，我的幸運之神來了，我接到通知。

這是批准的通知，給我一個豪華單位，問我要不要？規定一個短時期內答覆。

等候了十多年，幾番波折，經過多少個不眠之夜，多少痛苦心情，多少時間，金錢損失，現在一旦達到了目的，有了，還不要？難道我瘋了麼？

當然要了，而且飲得一杯落。

可是，看看多少租金呢？

是百位數字，頭一個字是「3」。

「有沒有搞錯？三百多元，還是廉租屋？」妻子喊起來。

「什麼？三百多元？你付得起嗎？」老媽媽也喊起來。

我看看這個「3」字，看看我這一百多呎地，看看妻子黃瘦的面孔，只不敢自己去照鏡子。

怎麼辦？

眞是進退兩難啊！

三百多元，比我現在付的租還要貴。

我這一年來的經濟情況，不怕失禮，大家都知道了，要不要呢？

我是希望要的，我希望「捱二世」，「捱三世」，解決這夢寐不忘的住屋問題，但是，時移勢易，時不我予，「捱二世」的機會，現來不容易找，就算有，我的精力能否支持？這還是一個問題。

我的孩子又還不能幫手，最大一個升中三，上面說過了。

子了，他的戶籍已入了墳場管理處，請他們把他的名字從我的戶口取銷。

他們沒有覆信，肯定是照辦的。

我一家又恢復六口人，每人不超過五十呎地，即不超過三百呎，其實我退了一個房間，只住二百呎地左右了。

又過了一年。

我最大的孩子，升上了中三。

時間眞易過，我不覺已是個中年人，白髮也多了。

就這一年，又是通貨澎漲、物價直綫上升的一年。

我加了薪，幅度不大，百分之十五左右。

但也加了租，整整的百分之廿一。

我的房東不回來了，因爲香港治安不好，物價又貴，樓價高了，他就把這房子賣了。

新業主不會對我客氣，在「管制」範圍許可之內，他能加多少是多少。

有人說，通貨澎漲，是我們打工仔加了薪的結果。

要是如此，我眞寧可不加薪，像十多年前那樣，我還可以混得過去。

現在，行業淡了，我時常想「捱二世」而不可得了。

正是「滾水淥豬腸」，兩頭縮。

日子沒有比這更艱難的了。

我向新業主提出，我再縮減一個小房間，把屋子再間隔一下，我住一百多呎地，間做一房一廳，其實廳也是房，讓老媽媽和孩子住，我夫婦住一間只容一張床的小房。

新業主答應了，他按房收租，對他有利。

我把床疊起來，櫃也疊起來，適應環境。

孩子大了，本來住的地方該寬一些，但我却越來越縮，房子越住越小，眞是失禮。

可幸孩子們都體諒我，我一再向他們打氣，我們會住上「豪華」的廉租屋的。

物價貴得驚人，而且上升速度快得驚人。

我收到妻舅在美國的來信，他在那邊的商店做工，他說他每天改價錢，也改到手軟。

他說美國的物價也漲得驚人，特別是石油缺乏，什麼都漲了。

他說，據他所知，整個歐美都在鬧經濟荒，香港當然有影響。

他說，這是世局必然的發展，建議我研究一下世局，這才不會矇查查做人。

搬進這房子，變成了「塞翁得馬，安知非禍」了。

而這時，市面上租值上揚，比較起來，我還不算交貴租，只是入息追不上租值。

不過，我還有一個希望，因爲我還有一張號碼咭，那是市區內最大而又是最後的一個廉租屋區。

聽說，這個區屬於「高級」區，不僅豪華，租也會貴一些，這是有言在先的了。貴成怎樣，可不知道。

當然，申請條件也較高，收入要多一些。

這不要緊，經過兩次申請，對於報入息，我們已可以伸縮自如，報到合適，合要求爲止。

對於居住面積方面，我們也設法作了一些合乎眞實需要的調整。

我以租金提高了，負担太重爲理由，向業主的代理，我的恩人主任說，我寧可少住一個房間，讓老舅父做「廳長」，請他收回我一個房間另租與別人，我們則少付些租金。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我可以節省一點，又達到居住擠迫的目的，以符合申請條件。

我的恩人答應了。

那房間另有人住，老舅父搬出廳住，但不幸，他的病越來越重，住進醫院去了，

我爲此非常不安，深深的負疚，希望將來申請得那「豪華」的廉租屋，給老舅父一個房間，以贖我的罪。

我們是誠懇的，希望老舅父能早占勿藥，更希望幸運之神眞的降臨，賜我以廉租屋。

所幸少住一個房間，房租也少付一些。

也幸而這樣。因爲妻子患了個慢性病，時時不能開工，收入減少了。

而舅父的醫藥費，我不付誰付？

我苦苦支撐，朝思夢想，給我一間廉租屋，讓我安安定定過日子吧！

我再想，我是個納稅人，坐一次巴士，抽一口烟，我都給抽了稅，爲什麼我老是沒資格住廉租屋？

但是，我去問誰？

沒有人理會我，我喃喃自語，好像個傻佬。

老舅父的病日趨沉重，終告不治。

他在和合石墳場找到二十呎左右的地作歸宿——六年之後，更可減爲不到幾呎——而爲我們高貴豪華的廉租屋節省三十五呎地，假如幸運之神扶持我的話。

我懷着惋惜的、傷痛的心情，給房屋機構去了一信，告訴他們說：很抱歉，我的老舅父已來不及等候他們的房

她說：「我們的房子，是每個人三十五呎，你七個人，該是二百四十五呎。但申請的人，如果現在居住面積每人不超過五十呎，我們還可以接受的。」她頓了一頓：「但是，先生，你現在七個人住了三百八十呎的地方，比我們規定的多了一些，我們要開會研究過才能決定是否接受你的申請，你回去等我們的信，眞對不起，妨礙你的時間，再見吧。」

「再見！」

想不到，我離開她的房間出來，讓那些充滿幻想的候見者看見的，是一張木無表情的臉。

我頹然回到家。

當然，我受到埋怨。

「你爲什麼不少報幾十呎？你可以說一個房間不是我們的！」老媽媽說。

「我不知道有這個規定嘛，誰知他們的最寬限度是五十呎呢！」我只好解釋。

「不要緊，我們只多了三十呎，也許會接受的。」妻打圓場。

「我也是接受上一次不誠實的教訓，奉公守法嘛！」

「奉公守法，快要連屋都沒得住了，一年合約快滿了。」

一言驚醒，我說：「我立即寫一封信去，說我合約快滿，業主收樓，我沒地方住，請他們考慮。」

坐言起行，疾書一信，立即寄去。

過了十來天，覆信來了。

一封油印的信，用筆填上了我的名字。

內容大意是：「台端條件不合，此次申請取銷，如台端居住條件有改變，下次另有本會廉租屋時，可重新申請。」

又發了一場夢，這場夢是由於「誠實」而驚醒的。

後來打聽到，有住得比我更寬的，或收入根本不符規定的，都過了關。

他們如何過關？眞是八仙過海，各有神通，這裏也不好暴露別人的秘密。

有些未必有秘密，只是，我打聽了許多「貼士」，終還不免是個失敗者，只好自認倒霉。

合約期滿，我沒被趕走，却加了租。

一年以後，如果仍能住下來，一定又會加上去。

這樣，過得幾年，我不止「捱二世」，捱三世，四世恐怕都不得了。

媽媽照料，這不算分租，不算違反租約。

舅舅老了，又是孤身一人，沒有什麼親戚，俗說「天上雷公、地下舅公」，這是封建迷信，不過，一個在社會上貢獻盡了他的勞力的人，到了暮年得不到社會的照顧，我這個外甥，怎能不理會他呢？

於是商商量量，還是由我寫一封信到兩個房屋機構，把我舅舅的名字加了進去。

這樣，我們這家就有七個人了。

按一般情形，我們可以分得一間中房，甚至大房。

不久，那張申請了許久的舊咭，有了「聲氣」，叫我去問話了。

這一次，我準備完全坦白，完全誠實，並不是圖以此來感動對方，而是：我應該是一個奉公守法的人，人家秉公辦事，我也得奉公守法。

而且，這樣才能理直氣壯。不用塗「面朦膏」去見姑娘。

那一天，我携備了身份證，結婚證書，薪金證明書，租單等等，按時前往，接受盤查。

我對自己說：不要緊張，我是誠實的，我住全層樓，共四百六十呎，其中有八十呎是廚厠，居住面積三百八十呎，我畫了圖形，準備十分充分，施施然到了寫字樓。

許多人在等候，互相點頭招呼，好像將來就要做鄰居了。

接受盤問的人由裏面出來，有精神奕奕，喜上眉稍的；也有沒什麼表情的，我希望我出來時是前一種。

姑娘們走來走去，哪一位將是我幸運女神？哪一位將是我的尅星？

不由我不緊張，特別是把我喊進去的時候。

接見我的是一個長得高大，樣子頗娟美，也極爲和氣的姑娘。

她看了我的證件，沒有使我感到很大的難堪。

對於我母親，舅舅，她還是說了一番話，就是不得虛報，查出便取銷資格之類。

我唯唯，因爲這是例行公事，我知道。

而我一切都是實情，包括居住面積。

「你一切都很清楚。」姑娘含笑地，使我覺得舒服和有希望地說：「我把你的情形都登記下來了，只是有一件，我們也要對你講清楚。」

我的心跳了一下，望着她。

她好像不那麼娟美了，聲音也變得使我不舒服。

不知是否：「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就在此時，我又有一個機會。

這個「機會」，是不是另一張「咭」已經輪到我，讓我「誠實」一番，像我兒子一樣誠實，以彌補上次的過失，而獲得一間屋住呢？不，還沒有呢。只是先前介紹我來住貨倉的主任，又給我介紹一個地方，讓我暫時有個安身之所。在這個人情凉薄的社會上，他眞是我的恩人。

我搬到一間大厦裏去住，住的是一個小單位，四百多方呎，業主是主任的親戚，是個華僑，趁物業跌價時買進這層樓，準備告老回來居住的，在他未回來之前，可以暫時租給別人，條件是按年定約，約滿他就可以收回，因爲他說不定幾時回來。爲了這樣，該樓不得分租與人，而租金呢？不算貴，三百多元，跟我以前住的新樓差不多。

算起來，這也是好幾年前的事了，物業市道正在疲跌的時候，於是，我有福了。

雖然是一年合約，但主任說，這位華僑未必明年就回來，叫我安心住下去。

我也只有見一步行一步，草草裝修，遷入新居。

新居比貨倉寬敞得多，而且光猛，沒有異味，沒有跳蚤，很少蜘蛛，還未發現老鼠。

我加了薪，租金佔我正薪大約一半多些，但不要緊，反正我不能靠一份工生活，必須兼差「捱二世」。

長期的「捱二世」，人家說我蒼老了，管他呢，孩子也一天天長大了，只是，如果我住得上一間眞正廉租的廉租屋，我只要付一百元左右或更少的租金，那麼，我可能不去「捱二世」，那時候，我會不再蒼老，也許還會返老還童，我有機會的，因爲我申請那個區，已在建屋了。

人家很有計劃，按步就班。

我時刻在留神，看同時申請的人，幾時傳去問話。

即使，又是一場羞辱，只要有結果，我也決心忍辱負重。

果然，我的幸運來了，幸運之神向我招手，當我在報紙上，看到另一個市區內龐大的廉租屋新區開始申請時，我立即去了信，而又獲得一張號碼咭，而且號碼頗前。

這樣，一新一舊，我又是個「兩咭之人」了。

有咭不等於有屋，但却有機會。

我常常在報上看到這兩個廉租屋新邨的建設進度消息，以及建成之後的種種設施，不禁都使我悠然神往。

我一個獨身的舅舅，得了病，暫時住到我家，由我老

下了班，趕緊回家。

心情興奮，以爲大功告成了。買了一包糖準備「嘉獎」立功的孩子。

老媽媽和剛回來的妻子，正在大笑。

我心裏更高興了，忙叫孩子們吃糖，便問：「查成怎樣了？」

「你這乖孩子，很誠實。」老媽媽說：「那姑娘問他，你爸媽睡在哪裏？他就帶姑娘去看你們的小房間。」

「什麼？」我跳起來：「那房間沒報上，那姑娘看了沒有？」

「看了，」老媽媽說：「算了吧，不要責怪孩子，他是誠實的。」

孩子在吃糖，他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他也不知我的憂煩，也不知我的謀望。

我能說什麼呢？

「也好，孩子很誠實！」我只是苦笑。

果然，我被取消了資格。

但是，我沒有灰心，我還有一張咭，那是另一個房屋機構的。

增一事，長一智，這以後，我可有經驗了，那些姑娘都是很精幹的，我虛報，是自己不對，瞞不過她們的眼睛。

以後，一定要實報。

但是，另一張咭，很久都沒有聲氣。

有人帶來一個傳聞，說有人有辦法可以「攪掂」，六千元，包有得住。

辦法是先付定金三分之一，辦了手續又付三分之一，入伙後付三分之一，即付完。

但聲明，如果不能入伙，即他們失手或沒辦法時，這三分之一的定金不會發還。

他們將每個月來電話聯絡一次，報告進展情況，以示實在。

說到這些人的背景，倒是很有把握似的，不同老陳那樣兒戲。

不過，接受了教訓，我還是決定奉公守法，不幹那些冒風險的事。

因此，我毫不考慮，決心等下去。

只是很不幸，貨倉的舊樓又要拆了。

我必須搬走，而且，又是分文不獲補償。

又要頭痛了，我一家人，四處找房子。

有些問話，難免使我難堪，因爲她總是用懷疑的態度，以爲我欺騙她似的。

我好像在受審，我看着攤在她面前的表格，那是我填寫的，老實說，也不完全是眞的，怪不得她懷疑。

我有點心虛，雖然我並不是作賊。

我只不過是想住一間「廉租」的房子。

我拿出結婚證書，以證明我不是勾三搭四。

她問我有多少兄弟姊妹，問我老媽媽爲何要跟我？向我聲明，如果查出我老媽媽不跟我，或者她的名字在別的徙置區廉租屋，我的入住資格就要取銷。

我有一點受辱之感，雖然我只是個普通的打工仔，但我還是有自尊心，有人格。我不是老陳那樣的騙子，我不是個犯人，我老媽媽也不是，我們只是要住房子。

這些房子，是拿我們納稅人的錢來建的，這就是我的資格！

但是，對着這位姑娘，我能說什麼呢？

她的話是機械式的，手也是機械式的在寫在劃，她是「公事公辦」。

而我，又總是有一點心虛。

我眞後悔，不該聽那「過來人」的話，應照實報「兩間房」，使我更理直氣壯一點。

但現在，不能改了，我只有堅持下去，一直在點頭——當她說：查出虛報就取銷資格的時候。

帶着一點羞辱和慚愧的心情回家，把家裏「佈置」好，把我沒有報上的「五乘七」的小房間鎖好，吩咐老媽媽，有人來查，只報那個八乘九的大房間。

床舖，被服等。都佈置過了。

過了好些日子。

天天收工回家都問：「有人查過沒有？」

天天都是沒有。

也許是沒有聲氣了。

算了吧，好處是這次不用花錢，更不要花一千元。

但是，一天，我在公司裏，有人叫我聽電話。是老媽媽。

「剛有人查過了。」老媽媽說：「你的小兒子眞好，你回來嘉獎他吧！」

「啊，得了嗎？」我興奮地道：「孩子怎麼樣？」

「回來再說吧！」老媽媽說：「總之你要嘉獎你的小兒子！」

親戚再三道歉，甚至說要替他賠錢給我們。

這是什麼道理？他也是間接聞得老陳的事，對我們出於關心，沒有理由要他賠償。

算我們倒霉，用一千元買來了一個教訓吧！

看來，還是要靠正途。

好在，我們申請那兩個廉租屋區，一個已快建成，聽人家說，跟我一起申請的，已在問話和調查了。

自然，我得作準備了。

有些申請過廉租屋的「過來人」，給我講「貼士」。例如，入息要不低於多少，又不能高於多少。如果我現在的入息不符合，就要填到符合，才合他們規定的資格。他們說：將來要僱主寫證明書的，如果我入息不符合規定，就要「出術」，只要經理肯幫忙，那是沒問題的。

還有，聽說入住資格，要講「積點」，居住環境越小，越惡劣，就越有資格，肺病患者也有「積點」，可獲優先。

平日巴不得保重身體，身壯力健，但此時，却可惜家中沒有一個肺病患者。

但是，我居住的條件確很差，自信「夠資格」。

再去請教一個「過來人」，他到我家看了看，說：

「你現在是兩個房間，只報一個好了。」

「查出來虛報，怎辦？」

「你佈置好一點嘛！一家六口一間房，機會一定比兩間房大。」

對，就這麼辦。

果然不久，我收到一張表格，是房屋機構寄來的，叫我填寫全家姓名、身份證號碼、收入，居住情況等。

我只好去請求經理，給我寫一張符合申請條件的薪金證明書。

但一開頭就碰釘子，經理直搖頭，說公司不做這種事，要寫就照直寫。

幸好妻子方面想出辦法來，把兩個數字「調和」一下，總算不多也不少，符合了條件。

接着，居住面積，按照那「過來人」的意思，填了一個房間。就是老媽媽和孩子們住的「八乘九」。

按照表格上約定的日子，我戰戰兢兢的前往接受詢問，接見我的是一個年青的女子。

她邊問，邊寫，又敏捷，又幹練。看來，是受過良好訓練的。

按照老陳的指示，找到了剛剛建好的一座徙置大厦，爬上去看看，這些「業主樓」，果然寬敞，使我十分滿意。

回去找老陳，趕緊交了錢，他給我一張紙條，寫着收到定金一千元，尚欠一千元，沒有圖章，他簽了名，說：「大家一講個信字。有消息就通知你。」

過了幾天，帶了妻子、老媽媽，抱了孩子，去看這「業主樓」，有窗，有騎樓，看見獅子山，大家都很高興。

老媽媽和妻子計劃着，這裏擺床，那邊擺櫃，這裏擺椅子桌子……好像明天就要入伙一樣。

不止我一家人來，看樓的人川流不息，見了我們，都作會心的微笑。

我知道，又是老陳的路數。

我又到大角咀看過，果然有些木屋，看來是要拆的，問木屋裏的人，果然，他們都說要徙到橫頭磡去。報上也有消息，大角咀木屋快要拆遷了。

正是滿肚密圈，不時喜上眉梢，因爲我快要住「業主樓」了。

準備好另外一千元，隨時入伙，隨時交付。

看來還要給老陳送點禮呢！

一個月又一個月。

大角咀木屋終於拆了。

但是，老陳那邊沒有聲氣。

打電話給他，他說：「最近風聲緊，大角咀那邊不成了，要等青山道尾那邊的木屋拆遷時才有辦法，再等一等！」

「等到幾時呢？」

「快了，你等等吧，別常常打電話來，不方便呢！」

也是眞的，這是使黑錢，是犯法的勾當，常去追他，也不好。

一個月又一個月。

要謀生，做完一份工，又做別一份，那有時間天天去理會這事呢！只有等。

住在貨倉裏，一切的不便，一切的冷言語黑面孔，都已受慣，聽慣，看慣了。

一切都好像無所謂了。等吧！

一住，就是三年。

還是那親戚來說，原來老陳是個騙子，他不過是個判頭，判徙置區的裝修來做，現在，騙了一筆錢，失踪了。

那樣慘苦，或者比住在木屋區還好一些吧。

但是，親戚來看我，就搖頭，問：「你爲什麼不申請廉租屋呢？」

哈，還用得着你教嗎？生活在這地方，誰還沒有這副頭腦，簡直是白痴。我早就申請了，我拿出兩張珍而重之地保存着的啫紙給他看，那是屬於兩個房屋機構的，我都申請了，現在是等待。

「你住這種地方，本來很有條件。」親戚說：「不過，要等，不知等到幾時。」

「有什麼辦法？」我說：「總得等呀。」

「我聽一個朋友說，有一條路數。」親戚說：「可以免去調查問話量地種種手續，住徙置區。不過，却要付一筆錢。」

「什麼？使黑錢？」我吃了一驚。

「聽說這樣不止有把握，而且快。」親戚說：「他們說是兩千元，先給一千，入伙再給一千，你有沒有意思？我替你問問？」

親戚是老實人，他也是出於對我們的關心。

兩千元，在我們來說是個不小的數目，但是，如果眞的能換來一間羨慕已久的房子，租錢廉宜，搬離這個發霉臭的地方，倒是件值得的美事。

何況，我住了下來，除了「三多」之外，還受到另一種精神的壓力。不止一個同事發生了居住的困難，裏頭不乏公司的得力老臣子，他們說我走快了一步，說我幸運地住上「公司地方」，暗說我「何德何能」……

眞的，我是「何德何能」？我很有自知之明。

假如我能夠弄到一間「廉租屋」或徙置屋住，我將再也不用聽這些難聽的言詞，看這些難看的面孔。

「好，請你代我問問，雙管齊下嘛！看那一管快些！」

還是親戚這一管快些，很快，他就通知我，到九龍青山道一間建築公司去，找一位陳先生，而且帶備「定金」一千元。

我找到那位陳先生，他說，我的「白咭」是犬角咀木屋區，快要拆了，只要交了錢，裏頭有一間屋就算是我的，將來可以補償一間「業主樓」，那是徙置區最大最好的單位，就在橫頭磡，快建好了。他建議我可以先去看看，滿意了，才來交錢。但要快，不然，他收滿就不收了。

我趕緊乘的士到橫頭磡。

出去的發霉貨品，該清理又不能清理，亂糟糟的堆滿了一屋子，正是死物霸生地。主任說：「你自己收拾一下，把這些東西堆高，叠齊，然後騰出地方來，再叫個木工給你間格一下，就搬進來吧，我跟經理說過，你的租金，要看你騰出多少地方來計算，你自己酌量好了。」

一家六口——夫婦倆，老媽媽和三個孩子，最大的是五歲，還讀幼稚園，最小的未足歲，還不會走路，這樣，起碼得兩個房間。但是，在這「貨倉」裏，雜七雜八的東西，眞不好收拾。好不容易收拾出一個空間，只有八乘九呎光景，左量右量，沒法擺得下現有的東西，看來只夠四婆孫住，幸好主任說任由我收拾，頂多是多付點租，於是，又從另一個角落，收拾出一個五乘七呎的小地方，剛好擺下我的床，算是我夫婦倆的一個窩，這才請木工來動手，就利用貨倉裏的廢板，間格出兩個房間，花了些錢，棲身有地，也還算是欣慰了。

一家子搬了進去，這是舊樓，老實說，公司留了下來，一是什物沒處堆放，二是等候拆樓補償。因爲租金是很便宜的，我的經理頂會打算盤，不會死錯人，我付的租，已可以付給業主，作爲整層樓的租值了。但我不敢有怨，因爲撥出地方讓我解決困難，已是天大的面子，很特殊的體貼照顧了。

公司早有聲明，給我只是暫住，拆遷時，我必須搬走，而且，補償絲毫不關我的事。

在我看來，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感激還來不及，那還會跟公司爭補償呢？而且，我拚着不做這份工，也沒可能跟公司爭這些錢的。

就這樣住了下來。我夫婦天天大清早去開工，晚上才回來，我吃過飯又要出去，在家時間少，老媽媽和孩子在家時間多，老媽媽把這房子叫做「三多屋」，有道是「梅開五福，竹報三多」，我想，這無非是平安吉祥之意吧，豈料不然，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老鼠在我身上賽跑；孩子們身上常給跳蚤咬得一塊一塊紅斑；大蜘蛛小蜘蛛到處結網，才知道這「三多」的眞實意義。

房子陰暗，潮濕，那些發霉的貨物，無時不散發着難聞的氣味，在我們來說，住久了，如入鮑魚之肆，倒也不覺得什麼。老媽媽帶了小孩子，天天到馬路「放牛」，算是呼吸新鮮空氣，誰也不知道馬路上的死氣是不是比我家裏的霉臭氣味更有益衛生，也還算是換換空氣吧。

如果有人說這是香港式的非人生活，我可不承認，我還遠不致踣街，不致如報上所記載的現代樹居人，穴居人

上班，像日本東京的人一樣，「地下鐵」即使再擠，有穿制服的大漢在車門外「打樁」，把人往車廂裏推，總比輪巴士，眼巴巴看巴士「飛站」，或者塞車塞到進退無路，在馬路上「打困龍」要有保證。

我還不算老，「如無意外」，估計自己可以活到十年或十年多一點以後，那麼，我也許是可以看見那美麗的遠景之成爲事實，正如十多年以前，我看不見的許多「新邨」，現在一座一座的建設起來一樣。

眞的，那些「新邨」，也是得人羨慕的，而我，也羨慕了十多年了。

就從這十多年前說起吧。

那時候，我住的樓宇要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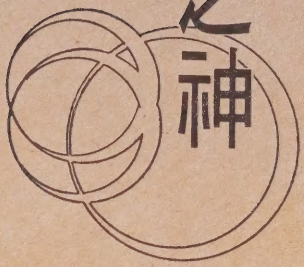
拆樓，有一個時期是好事，因爲是論呎來補償的，拿了這筆補償，可以作「首期」去買樓，以後分期付款，「平過交租」，自己做業主。可惜我沒有這個運氣，我住的不是有「補償」的舊樓，而是沒有「補償」的戰後「新樓」，這「新樓」的「樓齡」，也只不過十歲八歲光景，很堅固，堅固得往牆裏打一口釘也打不進去，但可惜它修得矮，只有五層。而又處於鬧市的通衢大道，附近「地王」拍賣創了高價紀錄後，地皮有價，置業集團把它買了，連同附近的樓宇，拆通了興建幾十層的大廈。根據新樓不獲保障的法例，我不能獲得分文補償。

老實說，搬走我無所謂，這種「新樓」，再堅固，也不能讓我們這種打工仔住一輩子，三百多元一個月租金，佔了我「正薪」的大部份，長期以來，我還得兼差來找米飯錢和其他費用，妻子在工廠裏，也十指磨穿，還不是這份租害人？因此，本來就是沒什麼好留戀的，只是置業集團的律師信一來，限時限刻，這裏是「法治之區」，律師信就意味着法律，而新樓住客不獲保障的「法」是我們所熟知的，明知官司沒得打，只好乖乖搬走。

但搬到哪裏去呢？看過不少房子，「四百」，「五百」，還得自己裝修，又要「按金」，「上期」，「頂手」，一時哪裏去籌措？而且租金也付不起。幸好公司的一位主任，見我急如熱鍋上的螞蟻，實在可憐，他知道公司在一幢舊樓上有一層作貨倉的，還可騰出一些地方，便向經理討個人情，讓我把那些地方收拾好，暫住些時，以解燃眉之急。

有道是饑不擇食，寒不擇衣，面臨立錐無地，也顧不得是什麼地方了，貨倉就貨倉吧！主任拿了鎖匙，帶我去看。這貨倉裏，儘是公司的舊傢具，舊單據，賬簿，賣不

幸運之神



張雨

聽說，這個城市，有許多龐大的建設計劃正在進行，例如建築地下鐵道，發展沙田屯門荃灣新城市，興建許多居民新邨等等。自然這都是美麗的遠景，使我羨慕之至的遠景。說遠，其實不遠，十年，或者多一點，十來年吧，好不好？那時候，好像人人都有「廉租」的新邨住，即使遠一點，但是，「地下鐵」却建成了，可以乘坐「地下鐵」

畫頁

遠眺（油畫）　李流丹　插頁

漁棚・田間小景（蠟筆・水墨畫）　歐陽乃霖　封二

伊日林村（油畫）　吳　海　封三

青年之頁

校門之內　心　兀　一八九

漁夫小唱　自　映　一九一

笑　　眞希言　一九二

新加坡河　劉　吟　一九四

試場內外　思　嘉　一九五

一天的黃昏　清　雲　二〇一

歌唱　林眉星　二〇二

植樹　金　矛　二〇三

小女孩（木炭速寫）　尹健文　二〇三

夕陽勒馬憶當年　石　君　二〇四

心煩　黃英國　二〇五

讀後感兩則　懷　焰　二〇七

＊

文藝動態　李文等　一六九

文藝書訊　本　刊　一五二

編後話　編　者　二〇八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APR 28 2026

詩歌
千島，兩代人的脚跡 亦影 一四九
走過的街道熟悉又陌生 子秋 一五六
夜歸後 林晨航 一五三
夢囈 杜臨風 一五五
乘車二事 莉青 一五七

作品欣賞
杜鵑 水告泉 一五五
都市三詠 凌亦清 一五六
姊妹篇 韓牧 一五七
甦 蔡欣 一六〇
築路工人 汪浩瀚 一六八

文壇資料
「魯迅日記」天時篇 葵堂 一七三
「探險作家」本多勝一和他的
「加拿大的愛斯基摩人」 于思 一七八
詩人布蘭登與香港 棟書 一八七
從唐詩看中日交誼 歌今 一九〇
安格紐寫什麼小說？ 弓滿雪 一九六
「從無到有」 井觀 一九八
說刊、刋 魯赫 一九九

雙月茶座
油膏裏的蒼蠅 錦清譯 二〇一

譯文

海洋文藝　雙月刊　第一卷　第二期目錄

評論

蕭伯納和他的作品　高翔　一五八
舉重若輕的詩人　陶融　一六四

小說

幸運之神　張雨　四
蛇牙　阮朗　二五
大將軍　林芬　九三
老胡　秦西寧　一〇一
晦暗　蕭銅　一三三
急　葉問　一七六
在巴士裏　黎江年　二五
馬先生和他的馬票　黃鐵銘　一四四
艾麗莎的世界　李向　一七一

散文

官祿垵村內外　一葉　八七
貓鼠之什　吳令湄　一九
記憶的花束　葉靈鳳　三三
百合花　古杏　九一
東方蒙地卡羅　江映瀾　一三八
窗台小景　熱風　一四三

漁　棚　（蠟筆畫）　　歐陽乃沾作

田間小景　（水墨畫）　　歐陽乃沾作

海洋文藝

雙月刊

第一卷・第二期